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孔聖全書三(卷二三至卷三五)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一
孔聖家語圖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三九五
聖蹟圖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五四七
聖域述聞一(卷首至卷一〇)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六〇五



琴操

將臨據孔子之趙開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圖兮無應龍求。

注云案水經曰河水至東阿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又案臨濟故狄也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還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此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過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郛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姑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荷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眉爲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賢音。薺音薺之茂。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齊
麥始生。于如不傷。我不以觀。薺薺之茂。薺薺之有。君子之傷。君子
之守。

龜山探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課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或作氣。今不能雲雨。龜之枿一作孽。五刺切。李李今不中梁。

柱。龜之大兮，抵以奄魯。知將壞兮，哀其余伍。周公有曰兮，嗟予

施士略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古意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

石鼓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常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觀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一作孔子西行不到秦摘
撫星宿道羲娥羲和日御也婦娥月御也詩意謂石鼓文二雅不載孔子言詩小者俱述而此文獨遺是猶摘
摘星宿而遺日月也。

原道

憫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
官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補）蓋山
端皆必以聖人之道為效，附之者，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我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今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之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蠱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瞻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憂鬱，
為之政以率其怠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攻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
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蠶血，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蠶血，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雖遠，其所以為聖一也。夏商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
以為聖也。今其言曰：易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易不為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易不為飲食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
心，而外天下國家，殘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
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倫君臣父子朋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師說

聖人無常師。襄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謝枋得曰。孔子問學于襄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以孔子之事觀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亦師之不以為耻。况衆人乎。文章正宗注云。孔子見鄭子。在適周見長弘。老聃之前。

爭臣論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采田矣。亦不敢瞞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無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進士策問

問。書稱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罔弗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

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收拾。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辯之之說。



問夫子言堯舜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若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重啓張籍書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枕且絕糧於陳。畏於匡。踐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吳起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勝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送王秀才頌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傳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子方。子方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嘗作少而樂觀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陞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字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頌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

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博士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射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友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痺下神不以宇主師所處亦若溪翁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開孔肖成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之始

與少室李拾遺書

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閉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首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序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殞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字彥威符堅陷襄陽大悅之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天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釋晝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首浴乎沂以浴作公則何敢死以死作先雖曰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中卷唐柳子厚文集

佩韋賦

吾祖士師之直道今亦秋七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
此言何為尼父戮齊孔子諒齊優施而誅卯少正今本柔仁以作極

論辯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
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于周靈王二十年。曾子老
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
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或曰。孔子弟
子皆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道州文宣王廟碑

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
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三刻、公
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泝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太學、徧於
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饌。懸荀罇俎旂章。虞也
縹緇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
以侔大也。然其堂庭痺陋。音痺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園外說、充壯
厥居、水潦仍至、咸加蕩沃。公愍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
墉以望、爰得羨地、豈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音類同宮之制。音類官

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切訛也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育毓謂利權其子謂本且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法程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評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里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遼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議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親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書音助教某亭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群儒咸稱六籍俱存苟贊其道若登天地之大環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中能修邦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音翁首儒學史有其贊音贊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件於蜀益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邦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愛念



聖祀備於海邦。服見陳留州邑攸同。感忻以款。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音均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庠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升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音平公降酬酢。進退齊平。肅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聲。益攷音其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舍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有音飲酒食已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說車贈楊誨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楊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者侯類。蓄狗不震手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鸞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若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音其俱相也。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食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騑曰。燕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供頭。為龍鳳麒麟。螭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得於駿。此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供頭之間。故終不能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有司之過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不有人禍。必有天君。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昧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過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其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亦司馬遷音史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獄死。音固崔浩音浩其直以開暴虐。皆非中

遭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與楊誨之第二書

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又曰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

與太學諸生喜請開留陽城司業書專貞元十四年九月

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而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士理固然也

報袁君陳秀才書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

續筆齊語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大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孫無終聞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

骨節專車楷矢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磐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中卷宋歐陽脩文集

正統序論

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有則月字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

正統論

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子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

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

魏梁解

予論正統不黜魏而辯梁曹魏或謂魏梁皆有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及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愚應之曰是春秋之志乎齊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易或問

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占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春秋論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



儒藏

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公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卓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弑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弑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泰誓論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或曰然則武王居喪伐紂而泰誓為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慮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今有卓然之士一

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後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劄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禫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易類

前史謂泰焚三代之書易以下筮而得不焚及漢莽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篇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易一作文

書類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三

書原於歸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一作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家於秦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綴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焉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腐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古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

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稱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而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次郎所謂魯論者也

論年類

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体學徒稱之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即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

喪札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

薛伯夫墓誌銘

不娶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言。非通論為歟。而言可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者。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願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

石鼓文

岐陽石鼓。幸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博師求於民間。得之。廼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

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具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右漢朝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一作歲。在涪。涪。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求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涪。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涪。涪。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識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狃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

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唐吳季子墓銘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目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應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答李詡書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實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稍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南省試進士策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



儒藏

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

問：子不語怪者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山圖書，禮書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鶴鳴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于後妃，麟豎邪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于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唐怪誕，無所不有，揆厥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

也。惟博辯明謙者諱之。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恩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堯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自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法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共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一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前。



當是時有子能無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諱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蹙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夫子之道而。夫子之。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太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求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數也。鳳

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慶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手。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人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

石鵲論

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竊傳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鵲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鵲退飛。風也。公羊文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祭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鵲。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鵲。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鵲猶盡其辭。而究於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交。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着以所隕者。是星。則當云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雷。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鵲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鵲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若風能退鵲。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何經不書曰大風退鵲乎。以公羊之意。謂鵲石視鵲。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鵲飛之際。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舊志也。且仲尼刪數世修經。又

焉及親數石而視鵠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鵠。先言六者。石鵠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鵠鶴來巢。不書幾鵠。鶴。豈獨謹記于石。鵠而忽於麟。鵠鶴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者。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蔡以祖裔比也。檜曾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無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其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

湯之德微。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傳易圖序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言其爲辭之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是皆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其文乃繫易之大體。維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又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

與張秀才書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舜。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小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事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

答牛秀才啓

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興
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以賞音。珍髹繫於九戎。誰其
識寶。

謝校勘修景祐元年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問王而
爲閨。况乃西昆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
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辭言而博考。則何
以効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蟬。

中卷宋三蘇文集

春秋論 老泉蘇洵著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
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
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
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
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
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貴
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
而道之權不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
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其道
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習。庸何傷。曰
我非若也。非吏也。執掌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
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樂我者乎。夫子
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
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
以自與也。曰此皆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
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



儒藏

孝謂之孝經皆自明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以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位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魯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國常統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嘗老矣大矣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倣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史論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勸懲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贊之辭以章之直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然經以直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義史不得經無以酌其經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豈不相公而用實相資焉

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歷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機智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

孔子從先進論 東坡蘇軾著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又曰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有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坐陵遲而大壞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蓋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清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會侯晉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齊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者是齊楚亦未至于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謂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晉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懈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清公無所貶而我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絕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中庸論曰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

武王論

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

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後子者也以周公棄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後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備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舍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共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晉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議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非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而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伊尹論

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事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可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伍子胥論

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奔。洩而乃可耳。至如子胥與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信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齊猶曰。王改庶幾。台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衆不足以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要能知之。而莫能為之。與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隨名都出。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要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弱國。又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僭。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卑如山公之事。斷可見矣。豈君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孟軻論



儒藏

昔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皆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一以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然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不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魯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持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莊子祠堂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

以為莊子盡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事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盡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專之也。至矣。

韓魏公醉白堂記

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謂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帙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

禮樂。游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學者益以奇簡何哉。

直不疑買金償亡

詳史

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象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三槐堂序

吾聞之中包符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盜驪之毒。孔頴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王者不治夷狄 頴濱輟轍看

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欲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



無藏

論夏曰：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責贖人而不受，責人而不可。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論衛曰：孔子為政，豈將廢輟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輟避位而納刑贖耳。

論梁武帝曰：老子體道而不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唐太宗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論燕趙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論王衍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重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老子

蓋嘗聞之聖人之道，廢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夫老子、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慎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道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謫。此孔子之所以所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海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

醫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葉公

昔孔子去衛盤桓之際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自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維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添疾之歟。

上兩制諸公書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邾莒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

本藏書室記

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藝而不傷耳。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讀而說之說其君亦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究而況餘人乎。此篇見孔子之教人亦必讀書。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三



儒藏

校記

①「仁聞」二小字，當作「聞仁」，且爲正文，見《昌黎集注》卷一一。

②友：當作「文」，見右引書卷三一。

③誓：當作「哲」，見右引書。

④所缺一字當爲「能」，見《柳河東集》卷五。

⑤益：當作「盍」，見右引書。

⑥楊：當作「陽」，見《柳河東集》卷一六。

⑦「天」下脫「刑」字，見《柳河東集》卷三一。

⑧「拒」下脫「曲」字，見《柳河東集》卷三四。

⑨博：當作「傳」，見《文忠集》卷一三四。

⑩所缺一字當爲「達」，見《文忠集》卷五九。

⑪所缺一字當爲「鄰」，見右引書。

⑫所缺一字當爲「性」，見右引書。

⑬蠲：當作「鵠」，見《歐陽文忠公集》卷六〇。

⑭同⑬。

⑮眨：當作「眨」，見右引書。

⑯齊楚：據上文所述，當作「秦楚」。

⑰秦晉：當作「秦楚」。

⑱非：當作「莽」，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二八。

⑲海：當作「晦」，見《古史》卷二三。

孔聖全書卷之二十四

賈誼新書

後學蔡復寅編述

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於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著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子貢由其家求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陪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偃仰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衰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

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後漢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未習道也若有似乎薑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禮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

修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女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政此也聞彼而不政此雖聞何益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美久惡惡之甚也

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共賞莫不見也有耳共賞不聞也其可証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



孔子曰言而得友福之次也。

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嚴辨

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辨絞謫以為智不通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

辭讓

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辭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餐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鞵求之無戾。

慎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漢班固白虎通

謚法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禮樂

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鋪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教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者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創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泰山旁。山名。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放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也。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效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

聖人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倭。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戴元通流。聖人所以獨見前。觀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辟雍

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傳焉。論語載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尚。武王師尚父。周公師祝鮀。孔子師老聃。

漢桓寬鹽鐵論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青。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一。而外無其文。雖有賢師友。若畫音。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化。施香澤不能化。嫖娼也。文學曰。使一人不涉聖人之門。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大夫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音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去天下之士哉。

御史曰。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

御史曰。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在其擇。



事而退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去聲。貧不妨行去聲。顏淵淵空不為不賢孔子

不容不為不聖。

文學曰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衷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悻秦侯訓。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賄賈田漁皆讓長班白不負載。

文學曰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絕聖主之德音教澤乎。

大夫曰鉏音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

御史曰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適首陽而民不可化。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驪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音謹音龜陰之田。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大夫曰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音豎音衣欲以短鍼音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陌音質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因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

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

約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如孰合有媒是以媒母音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音桓桓音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狹

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親近者以所為主。親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孔子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期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拉鐘而朝可也。孔子至於勝母。慕矣而不宿。過於陽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按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飲惡木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

子路東魯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一。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酒更之樂。而忘終身之憂。與衆語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觀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孔子曰。訕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仲尼志意不立。于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辨不辯。宰我侍。忘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諸子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煖。飲食不遺。飲酒不勸。醫曰。是良醫也。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夏侯子曰。一螳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塋中。不生刺人荊木。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有賢。何患無孝名也。

伊洛淵源錄

考其朱熹輯

周濂溪遺事

程氏門人記明道伊川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講。願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馬仲中。嘗曰。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以此仰奉明詔。

胡安國。嘗曰。春秋聖人行事之實。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

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

耐經續伊洛淵源錄

李侗字愿。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陷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呂祖謙字伯陳。全南祭文云。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

近思錄集解

朱子著

葉采註

仁 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性 伊川曰。性即理也。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心 橫渠曰。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葉氏曰。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智慮猶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聖賢學力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一作三。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事歟。伊川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遏。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經學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椟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猶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也。

文學 曰。古者學為文。石。伊川曰。今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撰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通全德。豈非有意於此。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也。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也。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日月星辰。以察時變。觀人

大人倫。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解經 伊川曰。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穿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葉氏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聞也。



謹獨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
也有八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純是
天理無私欲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
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矣

正家 伊川曰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
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着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
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
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本其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
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
足人多以其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救時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其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
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亂之間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者也勉彼之
進抑小人之道未盡者也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肯為也王允謝
安之於漢晉是也

辨義利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伊川曰不獨財
利之利見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獻納 伊川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

之威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
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
人不亦淺乎○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
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樂氏曰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氣量識量限量德量 伊川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
有鍾甕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漬有限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婦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樂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
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
極則亦聖人之無涯也

聖教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苦於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息
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華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
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
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仙術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
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燭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
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道
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
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寧慾而已
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孔子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萌心必有待也期望於終固不化也滯於我有方也成於
故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葉氏曰橫渠解絕無皆為
有方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葉氏曰橫渠解絕無皆為
禁止之詞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
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孔顏孟 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
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溫悌孟子息邪說詎彼行
放淫辭故極其雄辯

國朝宋濂潛溪集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
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
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
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
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
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
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遷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
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
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
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
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
家改月十月二十二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
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為調人之語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
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
歲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
也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無
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



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源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之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竈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九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

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當建丑矣。舊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當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遇載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三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若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歷徂徠之松以

盧烈漢之藤以為楮未能。吾家也。他日當為春秋。諸子辯。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閔君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欤。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欤。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指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子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孔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

韓子二十卷。韓非所撰。非慘急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息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不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嚴術。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意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欤。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註。抑此類欤。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徃徃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



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與。惟其簡而與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惜矣。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楊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輕訾之。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順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

文原

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禮儀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博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若此

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机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役地中。涵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北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舉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無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傳周名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朱蔡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布。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

於中事觸於外而行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石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

太白夫人傳

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樓樓達道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創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夫人放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夫人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予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魯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鬱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默齋銘

昔有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已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某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欽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開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寒閨中思尼山之葱蒨懷泗水之大淵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為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欽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為。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為之母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飄於川之中其迴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棲於浮葉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欽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為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太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于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間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遷成鉅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剡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艷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輾轉有非智力之可為能存喘息而後



謂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愛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道。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况吾為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關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鵠。失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洼之馬。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履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疑。歷門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沉鬱矣。盡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本朝方正學文集

三墳書

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邪。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按三墳後序不著其姓名。自言天復中隱於青城之山。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夫天復間。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為偽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劉向謂其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紂。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若曰。戰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二億萬有二百三十。夫被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夫以詐術臨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他若甚矣。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按晉太康中。出於汲冢。魏安釐王時。故曰汲冢。以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

辨孔子用齊景公伯夷叔齊對說之由

王公曰夫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問國之富數焉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在子紇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別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唯哉斯人也。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則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

周官可極

人見有用周官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傳。納之而踰人之牆。屢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

子紇子為偽書

夫子周流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沈溺。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嘆息而已。子紇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其意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如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刪談之而不置。八卦以

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垂錯者其意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

周洪政文集

春秋

孔子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正。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任。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可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年截于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



魯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書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此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

賞按程子胡安定以孔子嘗欲行夏之時故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於乎孔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如以夏時而冠周月，則是孔子以匹夫之賤而改當代之正朔，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居下而倍上，生今而反古，又何以謂之從周哉。且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其何服亂臣賊子之心。使也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鄆之

難而無其為盜責人之盛譴而自毀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愚謂隱公即位之元年，其月適當正月，其時適當孟春，故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正月耳。未嘗以夏正冠周月也。近時王陽明亦有周正改月與改時之說，謂周以夏正建子之月而系之為正月，以夏正屬冬之時而系之為春時者，吾據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耳。惟文安公謂周改正朔不改正月，與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的有指歸。此乃千古不決之疑，而今始決之，故述列於左。○按周洪謨云：或問南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王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王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維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朔，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

此乃改正朔不改正月之辭。

大明程敏政文集

別號草坡

歷風非孔子定本

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胥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和淫蕩之詞褻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機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又曰大序小序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朱子辭而闕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御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謗甲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傳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則刪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為者也

奏考正孔廟祀典

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立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脩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哉必得文與行無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苟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歟將使與模範者真知所教為弟子者真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本朝楊慎文集別號昇菴

納於大麓

孔叢子率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不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非也

文王演易不在箕里

文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西伯囚羑里蓋八卦以為六十四卦臣以為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四。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諸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為卦辭。以盜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為郊。羑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於羑里。豈得遠。岐周以為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於岐周。故云然也。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羑里而著為卦辭也。觀下文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遷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

國朝王守仁陽明文集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

立志說

大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私之欲為聖人。亦惟在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如五經四書。皆聖賢教人。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以易而視哉。

與魏師孟書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重脩山陰縣學記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凡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為要譽於鄉黨，為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為恣口腹之懷，為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申，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齊。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

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此學可致。漢唐有作，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廢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絀絀而累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開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



所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陸象山文集序畧 一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

答聶文蔚書

其畧曰：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誦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展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吾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痛迫切之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避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習錄曰：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藉藉，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成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又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書言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書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餘冬錄

何孟春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冒不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於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引仲虺之言曰五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已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近世泥古好用古遺豆之屬以祭其先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祭器魯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宋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不學處却只學此此是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多為藉口之說今一等人於不可間每謂停焉不曰事人於當相仍即云人衆清不獨異違伯

獨君子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心非也名近矣實悖也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

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謹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蘄東坡喜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莊周、荀卿、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詭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蘄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責微言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呼儻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其語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六行王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



為教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日晨誦經呪而解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鄉家有司。元亨利貞。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也。蘇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頓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怔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祈禳之典乎。此理蓋可悟矣。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固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蝕。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端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憂者。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氣運繫於天。不可移。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家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隱。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析。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析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析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始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居也。不西益者。恐推動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

太平御覽

孔子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太一為元氣也

阮籍孔子諫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孔子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

續漢書禮儀志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盛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五星循軌四時和睦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洞濁時氣錯違霍霧散日

杜公瞻云蟠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懌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于十月農隙是也○又曰孔子所以預於蜡賓一歲之中盛于此節

荀悅申鑒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杜夷幽求曰以舜禹之登庸孔氏之窮屈不似鼓篋之與晨屨乎

說苑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倍所以然者生而見養教也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鋪道醇飲道宗

淮南子曰孔子至孝不過勝母之

師此後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仁孝蒸蒸嘗著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僞小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殷康明慎曰韋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辭

張集敬答朱登書曰登為東海相遺敬蟹醬敬答曰遠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敬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列匡郭外孔子貌似陽虎以為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性變則隨。隨山精好學迷惑人也。

郊特牲曰鄉人揚。揚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人衣。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喪無弟子為師服之制今禮弟子為師喪。

臣虞謹按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

懷三年之哀而無祿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否所謂事加麻民。

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故師之義誠重而服制之若此。

孔子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

凍寒死者可去也。雖五兵共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

雖直死者不可去也。三可去二不可去。

莊子曰老聃死秦夫子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聖。

曰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何。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

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

所受。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替大德之所施者博則。

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

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

其能又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剡子文王。

學於號叔聖人猶且如此何況於凡人乎。

新論曰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

皆為妄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

言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漢書藝文志曰尚書藏於中師右注曰家語云孔二字子襄長。

秦法峻急五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王之曰孔鮒所。

藏二記不同未知孰是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家徵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

聃不許也。

劉歆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次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真文不鮮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皇之。

章以問魯大夫孔子○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

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重其施也。

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三。

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

吾聞南方有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二人三頭遙起以伺琅。

軒鳳鳴文載聖聖仁右智左賢。

韓詩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玉一羊焉公以為王
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
土之精為羊願無恠之此羊壯土也使公殺之視肝即土矣○
孔子曰視大之字如盤物也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郭璞尺蠖論曰青有可賤賤有不殊唯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以嘆聖人

先聖本記孔子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榮顯亦
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回鶻之榮
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曰師之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坐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
生驢桃生李生梅也○孔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柚碧
樹而冬青實王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為枳焉○子曰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蓂蘭欲脩秋風敗之

周易參同契曰治葛已豆一兩八候雖周文兆著孔丘占相扁
鵲操鍼巫咸呪詛安能蘇之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蓋和萍隨波是以堯舜
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洪興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作金根
之章漢承秦制為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

外國圖曰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極也蓋從啖水南曰焦
僂氏人長尺六寸一日適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
粟生于苗苗成于穗漚漚然曰孤卿丘而死我其肯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
也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四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
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
欲窮究其說恐不得已身出來



王海 王應麟著

程迥譔重校三罷圖義叙曰：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撥叙於萬類，合是則何以哉？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孔安為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共，遂肆臆說云：孔子述政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仲尼燕居注云：父子孫為三族，漢書如淳注云：父族母族妻族也。

母意母必母同，母我曰四無。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韓文公爭臣論曰：二聖一賢，謂禹也，孔也，墨也。

橫渠八翁吟：○樂毅翁○釣溪翁○卜年翁○感麟翁○孔子

伯陽翁○漆園翁○竺乾翁○卧龍翁

梁元帝圖畫尼像為贊而書之人謂之三絕。

張氏曰：三都皆毀而公室疆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又曰：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慷慨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長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淵源，

儀以交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孔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孔子順謂秦為不道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

或問：高帝不修文學，何以過魯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戰國自紛爭，秦自坑焚，不能悔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

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災感之變，不移於相與民，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又見或問：武帝表章六經，置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寡無聞，斯可歎已。

史記三王世家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注鄭元曰：孔子定周之

文從旋之解合伯子男以為一。

紹興二年十二月五日上曰孔子作經經之祖左氏作傳史之祖也。

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不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論語釋文曰未嘗無誨曾讀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晁衣裝者鄭本作升魯讀升為純今從古。○瓜祭魯讀瓜為必。○賜生魯讀生為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

聘禮疏曰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茅經讎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讎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其簡之字數。

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職登

服儒衣冠以武事為耻而介冑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黎民亦曰殆哉。

祭遵傳博士范升稱遵曰遵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史記正義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

宣王石鼓或曰獵碣延陵墓表俗目為夫子十字碑其事皆不經見始皇刻石頌德亦無勒碑之說古之為碑以識日景節實揖讓於牲。

唐孔子廟碑文選注云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祭酒馮審奏孔子廟堂碑太宗建立書額。

益州記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韋弘機傳顯慶中為檀州刺史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贊勸生徒。

史記樂書仲尼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孔子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五章之刺見家語。

襄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為介司馬置折



組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氏注。因享宴之會。賓主之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宋開禧二年。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唐文粹。賈魯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王肅曰。孔子云。兆圖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罪經見。

漢明帝紀。永平十五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注云。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翼相國之東北也。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梅福傳注曰。闕里。孔子舊里。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祭彤傳。永平中。從東郊祠。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

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樂侮也。

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于故宅。閔子餘載。未嘗出闕里。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載之外。外無開追。魏齊王。晉武帝。碑莫手學。雖訪見簡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始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冒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而照周公牲牢。題幣日增月益。

古者性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

孔子墓側有石壇。○唐朝封禪回。謁孔子之壇。○宋乾道五年八月。重歸宣聖十哲及兩廡神像。

孔林靈芝。祥符元年五月乙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廟。尼丘山上有紫氣。得芝五本。六月乙卯。孔林再得靈芝四本。○漢宣紀。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地節二年四月。集魯郡群鳥從之大赦。

柳宗元傳。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惟茲德實受命之符。後之好怪之徒。乃始三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商之王以...以雉鳴火宋之...以敬星壽卿以隨義
魯以麟初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

國朝千家姓宋時百家姓皆謂孔乃角音屬木丘仲俱宮音皆
屬土并官氏之并乃徵音屬火。

大明官職 官品門○在外衙門官品級云宣聖襲封衍聖

公孔氏子孫正二品司樂管勾曲籍俱未入流○孔頴孟三世

教授從九品學錄未入流○翰林院五經博士正八品○文職

品第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文官服色云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龍

八九品官并雜職鶴鵲練鵲與黃鵬○正二品月支米六十一

石計歲支米七百三十二石該穀一千八百三十三石

支米六石五斗歲共七十八石從九品月支米五石

六十石并入流月支米三石計歲支米三十三石

校記

①禮：當作「體」，見《中論》卷上。

②朽：當作「朽」，見《鹽鐵論》卷六。

③人：當作「人」，見《困學紀聞》卷一〇。

④期：當作「是」，見右引書。

⑤一：當作「忘」，見《太平御覽》卷四九〇。

⑥者：當作「看」，見《二程遺書》卷一八。

⑦觀：當作「觀」，見《宋名臣奏議》卷五〇。

⑧頁：當作「貞」，見《文憲集》卷二七。

⑨之：當作「又」，見右引書。

⑩傳：當作「傳」，見《文憲集》卷二八。

⑪北：當作「此」，見右引書。

⑫傳：當作「傳」，見右引書。

⑬名：當作「召」，見右引書。

⑭家：當作「冢」。

⑮家：當作「冢」。

①⑥也賊：當作「鄭莊」。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五

所載王守仁《論元年春王正月》。

①⑦盛謂：當作「不弟」。參右引書。

①⑧王：當作「正」，見《明文衡》卷一五《周正辯》。

①⑨王：當作「正」，見右引書。

②⑩刪：當作「淫」，見《篁墩文集》卷一一。

②⑪爲：當作「刪」，見右引書。

②⑫因：當作「囚」。

②⑬此下當有脫字。

②⑭民：當作「也」，見《太平御覽》卷五四七。

②⑮昔：當作「者」。

②⑯王：當作「玉」。

②⑰師右：當作「師古」，即顏師古。

②⑱二：當作「騰」，見《漢書·藝文志》。

②⑲衰：當作「襄」，見右引書。

③⑩五：當作「藏」，見右引書。

③⑪三：當作「而」。

③⑫開禧：誤。蓋司馬光北宋人，而開禧乃南宋寧宗年號。

③⑬罪：當作「匪」，見《唐文粹》卷二五。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御製性理大全序

後學蔡復實 編述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不治。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繼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兢兢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

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豁然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平昔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鐫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觀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中卷太極圖附錄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與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



取喻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運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餒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漁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

中卷周敦頤通書朱子註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又曰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不可以一事言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

身發見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知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黃巖孫曰周子邵州人今湖廣新遷學

舍釋菜祝詞曰惟孔子道德高厚四句全與此章同文公曰

釋菜之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饔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賈

公諺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

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

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

陰火也火象文文教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通書後錄

楊龜山程子書曰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

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然亦兼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

也非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不知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

以起從學之弊也

中卷正蒙張載



天時行百物生。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顏子所以
 克己。持守工夫。研幾工夫。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已。故仲尼賢
 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止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思行猶勉。不可謂之止。○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間。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意。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
 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又
 曰。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故自十五至於
 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
 速。孟子謂人有德。德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
 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
 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
 大知我者其天乎。集解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言而

困而愈進。其德故又。○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達於禮樂者也。
 備而後至於禮。一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之備。
 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
 不願乎其外也。○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
 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佛肸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
 之有。是聖人無離畔於此。而攀援於彼也。○子欲居九夷。不遇
 於中國。屢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
 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如答顏
 司馬牛之問。仁。子夏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蓋可見矣。○顏子之徒。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仲由樂善。故車
 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
 故令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
 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修業。如喪禮經界之已。不得不出而修之。以淑諸人。傳諸後。顏
 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不
 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
 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
 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
 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

致一也。

集解曰：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龍之飛於天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勉，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轉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

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將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

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

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

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孔聖全書，邵堯夫皇極經世

邵伯溫系述曰：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衰者，人之事

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衰，而後有皇帝

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

人事之相驗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張，一百八十辰之二

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

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特之

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

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道之者小人也，亡之

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

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時之諸侯去霸

也遠矣，辨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

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

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觀物內篇

道為天地之本。道生一，一為太極。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

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

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

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

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

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

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

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

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

昊天之道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道盡物，春秋

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

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

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府，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

庶能出此昊天之外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

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府，謂之萬。雖曰萬之又

萬民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日。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遷聖經更為汚隆其道如此。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收者。修夫禮者也。長藏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意言象數言其本。未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六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

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凡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主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一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古之善學聖人者。記其心而不求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高之也。荀首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言者也。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二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至終。相為表裏。皆相二而成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目寡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



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主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時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主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也。雖然孔子不得位帝王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世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知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為仲尼不能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

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天地之道不遇動靜而已欲知天地動靜則知天地矣。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為天地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易書詩春秋道德尊如此中肅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此名也。蓋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燕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為呼治天下者當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矣。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則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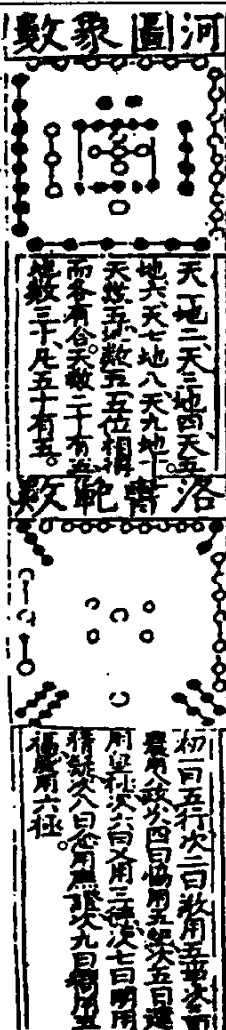


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
贊光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仲尼傳光舜禹者也。人謂仲尼惜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主大夫以百里為主諸侯以四境為主天子以九州為主仲尼以萬世為主。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主。非以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仲尼修經周平王之世書終於魯文侯。周之東遷晉時故聖人取之。詩列為王國風。周室之微四郊之外有與一小故聖人之詩。春秋始於魯隱公。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於魯。至列國所以始隱也。春秋始於魯隱公。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也。又易盡於未濟卦。易終於未濟者一治一亂周平之時也。上易盡於未濟卦。一亂未始有窮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作長往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皇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四夷。

於岐山徙於咸陽。兵潰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賡續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秦穆公能改過自新。秦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諸下及秦誓聖人借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畧盡哉。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始可以謂之元。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礼勿視。聽言動。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悽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其理一也。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有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

河圖之文、二七居前、一六居後、三八
洛書之文、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居左、四九居右、五與十居中、有六
八為足、五居中央。



朱子家禮注

司馬溫公曰。世人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以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人於羗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

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會其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於廬。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楚之哉。○司馬溫公曰。古有大勲德名之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碑。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今既不能免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系官爵。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具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雍底。士不知道。民罔恒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異。或又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貫揜。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聚。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

朱子曰。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此是也。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勿謂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犛。音墳。又音菴。羊皆是。氣之雜。揉非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非理之常。故謂之怪。異。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湏理會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朱子曰。子孫遠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孔子。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故於四時而設祭。

性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統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他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

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朱子曰。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

氣質之性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朱子曰。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且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箇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高底固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夭。

心

北溪陳氏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

人每言學。必欲其極。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亦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莊嚴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欠缺未盡處。

道

五峯胡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仁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泯。天理見。則知仁矣。○北溪陳氏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統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孔孟皆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以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言惻隱之心。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無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之。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忠恕

北溪陳氏曰。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

道統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名庚。嘗於一郵亭。傳述文書。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子。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

勉齋黃氏曰。有大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



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學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於大學之義。故其親授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序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朱子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文朱子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賢總論

程子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

志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又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朱子曰聖人憂世覺民之心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沐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孔子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若不見用只得且任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按陳垣說其若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有為也。○問聖人汲汲皇皇

皇不肯沒身此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終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孟子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又云。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第孟子儘是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言不如丘之好學。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想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父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友履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其間。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聖人則辟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朱子曰。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總論為學之方

張子曰。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亨之無窮。人多耻於問人。如孔子問於老聃。漢弘鄉子。賓牟賈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如子貢問政。疑所可去。孔子答之以去兵。去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勉齋黃氏曰。孔子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

勉也。譬如蠅蠅可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類子大賢也而好學。克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存養附持敬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敬。明曰溫恭曰聖敬曰躋曰篤恭而天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開聚如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如閑靜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放縱便是敬。上

蔡曰敬是常性上法。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間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伊路大儒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階梯。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

致知力行

臨川吳氏曰。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勿憚改之意也。

監田呂氏曰。舜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光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生。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



儒藏

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焉。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宋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持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頃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循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之類是也。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蓋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教人

藍田呂氏曰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即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

之不齊。豈溥豈私於物哉。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略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夠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人論

集賢曰家語後序云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母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天下至曲盡矣。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門人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則亦終三年之喪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絕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

讀書法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示爾。

楊龜山曰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不留神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

魯齊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

科舉之學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譏遠見之士。據吾所見而為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論文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

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繆用其心。陷溺其意。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也。

老子

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朱子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則齊。見不賢則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意。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武子十三篇。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死。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真有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武子十三篇。



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格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叛否、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荀楊王韓

王通中說一書、却是要學孔子。他死時只三十餘歲、做許多書、詩、如錄書、續詩、元、方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二十、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管仲

凍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絃而鑲、篋爇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屈原

朱子曰：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中者。故論其大節、而其他細行之不能皆合於中庸者、尚

何說哉。

武帝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後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得民也。深未能壞、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二也。輪臺之詔、蓋真知悔者、三也。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惠澤復流、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其能卒知悔者、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辭、一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諸葛亮

程子曰：孫寬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諸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弑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

聖學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治道

朱子曰：禮時為大。古禮繁，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王霸

和靖尹氏曰：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彼，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孟之意則同。

積異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辜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論刑

象山陸氏曰：夫五刑，刑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

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世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便惡之地，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惡惟輕，使其無疑，則天討豈可失哉？

詩

鄧子容人畫象曰：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側而莫之凌。○朱子感興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彼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陪，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尚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述先幾。

晉陽陸唐作王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鹿聚膏矣，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武后鑄銅柱，高一百五尺，後崇崇，淫毒穢宸極，雲烟燔蒼穹。何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篇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范在房州，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繁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明寒水。魯叟子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程子誠明吟曰。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朱子述古贊曰。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滌於術數。優句成欺。黃裳亦誤。出地方胡氏。藏會本有借上之心。曰。借句成欺者。會欲欺人。借主以成其欺也。南淵將版得黃裳之占。以為大吉。後大敗。著漸之舉。事正反乎黃之中。大哉孔子。晚好是書。常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旨。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涉降飛潛。曰。是曰。登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瞻。上古伏羲中古孔子。文王下古孔子。佳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王輔嗣韓康伯以莊老詞者也。如焦贛京房以災異分卦。嗟乎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淺有。日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者也。嗟乎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淺身。奚測奚究。匪登登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呂東萊曰。定古易十二篇。分伏羲卦畫。文王卦辭。周公爻辭。為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孔子十翼傳。分為十篇。彖上。傳第一。象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詞上。傳第五。繫詞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各目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從之。補註云。帝皮也。古者竹簡以皮穿之。孔子玩易之。又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絕也。又按孔安國曰。八卦之說。

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贊易道以黜八索。是以垂世立教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中卷白孔六帖

天○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
明天文○子貢多言尼父未賢其屢中。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
焉知。

雷○敬怒孔子必變。納麓虞舜不迷。

霜○春秋符曰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
草。

津渡○忘子產之誠既聞狎而玩之。子產曰水懦弱棄仲尼之
言果見蹈而死者。見蹈而死者。

象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

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

仲尼壁○後漢鍾離意為魯相省視孔子受經堂男子張伯刻
草得壁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壁中素書云壁有七張
伯取其一意召問伯伯叩頭出之。

布○義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閭里○後漢張湛羅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明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尚且如
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堂○老子見孔子偃堂而應。

衣服○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大掖之衣君子

有道者所服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怪與
士與也。

席○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

造酒○後漢末年饑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頻爭之多。慢之辭。

融難操書曰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以灌上聖由
是觀之酒何負於理者哉。

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餐以待已。

名子○孔子子生三月有贈鯉魚者乃名子曰鯉。

兄弟○子曰兄弟之喪存乎書策矣言其有常禮也。

女○後漢孔融被誅女年七歲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顏知肉味乎。

醜丈夫○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

家語高柴子羔貌甚惡為。苟盡美之可嘉雖孔醜之何害。

人篤孝知名於孔子門。

長大人○孔子長九尺伍子胥長一丈。

富○子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故聖人之制使人富不足以驕

也。○無德而貧子罕謂之喪寶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

貧賤○子曰小人窮斯約約斯盜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

至於約。○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孫樵與賈

生書六經作孔子述述不滿美孟子述子思坎軻於齊魯馬遷

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活潑禍



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隱逸○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

姓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綸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遂名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生與父同日名曰同。

喜○史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孝○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命○竇威仲尼棲遲不偶高竇贊曰古來賢豪不遭與運埋光雖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荀悅袁王商論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仕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蜚螭皆得保其生。

謙讓○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謙讓○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德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恭敬○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野。

勇○子曰干莊子之勇可謂成人矣調刺兩虎。

言語○文子之賢則聞訥訥而仲尼之聖且責便便。

祈禳○帝問祈禳之數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禳漢文帝每祭勃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禱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

好客○四鄰之賓客入者悅出者譽延譽於言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名之為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

仲尼曰君之明也。

圖書○仲尼叙書於堯曰堯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祖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會孫稽揆典籍信哉唯茲德實受命之符。

封禪○蘇頌東封朝覲頌序曰國郊象冢洙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聖人之清蹕大禋旅之數重禋成之祿墳作四而緝言七也。見唐文粹

登遐○大戴禮云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自氏云天七月之禮喪百年之伸。

對問○許康左為侍講帝讀春秋至閔殺公子餘祭問閔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喜笑罷後觀書遂棄殺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閔寺令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適刑臣多美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

諫諍○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君子馳其親之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

教化○韋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教勸生徒跡是大化。

舉選○以貌以言宣父尚云有失則惠則哲帝先亦曰其難刑濫○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賦賄○交趾太守坐賦伏法資財簿入司農顯宗班賜群臣鍾離意字子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賦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清平尚書之言更以庫錢三十萬意。

寃獄○治長非罪始因尼父而知叔何無辜終俟祁奚而免。賞死事○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倍棄也。不先亡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者。

獻捷○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案街案街即今鴻臚館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勿宜懸將軍王商以夾谷會孔子諫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詔將軍議者是也。

琴○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聽而得意韓詩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意又曰得其人矣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乎。

死○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神宗元過禮○孔子曰先王制禮惠其過於制也。冠禮○孔子曰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祖也。

宴○孔子曰敬則用祭器祭器之屬有好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制樂○欲依反響而定克振六代之音將使在齊或聞必忘三月之味○元植樂府古題序或曰樂府聲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操齊竽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魏漢而後始亦明矣。

葬○子曰傷財過禮傷生過數漢光武薄葬詔曰曾子事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



齋。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齋者止樂。

集賢學士。鄭置選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輩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帝釋談議，頌陛下不取也。

田制。張或、桑洪、羊評、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此言孔子書過也。見文粹。

祈禱。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淫雨。

敬遠。子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知亡日。夫子早作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是孔子自知亡日也。

寇賊。子曰：事君三遠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契券。聖人執左契，左契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為。又云：左陽也，心藏陽也。

功課。孟子曰：魯桓公微歎息，孔子亦微不遑衆也。較事多。

也。

文教。李庚西都賦：闢孔子之學堂，以一代之風雅，以王者之文教也。孔子學堂見後漢書。神記與此段。

儒教。文粹：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遵其元命，可以致于清淨，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于雍熙，遵其禮讓，昭其夷曠，可以致于和平。

師。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問張胤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詩。若過庭之予不學風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書。文之將喪，焚棄於秦坑，道之既行，啓發於魯壁。

易。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又曰：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六爻之變，三絕之勤。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以為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

春秋。經者夫子之文，聖傳者丘明之善志。子夏不能措辭，元凱猶其成辭。仲尼明鳳之志。傳序曰：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丘明授夫子之經。序曰：左丘明。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邾氏。韓文論史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常仲儒文宣王廟記曰：非聖人之作。

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常仲儒文宣王廟記曰：非聖人之作。

九流○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
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愚○高柴見非於孔門王陵獲稱於漢氏子曰柴也愚漢高祖曰王陵少壽

○孔子從鳳○孔子欲居九夷從鳳鳳遇爾則居夷狄

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鵲之巢遠哉遙遙。

雀○公治長解雀語得免罪。

麟○孔演圖云麟仁獸木之精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
內共一主也○孫樵曰麟出豈妖孔子云亡○韋表微麟臺碑
銘曰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於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厄於
季孟○孟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自隤
於溪夫○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
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
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待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
已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
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
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 魚○孔子生子三日有鯀魚名子因以名子

選舉考
任子

孔子孫孔光子男放爲侍郎。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朱子曰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後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簾幕籩豆於地是甚義理其幾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每說與人却道差異其記在南康後說與交代者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國子司業請幸學從之詔曰
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名不闡輪奐一新爾等攬望幸之忱述
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雲輿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
將欽謁於先聖仍備舉於精輦

職官考
縣令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魯衛謂之宰孔二由中都宰為司空曰尹曰公楚謂之公尹也曰大夫晉謂之大夫也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

郊社考
祀五帝

楊氏曰愚按家語五帝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



後世識緯皆為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但此章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恐非夫子之言何也。以易論之。乾坤為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為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乎震。齊乎巽。自震興而下。皆天帝之為也。謂在天有五行能生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為一氣。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其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南曰赤煙。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元氣。臭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自謂。謂若以為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

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其者為之姓字。世宗未經其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宗廟考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賈禘冬禘。殆知其數而遺也。不亦失之遠乎。

樂考 絲之屬 雅部

琴操陳氏樂書曰。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有過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孔子之將歸衛。蘭會子之歸耕。殘形而作殘形之類。大抵因時而作。豈為憂憤耶。

夫子琴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操。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和。琴五等而已。餘皆求意新奇。終古制。君子不貴也。○孔子長三尺六寸四分。與周尺合。

樂歌

徹樂 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

王禮考 國恤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然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之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

刑考 刑制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為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當欲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

經籍攷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

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則上古之書盡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云。○長樂劉氏曰此經言衰周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金華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讀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闕而不明辭而不發之憂。而此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

夾祭鄭氏曰蕭何入咸陽必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觀全書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



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此不因素火。

按秦焚滅經籍坑戮儒生，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又曰：詩書有案之語，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然亦知其本不可廢也。儒徒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豈知諸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曰：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

春秋經解十五卷

朱子語錄曰：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春秋書，言皆恹地纖巧，豈至恹地不濟事。

胡文定春秋傳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初怛。

物異考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固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已意而証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畧，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又曰：宋之五石六鵠，可以為異矣，而內史叔與以為比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發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隨地走入窰死，二則大蛇牀上嚼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鬪，兒入窰者求無忌之妖。蛇嚼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鬪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慮，觀叔與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君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

其羣強之失。夾際之論足以破其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為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大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芒草

宋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遣官祭文宣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幘之象。詔遣內侍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又州民所得二十六本。

羊既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作魯之屬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公失其所。而拘於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出亡。

鼠妖

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自幸惡如彼。親見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又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不悟身奔於越。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終

校記

- ①一：當作「樂」，見《正蒙初義》卷一一。
- ②楚：當作「焚」。參前文所述。
- ③基：當作「墓」。
- ④四：當作「是」，見《朱子語類》卷三。
- ⑤路：當作「洛」，見《性理大全書》卷四七。
- ⑥生：當作「主」，見《性理大全書》卷五〇。
- ⑦天：當作「已」，見《張子全書》卷八。
- ⑧高譏遠見：當作「高見遠識」，見《朱子語類》卷一三。
- ⑨筆：此字當移前行小字之首，連讀為「秉史筆者」。
- ⑩范：此字當移前行小字之首，替「筆」字，連下讀作「范太史」，即范祖禹。
- ⑪迹述不滿：當作「削迹不粒」，見《唐文粹》卷八四。
- ⑫思：當作「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儒藏

⑬仕：當作「仁」，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六。

⑭財不足也：按此節文字出《管子》，諸書皆無此四字，而有小注云：「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見

《管子》卷八）

⑮仲尼：右引書作「管仲」，當是。

⑯馳：當作「弛」，見《禮記注疏》卷五一。

⑰僻僻：衍一「僻」字，見《新唐書》卷一〇〇。

⑱「意」上脫「賜」字，見《後漢書》卷七一。

⑲變：當作「蠻」，見《漢書》卷七〇。

⑳職宦：當作「職官」。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

後學蔡復堂編述

中卷晉集楚檣杙

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集楚檣杙孔子修春秋多取之

伐原

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伐楚

平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祭不踰望

莊王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踰望。雖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可。其霸不亦宜乎。



中卷漢司馬遷史記

三代世表

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凡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后稷生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魏為姬氏為有文王也。

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若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與子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麟○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謂定哀多微辭也○又按太史公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如于周敬王二十一年晉定三十三年蔡成十二年鄭聲二十二年宋景三十八年俱書孔子卒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闕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公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平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八書

夫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不符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封禪書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如而王封泰山禪于梁王者七十餘王矣其祖豆之祀不章蓋難言之。

三十系家 齊家

景公四十八年昭公定公好會夾谷。犁鉏請合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

魯世家

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于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晉世家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符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鄭世家

子產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之泣。

孔子世家

孔子非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何也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世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襁于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壬圩。為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莊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戲時。嘗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負五父之櫬。蓋其慎也。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與往。陽虎誦曰。季氏享上。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按諸子死在昭公二年。誠其詞。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護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曰。考父廟陽而勸銘于上以自警戒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僂于是。弼于是。以御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作季氏之史也。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遂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無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湏。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強。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于楚則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刑。爵之大夫。起縶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閭閻。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齊處昭公乾候。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昭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禮樂缺有間。素隱曰：息養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今孔子感宗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有禮樂至周室衰而始缺有間也。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公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常昭曰：也。故謂之怪。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水之怪，罔聞。山神之名，應龍山精，好夢人驚，而迷惑人。水之怪，龍罔象，龍獸不當見，故曰土之怪，墳羊。成者未也。吳伐越，墮會稽，三苗哀，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為蒼梧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于周為長翟，今謂大人。客曰：「人長之幾何？」仲尼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之數，之極也。于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亦幣于

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仲孫氏孫故曰三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文，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按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小僭廢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周東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案語作四方，言魯國近東。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成也。謂與齊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上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旌旄羽旆，音弗其，矛戟劍拔，音伐，大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



儒藏

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誦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經管而請命有司，有司加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賢，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也。山名。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貳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堵。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姑蔑，魯國下縣，城也。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成，成城也。公飲處父，成，成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城，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于人乎？以賤于人，則心有餘而樂。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善，豚者不飭，男女行者別于塗，亡不拾遺，四方之客至，至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則有在，不待求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亡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

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陳、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許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請魯君為周道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也。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犁鉏曰：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無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友。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曰：孔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六萬石，非六萬斗。居頃之，或請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狀出入。以魯。孔子恐復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適曹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

長史縣有月餘反乎衛主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察欲與寡者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為弗見見之禮客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也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颯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過宋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公三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子卿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然若喪家之狗王肅曰主狗不見飲食故羸然而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子家歲餘吳王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賤會稽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然矢長尺有咫名魯也魯公之賜也楷木陳潁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元年立魯定四年魯公六年與十三年孔子在陳則此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潁公為是也

王克商通導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柎矢石弩其長有咫先生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上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一貢使無忘服也服從于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可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乎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適他國而男子帶人有保西河之志河在衛地非吾所伐者不欲死之不遠也久矣過四五人靈公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肱為中牟宰宰此河之北之中牟趙簡子攻中行伐中牟佛肱畔使人招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義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肱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無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有心哉。擊磬乎。磬。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黝然而長。眼如望羊。視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子河而聞竇鳴犢。或作鳴犢。竇犢華一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嘗鳴犢。犢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刺胎殺矢。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歸陽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衛。又主十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斐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在魯哀二年。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裹經。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故也。夏。魯桓魋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魋廟乎。已而果然。秋。李桓子病。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君。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還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還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通。他日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問之。曰。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耜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之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

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纓而不轡。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過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莫公七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入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幾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金。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也。為汝主。則言志之同也。于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七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既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繒。徵百牢。此哀公七年時也。周禮上。宋今吳微百牢。不識禮。故子。公九年。侯伯七年。子男五年。有封以同。而吳止是徵也。大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



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哉。孔子曰：野哉，由也。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已四年矣。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內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未誤耳。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管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也。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政太叔，名問政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在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以鳥喻已，以木喻所仕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序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莊襄，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書，編三絕，曰：加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其業。其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者？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作，處詳卒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命與仁，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于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

生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
 執御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齊
 景公問之。叔孫氏車子鉏商或曰：子為性非是。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邾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十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
 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責曰：「何如？」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雖天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夷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
 弗乎？君子疾役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
 魯親周。魯隱曰：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肝
 周雖微，而謂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
 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具楚之君自稱，而春秋貶之曰「子氏」。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
 以經當時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闢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所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也。至
 于爲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實一辭。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後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于
 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秋道，適于門，曰：「賜，汝來何其晚
 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

淮太守。發卒安國生中。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七十列傳 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仲尼弟子

仲由字子路。子路。姓。卽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假豚。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因門人請為弟子。後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宰我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因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顯越。其詳見家語。此未盡錄。

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有若。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並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嘗行。使弟子持爾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文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之產也。遂避師位。

洪邁曰。史記謂有若無以應。弟子請其避座。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事。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皆如是哉。檀公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致敬父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月門。



人所傳者道豈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圖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畧等此又可笑也。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帥官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龜策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陽泉。漁者預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元王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違也。又曰。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霆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王若違之。宋必有咎。元主於是擇日剥龜。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蝟辱于鵲。騰蛇屈之。神而殆於即旦。以蟻食之。蛇之腦。黃金有疵。白王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除。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漢書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好狗馬音樂。口乞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室。以廣官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五行志曰。魯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葉而季氏強。

漢書曰。董仲舒說武帝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粟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無令後時。

晉書曰。趙王倫既還。詔事實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頗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晉書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六經喪亂。禮教陵遲。頠上疏求立學徒。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書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鯢嘗攜之。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聲曰。席無尼父。焉別顏回。一席之賓。莫不敬異。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

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義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後魏高祖孝文帝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為露布。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羣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煩。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辦之。勰對曰。子夏彼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隋書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為。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仲尼曰。寬濟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行偏。何況於不仁乎。

唐書曰。長慶中。問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何如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之要。真可謂聖人至言。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石房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荅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曰。朕聞家語云。昔曾曾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根。曾怒。投大杖以擊其背。參手

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語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篋則受大杖則走。參欲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志。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教。勞而非法。可謂孝之道邪。○唐書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惧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鵲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荅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于萬類。故吉凶兆于彼。禍福應于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全也。故漢高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夷羊在收。殷紂以滅。鵲來巢。晉昭出奔。黑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處恭寅畏。必異義。雖在幽獨。如承大譴。知神明之照臨。惧患難之及已也。維升鼎耳。殷宗側身修德。賜止。聖隅賈生作賦。以無患者。德



勝祥也。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士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惡道人取之，父老皆歎息。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遠表曰：先父先臣，固綏集邦邑，歸藏本朝，以太元十年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孔廟，庭宇傾頽，軌式頽圯，萬世宗匠，勿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華，幸與復聖祀，修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勅充府憲，郡准舊營飾。

中卷東漢袁康越絕書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夫。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聞之，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塞於越。句踐乃身被賜，又皆賜，夷之甲，膏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

稍一待，到越，王曰：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一往無還。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不答，因辭而去。弟子莫能從。吳越春秋同。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皆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陔操以來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承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曰：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于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刑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強秦侵其世。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

懷聖承敝無尺土所有一民所予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勳功掩過也。

傳曰孔子去魯。腊俎無肉。曾子去裏。蒸羔不熟。微子去比。于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可奈何。

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崔駰曰。問堅之孿。解麗且閑。紫脣皓齒。雪白玉瑱。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容集。王喬忽而墮雲。

吳越春秋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大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觸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於彈。從後園而來。衣袂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恰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撫捷。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矜其形。失螳螂之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蹙微。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踰堽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墮其旁。觸怒堽中。陷於深井。臣故拾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

與過于斯。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焉。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袍。聽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事。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

中卷氏族大全

孔。魯國子姓之後。微子修封宋。弟微仲衍。六世至考父。生孔父。孔父孫以王父字為氏。鄭有孔張。出于子孔。衛有孔悝。有孔達。出於姬姓。同而族異也。

先聖世系

孔父嘉四世孫為叔梁紇。生夫子。鯉過庭聞詩。鯉之訓。孫伋受道于曾子。作中庸一書。先聖之後。世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至宋仁宗朝。改襲封衍聖公。

又云孔子黃帝之後。三十世至帝乙。微子啓封於宋。八世至孔嘉父。又五世至叔梁紇。生孔子。年七十三葬魯曲阜城北泗上。廟在兗州仙源縣西。今闕里之舊宅也。齊哀公諫尼父。漢平帝諡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諡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諡文宣王。宋真宗諡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北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周靈



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孔子生於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晉昌里實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也。殷本紀孔子父叔梁紇為鄒邑縣宰。先娶施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名徵在。夫婦時尼丘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髭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胖污口顴頰鴈頸鴈頰鴈領虬姿虎視有中和之德衣粧而表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孔氏。父曰丘是先殷之後裔。隸考叔弗何祖焉。至紂移居于魯易姓叔梁。後孔子追姓先王姓字以子配一更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及魯修文教於洙泗之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風約魯史而修春秋明王室衰諸侯霸乘逆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邢氏。刪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傳者分為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閔臯首之。鳴有夫婦斯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逆順辯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帝以及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漢儒伏生口授二十餘篇。正禮樂有禮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於喪服之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傳者徐生首焉。周禮有六官之屬。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聘典儀。大令其式矣。辨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繫下繫上系下系上

系下系。文言說卦。繫卦。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資學三千。達者七十。又二十四科。十哲。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數。七十三歲而薨。佛先三百九十九年矣。

中卷本朝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魯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惧乃止。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以晉受陽虎也。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孔子行。

薛應旂曰。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又奚足論邪。

哀公

十二年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侍坐于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十四年六月齊田常弑其君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公不聽。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

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專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于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于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為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衛靈公

衛靈公。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

孔子主於頌濁鄒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眾者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居頃之，或謂孔子于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居十月去衛，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王家。靈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見之。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於是醜之，去衛。既而復反乎衛，主伯王家。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遂行。太子蒯聵與其戲陽欲殺南子，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游于郊，令少子郕僕，謂郕曰：太子出奔，我將立若為後。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雖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魯。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頌反覆于衛者，豈直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又有士林國者，又有士曰慶足者，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衛靈公却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以此取之，雖次

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為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衛人欲立公子郕，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上規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有公養之禮，此非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諡哉。

陳侯周

陳厲公之後，嬀姓。嬀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周武王封嬀滿于陳，以奉舜祀。陳至懷公卒，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告急于楚，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

孔子傳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其事蹟皆同孔庭纂要，今不重錄。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謂孔子微子之後，其於聖人之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蓋嘗其時已傷文獻之無幾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三不窮。而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贊世之詳。畧易輕重焉。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于疑者不入。蓋傳言也。焉遽以夫子素王列于世家。而鄭夾漈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孔子門人傳

顏淵

顏回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雖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食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農山之遊。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為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于當時之君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筆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子騫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

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

冉伯牛

冉耕以德行著稱。有癘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宰我

宰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

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于庭。即簡公于朝。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端木賜善說辭。孔子常黜其辯。嘗相魯衛。家有千金。卒終于齊。

史遷于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弟。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体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財于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特其多聞多見。以為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還不察此。而又見其結駟。

連騎東幣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筭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為子貢乎。

子路

仲由魯之卞人也。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犛服。拔劍而舞。問孔子何待劍乎之言。詳見家語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將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于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時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邪。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糠之食為非義。噫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為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才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東伯以弔伯尚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為季氏娶飲。過與子華之栗。要之皆生于退也。向使

其進于中道。則發強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嗚呼。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為。固夫人之所樂取者多也。

子游

言偃吳人。自吳之楚。受業于孔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恩至今。吳郡有子游墓云。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庶矣乎。而知從游于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為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向慕之誠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既聘上國。葬子展。博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邪。及考左氏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札葬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間。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老矣。

子夏

卜商衛人。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緗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



伯子文王學乎紂時子斯武王學乎孔叔周公學乎太公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此傳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又為魏文侯師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土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于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于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于君子儒乎

有子

有若為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月離于畢夫子何以知其雨否商瞿年長夫子何以知其有子有若無以應遂避師位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其諸瑣屑之問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為有子重輕乎○按孔子歿諸弟子欲以有若似夫子而師之當以曾子之不可而寢其議矣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師之號哉抑宗元乃曰叱避而退焉遷乃曰遂避師位謬矣

南宮

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作說也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長弘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上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周遠而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喻公宮桓僖災抹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以至令周人出御書侯于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

原思

原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墜牖扃桑而無樞上漏而下濕坐而絃歌夫以原思之貧如此而辨孔子所與為宰之粟殆幾于獨行者矣雖未進于中行而庶頑立懦豈不卓然可尚哉

子羔

高柴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後為衛士師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乎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哉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澹臺滅明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卽其南游遺迹云。

顏路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追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左丘明

姓左丘。名明。蓋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乃楚左史一相之後也。受經于孔子。故傳春秋。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王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常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滯。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以是爲浮淫而並疑夫子之所稱過矣。管觀楚紀湖廣蒲圻道南者。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蟬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今山東通志亦云。左丘明卽傳春秋者。子張

顓孫師陳人。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鄢郢人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猶未足憑也。及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弟。曾子曰。我弟也。與哉。夫觀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牧皮

牧皮。方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爲友。孔子所謂狂。

曾子

曾子。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詰詰。且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以其唯一貫之傳也。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哉。

子思

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所作中庸。載于禮記之中。餘有子思子七卷。



子思作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手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于此與。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于顏氏之學接孔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聚由氏生子名仲子。當孟子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于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言闊大。一經造梁惠王郊迎。造趙平原側行微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于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攸久矣。

季康子

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季康子有疾謂康子曰我死汝必相魯必召仲尼。夫康子奢嫡固已逆父命而于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

孟懿子

名何思孟子僖子之子也。懿子問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齊襄先後樂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爾得回得賜得師得由也。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四友詳見前。

孟武伯

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武叔之罪哉。叔武叔乃叔孫成子之子名州仇。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子之于臣禮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蘧伯玉

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于鄭則子產于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齊武子之愚史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齊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譬以存身非有得于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

孔子文周仲叔祝鮀字子王孫賈

仲叔圍之奪婦。視鮑之便侯。王孫賈之媚靈。其人品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義。以其能用三子。而圍之誑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湯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過道之將廢其命也哉。

公子荆

又名公南楚。衛大夫。嘗考公子荆為君。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子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于居屋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在矣。

晏平仲

晏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晏嬰發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子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晏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大史公顧為之執鞭哉。奈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晏且然。况不嬰若者乎。意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子西

楚公子申。子西其字。楚平王之庶長子也。子西辭于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後而必敗。亦可謂判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孔子書社之封。而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于期之不能

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孔子至葉。豈亦以其賢歟。顧乃問孔子于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暴顯。噫。聖人處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存焉。此何厚望于葉公也哉。

逸民傳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荀卿有言曰。彼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蜮逃之。邪說畏之。眾人懷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

按困學紀聞謂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噫。使果同焉。孔子何以叙朱張于虞仲夷逸之列乎。又何不曰。唯我與朱張有是夫。而乃曰。我則異于是乎。意者根本節目之大。或有同者。困學紀聞遂謂之行與孔子同也。若孔子行同朱張。是亦朱張而已矣。豈得自以為異哉。

獨行傳

儀封人

姓儀。族出晉陽。史失其名。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請見。事見論語。

技藝傳

師襄



魯定公十三年。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遂入海島。華子等皆于是年去。

嬖倖傳 雍雎

雍姓。雎名。又曰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為從。乘出。使孔子為次乘。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為主。雍雎云。按孟子作雍雎。字音之訛也。劉向說死作雍雎。定本也。蘇子瞻考正之。

齊環

齊姓。名環。齊之寺人也。為齊景公所近狎。戰國時求仕者多藉近侍以進。故以此誣孔子。而曰聖人亦嘗為之。其諸借聖以齊已私者歟。

諛倖傳 公伯寮

公伯寮。趙子路于季孫于服景伯惡。孔子曰。寮之惡沮吾道也。道之興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見論語。大同。

叛逆傳 陽貨

一名陽貨。定公九年。陽貨逃魯。魯季孫逃齊奔宋。遂奔晉。適趙簡子。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魯而不親仁。有亂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晉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

終非一世可知也。

公山弗擾

一名不狃。字子汲。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弗擾之叛。三桓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為也。故卒不往。

中興帝王世紀

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義名曰稱王。○陸子曰三皇垂統而五帝肇基唐虞繼繼尚湯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條固不已也。

紀年曰祖乙勝卽位是為中宗。世紀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賜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為諱蓋殷禮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祖乙祖乙曰野鳥不常升鼎欲為用也則遠方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之疾。

世紀曰僖王自卽位以來變

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峻而奢侈故孔子譏焉。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

堯陶唐氏帝嚳之子姓伊祁初封唐侯甲辰卽帝位都平陽以火德王建寅為歲有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一十年自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孔子生于靈王庚戌殁于敬王壬戌壽七十三歲自唐戊至洪

武元年戊申一千九百二十年。

命曆

晉志命曆序曰孔子至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于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文會不與殷曆相應。○漢劉洪曰甲寅歷于孔子時故公子譜謂商紀庚戌終成寅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魯歷

漢志魯歷謂春秋用魯歷周道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正義曰釋例云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張說序開元皇帝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作大衍曆天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徹于文王也。覆春秋交之辰研九疇五紀之與同符于孔子也。又曰自堯帝命羲和理顯帝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既開元十三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而大衍之歷興。○孔子得夏四時書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其書存者有小正。或作有。○朱文公曰夏小正疑出迂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卽顯傳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過。注春秋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易乾鑿度孔子曰五德之數先立未十五百二十歲。金木水火土合三百四歲五德皆凡一



十六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重華，譙郡人，開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綯曰：孔子婦誰家女？老朋父字為何？四時既友，太子仕乎？適山乎？綯曰：孔子婦姓行官氏，老朋父名乾，字元泉，胎無耳，一月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北京錄曰：沮渠蒙遜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譙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杙，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禦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鸞數人，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又起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終

校記

- | | | | | | | | | | | | | | | |
|-----------|-------------------------|-----------|--------------|-----------|-----------|-----------|-----------|--------------|------------|-----------|-----------|-----------|-----------|------------|
| ①如：當作「姓」。 | ②王：當作「父」。以上二條據《史記·封禪書》。 | ③昭：當作「韶」。 | ④「費」下當有「雖」字。 | ⑤四：當作「西」。 | ⑥却：當作「邱」。 | ⑦無：當作「死」。 | ⑧友：當作「反」。 | ⑨蘧王：當作「蘧伯玉」。 | ⑩「曰」下當有脫文。 | ⑪陽：當作「傷」。 | ⑫秦：當作「輦」。 | ⑬在：當作「載」。 | ⑭弊：當作「幣」。 | ⑮「枉」下當有脫文。 |
|-----------|-------------------------|-----------|--------------|-----------|-----------|-----------|-----------|--------------|------------|-----------|-----------|-----------|-----------|------------|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六

⑩生：當作「哉」。

⑪「商」下當有「獲獸」二字。

⑫鄰：當作「麟」。

⑬役：當作「沒」。

⑭「稱」下當有「王」字。

⑮踐踐：當衍一「踐」字。

⑯「後」下當有「世」字。

⑰門：當作「間」。

⑱者：當作「老」。

⑲明：當作「名」。

⑳明：當作「名」。

㉑當：此字爲衍文。

㉒衛：當作「儒」。

㉓「大」上當脫「孔子冢」三字。

㉔然：當作「後」。

㉕「七」下脫「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

七」凡十八字。以上二十九條，并據《史記·孔子世家》。

㉖產：當作「座」，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㉗公：當作「弓」，見《禮記·檀弓》。

㉘除：當作「徐」，見《史記·龜策列傳》。

㉙一：當作「不」，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孔聖全書凡例中卷卷之二十七

一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今是書取孔子年譜諸書論次其年月者。倣孔子春秋之紀元年。正時正月正日之意也。

一諸書載孔子之生年多。依遷史此書則據

國朝宋景濂孔子生卒辯直以爲七十四歲。

一孔子歷年內必書周天子之紀年者。所以見聖人惓惓尊周之心也。每書在魯歸魯者。又以見聖人不忘宗國之心也。

一凡諸書年月之失序者。則一以春秋爲主而次第之。蓋以春秋一經聖人所自脩也。

一凡事實之近誤者。則采論語孟子而釐正之。蓋以論孟二書當時弟子所睹記也。

一孔子言行事蹟必錄於編年之下。若事之無可考或考之而不得其實者。惟書其齒歲焉。亦史闕文之意也。

一言行事蹟已見於別籍者。故是書止存其大意。不悉錄其詞語。所以從省文也。

一作譜闕里志。孔庭纂要。歷聘紀年。皆附著於中者。所以存疑也。

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每歲編年之下。凡事理有可信可疑者。則據一得之愚。并父子昆弟之所誦確者而按斷之。庶幾有以見聖人之心。迹於千百世之後。爾固不徒

詳訂歷年事蹟

詳訂歷年事蹟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山在魯國之東。明年乃生孔子。

賞謹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

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母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

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冬

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世傳孔子八字。庚

實己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昔人又云。周之十月。即今之八月。今

之十月。即周之十二月也。然愚謂周雖更月。而建亥之月。建則

未更也。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陳音。驕。孔子父爲鄆

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鄆邑之宦邸也。先是父母禱於尼山。乃懷

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

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紫麟

角。信宿而去。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

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首上圩頂。象尼丘山。父叔梁紇因

命名曰孔丘。字仲尼。或云字乃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

嚮生之所自也。圩頂。言頂上。故孔子頂知反字。反

字者。若星字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賞按。顏氏懷妊十有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論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

知漢成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又按孔子之前母為施氏其生母乃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注云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為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又按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為異疑而不載。噫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

二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為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孔庭纂要云紇與顏氏禱於尼丘乃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夫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丘上圩頂如尼丘因名丘字仲尼。傳記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初叔梁紇娶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而圩其頂故因名若字年譜相同。

賞按史記謂孔子之生在於是年今據

本朝宋景濂生卒辭與孔子春秋春秋長曆及公羊穀梁二傳參微曆正等書考正於前。

三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為二歲自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四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

年譜以是年為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五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賞按左傳是年戰齊莊公為崔杼所弑晏嬰不死不亡枕屍而哭之事則嬰已在顯位矣其與孔子交也或在中年矣乎。六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羣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孺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

七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孔子在魯世傳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平仲名嬰。

賞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為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邪。

又按晏嬰在齊景公時治東阿名顯諸侯。今東阿地屬兗州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或者其可信歟。

八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孔子見吳餘祭使延陵季子來聘于上國即魯請觀周樂。

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魯人爲之奏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

武大武焉通鑑云秦六代之樂則黃帝雲門唐先虞夏商周俱奏矣然獨左傳止言四代

賞按此則魯亦有韶也何孔子至齊始聞之而感歎邪蓋季

子觀樂之時孔子甫九齡耳要亦未之聞也且自陳敬仲奔

齊而韶樂之在齊者獨得其傳則其中必有異於魯人之所

奏者矣此歎美之至所以有感於齊歟。

十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孔子在魯。

十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夏六月襄

公薨于楚宮○是年孔子在魯。

是年鄭國駁音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之以子產爲仁

人。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淮南子云孔子七

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後遷入洙泗設教九國。

賞按舊以孔子之聞是事蓋既長而後聞之非十歲時言也

意孔子天縱之聖也其善爲說辭豈可以少長論哉。

十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十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十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十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也孔子在魯古者人生

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

教之文孔子七八歲入蒙學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

矣故是年遂志於大學之道。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也是年叔孫昭子孟仲

殺賊試其父之豎牛於塞闕之外夫子聞之論昭子不以豎牛

立已爲功而賞其私勞。

十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也舊以孔子十七歲適

周訪禮於老子。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六歲聖母卒。

賞按闕里志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

子之爲委吏東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

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所不爲矣。

十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也是年季武子宿卒子

平子嗣即季孫如意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史記俱以是年爲十七歲九月公至自楚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後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又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

實按史記謂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孟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殊不知此年釐子未病，未死，孟懿子兄弟師事孔子時，孔子已三十五歲，非十七歲也。賈逵謂此文為誤，是矣。矧孔子雖曰生知，然年方十七，正博學不教之時也，而肯遽為人師乎？

十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也。孔子在魯。

二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也。孔子在魯。當時魯

宋二國相與接壤，孔子娶宋地之女，官氏。音平也，乃兩手對

舉之義故，古以爲姓。

闕里志：孔庭繁，嬰俱以是年爲十九歲，娶宋官氏。

復實曰：世謂孔子出妻，噫！好事者何其敢於誣聖哉！昔孔子

語哀公曰：婦有七出，三不去。嘗考孔子三歲失父，史記又謂

十六歲失母，則是當時官氏之舅姑早世，又生子伯魚，已

無不順絕世之事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若曰有淫妬之失，

德焉則孔子之聖，必慎重於大婦之譴，致詳於配匹之初矣。

豈俟生鯉之後始知其失德而出之邪？若曰有惡疾焉，則疾

者人之所不幸也，以周恭叔之猶娶病瞽之女，聖人人倫

之至也，豈忍因疾而遽棄？及恭叔之不若邪？使七出之中或

有一失，則孔子嘗曰：吾少也賤，又嘗爲貧而仕，則開官氏既與處乎貧賤矣，三不去而有一焉，雖犯七出之過，猶不可得出也。孔子顧志其貧賤而出之邪？不可出而出之，殘忍薄行者之所爲也，而孔子爲之，何以爲孔子？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也。

又按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孔子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蓋言冠者成人，任爲人父，則自二十而至三十皆可妻矣，非必俟三十歲而後娶也。觀此，則孔子二十而娶可知也已。

二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魯委吏。夫爲委吏，則有樂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于廟之禮，故入太廟，則每事問。蓋簠仕之初，禮樂度數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孔子之父嘗爲鄒邑大夫，故稱叔梁紇爲人。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氏誌：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實按：孟子謂孔子爲貧而仕，即此時也。夫委吏乘田、官單祿，而孔子猶屑爲之，蓋欲祿養其母耳。雖然，此可以竊祿之官也，孔子爲之，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蓄息，未嘗以爲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一事，而事親之



孝事君之忠齊見之矣。

又按史記於爲司攝吏而商蕃惠之後即有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等語圖譜以爲三十歲乃孔子遊學之時未嘗求仕豈有遽遭斥逐之理斯言得之矣。

是年孔子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歷聘紀年以昭公十年爲孔子二十歲爲乘田委吏是以兩官皆在一年也與年譜孔庭纂要關里志不同。

賞曰孔孟圖譜不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爲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爲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爲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爲委吏者多矣胡爲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其爲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東田已哉。

又按舊云伯魚生於魯昭公九年及按關里志孔子年十九妃開官氏明年始生子觀明年之說則初娶之年未生伯魚可知矣。

蔡復寅曰按古者生子則書其名而藏於家之書府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徧告於同宗之諸男又曰禮子生三月而人

名之觀此則孔子生子三月始定名矣。

二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也孔子在魯以孔子先爲委吏後爲乘田。

關里志以是年爲二十一歲爲乘田吏商蕃惠孔庭纂要曰二十一歲爲司職吏商蕃惠。

二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也孔子小試行道之端而不得大行于是去魯而之宋祀列國已而反魯蓋親在故出不易方後不過時也斯時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是年楚商陽追吳師及之射殺三人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曰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以敗北之師本易窘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義與禮節而並行矣雖然事君之禮不止於是也孔子特取其善於追敗者爾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二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子產與晉爭盟於平丘欲輕其事大國之貢孔子聞之謂子產是行足以立邦家之基。

二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聖母顏氏卒聖母初笄時孺子孔氏育孔子二十五歲而作



則其年亦不逾四十餘歲爾。孔子少孤，不知父墓，長始知之。云：少孤不知其父墓，及母卒，欲合葬於防，然古者墓無墳，合葬時猶恐誤觸墓中之柩，故問於鄉人，受父之柩，父之柩，父之柩，父之柩。梅孔子父墓，然後合葬於防山焉。孔子既奉母喪，以合葬，謂已周遊四方，莫定于是，為墳，塋四尺之高，以為識。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其不苟於送終而欲求父母體魄之安如此。

闕里志：孔庭纂要：孔子年譜皆以是年為二十四歲，聖母殯氏夫人卒。

賞按：本朝何孟春云：史記謂孔子母死在十六時，而紀年謂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乃暴棺於五父之衢路，以族人告之，理邪？萬一魚復知而告者，其客喪之辱，何所歸邪？

又按檀弓篇謂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而甚而防墓崩，或云築棺平地曰墓，開域除草曰塋，積土高起曰墳。防墓之崩，非墓也，意者其墓上四尺之墳乎？然亦非慎終之道也。夫子不為也。

又按世謂孔子三世出妻，家語後序亦謂叔梁紇始出妻，其說妄矣。按孔子甫三四歲而梁紇已早死，將於何時而出其妻邪？若果出矣，又安得與其夫合葬於防邪？或曰：出者孔子

之前母也，非顏母也，是一遺也。

二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居母憂。謂今人所傳也。

二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者，餘哀未忘也。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賞按：史記孔子妻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家語亦曰：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噫！孔子既祥之後，哀猶未忘，豈有服喪服而與燕饗之事哉？要經為陽貨所誑之言，亦近誤矣。

二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也。孔子適宋，適杞，適鄭。是時子產裨諶諸子皆仕於鄭，定公而善於交鄰固國，故孔子稱之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是年秋，郊。音子來朝於魯，孔子見而問官，於是有天子失官，舉在四夷之言。言周官之典，章既壞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於遠方小國之君者。

歷聘紀年：以是年為二十七歲，適陳。

二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也。是年孔子之郊，舉禮。

孔庭纂要闕里志歷聘紀年皆以是年爲二十八歲見郊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賞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出於左傳乃孔子一時之言闕里志以郊子來朝魯人間官爲二十七歲事以天子失官三言爲二十八歲事分爲兩年誤矣

三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是年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

年譜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

之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論語擊磬襄即此人也學之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已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爲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默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

文王操焉

賞按年譜自孔子一歲至三十歲書常在魯愚謂三十歲內

在魯之日雖多然未必盡無他國之適也但史記謂二十歲

後即有斥於齊逐於宋等事則謬矣

又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

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昔子貢嘗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若謂年已垂老始習其曲而得其數與志

焉吾恐非所以語孔子矣故歷聘紀年孔庭纂要諸書以適

晉學琴在於是年者爲得其真也雖然琴亦八音中絲屬之

一音也孔子何不遠晉魯之路而學之哉蓋琴者禁也禁邪

歸正以和人心者也德原於天地而氣包乎陰陽雅而能暢

樂而不淫扶正四風而翼贊王化咸有賴焉故善聽者可以

知人事之休咎與國家之存亡善鼓者其大可以動天地而

感鬼神其微可以格鳥獸而平草木是以神暉鼓琴而清風

南來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舜作五絃之琴鼓南風而天下

大治伏羲始造離微之琴以通神明之貺而以合天人之和

也聲樂感通之妙如此可以易言乎哉此古之人所以左琴

右書無故則不徹也此孔子之所以學琴於師襄也

二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適周

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或曰既適周必適衛按周衛俱在今

河南河南近陝西陝西右秦地也孔子遊周衛時亦嘗至秦之

境通鑑前編諸氏通紀俱以是年爲三十歲適周

賞按家語問禮訪樂俱在一時蓋弘乃齊中人今四川成都

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爲大夫又據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

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歟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樂問禮俱在一年也。家語其可信乎。

又按老子楚之苦縣人。一作苦。今屬亳州。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

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餘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是年孔子至周。歷郊社天地之所。考明堂朝諸侯之則。察宗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周公抱成王負斧鉞之圖。徘徊望之。

是年又入周后稷廟。即周太廟也。見廟之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與背上之銘。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

是年孔子觀周桓公廟中之歌器。以水灌之。中則正滿。則覆於地。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實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歌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歌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不復存歟。

又按孔庭纂要以此事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嘗不知侑卮為何器。而後問歟。故今移於此。

是年周史伯常鑒問道。

是年秋閏八月。齊豹殺衛靈公之兄公孟縶。又殺宗魯。孔子弟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以魯食姦受亂。止琴張之弔。

事見春秋左傳。

是年冬。鄭子產有疾。閱數月而卒。仲尼聞其卒。悲之出涕。言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事見左傳。

賞按魯鄭二國地之相去不為近矣。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觀此則孔子年二十七。母服既闋之後。五十未仕魯之前。亦嘗周流列國矣。使非周流。則子產於是年已卒矣。又將何時適鄭而與之友厚邪。

是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夫子以秦繆公能霸之故。就其所言。反齊後。遣使來聘。遂適齊。

賞按孔子適齊。嘗主於晏子之家。至魯定公十年。晏子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豈以為主者不皆晏子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即是可以觀孔子無苟主之事矣。

是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有贊美虞人為志士勇士。守道守官之言。

孔庭纂要以此年為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刑。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闕里志以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闕里志以



是年爲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也。孔子自齊反魯。孔子自母喪既除之後。周遊列國。博學無方。友天下之士。論千古之世。於是道彌尊矣。弟子之信從者衆。

孔庭纂要。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此年爲三十一歲。釋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

闕里志云。按序說在三十五歲。今作三十一。當以序說爲正。實曰。據禮記。孔子塋母之時。門人後。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止第于琴張之弔。則是孔子二十四五歲。已有門人從事矣。固不待三十餘歲而後然也。又據家語。史記。謂子路曾皙顏無繇之徒。止少孔子數歲。則其遊於聖門也。意者皆在此年之先。但不知的在何年爾。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崩。魯昭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三十二歲。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也。是時孔子連年在魯。立教則以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性與天道。自行束脩以上者。未嘗無誨。凡有鄙夫問於我者。必扣其兩

端而竭焉。因材而篤。隨病而藥。故及門受業者。各有成就。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會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音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歷聘紀年。闕里志。孔庭纂要。年譜。俱以是年爲三十四歲。適周訪樂於燕。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周史伯常。嘗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戡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開。神將伺人。焰焰不熾。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拔去將尋也。斧何。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闕里志云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爲三十九非也。

賞曰君子之居喪也三年不為禮樂。釐子卒時二子即來師孔子而學禮樂焉。孔子亦不非之何哉。蓋講習討論謂之學躬自行之謂之爲。孔子之於二子特與講論其禮樂耳未嘗使之自行其禮自作其樂而遽忘乎衰戚也。昔劉氏謂孔子

進之方其親便道而可以告見人。身不替其力。身任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

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騷氣與多慾態色，與滯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拙樸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日宴間，敢問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若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綸，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絢。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

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

闕里志云：按序說通周見老聃在三十五歲，或爲三十八非也。

增修孔庭纂要世譜俱以是年爲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騷氣與多慾態色，與滯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實曰：或云孔子十五而志學，三十一而適周問禮。夫自十五至三十一，是有七年也。今觀求慶數五年，求陰陽十二年之說，合之凡一十七年，則三十一而適周也，益可信矣。

三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先是二十五年秋七月，魯上辛大雩，季文子雲齊亦大雩。是年

乙酉春齊饗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告以賢君自貶以救民之體。

是年與齊太師語樂聞辟韶音三月不知肉味。

闕里志以是年為三十六歲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孔子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關雞故得罪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魯慶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等事俱載於是年。

賞接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於論語所載語齊太師者爾。

又按平子攻公乃昭公二十五年事也。如晉次于乾侯乃昭公二十九年事也。纂要俱載於二十六年謬矣。

三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也。孔子自齊歸魯。是年具季札使齊其子死焉葬於廬博之間。齊二邑名其坎不至於泉而得淺深之宜其飲隨死者所衣寒暑之服其築土為墳下則僅足以掛坎上則繞至於可隱皆儉制也。既封之後左祖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而曰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命也魂氣散於既死之後無不之也愁傷離坎再言魂之無所不之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焉是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孔子往觀其葬而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禮記註曰不直曰季子之合禮而必加其乎疑詞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而無拘拘乎禮者也

闕里志以是年為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及侍御者。叔叔與孔



子俱適周。

嘗按季孔具王壽夢幼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斯時孔年十五六已能護國矣。至襄公二十九年來聘于魯。孔子年甫九歲猶未與之遊也。昭公二十七年夏吳因楚平王之卒欲乘其喪而伐之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所水鄉故以齊魯晉為上。其子死焉。孔子往觀其塋。斯時孔子年三十有八而季孔亦六十有餘矣。其與之遊也。或在此際乎。及襄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斯時九十有餘歲而後卒。孔子時莫時乃為之題曰有具延陵季子之墓。夫徐君已死季子則解劍而懸之於塚。季子已卒孔子則題墓而樹之於碑。彼一聖一賢皆不以死而背其初心。其善與人文而久要不忘也有如此夫。

又按叔與孔子俱適周之事。容或有之。若曰是年二子歸告於昭公以乘實之則非矣。蓋以車馬賜夫子或在先年是年昭公寄寓於齊。二子何為而歸告乎。且闕里志三十四歲曰適周三十五歲曰適周三十七歲又曰適周四十歲又曰適周夫適周可也。何數數然以訪問老聃為言乎。

三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援綱齊。

是年孔子聞晉魏舒為政舉實事十人以為縣謂之忠義。

四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也。是年孔子在齊。○是年顏回生。○是年魯昭公如晉次于乾侯。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三十九歲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之三十年也。孔子在齊。是年冬晉趙鞅荀寅賦鐵著鼎而著范宣子所為之刑書。孔子以晉為失度。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云。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華矣。

四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十二月昭公薨于乾侯。○是年孔子在齊已留七年。弟子高柴青州人公冶長皆從之遊。其後孔子以已女妻長。○一云是年孔子至今徐州。春秋觀呂梁之水。即今呂梁洪也。因而至吳又從而遊越。今浙江紹興會稽等府縣皆越地也。

四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年孔子自齊歸魯。景公將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謂孔子之學累世不能殫。孔子之禮當年不能究。景公惑之不果封焉。異日又語季臣以待孔子之禮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自齊歸魯。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歷聘紀年以



四十二歲反魯。○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二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仲尼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魃罔。炳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繆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僂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賞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賂之。封者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又按。歷聘紀年。載孔子自三十五歲。因魯亂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自周復至齊。至四十八歲。然後反魯。則是在齊有一十四年矣。圖譜載孔子三十五歲。昭公為季平子所逐。孔子以魯為亂邦。而不居。遂適齊。至四十七歲。平子死。桓子立。魯亂既定。始自齊反魯。是在齊有一十三年矣。愚謂齊魯二國相去亦近。其往來於父母之邦。居止不定。以避其亂。則或有之。若曰在齊一十三四年。而後反。恐未可必也。

四十四歲。至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定公六月。始即位。季平子專廢立。而陪臣執國政。故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有或人。異其不為政之疑。惟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蔡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之類。皆來自遠方者也。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三歲。在陳。

闕里志。年譜俱以是年為四十三歲。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雉集于陳廷而死。括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雉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音武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括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橫于時。皆稱孔子之聖。

李氏西涯曰。諱。東陽。精矢事。史記在五十六歲。後六十歲前。今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雖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贊曰。魯要以陽虎執桓子之事。載於孔子四十四歲。非也。此年平子未卒。桓子未立。

四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四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其禮。如世子之冠。于是有冠頌。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廉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夏六月。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者也。桓子欲用璫與以歛。孔子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歛。是猶呼尸於中原也。其

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乃止。

贊按。家語云。孔子爲中都宰。開桓子將以璫璣與歛平子。歷階而救焉。夫徑庭而趨。歷階而上。非禮也。雖曰救過之急。孔子亦不爲也。且孔子此時亦未宰中都。或曰。旣未爲宰。何以往弔。愚曰。孔子嘗爲平子之委吏。乘田。則其卒也。亦宜弔之矣。

是年。平子卒。平子之子季孫斯嗣立。即季桓子也。平子卒時。桓子嬖臣曰仲梁懷。不許陽虎以璫璣歛平子。欲改步改玉。遂與陽虎有隙。其秋九月。陽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自是以後。虎益專恣。孔子見陽虎之專。桓子之囚。有感而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布不失矣。又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按此。纂注以此爲皆延公時語是也。

是年。季桓子穿井於費。獲羊而言狗。以試孔子之博物。于是孔子有獲羊主恠之答。說者曰。羊去野外而拘於土缶。象季氏拘於家臣。是歲陽虎囚季桓子。

纂要以獲羊事載於四十二歲。非也。彼時桓子猶未嗣立也。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變罔燭水之恠。○罔。象土之恠。獲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云。前見

莊子謂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而問道曰甚矣道之難行

也。

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歲。遷司寇斷獄訟必平允。註云按歷聘紀年五十二為司空司寇與此稍異覽者詳之。

五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也。孔子在魯。○先是定公八年己亥陽虎欲去三桓。又劫叔孫武叔以代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而入於陽關。至是年夏六月得虎所竊魯之寶玉大弓以歸。虎奔于齊。齊囚之。又逃奔于宋而遂奔晉。孔子聞晉趙簡子受亂人知趙氏之家世世有亂。自陽虎戰敗入關之後季桓子始執國政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矣。

是年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之節。則強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亡食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制為送死之節。四寸之棺。四寸之槨。因丘陵為墳。庶人縣封。不封不樹。一年四方皆則之。按中都魯下邑。今屬東平州。宰邑長也。在春秋時曰大夫曰令曰長曰尹皆即今之知縣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為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

正卯皆無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闕里志註云。出家語。比此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為正。

大明一統志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五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也。是年孔子由中都宰遷魯司空。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而使物生得宜。先是定公元年昭公嘗欲伐季平子。不克出奔而薨於乾侯。喪至將祔塋於闕。闕乃魯墓公之墓宅所在也。平子惡昭公欲隔絕其兆域。乃葬昭公於先君墓道之南。使不得近先君之墓。至孔子為司空時謂平子之子季桓子曰。臣無貶君之義。于是為溝於昭公之墓外。使與先公合墓焉。

賞按左傳以合墓為司寇時事。家語以此為司空時事。蓋周官司司空掌邦土。君四民。時地利。則以此為司空時事者是也。若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失恐於治水土。營國邑。陵墓之事無預也。

是年孔子正其俗。器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備正以變魯人獵較之習。

實曰昔人以正祭器任焉。乘田時非也。夫以四方之食供祀者。豈之舊制也。欲更張其制。必立乎人之本朝者。而後可爲也。乘田一小官耳。政更張乎哉。故以簿書祭器之正載於爲司空之時者焉是。

是年孔子由司空又遷。先時定公四五年來侵齊。侵鄭。而齊之警報者無寧歲。至是孔子用魯先通隣好。春三月。及齊平。夏乃爲好會於夾谷。於是齊感魯國之信義。來歸郕。謹龜陰之侵田。

陶里志增脩孔庭築要皆以是年爲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諸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通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戟劍撥鼓樂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予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貨。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郕。謹龜陰之田。以謝過。陶里志註云。歷聘紀年以五十二歲爲魯司空司寇。

贊按。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愚謂孔子十三年未嘗適齊也。若果有之。必是定公十年孔子爲聘於齊。以通隣好。故論語執事章有記孔子爲聘於鄰國之禮。又按。蘇氏云。來歸者。非我求之也。齊人感夫子之義而自來歸田。德之悅服人心也久矣。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脩誠之至。崇德之事。感於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觀此則夾谷之會。與侵田之跡。皆出於二國平和禮讓相信之後。所謂欲以兵劫魯侯。孔子請命有司加法等語。似失之矣。

又按。先儒謂田之來歸於君。與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者。秋自書其功也。

本朝王燕曰。不然。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其實事齊人來歸郕。謹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



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
賜卿。誰能陰田。豈可謂不預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以爲功也。如其有功。雖直
叙其事。又何嫌也。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是歲齊晏嬰卒。自嬰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

賞按。朱子論語註云。孔子爲魯司寇時。以原思爲宰。昔人又
謂孔子仕魯時。使子華適齊。通問於高昭子。又云。代弔於晏
嬰。于是冉子爲其母請粟。據此二說。則原思之見用于華之
使齊。皆不出於定公十年。十一十二年之內也。

五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孔子爲魯
大司寇。其初國人謗之曰。魯衰而輯。投之無矣。輯之靡。投之
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及是不敢飲羊。公慎氏妻淫。不制。及是出其妻。慎氏棄侈
踰法。及是越境而徙。粥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市牛馬者。不
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避畔。行者。避路。
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於是國人有衣
章甫之誦。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
之曰。魯衰而輯。投之無矣。輯之靡。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
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

制。慎氏棄侈。踰法。粥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
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越境而徙。三月。歸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避畔。行者。
避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
之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也。我無私。

賞按。孔子爲司寇時。曾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而
不辯。決其子罪。季孫斯欲殺之。韓詩說。范俱作季康子。年。季孫斯。字。康子。始爲大夫。夫子曰。未可殺也。上有道。是人無矣。其父聞
之。而請止其訟。夫子赦之。噫。父子相訟。不義之尤也。夫子不
歸咎於民。而自咎其上之無道。卒使訟者感化。而請止其訟。
君子之治小人。其厚有如此哉。失子嘗曰。必也使無訟乎。此
亦可以觀使民無訟之一端也。他日曾子之告陽膚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謂哀矜者。有
反已失道之誠。大畏斯民之志。非特存恤刑之仁而已。曾子
之言。其得夫子之意者乎。

五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是年。孔子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之大夫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按。魯世家以此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爲季子宰。帥師將三郕。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先虜。



也。邠季孫斯仲孫何忌遂帥師墮費。叔孫輒以庶子無寵於叔孫氏，乃與不狃以費再畔而襲三家。孔子以魯公與三家孟孫孫氏入於季氏之宮，殺武子之臺，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敗北而輒與不狃奔齊。孟氏將墮郈，時公飲慶父為郈宰，謂郈近於齊，無郈則孟氏無保障，而齊人必至於北門矣。孟氏惑於斯言，乃不肯墮。十二月，定公圍成弗克。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三家，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郈，公飲慶父，謂孟孫曰：「墮郈，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郈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闕里志北

賞接三家之城，三都以為食邑者，先時將以自利也。及魯昭公十三年，南蒯據費以畔。定公初年，侯范據郈以叛。定公九年，弗擾又以費叛。叛者相繼，是豈三家之利哉？三家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遂欲墮之。」及孔子攝相，于是言於定公，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帥師取

三都，毀其百雉之城，省其甲兵之衆。即此而觀，則知孔子之墮三都，亦因三家惡宰吏之數叛，乘其機而為之也。其云家不當藏甲，邑不當有城池之固者，亦惟據先王之禮制，順天理言之，而適有以動乎季氏之心，故三家自欲墮三邑也。使當時不因其機而遽告定公，請損三家之邑，則三家必將驚駭而心不服矣。事豈能以有濟哉？朱子曰：「孔子之墮郈，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郈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郈？」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者，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從夫子之言，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飲慶父次第喚醒三家，故不肯墮成矣。」朱子語錄曰：「三家孟氏最弱，叔孫季孫為強。強者墮之而弱，及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斯言得之矣。雖然，三苗逆命而有崇，弗降，舜文班師而脩德，終亦未嘗不格也。使聖人得志而終用於魯，則必潛消默化，將有不俟兵革而自墮者矣。惜乎魯受女樂而用之不終，圍成之後，孔子不踰時而即去，故聖人之化不行，而公室之威徒衰也。」噫。

是年，子路始用於魯，為季氏宰。是年，孔子薦閔子為上卿，然未聞嘗以卿召之也。

賞曰：程子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觀此則是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及考太音琴譜，謂孔子嘗薦閔子爲上卿家語，又謂閔子嘗爲魯宰。孔子告之以德法御民之具，此事如果有之，則孔子之薦必在於爲魯司寇之日，而季桓子嘗宰之召，或有感於孔子之言乎？程子之說，意者止據論語辭季氏之使爲魯宰而云爾，未及詳季氏爲康子而非桓子歟。

五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爲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爲女樂事往者，遂受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諫之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蓋不忍速行以彰君相受女樂之過也。美女能舞康子從而祭魯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因此微過不脫冕而行。行之時作衛蘭之操，正孟春時也。宿於屯南。師已送之。孔子又歌彼婦之歌，師已反以實告於桓子。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嬖故也。孔子行，遂適衛。按：蓋要諸書皆以膳肉不至孔子行，嬖故也。孔子行，遂適衛。在此年，惟朱子入於定公十四年。司馬光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也。因。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

月，將無豚者弗歸，買力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志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上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如又不致膳俎于大夫，乃作衛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嘗接舊說，季桓子欲受女樂之時，孔子亦嘗諫止之。桓子不聽，孔子乃望魯之龜山而作龜山之操，以永歎。嗟乎！孔子一言大夫之過制也，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顯吏之不可伐也，而遂寢季氏之誅。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之。吾于是而



知鴻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責德者所以必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溺矣。

是年去魯適衛時冉有為之御車孔子有衛民庶矣之嘆。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顏雋由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衆也。六萬六萬非也。致果亦如其也。夫靈公於孔子接遇以禮如此于是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矣。

是年孔子去魯之後太師擊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捕鯨武少師陽擊磬襄皆因孔子之去而散之四方。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子孫以官為氏也。先是孔子為魯司寇時正師擊鞀在官之初孔子因周衰樂廢故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洗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由是音樂既正而洋洋盈耳至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之饋魯之君臣惑於淫聲而怠於政事雅樂無所用而樂官皆失其職矣乃因孔子之去魯遂散之四方以避亂及後孔子晚年自衛反魯見魯益衰而古樂之不復聞矣乃追憶當時師鞀在官之初樂之盛盛而嘆之曰師鞀之始開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於是刪詩理樂以垂憲於世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實按張子云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據張子此言則樂官之去在於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愚嘗考師鞀師襄等傳皆云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去魯于是擊適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內武入漢中陽襄入海島。據列傳所云則樂官之去實在孔子去魯適衛之時。朱子註論語有取於張子之歸功孔子故未暇詳其年月耳。蓋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其失職也。所以失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吾孔子正樂之功也。夫孔子一仕於魯也之盛孔子一去平魯也故人心以去亂之機而伶人賤工之識樂者即有逾河蹈海之明聖人俄頃功化之助如此。張子豈欺我哉。

又按師鞀即師乙也。嘗語子貢以擊歌之所宜。見禮記師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嘗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由是而觀二子之所養則二子亦賢人而隱於下位者也。當時孔子為司寇之時羣賢為之類聚而音樂為之美盛此固聖作物觀之期雲龍鳳虎之從而曾亦駸駸乎有一變至道之機矣。惜乎女樂一受而聖賢繼去使大成之樂絕響於魯廷也。

或有問於子曰：子何以決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乎？子應之曰：愚以春秋而決之耳。定公十有三年，春秋書曰：夏，蔡聲淵圍夫盛夏，蔡聲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使孔子為政，安有此非時動乎？蔡聲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使孔子為政，安有此非時動乎？廬陵李氏曰：蔡聲圍蔡已此，正與受文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隨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愚故以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也。○或者又曰：孔子之去魯，朱紫陽以為在十四年矣。先儒又以定公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皆以為孔子之事。何休又謂十四年是歲無家者，乃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故不書冬以貶之。歷觀數說，皆以孔子之去在於十四年與十五年也。子何以為十三年乎？子曰：天王不遠千里而賜宜社之肉於魯者，蓋因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耳。若孔子以膾肉不至而行，亦已久矣。歸服之時，孔子豈復在魯哉？且大蒐天子之禮五年而一舉者也。以諸侯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又數數而蒐之，非孔子之為政也。至於是年無冬者，乃書時而偶脫冬之一字耳。抑孔子筆削之時，尚有冬字，其後門人以次傳錄者，遂至遺脫，皆未可知也。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書乎？何休牽合之說，昔賢已辯之悉矣。若夫朱紫陽所云，則因襲司馬遷之史記耳。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又何疑哉？

是年，或譜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蓋陽虎嘗暴於匡，孔子弟子顏顏氏作與虎俱攻，缺此地，今彪既為孔子僕御，而孔子之狀貌又類陽虎，匡人簡子以為虎也，率甲士拘圍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欲下關，孔子止之，命子路彈琴以歌而自和之。曲三終，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魯之陽虎也，遂解圍圍既解，顏淵在後而至于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回年已十八矣。去匡即蒲，月餘。史記顏淵三十二而卒，卒年在於孔去匡即蒲，月餘。子七十一歲，則知此時已十八歲矣。五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及衛，主蘧伯玉家。是年，彌子瑕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是年，王孫賈有與其媚於奧，媚於竈之說，以諷孔子之阿附於已。孔子以為不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求見孔子，孔子入門，北面稽首而拜之。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為禮。子路不悅，孔子有天厭之警辭。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五十六歲。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譜夫子於衛靈

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歷聘紀年是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遂適衛去衛適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

衛過曹適宋司馬魋欲害之去宋適鄭闕里志註云歷聘紀年是大成所載與年譜大同小異

見者詳之

賞按子見南子先儒謂有大事夫人則出見於賓小君至大夫則郊迎而執轡是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夫禮者理也乃天秩之自然天理之所宜也故南子之欲見孔子雖其慕聖之心然亦理也孔子之見南子雖出於南子之求見然亦天理之當見也愚嘗有言曰子見南子者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不悅者賢人之分量也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理有可見自率理而往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男孰為女乎雖彼有不善又安能以悅已乎吾故曰孔子之見南子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之不悅者蓋自大賢以下道德未全而天理未純使輕於其身以見之吾恐其見惡人也未必能化惡而為善祇反以自污耳故聖人有可見者孰若不見猶可以不污其身也子路以已之力盡於聖人而惟恐聖人之見晚所以不悅耳吾故曰子路之不悅蓋賢人之分

量也雖然聖人不可以易學吾人當學子路可也後世若魯男子之不納隣婦顏叔子之令女秉燭關雲長之於劉妃秉燭以達旦其以子路之不可而學聖人之可者乎

又按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脩行矣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知孔子之聖而求見矣卒不能使靈公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人非難用人為難也

是年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適曹曹人不答乃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即向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微服而去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去宋適鄭鄭人姑布子卿有繫繫若喪家之狗之譏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然而不得行故有繫食故繫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子貢以實告孔子以為然

五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鄭是年去宋之後桓魋之弟司馬牛見孔子而問君子孔子告之以不憂不懼見子夏而憂無兄弟子夏述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言以寬其憂夫死生富貴既有天命則知兄弟之有亡亦在天命矣闕里志註云過宋微服等事載在哀公十二年

是年孔子去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因為陳侯周臣時陳侯已嗣立七年矣周又召越即潘公也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五日以下。一云子急。弟子懼。使從者爲備。武子臣子衛。然後得去。去即蒲月餘。及平衛。主遽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爲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賞接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真也。

是年。子貢始用於魯。

是年。春秋隱公。名。來朝於魯。子貢謂。執玉高。其容仰。驕也。魯公受玉卑。其容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皆失朝會之禮。二君將有死亡之禍。魯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五月。定公薨於高寢。至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二君來。如子貢之言。孔子怨子貢過於自信而易言。欲抑之。乃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是年。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計乃反。覺而弗之。

是年。陳司敗有魯君知禮乎之問。孔子然之。而有君子亦黨之

譏。司敗此。陳宣穆在哀公十二年。吳孟子。年與五月。吳使太宰嚭請魯盟之後。

賞接及魯哀公之事。說見圖譜。蓋禮爲舊君有服之義也。夫孔子之仕於定公也。其去魯之日。雖無追反之意。先於其所往之禮。然亦嘗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矣。攝行相事。其恩遇亦可謂隆矣。豈有聞舊君之喪而不弔且服者乎。且孔子於平子之卒。猶往弔之於昭公之墓。猶欲合之。况定公之與已。使事猶有素乎。圖譜之說。可謂得聖人之心者矣。

是年。孔子歸魯。與門人講學。自是顏淵仲弓問仁。問爲邦。宰予問喪。子張問行。子游子夏問孝。問禮。與子路從射於矍圃。樊遲從遊于舞雩。子路顏淵侍。而有各言爾志之問。由求點赤侍坐。而有知爾何以之問。閔子由賜侍側。而有由也不得其死之戒。孟武伯師事孔子。問由求赤也之仁。而孔子有可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之答。及曾子三省之類。皆在此年以後。而月日之的。則無所考徵矣。

五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吳夫差伐越。越王勾踐於夫椒以報父讐。春秋。秋。魯定公十四年。越王勾踐敗吳於檣李。射殺吳王闔閭子。勾踐以甲盾五千棲于會稽。得骨節專車。專禮也。骨一節。吳使使至魯。問仲尼。仲尼答以爲憂。而時防風氏之骨。

賞接史記以骨節專車之事。載於定公五年。夫定公五年夏。



止有越王入吳吳未伐越也。至定公十四年吳闔閭雖與師伐越然五月內爲越所敗即重創而死亦未墮會稽也。墮會稽乃在哀公元年吳夫差伐越之時則骨節之得必在此時而遣使來問亦在此時無疑矣。

是年邈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詳見論語。

按鶴林玉露云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孔子而孔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矣。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六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自魯適晉而不果又適衛。一云自衛適晉序說西見趙簡子蓋魯在東趙在西北也若自衛適晉則當云北見矣序說爲疑。

是年晉趙簡子名欒攻范中行氏伐中年趙氏家臣佛肸爲中年

宰以中年叛。此河北之中年非衛之中年也至哀公五年夏晉之中年也此方是趙氏之黨范氏中行氏以師伐衛遂圍衛之國之中年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止其行孔子有

磨不磷涅不緇吾豈匏瓜焉能繫而不食之言然亦不果往焉。

潘氏通紀亦以佛肸召子欲往載於是年史記亦然。

是年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而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

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人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

爲不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孔底集要相同。

賞曰南子亦女中之聰慧者也其闕里人之名久矣未見聖

若弗克見者恒情也。孔子前後至衛已四五年矣豈有至此

年而後求見者乎。志與纂要所載吾不能無惑焉。

闕里志云公欲伐蒲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

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

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

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

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

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

市。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

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

援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五十九歲。是歲自衛適晉良河復及衛

如陳得一年。闕里志注云今按志之下文適晉在六十歲而史記在六十歲以前史記爲是。

是年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荷蕢過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

乎。既而鄙孔子之不知止。

是年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事軍旅之事。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孟子曰。孔子可之。仕蓋言接遇之間有禮色也。論語曰。其於辭色正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之謂。

賞接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間。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其說皆不得通矣。

是年孔子去衛往陳。先是陳自哀公元年以來。被吳王夫差侵伐。取其三邑。至是孔子至陳。兵戈方息。外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蔡落之下。蔡落地名。或曰。絕糧七日從者餒病。其能興起。孔子愈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明日免於厄。孔子欲之蔡。適遇蔡昭公為楚昭王所逼。遷於州來。時哀公二年十月也。蔡亂如此。亦無上下之交矣。蓋孔子之周遊列國也。或傳食於諸侯。或寄食於公卿大夫。或禮食於賢人弟子。餓糧之畏。未必盡出於已也。若上下無所交際。則未免於厄矣。故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子路。子貢。顏淵而語之。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允矣。回之言也。賞按。遷史世家謂在陳絕糧。在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後。

徒圍孔子于野之時。朱子曰。當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遂刪去其事。愚謂若果陳人圍之。則楚昭王來軍於城父。為救陳也。人有德於我。我顧背其德而距其所聘之賢聖焉。其情順邪逆邪。吾恐甚愚者所不為也。若果蔡人圍之。則前日蔡大夫公孫翩惟恐蔡侯之背楚而歸吳也。嘗射殺之矣。豈肯至此而遷易其初心邪。况昭王是時又率重兵而臨境邪。觀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而不曰遇陳人蔡人之害焉。則其絕糧之由。昭然明矣。夫孔子之見圍於匡也。則曰匡人其如予何。見害於宋也。則曰桓魋其於予何。果見圍於陳蔡也。則孔子之自言與門弟子之述論語也。何無一言及於陳蔡大夫之謀邪。夫論語孟子經傳也。遷史之世家史也。與其信史孰若信經傳之為愈乎。故絕糧事據論語書於去衛之時。又按孔子厄於陳蔡。一則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一則曰君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一則曰君子脩德立道。不為窮困而改節。一則曰君子能脩其道。而不必其能容。及其脫難也。又曰與二三子之激憤厲志。始於陳蔡之間。絕無陳蔡大夫謀危乎丘之一言。可見非陳蔡圍之矣。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晉趙鞅納世子蒯聩于戚。輒拒之。不得入。當時皆謂蒯聩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之。而問。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七

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以爲君子居是邦不可非其君。入而以伯夷叔齊何人爲問。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賞按圖譜以爲衛君之疑載在哀公十一年非也。十一年冉有仕魯不在衛載在此年者爲是。

又按賁雖得罪於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則猶爲世子而有杜稷之鎮也。輒雖當立而靈公亦無立之之命則宜辭爵位而爲避父之舉也。顧乃利其位而拒父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深罪之也。况肯爲之乎。冉有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當立矣。故疑夫子助之譚夫子亦以輒爲當立否也。非疑其助輒拒父也。

校記

①作：按文意當作「卒」。

②音武：當作「昔武王」，見《史記·孔子世家》。下條同。

③肅矢：當作「肅慎矢」。

④魯公：當作「魯定公」。

⑤亡食：當作「七十」，見《禮記·王制》。

⑥「月餘」下疑脫「反衛」二字，參見後文。

⑦良：疑當作「及」。

孔聖全書詳訂歷年事蹟三大卷之

六十一歲。已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也。孔子在陳。聞
舊廟燬。曰。災必相釐。廟乎。已而果然。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釐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按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
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則非禮矣。魯事非
禮之廟。故孔子聞有天火之災。而知其加於桓僖也。

增脩孔廟。纂要以是年為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
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
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有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馬者。
三寸。墨黥若張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上闕里志亦同。遂至陳。主於司馬氏。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遂圍蔡。
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於會稽。有軍集於陳庭而死。楷矢
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軍來遠矣。
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楷矢石磐。尺有咫。先王欲昭
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伐
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嘗聞諸晉人云。魋欲殺孔子者。以孔子死。魋之說。謂其為
生墓時作石擲也。故欲殺之。斯言恐非。大抵向魋惡孔子在
宋。聚徒習禮於大樹下耳。

是年有雋也。雋。鳥也。集於陳庭而死。楷矢貫之。孔子以此矢為肅慎
氏之矢。家語國語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晉公之問者為是。

是年秋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可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賞按史記謂是年季康子已召冉有歸矣。若果召歸。及哀
公六年。孔子陳蔡之厄。史記又謂冉有與難。豈有仕魯之
後。委棄百政。復從孔子而適蔡邪。觀此。則絕糧之厄。在於
是年之前也。益可徵矣。

是年。孔子之孫孔伋生。時伯魚亦四十一歲矣。或曰。周敬王三
十七年。戊午。伯魚卒。時子思始生。子卒時。子思方五歲也。孔
孟圖譜以為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者為是。

按舊以子思嘗逮事仲尼。觀此。信然。
六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也。孔子在葉。是

年春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先是蔡昭公於魯哀公二年已
長楚而遷於州來。在今壽州。一統志上蔡古蔡國。武王封弟叔
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於此。故其子孫仲即此。新蔡子呂國之
曰新蔡。國朝皆屬河南汝寧府。至是蔡大夫公孫朝又恐其
遷於吳。乃射殺昭公。孔子自陳至蔡。適遇其亂。於是乃自蔡如
葉。葉人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史記作政在。來遠附通。又以子證父
之攘羊為直躬。孔子以父子相隱為不直之直。他日葉公問孔
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以葉公可與有言。故在葉御父。
賞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人之
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焉。削弱非
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
不入之言。乃為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
不可執是以議之也。

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是年為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一歲。自陳適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相從夫子。
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聞而死。聞甚疾。蒲人懼。謂
孔子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
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
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
曰。善。乃不伐蒲。

賞曰。靈公於哀公三年四月已卒。至此甫三年矣。孔子伐
蒲之答。若果有之。必不在此年也。愚故以纂要諸書不可
蕪信。

楚平子為楚信陽軍。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無奪
無伐。無暴無盜。楚之用子貢。意者葉公薦之於子西。子西薦之
於昭王而用之也。至子西沮孔子。書社之封。昭王在城。公既卒
之後。子貢亦不久而隨孔子以行矣。

六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在葉。又在
衛。

闕里志以是年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執攻
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甯於庭。不與已者。意之。使人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此段。纂要無。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於
河。而聞甯鳴犢。犢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甯鳴
犢。犢華音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得志而殺之。夫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
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



類也。况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鄆鄉。作鄆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玕實巢陽。春鳥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軼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後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庭纂要。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云云其樂只且。遂反于衛主蘧伯王家。

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反蔡。

是年去葉反於蔡。忘其葉也。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津比。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有子見夫子之問。丈人責其不分。植五穀而從師遠遊。止宿之明日。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復往。則先去之以滅其跡。子路於是速夫子之意。以曉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必在丈人之家。或與二千言也。

賞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爲葉人是也。朱子以爲蔡人。吳氏以爲楚人。於。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爲楚人亦是。

是年又反衛。自葉至今衛輝府僅五百里。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見簡子。至於河津。黃河也。水出崑崙山。而開寶鳴犢。舜華二大夫之死也。乃臨河而歎。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

回車而息於衛之陬鄉。作爲鄆操以哀之。又云。將歸操。命之曰臨河操。

賞按舊以簡子之召孔子入晉。載在哀公五年。趙簡子乃殺舜華。哀公二年。舜華軍尚未殺也。孔子胡爲而有臨河之歎哉。

先是范中行氏於魯定公十三年伐趙氏之宮。其後不克。已而奔朝歌。至是年奔齊。子路聞之。因問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失位曰亡。若二子之死。則在孔子後也。于是孔子有尊賢不能

用賤不肖不能去之答。

是年蔡成侯嗣立。秋九月。齊景公卒。孔子聞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六十四歲。王子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陳適楚。

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幾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窮苑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親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臂而跳，且誑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耳如蓬。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子陳之野，聞小兒誑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能興。有荅子路愠見之語。孔子又

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見昭王。自城父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手衛。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同。夫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通。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遷于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前。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



之。夫子曰：此爲名商羊。同。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嗣具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晉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也？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去，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夫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

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前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平衛。
歷聘紀年云：是歲適衛，留五年。
是年，孔子與陳侯有陵陽臺之登。
是年，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夫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可往否也。然則夫子之往荆楚，意者子夏諸子謂其可往而後往之耳。
是年，宰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有夫子無用此車之答。
是年，楚昭王渡江，得一物，群臣莫能識，遣使來問孔子，有萍實之答。
是年春，具王夫差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即來救陳軍於城父。地名。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孔子適楚時，楚狂陸通接輿而有鳳衰之歌。孔子下車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不可，昭王乃止。

賞按：史記云：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爲恐。

無七百里之理。小司馬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一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一百里之地。觀子西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非楚之福。蓋言孔子得百里之地。亦如文武足以朝諸侯而王天下也。其爲百里無疑矣。又按孔子作春秋。惓惓於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大義。外夷狄。以正華夏之大防。乃若其楚皆夷狄之君也。何孔子獨不夷之。而身入其國。歟。噫。作春秋者。示天下有不可犯之分。垂世立教之典也。義之盡也。入其楚者。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萬物一體之心也。仁之至也。孔子嘗欲居九夷。而

又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以夷狄猶不忍棄之。吾于是而知孔子之聖。真天地父母之爲量矣。

是年冉有爲季氏宰。先是。魯道憶父桓子可召仲尼之命。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子貢送冉有。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求被召歸後。遂爲季氏宰。於是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是年秋七月。昭王有疾。庚寅卒於城父軍中。城父。縣名。在陳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有城父。故城在開陽府開封縣東南。有城父。故城在開陽府開封縣東南。有城父。故城在開陽府開封縣東南。孔子因昭王卒。

乃自楚反。蔡。自葉如蔡。自蔡如陳。孔子因道不行於天下。在陳。數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往簡。斐然成軍。不知所以裁之。乃是年久。自陳反乎魯。

六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閔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賁與子輒爭國。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乎等語。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夫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爲政。

是年。季康子有仲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之問。孔子以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答之。

是年。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由求二子。因有可爲大臣之問。孔

子以爲且臣。而又許二子之節。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是以後。子路薦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是年。季康子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吾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賞曰。閔子於季桓子費宰之召。則欲應之。至於季康子之召。則固辭之。何哉。蓋閔子以聖人爲依歸者也。孔子於桓

子有見行可之仕。故閔子亦欲應費宰之召耳。若康子之不能用聖人。聖人之不肯仕於康子。則閔子之所親睹也。

顧肯違聖人之所爲。而與之爲臣邪。



是年子貢仕魯。吳與魯會于郕。魯百半。年具一吳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貢與魯對以周禮。而吳止百半之徵。是時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其後子聞之。有君子不名之說。

六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於孔子。孔子以道之將廢命也。答之。由是子路亦去魯。適衛為孔文子邑宰。六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也。孔子在魯。是年。開官氏夫人卒。伯魚母也。

闕里志。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為六十六歲。夫人開官氏卒。六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意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賞曰。按禮記。伯魚母死。暮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噫。斯言也。乃記禮者。誤於孔氏之三世出妻。而附會其說。遂謂伯魚為孔子之後。而其母既出。故於出母無服。無禭而期。可以無哭。此孔子所以止其長泣也。然予觀宰予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夫教朴。

為先。此固孔子刑于寡妻之化。而行官氏之賢。亦可知矣。且觀其有侍妾焉。則其無所妬忌。而能逮下也。又可知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夫伯魚之母。既未見出。則其卒也。有服有禭。而期可以哭矣。何以謂之甚也。矧父母之喪。痛疾之情。人所自致。伯魚暮而猶哭。正親喪固所以自盡也。聖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哀邪。甚矣記禮者之附會也。是時孔子弟子如子路。高柴之類。多仕於衛。孔文子又薦引之。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於是孔子自魯適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竟不仕衛。而惟就公養之禮焉。故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賞按。孟子謂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朱子謂考春秋史記。皆無之。而疑孝公為出公。輒及考四書人物考。本朝薛謂衛人雖無知。豈得以拒父者諡之為孝。故以孝公為公子。耶。而孔子受郕之八簋焉。則曰。當時列國之人。如魏公子無忌。孟嘗君。田文之類。皆好養士。則郕之公養。疑或有之。但郕之祿食。亦出於衛君之所賜也。公養於郕。亦猶公養於衛君也。雖曰受輒之養。亦何嫌耶。或者又曰。輒之父子爭立。孔子既以為不仁矣。食輒之食。孔子又知其非義矣。而豈肯受其養哉。殊不知公養之粟。無常數者也。君所以待士之禮也。孟子嘗曰。言。之粟則受之。受之何義。

也。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嗟夫周之亦可愛也。斯孔子受之矣。

賞曰：孔子之所謂正名者，豈先儒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野而立之之說哉？夫人既信用乎我，我已委質爲臣，乃從而廢之，更立一君焉，於順理邪逆邪，殊不知孔子之所謂正名者，意以輒果用我，必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諷之以情，使其遜位而迎父以立焉，則名正言順而事可成矣。是則孔子正名之意也。惟其意在於此，故猶受其公養之禮，以俟其可與有爲何如耳。及觀其終不可與有爲焉，此仕輒之所以不成也。彼立郢之說，吾恐非正名之本意矣。本朝王陽明曰：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即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則輒豈不感動底豫，崩潰既還，輒乃致國請教，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群臣百姓亦將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

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贖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如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是年孔子遇衛舊館人之喪，脫駟以贈之。

是年孔子適衛，過蒲，三稱其善。先是哀公八年，子路去衛，適衛爲孔文子邑宰。至是治蒲已三年矣。

六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反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夫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辯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求數，涕洟潑潑。然魯終不能用夫。



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終。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啟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如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

歷聘紀年。六十八歲。魯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是年。齊為郕故。帥師伐魯。及清。季孫使其宰冉求為將。帥師左師。夏五月。與齊戰于郎。冉求用子入齊軍。克之。獲齊帥國書。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對曰。欲召之。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冉求又曰。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賢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是年冬。衛大夫孔文子黜將攻太叔疾。以攻之。策問於仲尼。仲尼不對。命載而行。文子固留之。孔子將止。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于是作丘陵之歌。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命坐。以席。有儒服儒行之問。他日哀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枉。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賞按孔子凡對哀公。康子問政。問禮。問舜冠。五帝。大昏。五儀性命。郊祀。與九經之告。皆在歸魯數年之內。

是年與齊戰于郎。時齊童汪錡與公叔禺人皆往闕而死於敵。魯人以錡雖童子。而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孔子善其擇禮之當。

是年與齊戰。時孟孺子洩帥右師。先奔齊人。洩泗水。以逐魯師。孟之反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孔子論其不伐功。

賞按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魯人之亂。則命將士下伐。而費又北。其自道也。則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之能將也。則曰學之。孔子。即此而觀。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兵凶戰危。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固非以兵為諱也。

是年孔子過臧文仲。魯之壇。而有暑往寒來之歌。

是年季康子也。此季孫肥也。使冉有訪問田賦之可否。孔子不言。

按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丘十六井也。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賦之常法也。安可計田而賦哉。



儒藏

或曰孔子是年在衛未歸魯之先出遊於具有延陵季子才德之題此事雖未知的否然亦可見孔子之未嘗終三年淹也按絕無勳陵上湖中家者季子家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家古名延陵墟

賞曰孔子此時已老矣似無遊具之事若果有之豈所謂老於道塗而不倦與天行健而不息之心與抑豈聞季子之卒不忘平生之交而往弔之歟且題墓不在此時則哀公十年以前季子未死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在魯將於何時而題之邪

七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也孔子在魯時已致仕

闕里志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是年以後孔子雖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

是年春魯用田賦孔子有冉求聚斂附益之責其後又有季氏旅于泰山汝弗能救之責

是年哀公設柩具黍孔子以黍為五穀之長先飯黍而後噉掩孔子自六十九歲歸魯之後以詩書禮樂為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由是顏淵有夫子博文約禮之說子貢有夫子性與天道之問曾參有吾道一貫之唯達巷黨人有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之稱孔子既傳道於當時欲垂憲於後世

是年乃追跡三代之禮而曰啟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序書傳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其論書曰堯曰皆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之統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未終舜亦以命禹而又叙及於湯武之政刪古詩三千餘篇按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至孔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古詩本多上采契稷下述放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內六篇如白華華黍皆有辭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于是以詩三百十一篇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常編至於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太過矣東漢皮也編竹為簡以皮貫之而成策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書簡之皮三次斷絕是年夏五月昭公夫人具孟子卒孔子已告老而與弟子放經而拜

賞按王氏云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弟子而季孫不統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孔子矣噫孟子之卒孔子猶以為舊君之夫人而弔之昭公之薨孔子友魯而弔也豈不信然哉
哀公十一年冬子路自衛從孔子反魯各年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使門人為臣以治其喪孔子時已

致仕無家臣治喪之禮。及病少瘳。語子路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是年拜受康子之饋藥。曰。自未達不敢嘗。

是年孔子子伯魚卒。年五十。有棺而無槨。

是年五月。哀公會具于臺。臯子使太宰嚭請郕之盟。哀公不欲。使孔子弟子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信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

是年孔圍既堊。謚曰文。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是年冬十二月。魯季康子聞其休咎。孔子以為火伏在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猶九月。是以蚤見。乃司廔者失閏之過也。

賞按左傳此說竊以為未然。孔子作春秋。凡災異必書者。蓋以災非無因而致。書之於經。欲人君之慎所感耳。若曰無微懼之意。止為失閏而書焉。則如螽蟴之類。一書再書足矣。何以屢書而不絕哉。設果再失其閏。則必春入於夏。夏入於秋。秋入於冬。而不成四時之令矣。當時周魯諸國。吾不知何以作人事而興百工也。孔子之春秋。雖非專為治曆明時而作。然紀年序事。以垂憲萬世。豈有以九月蚤

而書之於十二月者哉。且康子因蚤災而有此問。此正懼心之萌也。孔子答之。必將曰。蚤為穀災。取於民之故也。意者是年魯用田賦。賦煩役重。而戾氣應之乎。不然。必將曰。在人者以多寡為惠而不均。不和於其下。則在天者必陰陽失序。而不和順於其上。此所以冬行秋令。而有此蚤也。使其問而歸過於司曆失閏者之所致。則將何以長康子善端之萌。而俾之恐懼脩省也哉。永嘉呂氏曰。明年九月蚤。又十二月蚤。恐不專為失閏之故。家氏曰。十二月蚤。氣燠也。左氏所載。疑非聖人之言。斯說得之矣。

七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作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椽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



是年哀公自作階。太子自賓階升堂。王待公。命以席。問政。孔子有使民富且壽之對。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

惠百姓

見其詳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因冉子退朝。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賞曰冉子有政之對乃是實言。蓋孔門師弟子之間一誠相與。豈有虛僞。孔子謂其爲私事者。但因季氏不以國政共議於公朝。故不然其言耳。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非以冉求之對爲麗語也。

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哭之甚慟。不許顏路請車以爲槨。又責門人厚葬之不可。他日又嘆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他日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賞按王肅顏淵年數錯誤家語載顏西水孔子三十歲蓋顏淵死時

家語載顏回
孔子三十歲。

蓋類淵紀時

孔子年七十二而伯魚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當作回少孔

子四十歲方與孔子七十二歲相會者又三十歲則面

死之年孔子六十也而伯魚亦未嘗卒親論語也

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曰之。死實在於創之後。先儒讀論語

鯀死之言孔子假設之詞夫天親至愛莫如父子未死

而顧以死是豈人情也哉

七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爲七十歲曾哀公看狗大野叔

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

涕泣漣洏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

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王

法其文約其指博故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置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

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是年春，哀公西狩大野。即今鉅野縣在魯西故云西狩。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

子姓鉏獲獸折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叔孫以爲不祥

乘之於郭外五父之衢使人告孔子冉有曰厲身而

之妖乎。孔子聞其形狀親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麟者聖人之瑞也。謂子貢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謂子游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為泣麟之歌。叔孫聞之。然後取麟而歸。明諫為仲尼至也。他日又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又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蓋因所感。因以此為終也。是年九月春。秋成。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家傳云：西狩所獲之麟。即吐王書於闕里之麟也。至是七十餘年。角端所繫之繡紱猶存。孔子解紱而自傷。

賞按：公羊疏謂孔子受端門之戒。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成。公羊傳注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孔子則識之餘皆棄而不錄也。或曰：孔子何不脩周史以備天下之善惡。歟。愚曰：孔子平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魯乃周公之後也。脩魯史

則周公之道見於行事矣。是存魯史者。即所以存周史也。尊周公者。即所以尊周室也。故脩一魯史。而周禮盡在魯矣。舉一魯事。而天下之事從可知矣。是則孔子脩魯史而不脩周史之意也。

又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肅詔九成。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據二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為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脩。獨後於五經。無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又按：解紱自傷。此事雖若出於附會。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昔叔孫氏於獲麟時。猶知為天意。

夫子將亡之證則智出於叔孫之右者又何疑乎。

是年六月齊陳恒弑其君舒州。孔子時已致仕齊戒沐浴而請討於魯。魯公又尊公命而告於三子。

復賞曰：孔子請討陳恒而魯之君臣不行其言，似乎無益。殊不知孔子之所以扶天綱振人紀者，在此一舉。蓋孔子請討之時，豈不知魯公之不得自專而不能伐齊，三子之必沮其謀而不欲伐齊哉？是時三子之無君與陳恒等，孔子欲上悟魯公，下警三子，故為此舉耳。使魯公聞此請而能悟其意，必將曰：上失其道，斯見弑於下矣。于是祭三家之壇，思所以制之，而敢於奮然以有為起孔子而付以政，則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聞此請而能警於心，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尚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自是二年以後，孔子卒。又十一年，魯公雖遜於越，而三子不敢肆然為陳恒之賊，執者未必非孔子此請之力也。是孔子之言雖不得行，而其裨益於魯事者大矣。雖然，魯有裨於魯也，使天下萬世皆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或干，而天地之常經不可以或亂者，皆吾孔子此請力也。豈曰無益之空言哉？

是年秋八月，孟懿子卒，孔子往弔。

是年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手與之訣。

是年孔子語曾子著孝經。

先聖自衛反魯之後，三年而刪詩書，定禮樂，讀易道，脩春秋。是時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一云春秋孝經成，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

復賞曰：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証。噫，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祥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秘，闡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而赤虹化玉也，又何疑哉？

七十二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孔庭繁叟皆以是年為七十二歲在魯。

是年孔子嘆曰：甚矣吾衰也！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年冉有子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頡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詳見論語

是年子路死於衛。先是子路仕衛為孔文子邑宰。及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自衛反魯。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自是年春後復之衛，為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按哀公十一年冬，孔子歸至是年冬，閏十二月，崩。瞞自



威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于路結纓而死。孔悝之難出公輒奔魯。孔子聞子路爲衛人所醢遂令覆其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是年衛有蒯聵之亂郭門之別者不報季羔則足之怨而使入室以逃難。孔子聞之謂子羔公以行法善於爲吏。

是時子路顏淵仲弓皆死其餘弟子如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或仕於列國或散於四方。孔子因追憶往事而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孔庭繁要以是年爲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諒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斂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夫子殯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

闕里志年譜。七十三歲孔子病子貢請見至子殆將死也。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子沒周姬立華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爲赤鳥飛去蓋寢疾七日而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諒之曰昊天不弔父母自律。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弟子有收藏孔子衣冠琴書劍履至漢不絕。注云已上出處事蹟此蓋序說諸事其畧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雖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關其所未信斯可也。

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陳莫之具知其爲將亡之凶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因自解夢莫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而生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夫徵之夢寐感於世道而知其將死

聖人之知天命也如是。果癸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實按左傳作巳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十一日。蓋巳與乙文字相近，故誤書耳。昔昭公八年丁卯，經書冬十月壬午，楚城陳，可謂實錄矣。左傳乃謂十一月壬午城陳。夫壬午在十月十八日，十一月無壬午也。觀左氏十一月書畫之訛，則巳丑之出於誤書也可知矣。

又按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尊之君臣崇其聖德殊而異之也。

孔子沒，哀公誄之曰：「嗚呼哀哉！尼父。」孔子之喪，門人公西赤為志焉。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飾棺也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邊置翼，恐柩車傾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乘車所建之旌旗，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啟制也。綱明盛旌旗之竿，而以素練繫於扛首，則設八心之旒，此用夏制也。以是年六月丁巳日，一云初九日丁巳，一云二十三日辛未。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之左右而家者百餘室，因名曰孔里。哀公十七年，門人及孫伋始即其故宅作廟祀之。

賁曰：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月卒。

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

孔子之喪，門人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孔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斬衰之服。」於是門弟子弔奠之時，從葬之日，其服皆經服也。張載曰：入則經出，則否者，喪常師也。心喪三年，心也。出外而不免之禮也。經而出，特率於孔子也。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衰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靡然，無以異於何廬之間。凡筵之下也，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唯子貢廬於冢側，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云：廬於冢上，曲禮云：滿墓不登，廬豆有舍廬於冢上之理乎。凡六年者，合心喪廬墓之時而言之前後共六年也。

孔聖全書詳訂歷年事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

事蹟圖譜序

古閩晉江王慎中撰

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後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皋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篠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豆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起發掖引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其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爲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栖栖爲倭之萌而興起信從之風默等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

之下之有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文明二儀之典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令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彙纂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莫得一家一國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蓋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邪

此序說孔子之周流在於講明聖學之道以教化天下之人而非專在於求仕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孔子事蹟圖譜論

浙會稽李本考辯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爲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爲生於二十二年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宋景濂以其生從公穀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嘗年七十四其辯甚悉夫一年上下不足深辯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不合不勝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孔子時年四十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爲見行可而微較爲兆蓋當此後矣微較疑小官之事其爲委吏乘田時之所兼歟史記以爲委吏乘田爲司空自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委吏旨於二十歲時爲乘由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爲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宜必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俱往也其曰丘乎齊逐平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尤不足信夫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魯亦近孔子必嘗往來焉陳蔡近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爲文獻之求如在魯而問官於郊子適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在三十前未可以立言必非求仕况聖人以溫良恭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間然尚綱豈至遽遭

斥逐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居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歟聞昭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晏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也觀其告景公遊觀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勸其君者也孔子非嬰無以通於景公而謂嬰沮尼絀之封夾不然也觀景公欲季孟之間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爲可知此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浙而行蓋在此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卒之前平子逆臣也方其當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之也或謂景公此時在位止四十二年未可以言老必至定公末年始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往哉微較爲兆當在定公七八年何則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葬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畔亦在此時况其召孔子而子路以爲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無所適也然孔子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爲而意在於仕魯乎陽虎之遇孔子也詰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得非爲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叙公山之叛於九年則失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原思爲宰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公會于夾谷而齊歸鄆譙陰之田蓋孔子先有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



四其夏墮邱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不朝乃因膳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樂不朝者定公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二年以後皆其用費之日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夫孔子之爲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爲中都宰爲司空則雜記之言不敢謂其必然當時相事屬之二家而季氏尤專制豈孔子所得攝少正卯既爲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爲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爲然爾十四年孔子始去魯十二年冬何以有圍成不服之謬舉邪邱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故爲之設謀以協於叔季二氏觀墮邱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孫其機皆在何忌也女樂既受孔子已踈則叔季二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存成謀並墮之故女樂之受在墮邱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而魯世家載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於墮三都後雖以爲十二年事其大意亦失實矣太師擊鼓與其屬少師陽豆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擊鼗襄諸賢並進司音之樂疑孔子所選用也故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其入官之初即能以關雎爲教故有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稱自非聖人爲政孰

能以禮樂爲急樂之一成皆得賢者以司之邪孔子既去太師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擊磬襄或以爲卽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魯人也史記載魯太師襄於居衛之日是又以爲衛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有學琴師襄之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時載蘧伯玉拒孫叔父之言則已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又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歟爲主之說史記以爲主顏濁鄒非也顏濁鄒卽顏繡由乃出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有曰庶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無道而孔子得因蘧伯玉以通焉有議於靈公者居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相失在後則顏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褻徒而誦學也史記以爲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卽自齊奔魯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邪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杞因以之鄭皆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徵之鄭而知子



產之賢與其爲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事。簡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特聞齊鳴犢。齊華之殺而始迴輪哉。惟佛肸以中年叛而召孔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論語。中年者。趙氏之邑在潁水北。趙界之東鄙。趙世家注相州滂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即其地。非滎陽之中牟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欲往而即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父之擊磬而蒨黃。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子蒯聵。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靈公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猶倦憊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晉。一見即問陳焉。既非孔子所欲答。又仰視顰顰色不在。禮貌衰矣。明日遂行。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陳疑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火而即之蔡。史記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焉。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相遇等事。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蔡。則惟有子路與葉公。沮溺丈人問答。而他人無焉。豈諸子有先辭歸者邪。是時楚昭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昭王欲封書社。未知其有無。但親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矣。非昭王聘之。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夫孔子而問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問答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兵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信妄說也。朱子言是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說是已。若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語又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爲吉祥。而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不足信。意者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中所聞歟。居葉父之蓋。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者。故發歸與之嘆。而欲裁魯之狂士。此則自陳而歸魯矣。史記以爲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圉。祝駝。王孫賈。而不及遽伯玉。則伯玉必已先死。出公輒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未仕衛也。孰爲之其若之側。而再適衛邪。孔子既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常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

倦倦而無有爲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頓
學未能離師。而不反卒爲習俗所牽。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
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爲季氏宰。史記以爲哀公三年。季桓
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
仁。當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則似冉有子路
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爲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歟。
冉有居衛日久。爲季氏聚斂。孔子以爲非吾徒。又季氏旅泰山。
冉有不能收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勵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爲
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
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
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必此時相因之
事焉。史記謂子路爲季氏宰在墮三都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
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尋
因公伯寮之惡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
以仕衛爲孔文子之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爲蒲大夫之說。
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
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爲孔悝之邑
宰。考孔悝之代。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魯之後。世叔
齊即大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
對。命駕而行。則孔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

意者由蒲宰爲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
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已。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顏
雖由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
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攻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爲。而命
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爲衛君之
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
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猶爲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
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果不謂在後歟。孔子既
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即卒。既謚而子貢有何以爲文之
問。皆在衛時事也。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
之奔不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說。
棄畢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使子貢辭吳
太宰嚭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衛。而孔子則尋與巫馬
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在魯耶。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
子之卒。子路遂事孔悝。至哀公十五年。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初
未嘗歸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邑以句
繹奔魯。曰使季氏要我吾無盟。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
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耶。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
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適。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
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



此則其在宋專恣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
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
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為亂也。則正當
子路仕孔悝之初矣。孔子微服過宋。不得已而適陳。以其有司
城貞子在也。以司城貞子為主。臣陳侯周。陳侯周即陳湣公也。
是時曾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
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為黨。陳湣公後為楚所滅。豈不知
其不足依哉。特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湣公卒。不可與
有為。則姑假其力以反魯耳。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
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
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為柩。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為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弟子或為家臣。或為邑宰。或
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日從陳蔡諸賢俱不在矣。故歎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獲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
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
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蓋孟子曰。時中
之用。而以仕止。又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跡。正學者所宜盡心
史遷之智。既不足以知德行。而抹輯傳聞。又復博而不詳。外錯
遺誤。多失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為迷謬。
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圖譜所由作。而不能

已於辨也。後之欲潛心於聖人者。將必有考於是焉。



儒藏

<p>已巳 周歷三十 魯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p> <p>諸氏通紀據孔氏 族以爲魯更紀於 此年非也。</p> <p>是歲子鯉生於 伯魚。</p>	<p>庚申 周歷三十一 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p> <p>諸氏通紀據孔氏 誌以爲魯更紀於 此年非也。</p>	<p>辛酉 魯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p>	<p>壬戌 魯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p>
<p>辛巳 晉平公二十六年 宋平公十四年 子昭公立。</p>	<p>楚靈王納穀 葉公。</p> <p>城林結林世 子有。</p>	<p>鄭簡公三十 六年卒。</p> <p>子定公立。</p>	<p>楚靈王十二年 爲公子比所 弑公子棄疾 殺比立是爲 平王。後封 平公。廢陳 公與。</p>
<p>庚申 周歷三十一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p> <p>按家語稱仲尼生三 歲父叔梁紇死。魯 氏之死紀年。在二 十四歲。乃與父合葬 於防。則孔子之母非 彼也。母家諸侯。則 於防。外也。更其疑 也。故曰。孔子少 孤。不知其母死乃 葬於五父之衢。則於 鄭曼父之母。後得 合葬於防。既葬。孔子 先反門人後。而甚至 孔子問焉。曰。防墓 焉。孔子泣然流涕曰。古 不修墓。防墓之說。先儒 多辯之。至於孔子年方 二十四歲。德猶未立。蓋 博學不教之時也。而即 有門人。則未有教及者。 梁紇記札者之附會耳。 曰。孫氏子功曰。二十四 歲。有門人。今人亦多有 之。况於孔子乎。雖以曲 禮博學不教。律之天也。</p>	<p>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p>	<p>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p>	<p>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p>

戊寅 周景王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 齊氏通紀以通術 學琴師表在此年		子干年 周景王二年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 是歲鄭子來朝孔 子兄而問官此出 左傳或曰通經而 問非也豈因家語 有孔子之鄭遇程 子於塗而蓋而謂 之事誤以爲問於 此邪	
巳卯 周景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 齊氏通紀據通鑑 前編以孟懿子南 宮適見孔子學禮 及南宮适言於魯 君與孔子俱適周 問禮於老聃訪樂 於襄弘紀於此年 夫孔子三十以前 止是訪學之時必 非求仕且求宜愛 徒也孟懿子好爲 孔子弟子亦在 昭公二十四年仲 孫閱卒於七日不		蔡平公八年 第悼公東 國止	
辛巳 周景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孔子三十二歲 子孫立		得於此而與南宮適 從孔子學而南宮適 得遂請於魯君而適 周耶越過周則好道 必探宋杞及鄭是時 鄭子產登假子羽禪 權皆住鄭定公之朝 子產卒於魯年長叔 至魯定公四年始卒 則鄭孔子與南宮見 之而傳記皆不之及 也今世家以適來適 鄭載於定公時魯衛 之後亦今未見其必 然姑不追改云	
壬午 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蔡悼公二年 第昭公立	
癸未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 孟僖子仲孫閱卒 子孫立子仲孫何 忌嗣		蔡昭公元年	



儒藏

<p>卯辛</p> <p>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 昭公卒于乾侯 魯國無君明年 六月第定公始</p>	<p>丑己</p> <p>魯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 辛 子定公立</p>	<p>子戊</p> <p>魯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昭公知晉次于乾 侯冬十月死濟</p>	<p>亥丁</p> <p>周敬王六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 辛 子肅公立</p>	<p>酉乙</p> <p>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 辛 子昭王立</p>	<p>申甲</p> <p>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昭公為季平子所 逐魯亂孔子適齊 叔孫昭子會季 子成子未敢明</p>	<p>魯昭公三十一年 齊景公三十一 年齊景公過 莒之年晏嬰 已在朝位至 此三十二年 齊景公卒即 已以居昭公</p>	<p>宋元公十五年 年卒 子景公立</p>
<p>乙未</p> <p>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p>	<p>子戊</p> <p>魯昭公三十四年 辛 子肅公立</p>	<p>乙未</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時以吳子闔 閭敗楚昭王 之師於柏舉 蔡遷楚世 之仇幾凡能 自強矣</p>	<p>子戊</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時存者不在魯</p>	<p>子戊</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六月始即位 孔子四十三歲 通記載陽成 孔子不仕復修 詩書亂樂於此 年非也孔子是 時存者不在魯</p>	<p>子戊</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立 孔子自昭公二十 五年適齊以後連年在 齊魯於魯魯國絕於 此年魯齊景公欲討以 尼邱之田晏嬰不可公 成之而孔子及魯亦也</p>	<p>子戊</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p>	<p>子戊</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p>

<p>丙申年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六月季平子意欲 子桓子斯嗣 七月叔孫成子不 敗卒子叔孫武叔 州仇嗣 孔子自齊反魯 陽虎專抗國命季 平子既葬虎因桓 子而公山不狃等 宰侯犯為卻宰南 為庶各以邑叛虎 欲見孔子不徂召 孔子皆在此時孔 子猶未仕也</p>	<p>戊戌年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栗田後 為委吏得無攝較 之事蓋為北於季 桓子也當在此二 年之間</p>	<p>己巳年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從祀先公此孔 子仕魯為死而祀 正先公之祀也陽 虎惠之故使盜竊 南王太子以獲其 事意此時孔子猶 未為司空也</p>
<p>齊景公四十二年</p>		
<p>周敬王十九年 魯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二歲 得齊王太子此魯 子孫仲孫何忌處 置得宜而陳有以 虎故 左傳於此戰陽虎 子孫陽虎以厥及 陽虎陽虎有善於 考之春秋豈不一 豈因虎待惡而較 其前狀窮意度不 敢安於魯而避位 齊耳齊又方將通 於魯故將執虎而 處存魯趙氏趙氏 謂陽虎之死不得 為魯臣也孔子用 之故也</p>	<p>辛丑年 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 時為大司寇 春魯及齊平夏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人來歸郕讎 陰田是時魯與齊 雖而各與鄭衛為 黨四五年來使與 魯齊而齊之損魯 無寧虜至是孔子 自先通鄭好故及 平而夾谷之會雖 以迫派于齊矣</p>	<p>陳懷公四年卒 子湣公立在 位二十四年 為楚滅在齊 秋後三年矣</p>
<p>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哀公三十二年 孔子五十六歲 孔子公立在此 位三十七年 卒在春秋後 十七年矣 孔惠公立魯 哀公十四年春 師十三國伐齊 以乘齊地公 公以至於公也 閉關不出以備 內治至春秋時 務耕稼之政 而後世亦併 天下處於此 基焉然於此 事無所禁也 四缺缺適齊 本耳</p>	<p>宋景公十四年 宋景公十七年 宋公十地有 白馬四匹公 與桓桓地楚 雅之禮禮特 公逆之可禮地 出奔陳地時 但有寵於景 獨為地所格 有禮也</p>	<p>宋景公十四年 宋景公十七年 宋公十地有 白馬四匹公 與桓桓地楚 雅之禮禮特 公逆之可禮地 出奔陳地時 但有寵於景 獨為地所格 有禮也</p>



癸卯年 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四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夏州仇 帥師圍郕夏州仇 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孔子政 化大行齊人歸女樂 季孫子受之定公三 日不朝郊又不致膳 鄉孔子遂行通衛 十一月定公國成不 克
齊景公五十一年 衛靈公三十一年		世家謂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非 也。是時子路未為 季氏宰而三都之 中成實未墮。墮郕 費有聞亦豈子路 所能用其勇哉。
甲寅年 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		太師挾少師陽亞 飯于三飯綏四飯缺 故方叔攝鼓武擊磨 我因孔子去魯即 游去適齊適於其 蔡適齊適於其 國者也當時齊景公 地昭王願孫政治而 蔡昭公能離離魯 蔡惠公能開闢魯 皆可居之地故往往 焉若入河入海入海 皆長往而不還矣
齊景公五十二年 衛靈公三十二年 孔子五十六歲		魯定公十五年 陽以疾不歸 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孔子政 化大行齊人歸女樂 季孫子受之定公三 日不朝郊又不致膳 鄉孔子遂行通衛 十一月定公國成不 克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魯蔡蛇淵闕大 施于北蒲現魯 所為如此則孔子 見用時設施大不 同矣此可見孔子 先已去魯也

乙酉數至二十魯定公十四年
巳酉年 孔子五十六歲

衛靈公三十九年
孔子自匡反衛過蒲。蒲將害之。公
孫過衛之道也。宋路稱子路治
蒲三年。孔子過之。三治其舊。而
通其政。於是年。則子路方從孔
子。周流列國。故不悅於衛。見
於陳。不對於蒲。蒲津去楚非出
仕之日也。而何腰於蒲。蒲三年之
久。即及考文記子路。曾子路
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以難
治。則似子路將至蒲。而孔子
蓋當為蒲。而此時也。於蒲用從
而祭子路。行康月亦不復
矣。
世家又於孔子自衛至陳去陳
過蒲反衛之時。載蒲人襲而
劫衛靈公。後蒲之事。此大非
人所為。其意疑其美。要之。子路
治蒲之事。當在出公孫時也。我
衛世子蒯聵奔宋。孔子見靈公
夫人南子。子路不說。或以為南
子即南蒯。然南蒯之賢。疑在昭
公十二年。則孔子年方二十歲。
孔子以應即見南蒯。將多用而
子路豈應即倚孔子。得與南蒯
其說非矣。
王孫賈始覺之。問於在此時。

丙戌數至二十五魯定公十五年
午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
子亥公立。

孔子自衛反魯。定
於魯。孔與所請樂
正。雅頌各稱其所
也。自與門人誦學
弟子從游者日衆。
顏淵仲弓宰我子
貢冉有子路子游
子夏子張與進諸
賢。問仁問孝問典
問禮問士問政問行
問遠問為。問事
問師之類。與夫子
路從射于豳。圖其
禮從遊於舞雩。等
事。安在此後。公亦
無以考其的日矣。

衛靈公十四年
孔子居衛。父之
以靈公。接遇以
禮也。所謂於衛
靈公。陸奇之任
也。然不能用孔
子。故因魯定公
卒而歸魯。其為
諸君有定公。
歸孔子必無
不歸一呼之理。
世家謂去衛過
宋去衛過宋。
通鄭遂至陳。
居陳三歲而
復反所。其適
宋適鄭理或
有之。曾其所
歸之地。但不
當較于過匡
後耳。若陳不
應此時持往。
自非可居之
國。必不久處。
三年也。世家
敘此事繁雜
失真殊可厭
焉。



儒藏

<p>戊申周敬王二十六年 孔子五十九歲</p>	<p>晉定公十九年 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三年</p>	<p>通紀載佛吟 孔子於此 年非也舊事 後無可紀焉</p>	<p>孔子自蔡之葉 昭王方往政治 而葉公為縣尹 亦須曉昭王時 卒之時蔡疾而 不肯移於辟臣 卜葉而不肯去 於非紀孔子稱 其為知大道葉 公當惠主之也 遇白公勝敵令 尹司馬且執若 而能以又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p>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二年 昭公二十五年</p>	<p>孔子五十八歲 孔子自是連 年悔其或取其田 或園其園以至哀 公入相以其君來 而兵爭不也則 荀子好勝不免與 叔孫武叔比問天 安能使武叔不鼓 仲尼哉</p>
<p>丁酉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八歲</p>	<p>孔子五十九歲</p>	<p>孔子自蔡之葉 昭王方往政治 而葉公為縣尹 亦須曉昭王時 卒之時蔡疾而 不肯移於辟臣 卜葉而不肯去 於非紀孔子稱 其為知大道葉 公當惠主之也 遇白公勝敵令 尹司馬且執若 而能以又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p>孔子自蔡之葉 昭王方往政治 而葉公為縣尹 亦須曉昭王時 卒之時蔡疾而 不肯移於辟臣 卜葉而不肯去 於非紀孔子稱 其為知大道葉 公當惠主之也 遇白公勝敵令 尹司馬且執若 而能以又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p>孔子自蔡之葉 昭王方往政治 而葉公為縣尹 亦須曉昭王時 卒之時蔡疾而 不肯移於辟臣 卜葉而不肯去 於非紀孔子稱 其為知大道葉 公當惠主之也 遇白公勝敵令 尹司馬且執若 而能以又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p>孔子自蔡之葉 昭王方往政治 而葉公為縣尹 亦須曉昭王時 卒之時蔡疾而 不肯移於辟臣 卜葉而不肯去 於非紀孔子稱 其為知大道葉 公當惠主之也 遇白公勝敵令 尹司馬且執若 而能以又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已酉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歲 季桓子卒 子康子肥嗣 是年康子召冉求	庚戌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 見康六月遷社災 哀公問社於季我 意者因此而遷乎	辛亥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 齊景公五十 八年卒 庶子安孺 子立	壬子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歲 孔子自陳及平魯至在 楚昭王辛未後事也史 記稱是年自楚及子 衛與所請居陳義 而後適衛於又各分 前後二事雖亂無 失矣是夫 孔子既歸魯蓋於子 之子成伯亦從門下 問學及問由平之仁 亦在此時冉有為季 氏宰當在此後而子 路與冉有問將焉事 必曰冉有而進文當 在冉有之後但不可 知其於何年而	哀公九年卒 子悼公立史 記作惠公立 十年卒葬也	哀昭公二十八年 為盜所殺 孔子不復至 蔡事無可紀 焉	楚昭王三十七年 陳湫公十三年 秋七月楚昭王 卒 子惠王立 孔子以昭王既 卒楚不可居乃 自葉至陳有息 魯任士之歎蓋 魯陳不交即歸 魯是世家乃以 一嘆分語孟所 載為兩事且未 歸魯而自蔡以 至於楚其年月 又不甚詳蓋甚 矣	楚昭王三十七年 陳湫公十三年 秋七月楚昭王 卒 子惠王立 孔子以昭王既 卒楚不可居乃 自葉至陳有息 魯任士之歎蓋 魯陳不交即歸 魯是世家乃以 一嘆分語孟所 載為兩事且未 歸魯而自蔡以 至於楚其年月 又不甚詳蓋甚 矣	癸丑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七年	甲寅 周敬王三十 魯哀公八年	哀公問政問曰 服與季康子問政及 惠公無道諸國皆 在此後而康子之的 則未有為也但冉子 退朝稱有政而孔子 以雖不冉以亦當與 聞為說則魯實不用 孔子也 與弟子講學悅而喜 易至編三絕故有 易諸傳孔子有疾季 康子饋藥及子路請 捨又使門人為臣有 在此時通紀補年載 于哀公十三年則其時 子路仕衛與移與孔 子之疾耶	孔子六十四歲 哀公會吳于乾 即季光之子大 也夫是在位八年矣 是時與微魯百宋 與之吳太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 賈往魯拜之相與 治孔子夫知多能皆 在此時子路及自衛 以再歸魯為此事 以明魯實	孔子六十五歲 公伯寮愬子路於 季孫子路去魯適 衛以子路治洵三
----------------------	-----------------------------------	----------------------	---	----------------------	--------------------------------------	----------------------	--	----------------------------------	--	---	---	----------------------	----------------------	--	---	---



儒藏

<p>年孔子通流之說也。則子路仕衛始此年。宿於石門乃其所過便道也。明是門而後而子路有自孔氏之於其非有官之辭也。且子路初去魯必至衛而後得官。其先有一衛接之而後。然史記子路衛之於衛為衛大夫解孔子孔子告以難治則似子路亦當時已有衛大夫之召矣。殆未可信焉。</p>	<p>周敬王三十魯哀公十年 五年 孔子六十七歲</p>	<p>丁巳 周敬王三十魯哀公十一年 六年 孔子六十八歲</p> <p>春齊國書時代密。有樂之能用才于齊時故能入其軍。孔子以為義。走之及齊而數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孔子以為不伐則與有德者。孔子而子路在魯也。通經以此作為前漸及會失之矣。</p>
	<p>齊悼公四年 卒 子簡公立</p>	<p>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既三年。因為孔氏求政。為孔子子及子而孔子至衛。孔子以過於輕而進孔子之來。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為政之問。而子路責。從行國有大子為衛君之難。</p>
	<p>戊辰 周敬王三十魯哀公十二年 七年 孔子六十九歲</p>	<p>春用田賦。夏會具。齊魯。時孔子責。皆從孔子。在衛不。魯五月。至平。則三子先歸。而孔子與焉。馬則在陳。孔子亦去。陳。而伯魚歸。明年。孔子至矣。而顏淵卒。顏路請單為柩。在陳死之後。則孔子歸魯。其子矣。孔子至年。若魯公。其生於魯公二十二年之說。則伯魚卒。</p>
<p>其冬十一月。將大歸。出於宋。大歸。即世叔疾。左傳謂孔文子將疾。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黃。則魯也。乃歸。此說未得。蓋孔子未歸魯也。已而文子卒。孔子歸之。子路遂事。慳矣。</p> <p>孔子既歸。時魯諸人之喪。意當在此。</p>	<p>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三年 孔子當宋之厄</p>	<p>孔子既歸。三子既葬。故文致子貢有孔子子何以為文之問。現孔子初。而好季不。下問則文子知向上者。故攻木之。意其有。為。而之何。類於仲尼。孔子不悅於魯。魯之。足以為。乃假。</p>

[illegible]



<p>能使孔子見與。 大事終於冬書魯水 本左傳則哀公以年飢 用不足問於有若當在 此時。</p>	<p>平周敬王四十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p>	<p>甚矣吾東也人，不 修其德而周公失，當 在此時。蓋既老而衰， 無復有行道之望矣。 若其於懷忘食之志， 則彼馬日有耳上耳 而後已，豈鮮於周公 之不著歟。</p>
<p>衛出公十五年 齊 閏十二月衛大 子伋墨自齊歸 于衛幼孫伋墨 子伋墨死九狸 之難出公歸齊 魯其父伋墨 收元是為莊 公元年。</p>	<p>壬同敬王四十 魯哀公十六年 戊午年</p>	<p>孔子七十三歲 夏四月孔子卒是 時孔子春秋兩禮 之間發作而撰狀 道推爲泰山梁木 之歎。癘疾七日而 沒。 孔子之孫子思伯 魚之子也。用於魯 穆公時。自此年至 穆公元年相踰七 十一年矣。</p>

校記

- ①「三」下脫「王」字，見《孔子集語》卷下。
②蓋去：當作「盍少」，見《鄉黨圖考》卷二。
③於順理邪：似當作「於理順邪」。
④予：當作「矛」。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九

大明一統志

後學蔡復貴 編述

京師在今順天唐虞時為幽都地夏殷時為冀州地我

太宗文皇帝建為北京宣德年間以為京師而永都焉孔子所謂北至幽陵是也

○按舜之十二州即禹之九州也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城云十二州

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正為大成殿東西翼以兩廡前有戟門外有櫺星門本朝正統東有

御製新建大學碑文及元時加封孔子碑立於殿前國子學內有石經文碑上刻孔子春秋禮記之文歲久字晦

○謹按我明凡天下府州縣衛宣慰等處俱建鄉學則俱有孔廟茲不盡錄惟錄其在京師者以見天下之同文爾

北直隸禹貢冀州之域風俗則史記所謂俗同梁魯微重而矜節也大名府冀州二州之域

順天府并保安州等處春秋時屬燕河間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并趙州等處春秋時屬晉保定府真定府春秋時屬鮮虞

永平府春秋時為山戎肥子二國之地滄州春秋時為燕齊二國之境

孔賢庄在其定府所領冀州衡水縣西北十五里孔子裔孫家

於此地有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墓穎達衡水人其子志孫惠俱為司業又三十七世孫孔樂父冀州人與李白等號竹溪

六逸子致官至禮部尚書

封龍書院在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之李昉元之李治皆識學於此院有孔子像

○謹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為士子講誦或為先儒讀書而設茲書所錄者惟錄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自宋適陳過匡而畏於匡即此地也

○按河南開封府睢州城西三十里有匡城亦即此地蓋春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也

蒲城即長垣縣治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也今長垣開州清豐三處皆有子路墓文史記載孔子自陳過

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遇難於蒲亦即此地南京在今應天府自周末時已有王氣我

太祖高皇帝定居於此為京師孔子遊其嘗至其地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有本朝勅建四碑

南直隸禹貢揚州之域其風俗則四川圖冊所謂與涿泗接壤雍容文雅有士君子之風

中都今在鳳陽府古塗山氏國夏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於此。今府所領之懷遠縣皆孔子之祖宋人所封之地也。

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鳳陽府揚州府寧國府春秋時皆為吳地。廬州府春秋時屬舒國安慶府春秋時為舒桐二國之地。和州春秋時屬楚。滁州春秋時為吳楚之交。徐州春秋時為宋地。淮安府所領海州春秋時鄰于國。

尊經閣在應天府學明德堂後。本朝正統中建。

○按尊經閣為藏聖賢經書御賜書籍而設。子史百家莫不藏焉。而獨曰經者。尊聖經也。凡天下學校多有建設。茲不盡錄。惟舉一以見其餘耳。

孔子燕居遺址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第一山。舊傳孔安國父子相繼為臨淮守。後人因建崇聖書院於此。上有孔子燕居遺址。又府所領壽州南有孔子弟子宓不齊墓。為魯使臣。卒於道。因葬焉。墓號青塚。

義學中孔子廟在蘇州府附郭吳縣。宋范仲淹運范氏義學。延師以教同族及四方來學者。中有孔子廟。又府之城南有滄臺湖。史記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家於此。又府所領常熟縣有孔子弟子言偃舊宅。傍有言公井。巷名子游。橋名文舉。太史公記孔門弟子多東州之士。獨子游為吳人。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附郭華亭縣。舊有孔子廟。在慧旨院側。宋淳熙間。院僧浚渠得寶玉璧三環。一簪一藏之郡學。尚存。蓋孔子三十世四代孫孔祖宣遊至吳。因立家廟。葬衣冠於此。寶蓋墓中物也。元至正間。里人章弼建孔宅書院。以貯鄉之俊秀來學者。

孔子題季札墓在常州府所領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十七里。昔孔子遊此。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煙沒。宋守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又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十字於廟碑。宋楊傑詩曰。戰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孔望山在淮安府所領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鄉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一名古城山。上有龍洞。又府境有孔子弟子公冶長墓。本朝洪武初。有孔子裔孫孔克勤。為府所領之清河縣知縣。勸農興學。吏民悅服。

孔墓在廬州府巢縣西。秦皇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聖與群弟子嘗憩於此。秦皇即春秋哀公會吳於秦皇之地也。回車巷在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呂山在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嘗傳孔子嘗遊。後人置書堂於此。



孔子井在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孔觀樓在徐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係本朝隆慶年間新

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柱上刻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見臨水

之人即此地也。此段續增又徐州城有桓山山下有桓雅墓孔子

見其為石櫛而以喪欲速朽議之即此地也州城北九里山有

孔子弟子曾參井州所領蕭縣有孔子弟子閔子村與墓與廟

蕭縣之岬村坊有弟子子張墓又有孔子裔孫孔道輔宋時嘗

知徐州為州名宦。

興都在今湖廣承天府古名郢州。今荊州府在春秋時亦為郢地我

世宗肅皇帝生於藩封之地及續承大統以此為興都。

御製恭紀

皇考興獻帝賜修廟學碑在今承天府學孔廟前。此段續增

湖廣布政司禹貢荊州之域。惟施州衛春秋時巴國之界荆梁二州之域也風俗則關

詠所謂彬彬喜學有鄒魯之遺風。

武昌府春秋時楚之夏內長沙府春秋時楚之黔中荊州府春

秋時楚之郢都禮記孔子將之荆即此地也永州府春秋時之

楚地府所領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有帝舜陵即孔子所謂舜陟

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是也承天府襄陽府寶慶府衡州

府辰州府常德府靖州郴州處皆春秋時楚地其漢陽府德安府在春秋時為鄒子國黃州府在春秋時為黃國地鄖陽府

在春秋時為麇庸二國之地岳州府在春秋時為麇羅二國之

地其實皆楚所屬。

潯溪書院在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主與其子曾亮臣所

創中為大殿以奉孔子。

孔子山在黃州府城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

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兩下墨水浸出東有顏子巷北有回

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室於其麓又有曾臺山在府之黃陂

縣宋天聖中洛人程珦為黃陂縣尉生二子程顥程頤於官舍

二程因讀書於此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曾臺山。

山東布政司濟南府登萊青禹貢青之域東昌禹貢兗州之域

兗州徐兗二州之域遼東冀青二州之域風俗則漢地理志所

謂孔子修六經以述三代之道是以其人好學尚禮義重廉恥

濟南府東昌府青州府春秋時為齊地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

登州府春秋時為弁子國萊州府春秋時為萊子國孔子夾谷

會盟卻萊夷之兵即此地也遼東都指揮使司即箕子所封

之地孔子所謂肅慎氏之矢之地也。

夾谷山在濟南府濰州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南直隸淮

安府贛縣謂之祝其城即春秋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

孔子攝行之所又泰安州境內有汶陽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

者後人因謂之謝過城。

○州府至戰國時屬楚。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宋改
為仙源縣。金元我。明仍為曲阜。

府之山川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在
山北二十里。謂之啓聖王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
泗州鄒縣界。一名尼丘山。今其麓有宣聖廟。西南有觀川亭遺
址。東有坤靈洞。○顏母山與尼山相對。上有聖井。乃顏母廟遺
址。○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嘗居焉。昌平鄉謂此
○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即夾谷也。與濰州縣接壤。春秋魯公
公齊侯于祝其。即此。○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
教書堂遺址。

府之學校

府州縣儒學不計。此書止錄孔氏學。

孔顏孟三氏學在曲阜縣。魏黃初間。崇聖侯孔羨建。
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又府之公署。魏封衍聖公府。在曲阜縣
魯城內。本朝洪武十年建。

府之書院

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設山長。本
朝省孔子像於內。○尼山書院在尼山上。宋慶曆間建。本朝
永樂十五年重建。○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
堂。世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思聖書院在費縣西九

十里。元至正間建。○中庸精舍在鄒縣治東南。世傳孔子孫子。
○孔子弟子墓。顏子宰我。澹臺滅明墓在曲阜縣。曾子墓在加
祥縣。冉伯牛墓在東平州。仲弓墓在 縣。高柴墓在沂州。孟
子墓在鄒縣四墓山之右。

府之古蹟

魯城在曲阜縣西二里。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
之北。至春秋時。魯國都其城。今孔聖廟及魏封府俱在焉。○陋
巷在曲阜縣顏子廟前。孔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不改其樂。即
此地也。○雙相圃在魯城內孔聖廟西南。即孔子射所。○杏壇
在魯城內孔聖廟前。即孔子講道之所。北有子路捨丁石。南有
宋真宗御寶殿。宋乾興間修殿。以鉅壁為壇。環植杏木。因名曰
杏壇。○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禮記孔子母於五父之衢。孔
叢子曰。大野獲麟。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五父之衢。皆此地也。
○魯壁在孔子宅內。宋王禹偁有銘。○手植桧在孔廟大成門
北。孔聖手植者也。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榮。唐乾封二
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金時燬其根。亦為人所戕。元至元三年
復榮。

府之人物

孔子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孔子少習
禮。客適周。見老子。回弟子益進。適齊。是與沮之。退而修詩書禮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齊人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思與孟子傳道於此。

府之宮室

杏壇樓在曲阜縣西孔子廟前又有孔子講堂在廟北五里。○望海樓在鄒城縣東南三十五里世傳孔子嘗登此以望海。○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孔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思聖堂在汶上縣元楊真東遊記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今城內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兩觀臺在曲阜縣魯城內本魯闕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即此。○曝書臺在鄒縣東南世傳孔子之孫子思曝書於此。

府之祠廟

其詳見首卷

先師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舊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王始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我朝洪武九年重加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孔廟災十七年重建始成又尼山亦有廟。

孔裔弟子廟。子思廟在鄒縣南城外。本朝永樂七年重建。顏子廟在孔聖廟東世傳其處即陋巷也。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宋知兗州事孔道輔建。本朝永樂十三年宣德三年重修。

府之陵墓

孔聖墓其詳見首卷。詠史詩曰馬鬣封來今幾年鬱然喬木尚參天。斯文不逐秦灰冷玉振金聲亘古傳。按孔子之墓乃馬鬣封也。饋女樂而孔子去魯適衛適衛後歷聘列國後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卒後魯追諡尼父漢追諡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本朝稱為先師自漢以來皆封其後至。本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附孔子賢裔

孔子之子孔鯉從祀廟庭。○孔子兄之子孔忠從祀廟庭。○孔鯉之子孔伋為魯繆公師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配享孔子廟庭。○孔伋之子孔白博通群書仕齊威王為相。○孔子八世孫孔斌魏王聞其賢聘以為相相魏凡九月務陳大計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尸位素餐矣遂辭以疾。○秦時人孔鮒孔子九世孫博通經史秦始皇併天下召遷少傅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聞知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于舊宅壁中以此規之則魯王壞舊宅時得古文經傳於壁中者乃孔鮒之所藏也。○漢時人孔貞孔子十世孫核習古今有高尚志。○孔子十世孫孔安國申培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朝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當時。○孔子十三世孫



孔霸昭帝時為博士遷尚書典樞機守法度修故事累官至丞相。○孔子十六世孫孔均好學有大才。○孔子裔孫孔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尚書。○孔子二十世孫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獻帝都許召拜大中大夫融高談清教可玩而誦名重當時。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曹操已其威望害之卒後葬於揚州府江都縣馬士坊。○晉時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孔衍少好學十二能通詩書元帝引為安東參軍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亦以稱職見知。○南北朝人孔子二十六世孫孔鮮恢廩有大度好學博覽。○孔子二十七世孫孔乘博學有才藝。○宋時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閣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襲文宣公累遷殿中丞太宗嘗賜詔稱其服勤業業砥礪廉隅宜生孔延世襲封其次子曰孔憲孔勗皆中進士第。○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父孔勗舉進士為寧州推官累遷御史中丞仁宗時伏閣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兗州未幾復為中丞遇事彈劾不避權貴出知鄆州。○四十六代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懷智高未叛時州有白氣出庭中且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及智高反州破被執賊欲任以州事宗旦大罵遂被害。○孔道輔子孔宗翰氣貌渾厚事親孝登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孔子四十八世孫孔端肅今時明昌初學士克懷薦薦

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及第除將仕郎。○孔子四十九世孫孔璠宋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弟孔端操之子金人天眷中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璠卒子孔拯襲承奉郎弟孔總襲總承奉郎子孔元楷襲後歸元以終焉。○元時人孔子五十四世孫孔思晦資質端重而性簡默讀書講求義理不事辭章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弗懈遠近爭聘為弟子師襲封衍聖公修理廟庭請加封孔子父為啓聖王母為王夫人。

附孔門弟子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顏回無繇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二十九歲蚤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之僕錢志尊道。○顏高得孔子之微言顏噲學已成器。○顏辛學業有就。○冉雍寬洪簡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冉求孔子嘗曰求也藝仕為季氏宰。○冉儒勤學好問冉季勤於講道。○公西箴為魯邦之望公西赤能習禮樂。○漆雕徒父嗜學涉道漆雕咳學道靡盬不倦。○商瞿受易於孔子。○商澤涉覽六籍。○申枨孔子謂其焉得剛。○申黨言動克謹。○閔損孔子稱其孝。○宰予以言語稱智足以知聖人仕為臨淄大夫。○林放孔子以時方遯末而放獨有志於禮之本故大其問。○榮旂務學篤實。○邽與志存正大。○樊須兩問仁智

從遊舞雩孔子屢因其失而告之。○有若孔子卒弟子以若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鄭國有令德。○秦非樂善慕道。○縣成學出群類。○施之常其德盛著。○公祖句茲有令儀。○伯虔儒行著稱。○南宮适孟懿子之兄謹於言行孔子以兄女妻之。○叔仲會進學廣業。○密不齊嘗率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稱之曰君子。奚谷歲有文采志氣蓋。○左人郢心孔聖道。以上皆魯人。

仲由下人有政事才喜於聞過勇於為義仕衛。○澹臺滅明武城人狀貌甚惡持直正大名施諸侯。○曾點南武城人天資高明有童冠偕樂之志。○曾參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篤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教人之法。

廩丘城在東昌府范縣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賜孔子即此。

青州人物公治長有賢行孔子以已女妻之墓在諸縣。

萊州府維縣人物有晏嬰為齊相孔子至齊嘗以之為主。

潯東人物遼時耶律突欲好學博覽遼太祖問侍臣事天敬神祀孰為先眾以佛對突欲曰孔子萬世之所尊太祖大悅命立孔子廟突欲此言與兗州府人物元時人遜執敬嘗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已其意相同。遼東今韓山東道。

山西布政司禹貢冀州之地風俗則郡志所謂淳而好義質而好學其同鄒魯之風乎。

太原府平陽府潞安府汾州澤州等處春秋時俱晉地大同宣府春秋時北狄所居。

垣古邑名即周召分陝之處春秋時屬晉元為絳州垣縣。潞古邑名即春秋時晉之蒲城也元為隰川縣今皆屬平陽府。括地志云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

應泉山在太原府文水縣之西南乃孔子即子卜子夏退老西河之上之地。又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豈村有子夏墓蓋子夏衛人孔子既沒退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故適晉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府汾州是。

孔子廟在澤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有孔子廟上前有孔子車轍跡相傳為孔子迴轍之遺跡也。

河南布政司禹貢豫州之域風俗則范祖禹所謂詩書禮樂知所嚮方而英雄武畧未嘗起奉無人之歎也。

開封府春秋時鄭衛陳三國之境府所領歸德州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論語云宋不足徵即此地也。

杞縣殷周封夏禹之後於此論語孔子曰杞不足徵即此地也。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論語所謂孔子在陳絕糧之地也。

廣邑縣即楚之苦縣老聃生於此乃孔子所問禮之人也。又綱目質實曰老子祠在鳳陽府亳州乃老子所生之地。

厄臺在府之陳州南世傳為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



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皆厄於歷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師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桑落，在陳州界，即孔子在陳絕糧之處。宋劉敞詩曰：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有是天心勞木鐸，豈關陳蔡可愚臣。○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與儀封縣接壤，即儀封人見孔子之處。今縣北有儀封鄉，謂之儀封者，即以封人請見孔子而得名也。○互鄉，在商水縣或元。此即孔子難與言之互鄉也。○府之人物，孔子弟子如司馬耕、原憲、則宋人。顓孫師則陳人。孔子之友如國僑，則鄭人。今在鄭即鄭卿子產也。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之。司城貞子則陳人，仕為大夫。孔子過陳，主於其家。孔子裔孫孔璋，唐時許昌人，即今之許州也。孔維，宋時雍丘人，即今之杞縣也。宋乾德中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非降等威之序。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孔夫子也。累遷國子祭酒，校定五經疏義。○府之陵墓，太康縣有孔子弟子高柴墓，子禽墓，寧陵縣褚垌村有孔子三十六代孫孔璠墓，唐貞觀初，嗣襲聖侯，卒時葬於此地。歸德州州城之南有孔子上世微子墓。

鄭德府，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府所領安陽縣之境內有西河。

乃孔子弟子卜子夏與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

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時邶、鄘二國并入於衛，孔子擊磬于衛，即此地也。

孔子題殷大師墓在衛輝府城北，有石題曰：殷比干墓，世傳以為孔子所題。歲久字有殘缺。字見於後○府之人物，孔子之友如蘧伯玉、孔子弟子如卜商、高柴、端木賜、蘧公冶長，皆衛人也。

懷慶府，春秋時屬晉，府所領孟縣，即孟津，後屬晉，為河陽，孔子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

宣王陵在府所領武脩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間趙缺殺大夫竇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為宣。王時

河南府，府之附郭即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王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府所領偃師縣有周靈王賢臣萇弘墓，弘乃孔子所學樂者。

傳道堂在府之盧氏縣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燕居室在盧氏縣東南，世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南陽府，春秋時屬楚，府所領裕州為楚之方城，南陽府之南至襄陽府，則為楚之漢水。

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一名黃葉，一名長城，即葉人長沮、桀溺耕處。有東流水，即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後人建問津橋，今設問津鋪。又葉縣有丈人，乃子路所遇而問于見夫子者。

府之名官。沈諸梁春秋時為楚令尹。時孔子自衛適楚。公幹問政。○府之流寓有孔子四十六世孫孔昭宋時隱居汝州潁陽城事親至孝。環府百里之人皆愛慕之。見敗於路輒歎枉以避墓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汝寧府春秋時沈國蔡國之地。皆臣服於楚。府所領上蔡縣即古之蔡國。周武王封弟叔虞。成王封其子蔡仲在此。新蔡縣即古之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在此。孔子適蔡。即此地也。○府之名臣。孔子弟子端木賜為信陽宰。將行辭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府之人物。曹邴漆雕開秦冉皆蔡人。皆為孔子弟子。陝西布政司。禹貢雍州之域。漢中府。梁雍二州之域。風俗則章梁所謂民淳而不爭。士獻而有文。

西安府。鳳翔府。春秋時為秦國。漢中府。春秋時屬秦與楚。平涼府。春秋時為朝那故地。鞏昌府。春秋時為白馬氏。白馬巷所居。臨洮府。春秋時為西羌所居。延安府。春秋時為白翟所居。慶陽府。春秋時為義渠戎國。秦滅之。寧夏衛。春秋時為戎所居。細目劉弘毅質實曰。岐古之邑名。即太王所居岐周之地。春秋戰國為秦地。雍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今皆屬鳳翔府。

西安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壤駟赤秦祖。二子原係衛人。鞏昌

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石作蜀及成紀人。即今秦州也。

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亦及於秦國矣。

西安府名官。孔子裔孫孔殘唐時為華州刺史。慶陽府名官。孔子裔孫孔道輔為寧州軍推官。有蛇出真武廟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奠拜。道輔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驚服。延安府名官。孔子裔孫孔平仲宋時知延安府。以經學欽吏事。以威信待老人。甚有治狀。

浙江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好學篤志。敦師擇友。絃誦相聞。有若鄒魯。

杭州府。春秋時屬吳越。嘉興府。湖州府。嚴州府。春秋時皆屬吳。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紹興府。寧波府。台州府。温州府。春秋時皆屬越。

廟山在處州府城內。釋山唐李繁建孔子廟於上。俗呼廟山。○永嘉書院在温州府城西南。宋淳祐中建。東室祀伊洛諸儒。西室祀鄉之先賢。中奉孔子燕居像。○高節書院在紹興府餘姚縣嚴子陵墓側。宋時劉公黻建有孔子燕居祠。又府之流寓孔淳之本魯人。孔子族也。居會稽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或旬日忘歸。會稽太守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終不肯往。宋元嘉初。徵為散騎常侍。不就。又山陰人孔顗乃孔琳之從曾

孫孔氏家廟在衢州府治西。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府之流寓孔子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宋襲封衍聖公。靖康之變，與子孔玠隨高宗南渡，因賜地居衢。終宋之世，皆襲爵封。元初，封宣慰使，擬新立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元世祖曰：寧違禮而不違道，真聖人之後也。拜國子祭酒。我

明朝凡孔氏子孫居衢者，悉復其家。

按孔子裔孫一支在北直隸真定府衡水縣，係孔頴達子孫。一支在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係孔禎子孫。一支在河南南陽府汝州魯山縣，係孔攸子孫。一支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寧陵縣，與許州乃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一支在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係孔延之子孫。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孔幾子孫。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孔克表子孫。一支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孔端友子孫。此則孔子之宗子也。江西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南康九江吉安荊揚二州之域，風俗則張允修所謂北屋絃誦，與鄒魯同風。南昌府廣信府南康府九江府，春秋時為吳楚地。饒州府春秋時楚之東境。撫州府吉安府瑞州府贛州府南安府袁州府臨江府建昌府，春秋時皆屬吳。

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墓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史記

仲尼沒，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墓在此處者為的。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及於吳楚矣。

萍鄉縣係袁州府所領，以楚昭王渡江得一物，遣使問孔子，知為萍實，故後人以此名縣。

觀此則萍實之問疑不在楚昭王來救陳之年，蓋萍鄉與陳相去遠也。

臨江府名宦孔子裔孫孔端木，宋時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風丕振。○臨江府人物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延之，新喻縣人，幼孤貧，晝則帶經耕鋤，夜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郎中。孔文仲，延之之子也，性狷直，宋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府推官。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夫，熙寧初對策，力論王安石新法之害。卒葬南康府。蘇軾封其柩曰：世方嘉歎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孔武仲，文仲弟也。宋嘉祐間舉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建北郊之議，累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棄職居池州。卒，有詩書雜文百餘卷。孔平仲，武仲弟也。宋治平間舉進士，為集賢校理，累官金部郎中。所著有續世說等書。

四川布政司禹貢梁州之域，夔州府平茶洞長官司，荊梁二州之域，風俗則家詩戶書，同於鄒魯。

成都府叙州府潼川州眉州，春秋時蜀國地。保寧府重慶府順



慶府馬湖府瀘州等處春秋時皆巴子國。慶州府春秋時為虜國地。

石室在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詩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興平初太守高朕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蓋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臣於殿壁。

夫子崖在夔州府梁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院峽每風雨其聲如聞讀書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壩。又夔州府所領巫山縣有聖泉一名孔子泉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保慶府名宦孔子裔孫孔思齊宋時知果州號為循吏郡人為立良牧碑。

福建布政司所屬有福州府邵武府興化府漳州府汀州府泉州府延平府建寧府古閩越地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黃公度所謂習俗好尚有東州齊魯之遺風。

夫子堂在州府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為天下所資。○屏山書院在建寧府所領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本朝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驥朱熹劉珙。

廣東布政司所屬廣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韶州府南雄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惠州府瓊州府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百粵地風俗則陳亮佐所謂海邊鄒魯是潮陽新志所謂冠婚喪祭悉遵典禮謠然無異於中州。

孔林書院在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裔孫孔戣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始建書院又府之人物孔子裔孫孔閏唐時保昌人少聰明嗜學舉福初進士官至袁州刺史。

廣西布政司所屬桂林府柳州府潯州府梧州府田州府平樂府慶遠府太平府鎮安府思明府思恩軍民府南寧府春秋時為百粵地禹貢荊州之域南寧府揚州之西南境風俗則州志所謂衣冠禮樂並同中州昔柳元唐時為柳州刺史大修孔子廟乃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畧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尋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導而明。

龍溪書堂在慶遠府城西宋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黃庭堅祠。○南寧名宦孔子裔孫孔宗旦宋時為邕州司戶參軍儼智高叛固守城陷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祀之。

雲南布政司所屬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徵江府蒙化府景東府廣南府廣西府鎮沅府永寧府順寧府孟定府孟良

府姚安軍民府、曲靖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威王畧地、西至滇池、因號滇國。

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之祀、元至正間中慶總管張立道置學舍、首建孔子廟、由是人習禮讓、始知尊事孔子。至我

明朝建學、去師道德齊禮、然後教化大行、民多士類、而衣冠禮儀一如平中土矣。

貴州布政司所屬貴陽府、思州府、思南府、鎮遠府、石阡府、銅黎府、黎平府、都勻軍民府、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而思州府、思南府、春秋時皆為楚之黔中地。

貴州本古西南荒夷之地、至我

明朝儒教興而師道立、德化久而漸被深、然後嚮慕詩書、崇尚孔子之教者、班班然矣。

附外夷

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馮厚齋曰、朝鮮東夷之地、後漢書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天性柔順、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即此地也。其風俗則五代史所謂俗知文字、喜讀書。

日本國、古倭奴國、風俗則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孔子五經皆得自中國。

火州、有孔子論語、孝經及毛詩、歷代子史。

安南、古南交之地、其人淳秀好學、孔子告宰我以顯項之德、南壁交趾是也。

琉球國、好中國文字、往往遣大臣子弟至

本朝國子監讀書。

兀良哈、春秋時山戎地。

○謹按、外夷不止此數、茲書所錄、惟錄其慕華風、通漢書者耳。昔董仲舒謂孔子之春秋大一統、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自古及今、一統之盛、無有踰我國家者矣。乃孔子之教、亦與

皇猷帝治、相為遐邇、而內夏外夷、咸知所以訓式其道。子思子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於戲、非孔子之聖、其孰能以與於此哉。

寧卷通志畧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漫漶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足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中卷大明一統志賦

普天之下、群祀九備、川嶽英靈、陰陽神鬼、藩國賢王、累朝英主、道統真儒、理學賢士、名臣名宦、忠臣孝子、循吏高人、文士列女、等而上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注云：孔子母、洵州人。孔子世家：山東曲阜縣人。黃帝之後裔、三十世至微子、始封於宋。微子十五世名叔梁紇、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夫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年七十三至。

本朝萬曆十一年癸未、凡二千零六十八年。○累代加封、成化十五年加。賜天子禮樂、正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嘉靖十年、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廟在曲阜縣西八里、即闕里故宅也。中為大成殿、殿前有杏壇、左泗水侯殿、右沂國公殿、後啓聖王及夫人顏氏、并尼山毓聖侯三殿、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御製廟碑文亭。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有司春秋上下祭祀、朝廷每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天下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外至四夷、莫不追崇。嘉靖間、令天下皆立啓聖祠、以頌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其孔子殿、天下皆稱先師廟、不用大成文廟等字扁。○墓在闕里、少北、世稱孔林、延袤數十里。夫子居中、伯魚居左、子思居右、林木蒼蔚、殿宇宏麗、子孫千億、世居其旁。○尼山、即橋而生夫。

子者、今封其神為毓聖侯。竊意聖人之生、自闢天地之大氣運、豈有禱於山而生、不禱則不生邪。此說似尊聖人、而不知其反、小聖人矣。恐不足信也。○夫子手植榆三株、在杏壇左右、蟠屈如龍、屢結屢榮。○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一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兔與猪同幣、帛二萬六千六百有奇。以釋氏家言之、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享萬世祭祀、每歲殺牲至於四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臺城之餓、而家無噍類、何如哉。

中卷

兗州府舊誌

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神農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為魯國。隋改為曲阜縣、宋改為仙源縣。金元我朝、仍為曲阜。泗水縣、春秋時為魯卞邑。魚臺縣、為魯棠邑。孔子春秋書曰：隱公觀魚於棠、是也。金鄉縣、城武縣、春秋時皆宋邑。孔子春秋書曰：取郕大鼎於宋、即城武縣之南部北郕城也。滕縣、古小邾子國。曹州、與曹縣、古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奭、鐸為曹國。孔子去衛適曹、即此地也。嘉祥縣、亦鉅野縣之澤地。世傳魯哀公西狩獲麟於此。縣名蓋取獲麟之義。汶上縣、春秋為魯中都地。孔子之所宰者、鄒縣。孟子所居之地、縣有鄒城、即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之邑。沂州、有郕城、即孔子所隨叔孫氏之



私邑。魯縣即孔子所墾季孫氏之私邑。論語使閔子騫爲魯祭公山弗擾以齊畔。皆此地也。魯縣有顓臾城。即冉求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是也。魯縣有武城城。乃孔子弟子子游所治之邑。單縣本魯單父邑。縣有琴堂。乃孔子弟子宓子賤爲單父宰之處。郊城縣古郊子國。今有郊子廟。乃孔子嘗學官名之人。東阿縣。春秋時楚之柯邑。縣有穀城。爲管仲之采邑。邑有三歸臺。即孔子所謂管氏有三歸也。○又按曲阜縣五里。南爲洙水。北爲泗水。二水之間。即孔子所居。縣之魯內有季桓子井。即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以爲糞羊之處。縣有與魯臺。論語從遊於舞雩之下是也。縣之南有溫泉。泉流入沂水。論語浴乎沂是也。魯縣有蒙山。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論語記孔子謂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泗水縣高陞山之陰。有盜泉。即淮南子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是也。○闕里在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今以爲孔聖廟。漢時魯共王欲壞孔子闕里故宅爲宮。至漢中徵兵戍之後。惟共王所建靈光殿獨存。王延壽作賦曰。意者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詠史詩譏之曰。有縱當年惟魯共。敢隳先聖宅爲宮。後人却笑王延壽。不見靈光劫火紅。○東魯門在府城東。世謂孔子爲東丘。又謂魯東皆因孔子生於東魯之地而云然。非因東魯門而稱之也。○兗州府名宦。孔子弟子巫馬期。宰魯單父。戴星

出入身親其勞而治。孔子之友是嬰。齊景公時治東阿。後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嬰沮之。詠史詩曰。一裘身著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煙。盡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叟惜封田。漢時鍾離意爲瑕丘令。府之開郭。後爲魯相。出私財修孔子廟。元時汪澤民知兗州。建議謂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宜隆其品秩。以示褒崇先聖之意。廷議從之。

按孔子之宋之曹。宋曹近山東兗州。孔子之陳之杞之鄭。陳杞鄭近河南開封與衛輝府。

山東通志叙

自古哲人迭興。光昭簡冊。惟孔子之生。於是天下萬世宗而師之。遂使山東以誕聖聲宏天下。又曰。卓哉子行。蓋嘗由歷山至徂徠。望嶽涉濟。濱汶陽。東觀於海。於是見少皞之都。虞舜之井。周明堂。魯靈光。秦漢登封。駕海之轍。延數千百載。不隨公變。脉脉可考。邀哉邈矣。其詩書之遺乎。又嘗抵琅邪。登孤山。過平原。蘭陵。歷覽諸侯盟會。卿士大夫聘問之墟。緝紳學士談經授之窟。而采薇之歌。遊豫之咏。麥丘北郭之驛。風飄乎。猶可想見。其子史之載乎。又嘗閱東蒙龜鼎。陟澤山。歷洙泗而扣兩觀之基。三遷之址。凡陋巷。牆蘧之居。浴沂耕魯。洙汶之地。與夫隱處辟仕。彈琴絃誦之邑。隨在未倫而顯。其存鄉魯之流風矣。昔太史公徧遊海內。通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遇低回留之不能去曰想見其為人可謂至聖矣。卓哉乎行亦將以采風焉蓋嘗知其可志之大者已。

又敘○夫志以稽事載典章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適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繁焉何者海岱天下山川之宗也聖賢天下人物之望也六經天下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其備乎山東矣。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鄭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下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常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相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各有石閭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荆棘之自闕素書懸寶之符契千古之下詭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一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厥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圖庶乎其有考焉

建置沿革

曲阜縣○上古神農氏自陳徙居於魯。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周武王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為魯國。子伯禽就封。秦漢晉隋唐宋金元至皇明初屬兗州。隸濟寧府。十八年陞兗州為府。縣仍為屬。正德七年流賊殘毀曲阜。潰犯孔廟。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俞璘珍奏徙關里以衛聖靈。編戶十五里增為十六里。

山川

亞婦山在鄒平縣西三十里。俗傳孔子去齊至此問道有婦人伴亞以滅迹。蓋因夫子去魯之歌曰彼婦之口亞以出走。遂附會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山。即齊魯會盟之地。萌水發源於此。○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與伯皮墓俱在山北二十里。乃防地。非防山也。○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縣界。一名尼丘。山孔子應禱所生之地。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水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其山五峰連峙。中峰之麓有宣聖廟。廟東有中和亭。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上有坤靈洞。大學士李東陽謁尼山廟詩。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原敞宏址。

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陝上雨兼。朔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懷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感額面發紅。荒苔卧石柱。隱隱變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關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書彥。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驄。○顏母山在尼丘山東南相對。上有聖井。顏母廟遺址。○坤靈洞在尼山東麓。元楊奐東遊記曰昔有人持火曳絙而入。及數丈忽隙開有光。觀之乃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元周伯琦詩五峰鴈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固知流澤遠。頂朽猶見肖形同。○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謂此。又二十里有珠山。商山。又有距越山。皆在縣東北。連絡不絕。為尼山之翼云。○聖公山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俗傳山頂上有孔子曬書遺迹。○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山頂有教書堂遺址。○馬陵山在鄒城縣東十五里。北盤沂州南抵宿遷。其山高阜。狀若馬。相傳即古琅邪山也。齊孫臏勝龐涓於此。上有由吾洞。又有楊家庫。響子崖。馬陵東南高峰。又名乳望山。相傳孔子問官於鄒子。嘗登此山。東望滄海。後人構望海樓於上。○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水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即此。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為一。西



流至曲阜縣經嶧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堰。文
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長洲具寬
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渺千頃。永日汪然清。蕩搖
山映帶兗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陳濟籍水部。來往
經營。欲渡免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魚鱗不我驚。即欲
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聖
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慶非徒行。沿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
○沂水在曲阜縣南一里。西流入泗河。源發尼山之麓。○洙水
在曲阜縣西北五里。即泗水之分流也。水經注曰。泗水西南流
經魯縣。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春秋莊公九年冬。洙杜預云。洙
水在魯城北。洙源之為齊備也。南即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
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河二水。交
於魯城東北七十里。關里背洙。泗城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阿谷水在曹州東南三十
里。俗傳即孔子見列女。珮璫之地。○盜泉在泗水縣東北高陘
山之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此。○南溪在曲阜縣治東南一里
內。史記桓子穿井得土。而即此。○南溪在曲阜縣治東南一里
許。靈光殿址南。釣魚池東。大學主李東陽賦。西瀛子寓於南溪
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曉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成。鳥紗
微岸。方泉景之駢列。忽群憂之一泮。從隨而放。則蒼鮮繡地。丹

樓燒林。野禽吻鹿。國鳴變食。繁華曜其暎。蕞蕞其陰。松移粗
徠之峰。石出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
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倏遠
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盞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
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雪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危峰。背負岱
宗。左拱尼山之嶠。巖右瞻文廟之龍庭。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遠
泉出乎其側。汶水縈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曠萬
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罩以四布。雲飛飛其如
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究乎攸
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
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
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
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汗濁。澄渟清冷。寒者疏而
為通。涸者瀦而為盈。防危有隄。臨深有凭。培舊換以爲堅。綴新
葩以爲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俊以
為盛事。海內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俱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
覽前游燕。櫛具纒楚。勿便輅之東邁。驛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
嶽嶠。魯之水兮渟渟。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為乎南溪。窺聖途之
浩蕩。望學者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
汪濊。配宮牆之崔嵬。家與國而咸休。名與蹟而俱垂。吾固知金

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於堂壁。徘徊日久。蓋三宿。子後出也。○鳴犢河在高唐州南三十里。舊縣城縣東北。入諸縣與屯氏河合。流入海。漢元帝永嘉五年。河決靈鳴犢口。即此。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實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字也。又通鑑外紀。周敬王二十八年。趙簡子殺鳴犢。今按高唐趙接境。河名本此。

風俗

家家頗閤。人人由求。讀先王之書。文質彬彬乎過人。絃誦洋洋乎盈耳。聖人之遺澤也。

物產

兗州府○楷杖楷木出曲阜孔林。紋如貫錢。有直性無橫性。製為杖可以戒暴。○柘硯出泗水柘溝。陶土為之。滑潤可愛。背記云東魯柘硯。

城池

兗州府○曲阜城磚城。周圍七里。池深一丈。門四。各建城樓。按舊城距闕里四十八里許。國朝正統間。宣聖五十七代孫知縣孔讓建。正德七年。流賊猖獗。驚也。孔廟巡撫都御史趙璜奏請徙築於此。命事潘珍。知府童旭督成之。大興一費。宏謂各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

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壬申。盜入兗。以正月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略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廷。汗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眾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蓋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潘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信其不可以緩。群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後募好義者助之。經始於正德癸酉之秋。訖功於嘉靖壬午之春。視其外。則高牆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仇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羅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甚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槩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王愛其力。非特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



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如閼宮之役。計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下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遂書以為記。

橋梁

兗州府○洙水橋在曲阜縣北四里孔林前。洙源久堙。嘉靖五年工部侍郎章拯濬得之。其流經孔林西南與沂水合。橋舊遠墓道。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方遠宜用孔希璜議改建南有餘步。水勢繁抱視昔稱勝。

公署

衍聖公府在曲阜縣東北。○曲阜縣舊距府東四十里。在宣聖廟西。後因流賊殘毀。闕里移城衛之。縣亦遷焉。在聖廟右。

學校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城東南六十里尼山之上。宋廢。曆間建。後毀。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有孔子像。元學士唐鑑記曰。尼山

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於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釜。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址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甘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廢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憲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有餘年矣。○聖澤書院詳見一統志不重出元學士李謙記畧曰。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群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能悉考。又曰。或者以為講堂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而問崇德辨惑。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不專在彼。又奚疑哉。

祠祀

先師廟在曲阜縣治東闕里故宅。創始魯哀公十七年。歷代興



廟有碑。唐開元初，封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太平興國歲，金天定元，至元開重修。國朝洪武九年，增修。永樂十四年，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燬於火。勅建遺大學士李東陽祭告。聖公歲以四仲致享。唐開元七年，修廟碑。李邕撰。聖公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友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窮安足喻哉。○聖公夫人殿，在先師廟後。元楊奐記曰：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聖公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彿，莫不痛心。

東平行營嚴公忠清，仰體朝廷尊禮重道之意，以興發補弊為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坐木枅，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林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汝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性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開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援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郢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尼山殿，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宣聖誕毓之處。宋慶曆中，四十六代孫宗原建後祀。國朝洪武九年，五十六代孫希學修後又祀。永樂十五年，知縣克中修。○毓聖後殿，舊在宣聖廟西，弘治間遷於尼山，以尼山毓聖，故封其山之神。

陵墓

兗州府○魯昭公墓，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而合諸墓。其地皆在闕故曰季孫使役如闕。按今地理，惟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地名闕城，中有古墓四圍已墮，俗傳為昭公。

墓審如是則昭公墓與魯諸公墓相去百里何可溝而合之不然則曲阜東所謂魯公墓者未真或者其墓俱在闕城未可知也○啓聖王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宣聖墓在曲阜縣北二里許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林廣十餘里樹以千數皆異種以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土所宜木種之今塋中楷木最多相傳子貢所植者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墓前有石壇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九年魯相顏叔節造東連伯魚墓南連子思墓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塋中無荆棘無鳥巢昔人謂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伯魚墓在宣聖墓東○子思墓在宣聖墓南

寺觀

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魯之區大率無幾曲阜則絕無焉斯亦足以見聖教之所及也

兗州府○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副使李遜學詩一源洙泗接尼丘間氣乾坤浩莫收佛地何緣分半席聖名元自重千秋天花雨落紅香細寶樹風清綠影浮雲蒸雪鴻聊憇此閑吟先為碧紗留

宮室

兗州府○先聖學堂在曲阜縣城北五里洙泗二水間孔子自

術反魯刪述於此○子貢廬墓堂在宣聖墓西嘉靖三年俞步蕭公瑞建○杏壇樓在宣聖廟前有金堂懷英書杏壇二字石刻○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尼山之麓今廢○駐蹕亭在宣聖墓前宋真宗幸孔林駐蹕於此○夫子堂在魚臺縣東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麟鳳亭在鉅野縣治北創始無考元至順間縣簿樊遜重修以其地有後麟落鳳二臺故名其亭○宣聖燕申堂在東平州東北一上許元至元間郡守王主敬建三氏教授張翰有記○教書堂在平陰縣南三十里紫蓋山上相傳孔子嘗教書於此因名孔子山又城西南二十里石峽封亦有醇德先生教書堂○望海樓在郯城縣東南三十五里相傳孔子曾登此以望海劉翔詩傍海結高樓乃記聖遊跡扶桑曉日紅瑯琊晚峯碧洪濤吼晴雷孤鴻渺秋色觀此難為言臨風重嘆息○傾蓋亭在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即此後人因建亭

東昌府○夫子堂在任平縣

古蹟

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跡曷因故觀蓋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臺者慕君子之化至於春秋無并列國戰伐中原破裂而城社之遷徙郡邑之省廢遺墟故址皆可因以考也故載之

濟南府○鄒縣在鄒平縣西北十三里。相傳即孔子問津處。甚非。○聞韶墓在濟陽縣東北三十里。相傳孔子在齊聞韶之處。元時建大成殿。有肅政廉訪使王士熙記。○曬書城在肥城縣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曬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詩。去聖今逾遠。曬書城已荒。青編經草色。蝌蚪泛雲香。已落祖龍手。如存孔子堂。斯文元氣動。喬木鬱蒼蒼。○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人曾夾谷後歸齊以謝過者。後人因名為謝過城。

兗州府○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國朝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關里在曲阜縣。相傳在魯兩觀間。右故名。後漢郡國志。魯國有關里。孔子所居。又稱孔子關里。荆棘自隄。從講堂至里門。水經註曰。北為洙水。南則泗水。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關里背洙泗門有石間。去洙水百步餘。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在此。或謂關里為孔子素王之尊稱。恐非。今立宣聖廟。詳見圖考。大學士李東陽詩。關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跡甚蒿萊。衣冠夾道清風引。香帛迎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嵬。茲行合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尚書喬宇詩。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萊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節節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牆空倚俚。敢從滄海問津涯。○杏壇即孔子講道處。莫詳故址。今杏壇樓乃後人

名之。金高德裔銘。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紀世。永垂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窮桑在曲阜縣魯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於曲阜。○魯源村在曲阜縣尼山南。舊傳為叔梁紇所居之地。○五父衢在曲阜舊縣西南。禮記。孔子殯於五父之衢。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喜閭。詛諸五父之衢。○嬰相國今為曲阜學基。記云。孔子射嬰相之圃。觀者如堵。塹即此。○洙水故道在曲阜東北。跨桃落過講堂。經孔林。西入泗河。址存。○兩觀臺在曲阜縣城內。即孔子誅少正卯之處。今有兩觀泉。石刻。○魯壁在曲阜縣孔子宅內。秦始皇與李斯議焚書籍。孔鮒以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壁中。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壁。中得古文經書。因名魯壁。金創建金絲堂於此。圖朝弘治間。移金絲堂於西。建詩禮堂於此。○手植檜在曲阜縣孔廟中。按關里志。夫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大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圍高五丈餘。圍一大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北寇犯關里。焚祖廟。延及三檜。無復孑遺。好事者取其煨燼之餘。刻為聖像。及十哲像。或為



簪笏而有氣襲人。是宋時復祭之。檜至是又不存矣。元至元三年。復生東廡頽。止壁隙間。時張頌為三氏學教授。乃取復植之。故所漸矯如龍形。高一丈。闊三尺。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煥然。火尚有遺幹。在大成門內。兗州知府童旭置石欄以護之。國朝學士具實詩。書官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矯矯歷霜雪。青出埃塵。親承時雨化。生音常欣欣。相傳藉文字。烈火經靡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高入雲。尋常皆得似。隱起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微纏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音鑲石大均。我來重謁拜。欲去步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遙瞻失嶙峋。○尼山碑。在尼山書院。元至正二年。度集撰。○孔廟碑。後漢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曹植撰。齊碑一。剝落無文。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宋太平興國八年。修夫子廟碑。呂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初建講學堂碑。成鼎撰。金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建

國夫人殿。下党懷英撰。杏壇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公宣王諡碑。元統元年。勅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玄撰。按漢碑皆隸。多剝落。唐碑二。亦隸書。元碑頗多。罹火殘缺。今舉其大者載之。○孔林碑。在子思墓前。石壇上。二龍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各數字。甚古拙。字多剝落。○司寇像石刻。在孔廟大成殿內。○凭几像石刻。又行教小影。石刻二像。臣奎文閣壁上。俱具道子筆。○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邑。孔子將西適趙。至河而反。息鄒。作鄒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遲遲。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前。不漢時置南平縣於此。後廢。○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唐精舍傍。世傳子思嘗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曬書臺。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於此。○落鳳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秋時有鳳集此。因名。○麟塚。在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因斃葬於此。

聖賢

山東孔子所生。為萬世道德之宗。顏魯公思孟紹其統。七十子又其化。三千之衆服其教。然多齊魯宋衛之產焉。其後孔孟門人。又以斯道自相授受。則固皆聖賢之徒矣。關里崇報。尚爵襲封。世彌遠而道彌光。又豈一代之事功。一時之人才。可並論哉。故

缺页

宗也。騰四世生顓。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和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蒯越。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四世孫隨。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靈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其子靈珍為崇聖侯。靈珍三世生崇。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邠國公。崇再世生嗣。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於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璿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佑。無子。以弟宗愿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

衍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弟若虛嗣。復為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璿。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璿三傳生元措。金末。僅立作死。降元。遂并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制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記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出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璿。始受逆豫之命。而終於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人物

列國○陳敬仲齊大夫陳厲公庶子。桓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敬仲奔齊。桓公使為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有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使為工正。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孔子寓齊。聞韶。其敬仲來奔。有傳焉。

兗州府○秦孔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詳見前卷○漢孔臧。孔

子十一代孫。文聚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臧嗣爵。歷位

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

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以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

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

之。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賦二十篇。又嘗作書與從弟安國。皆

有義。○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

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

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承

訓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會巫蠱事作。不果上。仕

至臨淮守。子邛傳家學。尤善詩禮。○三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嘗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

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註周易及老子。○

唐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

書。詩。三禮。兼善羣經。屬文。隋大業中。授河南內鄉博士。唐貞觀

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盡忠言。益見親待。累除國子司業。

與魏徵撰成隋史。又修定五禮書。成進爵。拜為國子祭酒。仍侍

講東宮。太宗幸國學。命穎達講孝經。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撰

定五經正義。卒。謚憲。圖形凌煙閣。○金孔總字元會。孔子四十

九代孫。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及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世宗召

赴闕下。欲留任用。總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嚴禁祭祀。敦

睦親族。終奉直大夫。○元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孫。初

為范縣寧陽教諭。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嘗修復

廟堂。整飭服器。及請置尼山書院。以列於學官。請加封啓聖公。

為王皆從之。先是五季時。孔末之徒。以偽孔真。賊聖裔。幾盡。至

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典籍。竟斥之。刻宗支於石。族系

益明。卒。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國朝孔克中。曲阜人。永樂中。衍

聖公。以賢薦為本縣令。克中力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營葺

祖廟。睦族愛民。至今德之。附祀鄉賢祠。

流寓

兗州府○元張孔孫字慶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

平萬戶府參議。生時夢謁孔廟。得嘉果。故名。既長。以文學辟萬



儒藏

方府議事官。陝西行省。聘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詔孔孫以奉禮部副董樂師練成獻之。累官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

仙釋

兗州府○漢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為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孝義

兗州府○孔承夏。曲阜人。九歲孤。家貧。為傭奉母。母卒。廬墓三年。間旌表。後為本縣令。○孔聞諭。曲阜人。父卒。廬墓三年。

間旌表。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儼正。巾幗之體不辱。章達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雖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有化之徵也。

兗州府○國朝孔瞽妻沈氏。曲阜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孔彥臣妻王氏。孔弘憲妻賈氏。孔公田妻顧氏。孔公雷妻張氏。孔公楊妻孫氏。孔彥霄妻胡氏。孔德潛妻陳氏。孔彥琳妻宋氏。以

上俱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陳思道妻孔氏。曲阜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

藝文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爾雅三卷。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小爾雅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孔子編年三卷。晁氏曰。宋孔惲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晁氏曰。亦孔惲撰。孔子四十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陳氏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闕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

曰古本止叙承襲者一人故多疎畧。宗翰元豐末知洪州刊牘。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傳傳及太子賢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於卷首。○孔叢子七卷。晁氏曰楚孔鮒撰。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于思子于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遺文

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繁。諸志則不盡錄者。總類於茲。所以繫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聞。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足徵也。

唐幸曲阜祠廟詔。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實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虞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微禹之

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歷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係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

詩類

周師乙歌。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歌送之。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唐高適汶陽道中詩。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日出見闕里。山平知汶陽。○元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耶。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國朝許彬為衍聖公賦詩禮庭詩。共說趣庭處。全勝問道聲。寸心知景慕。萬理事幽探。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崇恩堂東魯素王孫。青年觀至尊。宮袍領錦繡。玉食賜盤飧。自是宣尼裔。偏承聖主恩。河間華扁在。在光彰乾坤。○尼山高贈孔公伯。尼山高嶺嶠。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常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符莠於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昊。朔風吹地才一日。先生咲坐開芳辰。戲綵兒孫行遶身。揚壺陸續來親賓。



孔聖全書

卷二九

格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陶然岸烏巾。家山喬水色不改。百歲願作無懷民。○望闕里。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牆。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慚還自語。進修何日敢升堂。○硯瓦溝。一派泉聲出礪長。千金猶帶皇恩香。源流色正分玄武。剛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榮河無馬復呈祥。稽疑欲借圖書斷。湛爽迴又夕陽。○吳寬謁宣聖廟詩。林立旁碑餽古昔。廣庭端拜殿門開。王封高竝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洄。已冷阮灰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遣森然愧末魁。○李東陽新廟告成詩。巖巖岱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於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炤。如輻斯輳。如棧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於舊。○惟天降謨。欽攸是崇。惟斯文之惇。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始。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桑牲冊視。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鑒。饗言燭止。天祐斯文。實亨厥乂。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曲阜紀事。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表類

國朝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伏以文教誕敷。雖昭普臨於海宇。儒宗大慶。兩新復見於宮牆。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鄒魯。遠陋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兼謨烈。乾綱獨運。闕四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隆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崇釋奠。重師表有王之功。常御經筵。究剛述六經之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期。載念 先皇舉斯盛典。屢勸大吏。督被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充輪作。禮庭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歲時增俎豆之輝。文星遠映。乎璧奎。化雨再沾。於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萬嶽以祝蕃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於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記類

國朝劉羽撰修孔廟記。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極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

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鑽羊耕土木之妖。捨矢驗靈夷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賢智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耶。隆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是矜是行焉。追我祖宗君師宇內。蓋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遍諸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罷數樂舞有加無已。况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允殿堂廊廡門庭齋廚。費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變。位於正殿者。皆礪石斷木。為龕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甃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紫雲閣則重檐疊拱。丹青耀日月之光。短欄修楫。金碧煥煙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太守趙公蘭伴來徵言。明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

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飾。事事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後者。官銜姓氏具列於碑陰。護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數宇巍巍。雲漢中。古來天闕。此勝地。木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早有定分。萬事萬物。咸懌懌。嚮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坤厚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昭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楷木。手所植。人得尺寸。高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錫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序類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檉。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檉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貴敬。敬生澄。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達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達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累。不能

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廬訪錄云。○揭傒斯孔氏譜序。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臨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於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後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

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靡盬。累譯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龍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文類

宋蘇軾告文宣王文。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益。聲非雷霆。聲者可以使目。以駭視。瞽者可以使挾耳。以聳聽。奈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往瀾於既倒。夫大厦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形。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傳。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

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自有滯穰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遵豆。有豐桑盛。敢用昭薦。饗於克誠。

碑類

漢補衡魯夫子碑。受天至精。純粹虛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誠之。虛心以受之。深恩以詒之。愍周道之迴遘。悼九疇之乖忒。故發憤忘食。應三四方。會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驚於中庭。騁騁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和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憂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神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寧蒼。日月別陰。天地不光。聖猷殂崩。大猷不綱。魏晉植撰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遺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輶五瑞。班宗彞。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夜。

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有尸。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教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備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諸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袞嘉聖靈於髮髯。禎祥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鍾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師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購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



以為高宗傳八、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若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聖繼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博、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鑒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乳、莫顯其榮、褒成既絕、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昭靡馨、我皇悼之、昇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饗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遏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按碑、梁鵠隸書。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王二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事、仰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並極、微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

友端居鄆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郡東北、菱湖上、廣至二百餘楹、事且肅、齋趙汝騰記。後殿於冠廼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拓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已亥、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熟王愷董郡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衛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頌紀成麗牲之碑、用修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替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固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閼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盛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

有天堂。受王社。列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率來孫子。於公率履。升為裳衣。陟降庭祀。黍稷膾膾。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無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左族。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頌類

漢張超尼父頌。巍巍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教曾衛。○魏曹植孔子廟頌。修復舊廟。豐其堂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過沮。會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晉孫楚尼父頌。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蘊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曾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類

晉陸機孔子贊。孔子敷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謀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湛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銘類

唐書表微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

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華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肇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罷鼓仁義為舟航。權張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何使仲尼有勝薛之士。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歿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庇。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



者曰有磨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傳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朽。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寶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廢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關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麇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論類

梁沈約辯聖論。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疑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叔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以為聖人也。伐樹削迹於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

喪家犬。若不高舉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辯類

元羅泌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微在游於大冢之陂。夢皇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於寶所記。微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華峽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室尤。宇於小顓。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耀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顓頊繼統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少昊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頊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

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雜著類

唐孔溫裕請修孔廟狀。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與儒之地，聖聖之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葺，徒瞻數仞之墻，繚繞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疊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瞻嚮；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蕃，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授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免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惓惓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鄆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教。牒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李坑生徒權厝判。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敬祭遺門。

令生徒顏恭炊飯，及有塵落甕中，官召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容偕恭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州科罪，省斷雪對。曲阜境帶龜蒙地，鄰鳧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黃宗詞林，黃金滿篋，白玷無瑕。泮宮刷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躡之教。壇花落杏，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槐，縹緗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出火之規；龍見而零，大備嚴禋之禮。顏恭躬奉胄子，跡齒黌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肅崇盛，方執爨於具饗，忽飛塵於范甑。師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寘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孔宗翰請增林戶狀。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為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著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鄆魯聖師之地，衰歎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踰入哲宗，遂詔如舊。○國朝李傑弔手植楷辭。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楷。



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龜山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予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頌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合巹乎參天。蒼色屹立。今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左幹象乾。膚文隱起。今一如糾纏。迴柯偃蹇。今蛟龍屈盤。歲虧日月。今凌厲風煙。嘉種特異。今材良孔堅。根蟠厚土。今下入九泉。尼山培脈。今泗水滋源。鍾靈孕秀。今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今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今凡幾生。豈常存。今不死。日月光食。今重明。甲子數窮。今復起。嗟茲檜之被燬。今元氣鬱而蘊精。迫靈雨之既零。今萌孽勃乎其發。與惟聖道之光。大今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今歷萬年而弗朽。王鑒復麟說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眾。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

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易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鵠鵠來巢。多虞有域。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易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災祥

春秋書災。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定公元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滿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一口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土正中得螭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傷官火。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以為桓僖親蠶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謂蠶事則神亦不享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焚其廟也。

漢高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

晉武帝太康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於魯國。南北朝宣武帝正始四年夏四月兖州獻白狐。

宋太祖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宋史韓熙載傳奎主文章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欽若上言得芝五株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謝復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固於堯祠前得芝九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徽宗大觀二年十月乙巳兖州縣丘縣拾生花如蓮寶。

國朝永樂十一年五月騶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於文昌祠之東。○弘治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焚毀廡一百二十三間。以上皆出兖州府志

國朝初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魯。○聖政記命徐俊火

逐金過齊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此係青州府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譚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謬而存之足以藏往事有訛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棄焉。矧夫志方與而辨土俗又何嫌於裨官埋雅之弗經齊諧燕語之竝錄邪。

尼山毓聖○顏氏婚配以上見和關聖王書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懷妊十一月生。見本○群鵲培城昔曾人泛海漂汨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鵲數萬對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祭冠冕至。見十六○鯢魚為異見神記○異人石跡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竝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雲鶴翔鳴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反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塘泊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由夫野老無不見之。○縣蓮素書漢鍾離意為曹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入廟拭九席劬後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前有懸鏡意召所



問答曰：天子薨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天子所以遺魂，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以吾履發吾簡，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以上見孔○魯城朽門，魯城門朽頽，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見論衡○魯井玉羊，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曰：開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見韓詩外傳

孔聖金書中卷卷之二十九終

校記

- ①加：當作「嘉」，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六。
- ②臺：當作「基」，見右引書。
- ③今：當作「金」。「明昌」為金章宗年號。
- ④君：當作「召」。
- ⑤即：當作「弟」。
- ⑥奉：當作「秦」。
- ⑦元：當作「云」。
- ⑧杞縣：當作「杞縣」。
- ⑨鄆德府：當作「彰德府」。
- ⑩欽：當作「飾」，見《山堂肆考》卷七四。
- ⑪柳元：當作「柳宗元」。
- ⑫子：當作「而」，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
- ⑬闕：當作「聞」，見《史記·孔子世家》。
- ⑭也：疑當作「擾」。
- ⑮墓：疑當作「基」。

①⑥咸通：當作「咸平」，宋真宗年號也（宋無「咸通」年號）。

①⑦坐：當作「生」，見《元文類》卷二七。

①⑧林：當作「材」，見右引書。

①⑨王王汝：當作「王玉汝」，見右引書。

②⑩臣：疑當作「在」。

②⑪宋真：當作「宋真宗」。

②⑫文：當作「父」。

②⑬在在：衍一「在」字。

②⑭水：當作「木」。

②⑮鉤：當作「鈎」。

②⑯伐：當作「代」。

②⑰友端：當作「端友」，見《宋史》卷一一九。

②⑱子子：衍一「子」字。

②⑲城：當作「域」。

③⑩於：當作「干」。

③⑪方與：當作「方輿」。

③⑫漂泊：當作「漂泊」。

③⑬真祐：當作「貞祐」。

③⑭手：當作「羊」，見下文所述。



孔聖人書闕里誌三十卷之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職掌。孔子述職方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傳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誌，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法畧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記。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

國朝成化末，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同覽遺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琦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鐫有事於此，因舉以爲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

顏孟諸弟子之名氏行事而體統尊，舉先聖自親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者，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公華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諸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及煩劇備，惟其所當。凡爲卷者十，爲目者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

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爰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鐫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食事黃君緒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脩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長沙李東陽序。

姓氏源流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姓公孫諱軒轅有能國君之子也。故曰黃帝有熊氏帝生子名玄囂姓已以金德王天下故號少昊金天氏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子名參姓姬代顓頊高陽氏爲天子是爲帝嚳音谷以其肇基於辛故號帝嚳高辛氏帝嚳生契爲唐時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氏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入長王官出伯諸侯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生子名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真真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章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沃丁沃丁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與陽甲盤庚小辛皆弟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祖甲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自成湯至此世爲天子及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啓卒立其弟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湑公共或作閔及煬公熙自啓至此世爲宋國公湑公共生弗父何遂讓國於其弟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其子孫遂以孔爲氏自契至湯自湯至正考父凡三十八代皆從子姓嘉生木金父金父避宋華督弑父之難奔於魯國而因家焉金父生祈父或曰

祈父生孔防叔爲魯防邑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紇九女而無子其妾生長子曰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鄭邑在魯縣東南至

舊說防叔避華督之難始遷於魯愚謂金父至防叔世更三代華督已死無至此始避之理故作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難者爲是。

愚謂自孔子而上溯世系則孔子爲黃帝四十九代之孫微仲衍是兄弟湑公共煬公熙亦是兄弟故止作二代自孔子而下衍世系則孔子爲孔氏子孫一代之祖謹序列于左。

一代至聖先師孔子生子孔鯉。

二代鯉生於周景王十二年即魯昭公之九年也是時孔子年十九妃開官氏明年生子鯉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於魯哀公十二年時孔子年已七十矣宋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生子伋。

三代伋逮事聖祖仲尼而受業於曾子子思於聖道獨得其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唯中庸魯繆公欲以爲國相時臣皆世襲淮龍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值懸子問禮焉曾仲仲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



儒藏

而貪賊。於是在衛。編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魯君自若。皆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為吏賦於民。食人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也。孔子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白北而再拜。受書伏讀。遂為復書。又北面再拜。以受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兩召白為相國。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生子求。

五代求楚召不仕。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為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生子穿。

七代穿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諫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慎。字子順。又名域。為魏安釐王相。改壁壘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莊襄王召之。

不行。後魏景王以域為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生子三。鮒。騰。樹。

按孔叢子云。家之族。俛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曰孔鮒。孔騰。孔樹。今此書惟載鮒。封者。餘不盡錄。

九代鮒。一字子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恙矣。鮒與弟騰。藏其孔子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高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鮒為太傅。比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孔吉。吉生孔何。齊何。齊生孔安。皆紹殷湯之後。封為宋公。而嗣絕。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如魯。親祀孔廟。封騰為奉祀君。主孔子祀。後漢惠帝以為博士。遷長沙太傅。遂襲封焉。年五十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為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生子二。孔武。孔安國。綱目贊賞以安國為貞之子。或云忠即貞也。

十一代武為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漢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葬祖墓北。生子霸。武帝元朔二年。以孔子十二

代孫孔臧乃孔繁子為太常。先是上欲以臧為御史大夫。辭曰。臣聞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與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孔安國。網紀孔訓。使永垂來嗣。乃命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十三代霸。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大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于長安。為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下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遷于福居於魯。年七十二卒於第。上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錢帛。并策贈列侯。諡曰列君。生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福。漢成帝朝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葬祖墓北。生子房。

十五代房。哀帝朝襲封關內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初名莽。避子莽改今名。好學有文才。襲爵邑為尚書。即言詞清辯。奏對成。帝元始元年。更封魯國公。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

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東漢光武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諡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一云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損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同母弟讚子羨襲封。母弟為同母所生之弟也。

二十一代羨。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襲封崇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後卒。葬祖墓南。生子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泰始元年拜太常卿。黃門侍郎。三年改封奉聖侯。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疑。

二十三代疑。晉時襲封奉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侯。為豫章太守。寔食封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時襲封崇聖侯。從侍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葬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



九年襲封奉聖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按史元嘉十九年除乃以爵位換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隱之又失爵。十八年更以孔惠靈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因惠靈有重疾又以孔融爲奉聖侯。唐卒。○愚謂孔氏子孫屢以罪過失爵而復封其嗣當時人君亦可謂能優禮先聖之裔矣。雖然優禮聖裔者人君之道也。無作不與者。臣子之道也。君臣上下各盡其道庶幾無愧於聖人矣乎。

二十三代乘博學有才。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一云四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一云後魏時授秘書郎。孝文帝泰和十九年仍奉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恭。

二十九代文恭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葬祖墓南。生子梁。

三十代梁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天保元年詔改崇聖侯爲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葬祖墓西北。生子英慈。嗣恭。

三十二代英慈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封爲奉聖侯。無子。其弟嗣恭繼之。嗣恭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戶參軍。還太子通事舍人。至是仍舊襲封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

詔改封爲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葬祖墓西。生子德倫。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襲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武氏天授二年十月初二日賜勅書及賜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實周武氏則天延載二年也。襲封襲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璵之。

三十五代璵之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襲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交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宣。

三十六代宣襲封文宣公。兼交州泗水縣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一云唐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工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天子蒙塵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子惟旺。

三十八代惟旺唐憲宗元和四年爲交州參軍。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授兗州參軍。十五年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葬祖墓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步府監主簿。國子監丞。唐武宗會昌五年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禮事用虧。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白練充享祀事。年五十七卒。

堊祖墓西南生子二振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遷判監祭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緡年七十四堊祖墓北生子昭倫。

四十一代昭倫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緡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年曲阜年六十堊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即出身唐昭宗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堊祖墓西北生子仁王。

四十三代仁王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為人嚴整臨事有斷九歲通春秋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唐昭宣帝時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年四十五堊祖墓東北生子宜憲見勗。

四十四代宜有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禍衰毀閑於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咽喉贊成時務宣力寔多追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鎮關市於星子鎮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為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為縣命宜率之政成考績轉運使王明表宜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擇居朝列委

以事權尋入觀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特進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國三年通判高密時帝命大將增脩祖廟工役告成宜上表進方物稱謝太宗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宜子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戟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闕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國八年也自高密遷遷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而授詔督軍餉卒於邊境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先以父沒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真宗初即位閏七月五日宣諭侍臣令各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孔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少愆也面賜東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勅許於廡上見知通州轉運使特削趙庭禮貴公爵也年三十八堊祖墓西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駕幸備廟詔賜衣綠次京官陪位時方十歲也授太常寺奉禮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為大理評事天禧元年以光祿



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即曲阜縣也。遷魯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也。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孔道輔。除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歸葬祖墓西南。生子四。若蒙、若虎、若愚、若拙。

按至和二年春三月。詔改封孔子後裔衍聖公。用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世之奏也。先是。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員外郎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之後。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幾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孔均爲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其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今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青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

奔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奉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褒成宣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於是下詔。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周禮曰。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爲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於聖門多矣。

四十七代若蒙。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天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理守分之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孫孔宗壽等保稱。四十七代孫歸安縣主簿孔若虛堪充封襲。於是以前若虛承襲爵位。○若虛。宋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繼之。熙寧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按此選擇保舉襲封者之始。

四十八代端友。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延初。偕叔父

孔傳傳者字中。從高宗南渡，僑寓三衢。當時以孔氏渡江，避寇，隔絕林廟，詔以衢州學權為孔氏家廟。端友終知郴州，生子璿，璿生璿，乃端友第四子，端友之姪。

四十八代端操，金主因端友隨宋南渡，乃令操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生子璿璿璿，或云生子四璿璿璿璿。

愚按通鑑續編，當高宗南渡之後，宋金分為南北，孔子之裔兩地分封，故是書自四十八代以後彼此並書。

四十九代璿，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二年，金主因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承奉，即孔璿遂令襲封衍聖公于魯，贈崇祿大夫。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子二拯拯。

四十九代玠，宋高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則舉

五十一代玠，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四十九代孫孔璿，璿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玠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年齒，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于魯，管勾祀事。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南，無嗣，以弟玠繼世。○玠，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玠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嘗言曰：生為聖人子孫，而終當嗣職，坐觀隆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敎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塋祖墓西南。初，玠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元措。

餘繼。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塋祖墓西南。初，玠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元措。

五十一代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管勾祀事。見案

五十一代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管勾祀事。令視四品。三年，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元太宗五年，因土寇未寧，恐絕了聖人之後，取還東平府，依舊襲封。無子，以姪孫洵嗣爵。洵亦無子，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權襲封焉。○元用字俊卿，拂子玠孫。元孝弟也。從元朝太師國王木華里於乙酉年征益都，丁亥年歿城下。生子之全。

五十一代文遠，宋孝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

五十二代之全，元時壬子年權襲封衍聖公于魯，降到印信，兼曲阜令，主奉祀事。生子治。

五十二代萬春，宋令襲封于衢。

五十三代治，替父之全，曲阜管民長官。元世祖中統元年，改為曲阜令，權主祀事。至元二十三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覲，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乃罷封。

按元措無子，即宜從兄元孝孔璿長子襲封。元孝卒，宜其



子之厚襲封之厚卒宜其子孔浣襲封浣卒宜其子思晦襲封蓋元孝一派乃嫡長而元用一派則庶子也今自元孝至浣凡三世而終不取爵位焉亦可謂有讓德矣後因寓衛者能封故不並書

五十三代洙宋時襲封衍聖公于衛自端友至洙凡六世至是正嗣絕乃罷在衛者之封焉初元世祖既平宋於孔子之後疑所立或言孔氏寓衛者乃其宗子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於至元十九年遂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至我明朝弘治六年衢州府知府議得衢州家廟缺官奉奏奉欽依添設五經博士一員以孔彥繩任前職係五十九代正德年間孔承美傳襲不替

五十四代思晦按宗譜孔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天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受業於導江張頌元大中年間舉孝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教諭諸生不忍舍去元仁宗即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曰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於魯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品印至順三年改鑄為三品印初廟無垣牆角樓而金絲堂又毀於兵及聖考加封衍聖王皆思晦言於濟寧總管張仲

仁請於朝而脩建加封也先是元季孔姓之徒以偽亂真至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故典斥之重刻宗支於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贈通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明習禮學元順帝至元元年一云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印秩從二品十五年用達世帖木兒薦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召拜國子祭酒因世亂謝病歸祖庭復起為集賢學士又起為山東廉使皆不起元末至元二十六年我

大明天兵取中原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厚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膳肉慰勞甚至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餽物稱是卒於邳之舟中歸葬祖墓西北年五十五生九子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元順帝至正五年已襲封衍聖公洪武元年戊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華元命希學首朝京師上清問下民即以歷代所以致治理對

上嘉之賜以雜綵六端即命留守祖庭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希學父孔克堅於謹身殿內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

上曰爾有福快和人也政不煩爾我看爾的孩兒賢質溫厚是成家之人爾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之好法度爾家若不讀書是不守爾祖宗之法爾老也當常常寫書教訓爾子休息惜了使爾家再出一箇好人與我

朝相爲表裏却不好二十日奏曲草進表者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聖旨傳寫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飲酒多

讀書十二月授希學資善大夫仍襲封衍聖公歲旦萬國來

朝特命班亞上相又闕里廟與禮部樂器樂舞等式昨然一

新皆希學所請也又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之外并世襲

曲阜知縣並如前代舊制洪武二年賜衍聖公魯官三員管

勾典籍司樂掌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尼山

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各一員今山長改爲學錄又設孔顏孟二氏教

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御端門早朝召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曰今

去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矣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

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

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

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樂於師襄之類此謂

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衆皆不知遣使問

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荅曰昔聞諸童謠云

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真者乎今爾爲襲封

爵至三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澤乎朕以爾孔子之

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

讀書朕意矣且人年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

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

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

友晝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

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

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駢斜飛揚久久

習熟遂爲端詳正士朕今親由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

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辛年四十七朝廷遣使致祭

生子訓

謹按自昔人君無論孔氏子孫者多矣未聞諭以讀書也

讀書之命始見於此因是可以見

太祖雖以聰明睿知之聖而猶勤於博文好古之學矣

五十七代訥天性仁孝能讀書工篆法洪武癸亥以國哀赴

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覲。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遂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廩廩。洪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明日入謝。後賜襲衣。初付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王輔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之首。厚其廩餼。下及僕從。皆古未有者也。卒年四十三。葬祖陵西北。附考墓也。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後入於洪武三十三年内襲封衍聖公之後。嗜學尤篤。又明年壬午以疾卒。

太宗文皇帝嘉靖時尊爲成祖臨御初遣使諭祭。年二十二生子彥縉。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之裔也。館之太學。既歸。日讀祖書不懈。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永樂二十二年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行聖公是二品。如首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

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即位。彥縉來朝。無勞賜予。情文兩致。綬禮多儀。具者爲令。彥縉以襲宗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崇恩堂大字以賜之。金雞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宣德元年正月。孔頴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

宣宗章皇帝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頴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且以朕言諭吏部知道。景泰三年。

景皇帝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太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五。訃聞。上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葬祖墓之次。生子承慶。

六十一代承慶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長從三氏學。錄族祖孔克晏學所著有禮庭吟藁。未幾而卒。其祖考墓之次。景泰六年。因子襲爵。贈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六十一代弘緒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六年十一月襲封衍聖

公。上賜玉帶錦衣視一品并賜金圖書御篆護禮崇德四字。時年八歲。延入官殿。禮之優前所未有也。生十聞。初。成化五年。以弟弘泰繼兄襲封衍聖公。弘泰稟有聰解。問學克勤。好士愛賢。人多仰慕。生十聞詩。思賜翰林洗五經博士。

六十二代明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九月襲封衍聖公。特賜勅曰。忠信可行乎鄉里。云。生子二。貞幹。貞學。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尚賢。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

歷代御製贊文

唐肅宗宋太祖真宗徽宗高宗御製贊孔子。見首卷。

贊頌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且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贊閔損曰。天經地義。孝哉閔憲。父母昆弟。哀聞其言。汗君不士。

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贊冉雍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復之。成性存存。駢肩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贊冉耕曰。德以克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類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贊冉求曰。循良之妻。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十室百乘。師門育才。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贊言偃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弦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威爾。博約則多。

贊宰予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其釋分。朽木糞壤。置不足云。言語之科。燁然有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和非。否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綬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實助運。動必幾先。執並其辯。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位。譽處悠遠。



儒藏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死。

贊林欣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真贊。崇茲祀典。蓋求令聞。

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鮑良喜。寓志農圃。以睽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贊滄亭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漢。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傑。

贊公西箴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列於從祀。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軼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殺。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趾不懌。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禮以節和。斯可言宗。

贊鄭國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城。執德以洪。用心必劄。表廣業履。式贊素王。

贊曾點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紹。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密雨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皙哀曰。周衰祚降。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事橫。不為屈節。隱然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

贊漆雕徒父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誠道是嗜。好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迺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雖將為亂。子迺脫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顏之僕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贊顏高曰。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以觀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祀。政思高操。

贊邇曰彼美邇子先聖是永增份已及堂陸將升良王斯家
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騰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邁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展力
行愛日尾勉孔教崇崇今緒顯

贊類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
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贊類孫師曰念昔顧孫商德與鄰學以千祿問以書紳參前倚
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贊高崇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朝之間一出乎正方篤於孝
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卓賢行

贊榮旂曰伯慈雪妻務學實者三千之從七十是預匪善真行
惟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聖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
契猶發樂歷世明視少榮優爵

贊陳亢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贊桑鱣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人壽之俗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以學則力揆之宜篤

贊冉儒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贊邇曰有術伯王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賢使乎以尾諫
友則史魚果得進賢彌然簡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縕亦稱使齊子華偶為肥輕周急之
言君子所令答問之嚴理著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不道有廢興子如命何當營策驚季孫雖
惑景伯真平師資一言彼此亦懲

贊漆雕開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欽誰執斯未能
信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贊必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射猶君放魚樂令傳郭勿
獲遂能制命百代理臣用規觀聽

贊燕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表
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時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
致詰時克會并儒林今名無極

贊后曰溫溫子里入闕至聖博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門域
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帛榮盛

贊蕭潔曰兄弟之邦士有蕭蕭潔沫未教表揚儒宗古增標索
洙泗從容作與一時善友其封

贊樂欽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尚餘
數惟思誠先賢畢集出為時英



贊申黨曰：休休申周，四科與傳。遠爲文圖，鼓世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可想前脩。

贊季牢曰：多能鄙事，聖人留賢。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吊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贊叔梁紇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多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贊顏子曰：孰封子蘄？實惟子柳。夙旣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贊漆雕哆曰：子欽受封，爰居武城。膏肓其開，翩翩其英。握太時習，顧學日明。誕敷孔教，爵理疏榮。

贊申枋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豕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然則亦，素王之徒。

贊壤駟赤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管理三綱。自德行聞，策名甚光。在史謬謬，歷久彌芳。

贊公祖句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實冀今儀。一日至言，廟食不隳。一作不道。

贊伯虔曰：有懷子折，金匱之彥。儒行既名，即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義升。懿德嘉封，世古馨然。

贊南宮适曰：先覺既位，聲靈並馳。尚德君子，爾乃燕之。昇升可漸，焉撥可師。三復此道，庶觀曰圭。

贊公孫龍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詞不忘，播爲清芬。

贊叔仲會曰：琅丘祚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有俊傑，聞望斯垂。

贊胡瞿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沈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贊曾卹曰：肅肅曾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功礎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樹安雅。擅譽魯邦，終祚鉅野。雋矣風猷，時哉用捨。出類離倫，後學是假。

贊顏喟曰：爽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材以據。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所問殊溫。君子歸心，數不掩恩。

贊狄黑曰：仰止狄首，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特教乃隆。厥志茂焉，迄祀無窮。

贊與季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護道之微。存問甚殷，淵妙以思。升降隆肅，尚想英姿。

縣紹義諸仲尼異乎不異。

中國化學。能主之。暗明。我并符。

贊盧植曰：堂堂子幹，學淵今古。業紹師聞，騁交四府。朝批議，排戈赴主。吉禮告成，遂聯主組。

贊鄭玄曰：漢傳六季，藝便一外。質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疏爵昌夜，允彰積善。

贊服虔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瞻。登岱錫封，永昭廟典。

贊賈逵曰：猗歟景伯，爲世通儒。發明左氏，舊旨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射主褒異，垂戒生徒。

贊莊子春曰：一川二室，英靈所鍾。孝窮周制，學證經宗。杏壇闕里，差可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贊范滂曰：豫章篤學，通攬墳籍。研講清婉，沉精善擇。制裁群疑，敷陳至蹟。遠禮慶成，疏封儒澤。

贊杜預曰：博學多通，皆稱傳癖。釋例既詳，異論斯一。逮我慶成，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芳疏秩。

贊王肅曰：子雍秉彝，凜然正色。遠學多聞，能窮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介圭追榮，丹青載飾。

贊王弼曰：易之爲教，潔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逸離，玄理殷摯。慶成疏爵，用峻等威。

贊韓愈曰：倡如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馬，并包莊屈。宣澤孔周，祗排老佛。言以道行，世行爲一。以上非御製。

贊瀛溪先生周元公曰：道衰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意交輝。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正所象。元氣之會，沛然天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贊。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獻公曰：藝說孫吳，晚述佛老。勇撤卑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頌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闢中今古，靜裏乾坤。

贊涑水先生司馬溫公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傳夫。以上皆朱子贊。

贊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繡絲牛一。心胸豁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其登贊。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歷代祝文

徽宗崇寧四年頒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交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筆瓢不改絕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秋云式神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鄒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至聖文宣王。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闡揚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秋云式神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祝文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王振集厥大成脩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交國公鄒國公沂國公配尚享。

先師交國公祝文。惟人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

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國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開示蘊奧先師傳之有功聖道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允克蹈攘斥異端以承三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告文見首卷

交國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已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鄒國公祭文。惟公生有淑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述乃著書距楊墨之徒非為好辯位尊脩坐祭重推誠尚享。見首卷

元仁宗即位延祐七年庚申祠闕里孔廟祝文。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為仁萬世作則嗣服伊治茲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尚享。



鄒國公惟人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嗣服膺
始祀祀告康尚冀格思永昌久治尚享。

元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省有朋
酒合郭生奏奏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
五百緡。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越二十二日丁
巳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郭孝基等以香酒太牢
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
天地仁壽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
於斯文欽惟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
實嘉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行國復聖公成國宗聖公
沂水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歷代廟祀祭文

天聖八年宋仁宗時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四十五代孫大
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知單州軍兼管内勸農及管勾
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最謹率次代孫朝奉郎
行左司諫文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勾河隄勸農同
郡牧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致祭下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繼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
主兩曜麗天四清橫寓愛念叢軀叨承世譜刻意窮齡伏膺遺
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脩
脯自解銅章遠塵金組波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
土恨遠衣袿徒瞻首顙既陟即臺更直帝土視荷隆構火章丹
符紹慶門閱授之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
聞及備諫垣日親殿廡操履且嚴發揮有規上贊皇猷下幹父
壘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聞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
汶惟勗抗章再臨單父同別縣坪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
魯林近五衢春融九鳩景物熙熙原田膺膺式仰威靈奚啻鼓
舞雩是慶祭蓋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饗饈虔祭吉辰丕昭多
祐陽之中心弗窮醜縷以交國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
配尚享。

維景祐

仁宗時

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四十五代

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知交州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事及管勾仙游縣景靈宮太極觀提舉交郵濮濟州清
平軍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曾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道輔早持邦憲。典淮城。方數月間。遷守極域。大君之惠。樂諫精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宜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執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爲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向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敷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脩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化。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爲貴也。今魯授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采薦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求其餘。以交國類。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從祀配神。尚享。

大元^{仁宗}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具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種於履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帝用報章。式陳明薦。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

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狐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爲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祚也。榮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蠅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非足以叨清秩而綴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



上帝。永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暮。二孫是用吉蠲祀事。祇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尚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榮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差行可襲。後詩謹言者。斯擇之爲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繼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追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弟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婿。絲蘿托好。席蔭良多。邇者同府羅推公恂位輔清官。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祇奉。聖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是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道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尚冀協相陰誘。千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昭格。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學校僉事畢瑜謹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文元氣。上實主之。瑜奉 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愛齊至意。愛齊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法。爲教。喻不德。無以塞明 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巳卯工部管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游聖人之鄉。雖曰熟仰乎學官之廟貌。曷若躬覩乎闕里之門牆。燭燭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聖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辛未 欽差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阮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並乾坤。功參造化。由生民以來。爲獨

盛自天子而下爲獨尊。凡在斯人。需旣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忘於起敬。况親過其門者乎。文等祗奉綸音。有事東魯。查杏壇之故跡。望闕里而奔趨。目擊門牆。心切瞻仰。敢以菲儀。用伸薦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日己酉工部主事洪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祗承朝命。來治漕河。自濟寧望曲阜。地方百里。由丁酉歷己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歛歛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瓜期。行將申命。敢以牲幣。庶羞之奠。恭詣庭廟。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乙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惠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爲帝王者。孰不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之徒。惠欽承

上命。按臨是邦。誦王之書。惟恐弗逮於躬行。獲王之鄉。奚敢不先於報本。方量脩舉。大新教。仍官牆。期至落成。永昭

九重恩典。茲當經始。謹告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越十八日癸巳五十八代孫交州府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夫。官氏曰。惟王道高德厚。遠澤縣長。

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遷徙。僑寓衡邦。去時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教鄒庠。得瞻林廟。曷表衷腸。謹備牲醴。承簪疇。聖祖在上。既石洋洋。尚享。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遠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冊語英智。則聖非據臂之端。莊寄齊諧。禮必因心之範。雖孔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蓋已謝。子如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藻起。經筵傳詠。憲章版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尊惟一哲。降生已運。理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需勸植。自於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琰王。幾盡蒼山。東野桑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背復闢。郊禋之禮還緝。跨紫霄之逸軌。邁龍馬之遐風。瞻白雲而界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得。斯題命爲竿就。道不傾謀。豈如箕山之魂。空王成寂。寔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如龍蛇之蟄。潛契于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立。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篚降其濬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履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

林之樂。茲恭喻尸臣之品。高讓提提。是之風。今緒昌源。煥乎已遠。至於象緯疑質。則傳說亞。咸萬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隲。巨跡聲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遙均反宇之慶。龜乾坤之精神。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產阜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閑繁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已訓魯卿。年未衰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導下問。能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其弘。言詢易象。曲聖相剛。廣陳提讓之容。師摯師襄。兼辨興亡之極。罔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詠至賡。陳庭矢集。懸驗遠飛。李井泉開。冥占幽怪。新渾汎日。能對於楚宮。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筮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隣化諸侯之法。冬官兼職。五土別其物宜。秋令克宣。兩觀長其刑政。溝疏基道。且抑李桓。田歸汶陽。遂凌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皇不惠。彼日窺微。起哀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晏。問津匪倦。俎豆嘗設。空及三軍之容。李孟有言。不接饒鷄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首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樓。道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駭



館掃建關里杏壇居叙繡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
戰方閱舊文。睢鳩在篇。通計雅什。河漢軌設。鏤鐫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
物。伯夷餓死。猶可激會。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
微義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土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
周旋。後賢爲山。嶠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假以鳴謙。茨蕭
岫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伴易簡。
是知縫掖乃兼濟之塗。華衣非爲政之要。及其愚管。齊混。稽蘭
如一。南楚狂狷。得辨鳳衰。東魯陪臣。奮成麟鬣。晨負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多寐莫極。將萎傷其瀟瀟。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
隕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
求錫勳之諫。及堦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
間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過華大義。秦人蛙沸。遺燼駭然。漢
代龍蟠。扶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
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誰都應符。多招於文學。遶江馬南度。泉觀
北飛。鵠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天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
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 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
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列舟剡浮。芹
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箭之節。旋興 皇上以聖敬而撫雍
闓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

移鯉海。金丘展畫。瓊田薦踪。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
籍。虞庠殷塾。廣賓充夏。遂嶺石渠。朋延博誨。垂衣裳而擬想。虎
旒纘以永懷。至於大道寔微。小康遂往。歲歲紫雲。謬踐云阿。劉
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末平。業非盡善。而
遜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顯。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群
禋。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寰中而徵萬王。
譚苑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鸞共羽。翠華遠昇。結席虛位。上
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祀。祭可嗣。三代
之闕典。還屬。廼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鑾鏘風。過
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客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
墳。識機檀於古塚。歎重泉之可作。聞聖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
命杆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改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
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勾芒獻節。交
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尤徒揆日。疏開雅遠。接
泮林之舊壤。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嶽
泗濱。採恠石而喧浮磬。頽紫拖絢。黝黛飛文。杏栢重樞。春窓秋
幌。陰欄積霧。後閣懷煙。几仍度室。席導函丈。壽宮詹然。辟容秋
穆。至如裏城有訪。七里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軔。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
山之談。季路承間。如曳浮海之說。西華東蒂。尚以要賓。言偃楊

裴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聽其幽情。共列升堂。齊衆觀
與。歲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
善。輒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道業。而以周穆之觴。王
母尚勒西奔。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廼思建隆碣。上聞天
表。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宸官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
今神靈。優揚敬思。今而自配。梯皇綱今融帝載。堯可履今舜爲
佩。畫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其四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
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復性示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
俾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
尚自新。載無聲臭。隱有變倫。水火朝變。靈章時華。周廟傷禾。殷
墟悲麥。褒姒紕雅。蕞何淪。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
縱成能。宿筵恪嗣。銘鼎家承。躡龍運外。振鐸冥膺。關典攸緝。斯
文載興。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杜。齊
聞與邑。接輿自往。長沮空執。仁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
尚陳飛。郵傳頌管。編照書章。上問承詢。顏子來微。堯則不追。昌
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悻還泣。山
墳哀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聖宗有昊。展禮崇基。觀宣時邁。神
緘孝思。絳螭承軼。翠鳳翻旗。上浮龜象。遙集鄒魯。翹勤真跡。惆
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芥。綸奔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聲
異林舒。雕樞繡棟。圓并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析。俎豆燭繁。丹

青鵠如墨。檢前蹤在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
沈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秘書少監。通事舍人。
內供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奉勅直秘書省。書學博士。
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不能免窮通否
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
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
歟。昔者大道既隱。其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揮代之風未替。跡
是堯舜禹湯。抱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
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喁依。雖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
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
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
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
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犢羊辯土。木
之妖。指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
黎庶矣。奚一中卻牢。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
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
德云衰。爰用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贊易象。因
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成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



蓋三代之禮樂張貶百王之善惡無而穢者變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邪郭番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微幾不測孰能以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倏擾郡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闢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周雖經嘗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膺孝皇帝緒寶位也以狗彘之德蕪腐哲之明撓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斯古之土疆真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克堅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緝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備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登壽但樂於時時萬世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轡百王謂皇道既以平粹夷又以寧適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則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

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適修群祀金田之列剝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庫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作大壯之規但有靡然之勢傾圯寢父民何所親上乃鼎新規舊舊制遺使星而蔽事募梓匠以僦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蓋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聯其特起綺疏敞野朱檻凌虛眈眈之邃宇來風轆轤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蓬簋簠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率體在庭金石在列侑侑衆賢以配以侑懷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霖泰嶽雲歛則重檐疊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楠雲楣金碧煥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備營繕之功于今為盛錄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乃除千古之患與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僇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瞻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

以知篇。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幾隙。人以悅使。向謂億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蔡修阿房。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勳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組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今諸侯擅權。曾道有蕩。今禮樂缺然。神降尼丘。今德鍾于天。挺生夫子。今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今類子產之有。苞聖人之德。今粟生知之賢。刑詩定禮。今糾繆繩愆。智冥造化。今功被陶甄。下學上達。今仁命罕言。將聖多能。今名事正焉。道北四瀆。今日月高懸。仰之彌高。今鑽之彌堅。歷聘諸國。今陳蔡之間。時不我用。今吾道適遭。麟見非應。今反袂漣漣。梁木其壞。今歎彼逝川。王爵疏封。今衮冕聯翩。百世嗣襲。今慶及賞延。明明我后。今化浹無邊。崇彼廟貌。今其功曲全。高門有閤。今虛堂八筵。吉日釋菜。今陳彼豆籩。雕甍畫戟。今旦暮含煙。海日一昭。今金翠相鮮。帝將東封。今求福上玄。千乘萬騎。今轟轟闐闐。謁我新廟。今周覽踴躍。群后今岱宗之前。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勅撰。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舉奉勅書并篆額。

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遠殫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萬幾。華其所當重。與其所當興。飭官勵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禮。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尊謨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先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後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一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疊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握座欄楯。簾櫳象魚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之。明年而殿工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



賜遣使策祝并以樂成之意告之。方役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後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率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掣楹計工。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釦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茲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

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鍊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仍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庫。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後大効功。隘者以闕。庫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勵鴻休。以詔無極。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馬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懷英奉勅撰并書并篆額。

元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越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奉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壁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

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濟臺頒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廢以高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尹山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書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齊充單正恩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禮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敷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筆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楠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鉅砌歲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採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浸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臺重簷亢以層基綵以脩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貨用以繕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顙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遺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賢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祭感復戶二千人以應洒掃事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奉命跋蹟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祀其祀豈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其禮之修燕翼之誦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皆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風化勵俗爲先務至於懋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待振曜一時定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泰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暉斯飛遵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掃有戶

樂盛有田。聖政聿新。希縱治古。念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勅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詔兼脩國史臣閻復撰。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劉廌書。

元勅脩曲阜宣聖廟碑 前段未錄

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傯顛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瀟。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焉。惟皇建極。專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稽芳。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額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文考。美德懿聞。文宗續緒。聖聖克肖。廼開奎府。廼飾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肯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絃絃。縉衮衣。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會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盛。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跡民唐虞。瞻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以謨。

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勅撰。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嶮嶮奉勅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勅篆。

元順帝勅加封啓聖王碑 前段未錄

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開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履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緝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疑。曰惟天縱。王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緩乎其行。防墓之崩。泣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其親顯親。五孝重敦。念茲在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峰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襲封衍聖公臣孔思誠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元勅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江西金憲任忙古台以墨。入



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通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飾事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既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氏襲封者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世服役孔氏爲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翼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導意於內侍，臣禿滿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百官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祭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野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豈不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當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自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音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靡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駭駭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寶后故，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俟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程治書侍御史臣彝咸攸成之。元統

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兼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元皇太后祠魯宣聖廟碑元統己亥年春正月朔

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序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齋。載臨闕里，爛其煌煌。獨辰藏事，惟吉惟良。牡牢肥腍，黍稷芬芳。豐饗樂酥，神人悅康。於赫尼父，執範百王。允迪允則，宗社隆昌。或素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誠敬是將。既欽既敕，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億載休光。張起巖撰

皇妹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妹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內，遣承務郎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偕承直郎建魯花亦不顏帖木兒屬官趙景祐王居敬恭伯兒奉香酒詣闕里致奠，仍頒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文至衍聖公思晦，率三氏子孫出迓於道左。翼日禮成，衍聖公既封章馳謝，欲大書深刻，歛耀無窮。石已鑿，謂瀚文學之職，屬辭比事，宜相茲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敷聞聲教，賢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頗歲繼至今茲，又有

是舉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濶之儀也第媿泯泯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敢拜手爲之詩其詩曰倚歎賢主瑞啓璇源武宗之妹世皇之孫開國東土維屏維翰式彰光範益大以尊左圖右史儲梓擁祉先聖之祠載禮載祀禮出中閨光生闕里刻石學宮永昭盛美 泰定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漸撰

皇妹太長公主致金博山碑銘

元天曆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撰前後未錄

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盆一遣使馳驛敬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倚歎盛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又可見天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閑處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下肯重吾夫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知避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然俾世情知孔子咸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避何福之不可求哉

自昔帝王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皇后與公主遣官致祭者則鮮故錄此三碑以見孔道在人雖女后亦知所重也

國朝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

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閏望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味爽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致綵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門外上注目送之臣節恭備貢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賁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縉世職知縣孔讓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概牲豢香潔豆飭脩薦裸欣俯咸中禮節宛若神聖在坐群賢陟降在聖左右洋洋濯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使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我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躬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香帛如古昔帝王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



儒藏

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述作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治平之效者。則在於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智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遠乎前聖。愚想以聖祐聖。以神助神。假靈弼贊。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

朝崇獎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驗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子孫榮。實爲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同脩國史臣吳節撰。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立。

褒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爲八。

蓬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蘇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獻唐。傳請闕里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然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儼乎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裸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鼓封衍聖公臣弘泰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壤地。誠瞻古之罕聞。斯文之大慶。待臣一家之私幸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司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鉉。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榮。開命駁奔怡恭祀事。亦懷申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賴之。咸致尊崇。然未有礼明樂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祝饗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能用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

國家其盛之者固非習於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政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賢智無莫知所適。孰知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行則不流。不爲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墜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爲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傳曰。夫子之道。當天地。又曰。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豈不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聿興禮樂之時。而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極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諉腐渙命。夙夜祗惕。思所以副

皇上隆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博稽古典。入封黼座。俾朝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賜進士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蕭脩。國史。經筵講官錢塘王獻書。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此以重脩是。多出於人臣。

隋脩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夷華。遂淪於禮樂。天生

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東主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膺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慈封紹聖侯。

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于媯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帝宗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指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雪無灾化之所行。馬牛不繫。繩魚夜放。早彰滌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嗟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



潛心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因園常空。接上迎賓。登臨遊賞。觀渾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虞聖道。致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楠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干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機散淳漓。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於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必必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見多子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穿壤。永固金石。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辰朔越二日乙酉。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文。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同立石。

唐重修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旌太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堯元。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谷轉死。爲魚。蟲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隆。

缺周道微。宋公用鄭。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彞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何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博。經其禮而不恪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貴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明日開覺。膏雨潤。驥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理濟。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得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夾雲。文思戾天。仲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敷悅於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

成侯璉之字戲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爲
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
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於乎大聖烈

風。吾祖鴻美。故國方井。舊居州嶽。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
陳齋祭首嚴祀。樹絳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
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明教。長史河南
源晉。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
天水秋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
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嘉。疑倉曹太原王道淳。私
農楊衡。石戶曾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
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恂。東海于光彥。主曹榮陽鄭章。參軍
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
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
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興。遊
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廓經史。其詩曰。元天陰騭。大明虛鏡。神不
利淫。物將興正。凡曰投報。在此逢聖。吞沙荐虐。軒黃底定。襄陵
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礼張樂。雅頌
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
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
震曜。廣學夫開。蒸嘗而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洗壽宮。建振

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大
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
上柱國范陽張廷珪書。

元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朽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
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存經喪亂。表裏凋弊。中
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者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墜。所成
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撥度工費。以軍
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
節齋以下。近及簽同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敕廢之舉。迨夫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
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責。考績於
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爲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
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
爲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番意。輦石伐木。築基定礎。
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厦宇傑觀。而同垣圯
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
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
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它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
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大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



怨于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位其後，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雖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揅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廣衆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陬陬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板於陽月之既盈。宰牢醢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壇深更，無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爲殿閣崇嚴，倍增於它日。嚴嚴乎可謂夫子之牆也。孔氏合辭爲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觀其事，義不當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兼諸軍奧魯權主祀孔治立石。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畧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圯僅存遺址。宣德甲寅

冬，工部亞卿江石言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以斯堂之廢，歎然爲缺典，遂詔匠計之，捐已俸資資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謀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與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岐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靈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爲抵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遵軌而修事，謂之趾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遽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生民爲萬世之所仰賴焉。

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浣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清江裴侃記并書篆。曲阜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修啓聖王寢殿記

于昔長太常凡

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魯者非一世。而子孫奉祀則惟原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滋久。寢殿圯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亦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工能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過謁於廟。觀新構落成。棟宇聳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猥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爲文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

孔公鈔命工镌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况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時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况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勸諸貞珉。以告來者。天順五年九月暨望。賜進士陝西叅知政事。前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東吳張穆書丹。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嶺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華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華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



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憲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曰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板舍山中整竭私橐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趙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賢閭頌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太宗子孔克堅駿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備儼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楹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祠

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廼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詞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大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充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氣融結沅形降神薦生古吁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莫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宮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亭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

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守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巖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肅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兗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華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寶賢聞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



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二月，總管王公主敬致禱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尉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法之聖于門。五年春，二月，肅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以湖北肅訪使任公澤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嗣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五峰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禱也。東嶕曰坤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回之墓。又東爲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礼亦宜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爲生聖人，既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關里之廟。真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振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臣胎於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闢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于齋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迪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彥博，汝惟長左而尊之。大夫寶，問汝惟戴，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寶，上闕。

廟剝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後事，以時餼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章、李儀、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璫暨滕人張顯宗、薛榮、晁元榮，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鄭思宅在元于鄆，惟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校曰：戊午破於于徵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驕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敬。若官若吏，若士敢不有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醕酒，致鄭聲，博奕笑，嘩以驕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譏使介，舍歸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藁，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勅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行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鄆之間，孔氏自宋，厥墓營焉。叔梁宰鄆，五父爰殯，防，惟西北，東鄆西鄆，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爲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姬闕里。

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敷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曾子岱宗商融鳧山太昊開天東運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粵昔聖人作法一代惟我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休哉

典惟有道德祭于

贅宗防山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娥方將爰禱高禩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顏宇鄒人尼山是祈佳夢維麟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蛇坤靈是竅有垺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蹙乃剔故蹤乃作新宮採材自鄒輦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功事飛斯肇聿見斯龍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子矜奇青子何其樂子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鄒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至正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衍聖公謝恩表

景泰二年上幸太學持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冠帶錦衣越四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

王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謝表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汧流求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鑒悅寒族增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厯於魯東大學爲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級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以丹漆之函東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轡轡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渾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鄙草茅之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籍質本庸庸承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頭爵之封象賢深愧於前人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聖圖於悠久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上加賜樂舞進豆謝恩表伏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堯舜，蕩蕩乎難名。道配文王，穆穆乎欲止。緬懷先聖之垂教，實為萬世之所尊。顧茲廟祀之儀，文詎俾一毫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宸衷。既據禮以崇加，復申詞而詔告。遠辱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龍賁數仞之門，墻神靈如在。敬致九重之香幣，天威若臨。犧牲有醴，畢奠于兩楹之間。秩秩乎有儀，鐘鼓管籥合奏於一堂之上。洋洋其盛，佾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為過矣。適足以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不已。故酬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粵漢而唐，非無袞冕之加，而儀文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禮備樂明，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臣祖孔子者也。臣弘泰等生於素王之裔，愧乏片長。世叨顯爵之封，慚無寸補。復觀非常之盛舉，益彰曠古之奇逢。匪徒侈小臣一家之榮，真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掄揚莫既，期報德於涓埃。感激彌深，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長地久，祝

聖壽於無疆。日新月盛，仰文風之大振。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孔聖全書闕里志三十卷之②

校記

- ①基：當作「墓」。
- ②步：當作「少」。
- ③王：當作「玉」，見下條所述。
- ④天祐：當作「元祐」，宋哲宗年號。
- ⑤延：當作「炎」。
- ⑥由：當作「曲」。
- ⑦浣：當作「院」。
- ⑧「顯」下似脫一「顯」字。
- ⑨慈：當作「茲」。
- ⑩尤：當作「厄」。
- ⑪古：當作「右」，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 ⑫堅：當作「寇」，見右引書。
- ⑬邇：當作「爾」，見右引書。
- ⑭藏：當作「藏」。
- ⑮所缺一字當為「僅」，見右引書。



⑯薨：當作「薨」。

⑰千人：右引書作「十八」，當是。

⑱封：當作「對」。

⑲捧：當作「拜」，見《李北海集》卷三。

⑳私：當作「弘」。

㉑比：當作「北」。

㉒原稿闕卷三一整卷。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三十二

商略素王紀事序

後學蔡復實 編述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諡。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記。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從祀。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真所述東遊記終焉。宜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門封太守西蜀黃卿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鈔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禮器圖

簋



數百一
十五。



數百一
十五。

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

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犧尊



數六。

象尊



數十。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頸去足高八寸一分。耳高二寸一分。五。廣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寸二分。長二寸九分。深三寸七分。

大尊



數二。

壺尊



數六。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二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重四斤一十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數二。

著尊


















數二。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重四斤。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三分。



儒藏

<p>洗鼎</p>  <p>數二。</p> <p>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二分。</p>	<p>爵</p>  <p>數一百一十八。</p> <p>重斤八兩。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登。</p>	<p>龍勺</p>  <p>數一十八。</p> <p>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p>	<p>簋</p>  <p>數二百四十八。</p> <p>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邊。</p>
<p>洗</p>  <p>數二。</p> <p>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八寸九分。</p>	<p>壺</p>  <p>數二十八。</p> <p>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p>	<p>壺</p>  <p>數二百四十八。</p> <p>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p>	<p>登</p>  <p>數六。</p> <p>高一尺四寸。</p>
<p>俎</p>  <p>數一百三十三。</p> <p>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p>	<p>盥巾</p>  <p>給</p> <p>圓幅。玄被纁裏。</p>	<p>雲雷罍</p>  <p>盛酒器也。範金爲之。兩傍有螭首紐。畫雲雷於腹。冒蓋洗。白雲雷罍。用貯初獻酒。</p>	<p>祝板</p>  <p>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帛寫祝文。祭畢揭而焚之。</p>
<p>篚</p>  <p>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p>	<p>華席</p>  <p>布</p> <p>數一十八。</p> <p>縱橫二尺二寸。</p>	<p>銅</p>  <p>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蓋施三紐。用薦和羹。</p>	

禮記說

挾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備以也。燕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備器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琴小琴。備樂也。說錄如左。

盥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蓋致肅恭之意。盥盛水。勺挹水。洗受秉水。盥穢地也。舊圖壘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持古圖壘為饗餐雷文洗飾龍龍。

勺夏龍勺。股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為龍夏制也。

大尊大記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

山罍夏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為山雲形。

著等殷制也。記注曰。地無足。博古圖載體制高聳無足。腰作變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

犧象周尊也。王肅曰。犧象並全牛象形。而亢背為尊。

爵明堂位曰。夏以棗。商以羊。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為棗。棗卑而淺。故棗象淺。爵象雀。而雀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火細

者名爵。其義取小為貴。看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

足。隻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三足。皆以承酒。殊非也。

步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姑與盤是已。施於盛

曰。世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曲字從豆。為豐年之饗。禮記曰。豐年盛豐備神飲其祀人受其福也。後鄭注云。豐似豆。水。亦承中畫赤雲氣。

盛黍稷器。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璚。周曰簠。簠。方簠圓

為之尚質也。

遷豆。遷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揭豆。殷玉豆。周獻豆。又

玉豆雕翬。爾雅說以木。禮疏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

近制以銅。郭特注曰。鼎俎。亦豆。豆。屬陰陽之義也。遷豆之實

水土之品也。

錡。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是下。附也。孔疏云。錡。頭

有兩足。下各別為附。其間有橫橫以堂壁。橫下二附。似堂東

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遷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亦漆中

央黑。

簠。竹為之。鄭氏謂如車。簠如竹篋。古用簠不一。以其爵以承食

膳。以置玉幣。具載禮記。今單以承幣。詩鹿鳴序。實幣帛於簠

簠之遺意也。



樂器圖 詳見前卷止有搏拊不

應鼓有二 ○一升龍式一降龍式

應鼓 ○以木為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兩傍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緣以黃羅銷金鑲花綵雙簷四角為龍首嘴九派下綴絲結刻後視四於跌各向外

鼓 ○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三環繫以紅絨絲以朱漆架架之

笛 ○紫竹為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上以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徑各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絨絲結

簫 ○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一竅名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絲結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

祝 ○木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其傍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敵 ○虎背刻二十七齒齧水裏之成聲虎西友陰跌伏形所以止樂

編磬 ○磬鍾皆十六枚八章而倍之也植簾橫笛上刻齒曰崇牙

編鍾


笙 ○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眾管在匏有巢象

排簫 ○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伏如鳳翅其管鳳祥

琴 ○長五尺六寸六分象轡之目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

瑟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塤 ○狀如秤錘以土為之大成樂書云塤塤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管 ○  六孔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併兩而敵之

舞佾圖 見前卷

旌有二○列於左右

中卷皇明一覽

臣梁橋曰臣伏觀

御製正孔子紀略并記有感謹者夫子不受僭王之號。雖因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有治民之責。夫子者齊立言又推明斯道於天下有教民之功。窮達雖殊而君道師道皆爲之重也。然語聖則無異語事物則有異。故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唐宋元之君智識卑陋不知夫子師道之重足以匹休三皇五帝三王乃妄加王號而示尊崇之典。然以匹夫之賤而享天子之祭則於義有所害。

皇上撥正祀典去其號而尊爲先師蓋以不爵而祭無位而貴也。蓋帝王之號起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代天弘化統四海撫兆民以成一代之治死則葬祭用天子之禮下及公卿大夫士庶人葬祭之儀各有等級。故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一或違則是拂天理畔王制得罪於名教矣。夫子道高德厚刪述六經繼往開來使萬世之下三綱正五倫明天地位萬物育生民遂養國家長治久安此皆教化之功也。周襄王制日暨滌祠日興漢明引佛入中國魏晉齊梁之君崇信佛老繪畫雕塑通耀天下與吾夫子爲三由是顏曾諸儒之祀緣於佛老之像唐宋

元加以大成聖文宣王之謚服天子之服享天子之祭。因襲之弊雖至于今歷代人主莫知其非無有黜之者。恭遇皇上英明神武見越古今毀滌祠正祀與謂王號非孔聖所安而繪塑實夷風未改無臣爲有尚深責乎子路之欲天假幻即真美甘誣於異端之惑世遂定先師之號盡廢雕塑之形蓋道隆則從而隆惟三聖然後知聖輩前朝之陋制成曠古之修觀。謂夫子大聖人也嘗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乃心之聲行之符也言發於理則知心存於正心存於正則凡辭受取予一於理而不苟也。因是而歷引論語所載諷戒之言以辯之則知夫子生前以禮教天下今雖沒世然英靈在天當時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夫子譏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豈肯自蹈非禮而忍僭王者之號乎。封內山川諸侯嘗祭季氏以大夫而僭祭泰山夫子譏其神不享非禮之祭豈肯無知妄作而受非禮之祀乎。夫子欲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豈肯越禮犯分而受名不正之謚乎。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身爲匹夫豈肯受王者之號而甘同周公之衰乎。昔吳楚徐越乃泰伯祝融伯益大禹之後也見周之弱皆僭號稱王夫子之作春秋深加貶黜比諸夷狄以正君臣之義豈有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已哉。自前代加以



王號致祭及今人皆以為夫子之榮。獨以為陷夫子於不義為辱。寢食不安。心或有愧。不若當時不加之為愈也。皇上以愛人為德。其意以為與其以非禮尊夫子為王。孰若以儒道尊夫子為師。雖不得於帝王之列。似平卑之屈之也。殊不知

皇上之所尊者道也。前代之所尊者爵也。尊道優於尊爵。先師重於宣王。祀典一正。伸夫子教化之功。黜無君之名。脫僭竊之罪。而夫子之心始安矣。俾萬世帝王法夫子之道以為政者。皆以為師。上自天子。下及庶人。莫不北面稽首而拜。布衣華於袞冕之榮。釋奠甘於王食之美。屈之正所以伸之。卑之正所以尊之也。自安加王謚之後。千百餘年。無人識破。惟我皇上見道分明。以洗千古之陋。所以扶綱常而闡文教。貴中國而賤蠻夷。可謂據前聖之未發。其與周公制禮作樂同條共貫。誠有功於聖門。有功於道統。豈曰小補之哉。此乃中興撥亂反正之宏綱。崇儒重道之盛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視擁虛名以示尊夫子者。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謹按弘治初。先少詹事楊守陳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賢在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統者謂孔子周人當

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猶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邪。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于是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謚號。其袞冕一如天子制。又按先臣何孟春餘冬錄云。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或稱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稱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即楊守陳言者所見不一。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於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至尊徽號。雖非聖人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又按元初吳澄作孔子封王辯曰。王君之號也。夫子非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貴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舊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又按。天順八年。建言者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先臣給事中張璠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夫楊何。吳。張四氏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張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善乎先臣丘濬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我

世宗廟皇帝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張所議。丘氏所稱。洗前古之陋。正百王之典。猗與偉與。

中卷四嶽集 蔡復賢著

一正祀典。夫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扶世教。示來學也。況先師孔子有功於天下萬世。天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從祀之人。豈可苟焉而已邪。苟非其人。則不惟先師莫之歆。而世教亦胥此壞矣。何也。國家所以祀其

人者。非徒使學者之誦其書。亦以識其人而尚友之也。非其人而從祀。竊恐學者之効尤。而曰先賢亦若此矣。不若害于世教乎。我

太祖高皇帝則大正之而不容贅矣。但猶有一二可疑者。十哲之數。本以相從陳蔡。記之程頤。謂其爲俗論是矣。而乃又以爲祀典之定論。宰予糞土人也。冉求聚斂人也。顯孫師難與爲仁人也。何可以在十哲之列乎。合無置三人於兩廡。而升有若以足八人之數。被其先孝弟之務。而達禮樂之本。言行氣象。宛然孔子。而同門之士。至欲以事孔子者事之。則其人可知矣。豈在由賜數子下耶。然此皆就先賢論也。我

祖宗作人之盛。若檢討陳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新建伯王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爲聖。要亦有得於孔子之的傳者。使之從祀。無曰二臣足以當之。亦足以昭

祖宗作人之化也。此而不祀。後來者皆無門而入矣。區區漢唐宋猶有人也。而

明獨薛瑄一人焉。豈果乏人乎。宜下禮官酌處。庶乎祀典盡正。而勸懲以明。世教可扶。而來學之尚友者。亦不謬矣。若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則。豈所望于今日哉。伏乞

聖裁。



中卷大音大全

本朝王雱撰錄曰：情性之正，以防其流，造化之妙，以鈞其源。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思賢猶蘭，獲麟將歸龜山，杏壇角意，商意東周，風遊雲此，十操皆孔子所作。○群書要語云：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趙簡子殺嬖鳴犢，有感而作。二曰將歸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孔子因季桓子受齊文惠，諫不聽，望龜山而作操。

樂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後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問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我，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柝，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按顏淵當○又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嘆之，於是援琴而歌之。○又曰：師襄子，夫子蔡師也。顏淵聽夫子琴，知周衰者也。蔡啓期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又曰：孔子尼者，

孔子之所作也。孔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嘆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覈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適其志。故曰：孔子尼。將歸操者，孔子之所操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水至，渡秋水，聞趙殺其賢大夫，實鳴犢，喟然而嘆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高狄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作此曲也。

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嘆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視彼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衛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歷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返魯，過隱谷之中，見蒹葭之獨茂也，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零落，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也。古樂操云：孔子作衛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于歸，遠逝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文之，魯君閉門不聽政。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脩天子下畔天。夫賢聖斥逐，讓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聽，從退而望魯有龜山然之辟。

季氏子龜山托勢位于芥柯猶山之蔽魯也。傷政道之不用。憫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作此曲也。

古操云。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芥柯。奈龜山何。

廣琴操并序。此。明朝朱右所作。取孔子之意。而廣之者也。序曰。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厄。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

將歸操

河之深兮。誰將屬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水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碎之。覆巢殒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于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背背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輝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虧。又按祖王譜。孔子應聘諸侯。七十二國。而不一獲。其主莫能見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蘭獨茂。與衆為伍。乃止卓。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又曰。是曲孔聖所作。時歷聘諸侯。皆莫能任。自衛反魯。過空谷之中。見蘭獨茂。止卓。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後人又增嘆而美之。謂靈草之於幽谷。挺然異於衆芳。嘆嗟其不逢時也。

蘭之依依。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何古之哲人。擬而為操。遂為草之於幽澗。挺然異於衆芳。堪嗟已乎。此操當時止有十一段。如失渾厚。今取其首。附載于后。

慢宮調。獲麟操。希仙曰。是操也。孔子所作。而後人增益之。按祖王譜。獲麟者。魯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中。春秋經之。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麋而有角。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反袞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也。為明王出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故作獲麟操。噫。吾夫子憂憤不時之嘆。此心其何然乎。

一傷時。○麟兮麟兮。合仁抱義。出有其時。行步而中規。折旋而中矩。其聲也。音中律呂。所遊那而必擇。詳而那後處。處仁趾。生草不踐。那生蟲而不履。居不群。行不旅。不陷於罪。恢恢網罟。而無所怪。麟兮一角五蹄。時其希。氣鍾兩儀。今出無期。食鐵而產金。空其奇。

二西狩。○西狩大野。那魯觀風化。大婚大禮。好生惡殺。賢君也。辯政邪。齊魯兮。商不謀夏。夷不那亂華。君對而無暇。

三獲麟。○世事無常。子鉏商新於野。獲麟兮。以為不祥。折其足而堪傷。夫我其將。辨物而推其祥。那魯而何其昌。胡為而求遺。



此不具剛其腸拭面也而汪洋反袂沾裳。麟之至時非其當。出也知爲明王。

四長嘆○心戚戚禮樂廢壞極。僭竊微歌詠於三家。有君夷狄瑞麟兮誰其遭不測仁而有德不爲明王獲麟之不榮蒼蒼滅色那時無明王叔孫氏心何感爲虞人所得空自呈文鄒邦魯國四獸之靈伊誰爲識。

五幾憤○慨嘆成幽憤吁嗟乎麒麟歟之尊馬蹄牛尾那而磨身懷治化仁王趾而振振行不侶止不群今遭喪於叔水精也依誰論依誰論嗟乎不仁之人。

六絕筆○周道不興感嘉禎之無應麟瑞兮郊數而空呈筆絕兮岫歎雅樂將焉正吾道天衰盛賢魯衛之聘知我罪我筆絕那春秋之秉道之那將行道之那將喪從天命。

思賢操 即顏回操。又云亞聖操。又云商音魯操也。臞仙曰是曲者孔子所作也。顏回沒孔子思其賢遂作是曲嗟悼而泣之故曰泣顏回。今易其名曰思賢操。按紫霞洞譜云亞聖操者乃魯人顏回字子淵孔子之門人聞一知十在四科德行之首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死孔子哭之慟又曰噫天喪子天喪子蓋悼惜之深也如此後人於蔡調中加七句天地推遷有榮辱四時循環皆反復幾回滄海變桑田幾度桑田變陵谷哀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我琴一聲聲爲

顏回哭○西峰曰是曲者孔聖門徒三千惟顏子最賢而敏。簞食樂道不幸天命有歸故聖人悼道學無傳作是詞而哀。附蔡聲以寄之其音悲感悠揚非盡意思者真能知其微妙。首一段○大哉顏回噫嘻大哉顏回思憶顏回。大哉顏回哀苦也顏回痛傷情也顏回痛傷情也悼道無傳惜乎顏回天喪子惜乎敏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二段○一簞食顏回一瓢飲也顏回在陋巷那不改其樂賢哉顏回憶昔當初在陳在陳絕糧惜乎顏回天喪子惜乎敏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三段○行夏之時時之正也秉殷之輅質之中也服周之冕蓋亦以爲文而酌其中也樂則韶舞以其盡善盡美思憶顏回四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歸仁焉也顏回無施勞也顏回無伐善也顏回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顏回三十二歲死不幸短命痛傷情也顏回天喪子惜乎敏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五段○哀哉顏回命何促天若我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吾琴琴聲爲汝顏回哭。

六段○一日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天下歸仁焉也顏回不遷怒



也顏回不貳過也顏回吾將歸去魯之邦絕絃筆作春秋視予猶父今也不幸短命死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顏路請子之車必為之柩吾不徒行惜乎顏回

七段○惜乎顏回洞洞屬屬聞一知十敏而好學惜乎顏回三千徒弟惟爾寔寔痛傷情也顏回吾見其進未見其退謂之而不惜者惜乎顏回

結尾○天地推遷有榮辱世事循環多反覆幾迴滄海變桑田幾度桑田變陵谷堪嘆人生能幾何

琴操辨儀云如顏回一操有五段有七段有九段者有以論語所載顏子平昔言行爲辭者有以夫子痛悼顏子之情隱括爲語者

杏壇吟 是曲孔聖所作也時週遊列國返魯作春秋仍慨古傷今作是曲吟嘗於杏壇援琴撫之門賢侍聽而稱音律淡高清和最佳曰杏壇吟也○野塘清致子云是調也嘗聞先生之言乃季康子感歌孔子以其悼道此言非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藏文仲誓盟之壇也觀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太音紀原

伏犧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期之數也太史公曰琴長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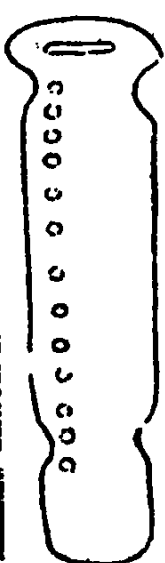
一十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今宜以義制與孔子琴制爲準終世曰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氣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

琴面諸稱攷○一額二承露三絃眼四岳山五肩六鳳翅七腰八冠角九焦尾龍龈下有韻

琴背諸稱攷○一居穴俗云龍舌二護軫三軫池四龍池五鳳足六鳳沼七托尾八腹柱上曰天柱下曰地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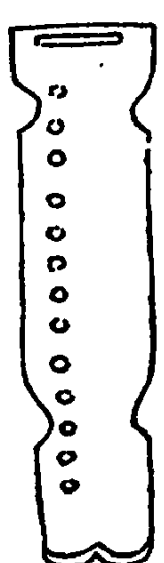
○伏羲見鳳飛于桐乃象其形立高三尺增六寸六分製以爲琴法六律六呂之會取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索神蘭爲絃脩身理性反其天貞與孔子琴制相似韓詩外傳曰伏羲琴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即二十絃也七十二候即正月春風解凍至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軒轅記曰伏羲置琴其妹女媧和之

伏羲琴



仲尼琴長三尺六寸四分用周尺也同宣琴三尺六寸四分乃龍唇之數

仲尼琴



易句五十六易楚楚句詩萬楚
何。嘆人生能幾何。
色詩楚楚五詩楚正

將歸操 即解操也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
色詩楚楚六詩楚楚六句楚尼
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
六詩楚楚六詩楚楚六詩楚楚三詩
楚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
楚楚四詩楚正楚五六七易十
安婦尤婦兮婦兮無與石間兮無應
楚世楚楚楚楚楚五六句易楚楚
龍求。

荀葵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耕兮不
色詩楚楚楚楚四詩楚楚三四易楚
中梁柱龜之天兮我以蒼魯知將
四詩楚楚五五六句楚楚六詩楚楚
聚兮衰莫子伍周公有思兮
楚

詩楚楚三句易楚五六七易上七色楚
歸輔。

不歸楚

思賢操

大○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我○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
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噫○左指不按絃右食指連挑二三絃
○嘻○右食指連挑大絃○大○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
○我○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三絃○滑○左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斂○
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
挑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
挑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
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也○浮點
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
右中指勾二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
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
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道○左
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



儒藏

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退下十徽。○亡桃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一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一段

一○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準○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也○左名指按十徽，又以左大指按徽，即拊起一聲。○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一○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瓢○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飲○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拊起一聲。○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匝○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巷○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即交互浮點。○那○浮點起。○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改○右中指勾七絃。○其○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賢○左右指交互浮點。

○哉○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憶○右食指抹入七絃○昔○右食指挑七絃細退而下○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六絃○初○右食指挑六絃細退而下○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右中指勾六絃○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絕○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纒○右中指勾五絃○惜○左名指按十徽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思○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憶○細別而山○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哉○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頰○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哀○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苦○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也○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急
綽而止。○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
交互浮點。○也○浮點起。○悼○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
絃。○道○右中指勾七絃。○無○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
絃急綽而上。○傳○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
右指交互浮起。○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挑七
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
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惜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敘○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好○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勾三絃。○痛○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
○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

徽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
○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
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
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二絃。
○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

三段

行○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夏○右中指勾六絃。○
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時○右中指勾六絃。○
時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正○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乘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殷○右中指勾五絃。○之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輅○右中指勾五絃。○臂
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服○
右中指勾七絃。○周○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之○

右中指勾七絃。○冕。○右中指勾六絃。○盞亦。○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以。○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文。○右食指挑七絃。○而。○右中指勾六絃。○酌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則。○右中指勾五絃。○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舞。○右中指勾五絃。○取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善。○右中指勾六絃。○盞。○右食指挑六絃。○美。○右中指勾五絃。○思憶。○左名指按十徽。左指挑六絃。○頤。○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

四段

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之。○右食指挑七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行。○右中指踢六絃。○舍。○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踢五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藏。○右中指踢四絃。○尺。○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婦。○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馬。○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頤。○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勞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頤。○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伐。○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善。○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拍起一聲。○頤。○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禮。○右食指挑七絃。○勿。○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視。○左食指挑七絃。○聽。○右食指挑七絃。○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動。○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拍起一聲。○頤。○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十二。○右食指挑七絃。○引上六徽半。即下七徽。○歲。○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死。○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不幸。○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手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拍起一聲。○頤。○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敏○左右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一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五段

左指浮點起。○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食指勾六絃。○何○右中指勾五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苦○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挑四絃。○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促○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右食指挑六絃。○回○右食指挑五絃。○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樂○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聲○右中指勾五絃。○聲○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汝○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四○右中指勾五絃。○哭○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六段

一○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日○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已○右

食指挑七絃。○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禮○右
食指挑七絃。○為仁○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由○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已○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四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歸○右
食指挑七絃。○仁○右中指勾六絃。○馬也○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左

○還○

○怒○

○也○左大指按徽即搥起一聲。○

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不○

○貳○

○過○

○也○左大指按徽搥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
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將○右食指挑七絃。○歸○左大
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去○右食指挑七絃。○魯○左名
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勾六絃。○那○左大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絕○右中指勾六絃。○筆○右中
指勾七絃。○作○右食指挑七絃。○春○右中指勾六絃。○秋
○右中指踢六絃。○視○右中指勾六絃。○予○右中指勾七

絃。○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父○右中指勾六
絃。○今○右中指踢六絃。○也○右中指勾六絃。○不幸○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
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死也○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有○左指不
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行○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搥起一聲。○顏○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顏○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路○左大指按
八徽右食指挑七絃。○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予○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之○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六絃。○車○右中指踢六絃。○以爲○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之○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
得○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吾○右中指勾六絃。○
不○右中指勾七絃。○徒○右食指挑七絃。○行○右中指勾
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
絃。

七段



惜○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乎○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聞○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知○左名指按十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而○右中指勾七絃○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學○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千○右食指挑七絃○徒○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弟○右中指勾六絃○惟○右中指勾六絃○爾○右中指勾七絃○最○右食指挑七絃○賢○右中指勾六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傷○右中指勾六絃○情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見○右食指挑七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勾六絃○進○右中指勾六絃○未○左指不按絃右中指

勾五絃○見○右中指勾五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語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右中指勾五絃○情○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者○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

結尾

左指浮點起○天○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有○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榮○右中指勾五絃○辱○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世○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循○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多○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反○右中指勾四絃○覆○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迴○右中指勾五絃○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七絃○海○右食指連挑六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桑○右中指勾四絃○田○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度○右中指勾三絃。○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五絃。○田○右食指連挑四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陵○右中指勾二絃。○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堪○左名指按七徽右中指勾四絃。○嘆○右中指勾五絃。○人○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生○右食指挑六絃。○能○右食指挑五絃。○幾○左中指按七徽右中指勾一絃。○何○左大指按七徽右大指劈出六絃。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滅文仲誓盟之壇也。觀物思人因命蔡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左指浮點起。○暑○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往○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寒○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來○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春○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復○右中指勾五絃。○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西○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挑六絃。○水○左名

指挑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東○右中指勾五絃。○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將○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軍○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馬○右食指挑六絃。○今○右食指挑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野○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草○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開○左食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五絃。○花○右食指挑四絃。○滿○右食指挑三絃。○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

右杏壇操有於頽回操七段之後將此操為結尾者止於末句愁字下添堪嘆人生能幾何一句殊不知將軍二字與頽回有礙以為嘆文仲者為是。

琴譜錄于左

暑 往寒來的春復秋 夕陽 下
東的流將 軍的戰馬 今 的
野 草 花 地的愁 的那
荀 子 三 五 四 下 九 七 八 十

中卷字跡

孔子題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孔子書。學古篇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二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歐陽公金石錄又以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後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埋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今非全集也。

殷比干

右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榻本體勢與周楊王吉君發已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書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菴不謬。博物志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干錄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一統志云衛輝府城北干里有石刻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帝太和十八年南巡弟祭刻文墓上。

嘯堂集古錄銅盤銘

右	後	萬	茲
孔	殷	比	干
林	周	世	馬
比	寔	并	氣
左	前	之	是
比	比	比	比
泉	道	寧	寶
比	比	比	比



儒藏

汝帖銅盤銘釋同前

孔
子
大
聖
無
以
鎮
之
即
日
還
大
成
木
主
於
此
鬼
遂
不
為
祟
後
因
建
國
子
監
學
廟
焉
景
定
建
康
志
曰
晉
時
建
平
陵
武
平
陵
與
平
陵
安
平
陵
四
陵
並
在
鷄
籠
山
之
陽
皆
不
起
墳
宋
瑞
平
三
年
制
置
使
陳
韓
於
覆
舟
山
龍
光
寺
側
凡
將
士
之
戰
死
於
虜
者
悉
收
骸
骨
而
葬
之
相
傳
監
廟
基
址
舊
為
積
屍
之
所
謂
之
萬
人
坑
每
天
陰
雨
濕
行
人
多
為
鬼
眩
洪
武
初
移
神
僧
誌
公
寶
塔
於
鷄
鳴
山
因
建
鷄
鳴
寺
而
鬼
又
夜
飛
磚
擊
瓦
僧
人
怖
恐
太
祖
曰
此
非
孔
子
大
聖
無
以
鎮
之
乃
建
監
廟
於
此
鬼
遂
不
復
為
祟
崇
謹
按
聖
人
與
天
地
合
其
德
日
月
合
其
明
四
時
合
其
序
鬼
神
合
其
吉
凶
者
也
彼
死
無
所
歸
之
鬼
有
聖
人
以
為
斯
民
主
誰
敢
侮
子
而
為
厲
哉
我

先聖所篆比于基銅盤銘開元中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基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嘯堂尚似而禮體亦未可必也因摹三傳於右以獻博雅君子

中卷楚辭

楚詞七諫曰路釋女之方乘路室密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

中卷鷄冠子

鷄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中卷靈異錄

孔子木主靈異

國朝梁億傳信錄曰南京國學之址在覆舟山今名龍之陽背抵後湖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又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鬼於昏夜又飛磚擊瓦而不能止僧人怖恐

大皇后馬后聞之告於

太祖皇帝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還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為祟後因建國子監學廟焉

景定建康志曰晉時建平陵武平陵與平陵安平陵四陵並在鷄籠山之陽即鷄鳴山皆不起墳宋瑞平三年制置使陳韓於覆舟山龍光寺側凡將士之戰死於虜者悉收骸骨而葬之相傳監廟基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洪武初移神僧誌公寶塔於鷄鳴山因建鷄鳴寺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乃建監廟於此鬼遂不復為祟

謹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彼死無所歸之鬼有聖人以為斯民主誰敢侮子而為厲哉我

孔子學基靈異

孔子葬曲阜城北泗水上泗水為之却流壅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太學孔廟靈異

元時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子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鐺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續綱目發明云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仁宗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以邦寧閭閻而俾之祫謁先聖之廟乎既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如林放乎綱目據事實書所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云或曰分注載風起滅燭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何以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團天理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哉蓋吾夫子與天合德豈刑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莫享邪此理必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地是

何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邪綱目備書于冊者所以甚元人之惡夫何惑。

天下儒學孔廟靈異

前輩相傳云昔有郡守於丁祭之先命卜者占孔子欠晨來饗何學上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後尋問之有謂牧牛童子聞此日天下祭孔子乃於山中採松花香呼群兒祭拜之始信然焉。

尼山靈異

金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於誕之辰前期一日衍聖公率闔族敬詣尼山廟祭畢日方之則俄聆空中有樂振作皆金石絲竹之音眾為之駭然。

闕里孔廟火中靈異

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以廟學正燔泊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人謁廟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在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金主有旨修闕里廟。

孔子學堂靈異



儒藏

春秋孝經既成先聖齊戒於學堂下面向北斗而拜告備於天於是紫微星乃降此堂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先聖疏而讀之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此六字乃五上刻文之辭上

孔子手植榆樹靈異

闕里廟中御登殿在儀門內殿前有先聖手植榆三株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贊德殿前即前殿二株

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丈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枝蟠屈

如龍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

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故世謂之再生榆金真祐甲

戌春正月杜冠犯曲阜縣焚聖廟及延三榆至元朝至元四

年甲午春二月榆之子根萌芽於東廡壁隙間教授張頤植

復于故處迄今葱色龍形

中卷江西白鹿田書先志

唐李渤與同涉俱香童子之後為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咸平

五年又枯死宋板元年二坐宣聖十哲之像

中卷幼燕目三書完

開寶九年潭州守朱洞始創宇獄麓山咸平一年潭守李允則

益生唐其規模三年潭守之為記開講堂揭以書完聖先師

孔子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賢滿湘為洙泗荆蠻為難魯

中卷祖庭廣記

聖殿靈異

先聖殿前有壇即先聖教授之遺址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財

三萬脩夫子廟及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遺長子張伯除堂下

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安置几前堂下

東首有懸壁背有冊書乃夫子遺篋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

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篋發吾篋會稽鍾離意璧

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服焉

鄒國夫人殿昔為先聖燕居之室按魯衛及魯人相傳云孔子

將亡遺秘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我牀顛倒我

衣裳至沙丘而亡始皇至魯觀孔子宅後果至沙丘而崩

和廟東南三里有闕門廢址後立於舊城因名曰闕里後果至

憲神將屯兵於魯地侵害百姓虜掠式財明帝乃拜鮑永為魯

郡太守未到即大破之惟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從孔子講

堂至於闕里門無故荆棘自除永異之即為府丞及魯令曰方

今危急如此而闕里荆棘自除得非夫子欲令太守行禮請吾

誅無道邪乃命會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覲欲因此擯之豐

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犒享而潛伏兵器永覺即手格殺豐

孔林遺蹟

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子車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視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二

之曰諱也。胡為乎來哉。拭面泣涕。叔孫聞之。曰。誰見而天告夫。之兆也。其後夫子果病卒。夫子病。子貢請見。曰。賜來何。晚。因嘆曰。泰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按孔子未生也。而麒麟預見於闕里。未卒也。而麒麟預傷於大野。叔孫以為夫子之徵。豈不然哉。

孔子墳西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世傳孔子沒。戒門弟子為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塚。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先師塚坐百餘畝。坐中樹以千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相傳孔子弟子皆遠方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故所植草木皆異種。而難識也。有古木似槐。紋理縱橫。他處所無。名曰楷木。縉紳之家多取以為簡。墓前又有古柏。蒼然如虬龍形。世代相傳。乃孔子所植。其餘若皇甕所載作粉雄離。音繁。女貞。不作安貞。音五。味。名。變。音。檀。等木。迄今古木蒼鬱。高挿雲霄。延袤數十里。

中卷水經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丘區也。別九州士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中卷水經

尼丘山。○沂水出武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防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者也。

注曰。孔子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門。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十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連基尚整。

注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廟屋三間。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魏黃初二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

注曰。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

注云。北為洙水。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荆縣自闕。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為相。因修饗祠。以誅彭蠡等。邦綠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按國語韋昭云。泗在魯城北。

中卷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有憂也，何耶？孔子曰：魯政未聞。昔管子有言：丘其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中卷郡國志

苦萊山○苦萊山即黃城山也。自萊至泚陽，南北相毗連，亘百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池，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為城是也。

志云：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草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南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銘。

志云：兗州兩觀城，即仲尼為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中卷輿地志

贊皇縣有孔子墳，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石人像。

魏卷之狀

中卷漢書地理志

泗水○泗水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及魯道衰，泗水之間斷斷如也。

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獫狁句瀼蠻夷，殷道衰，其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藝織作，設樂演朝鮮民犯禁八條，無門戶之閉，婦人真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蓬豆。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君子悼道之不行，求梓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中卷荊州記

盛弘之曰：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蒸漿無以過也。

中卷皇覽塚墓記

記曰：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傳曰：防墳于地微高。○又曰：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坐方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塚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塚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名氏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塚東，遙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

聖賢塚墓記

記曰孔子墓有檀樹。○後漢記曰鮑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師彭豐廖立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其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留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鄉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其黨與帝畧封爲闕內侯又曰孔子墓上有五味樹典寶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

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十道志曰兗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後漢郡國志魯國志云鍾離意爲魯相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得古文策書曰治吾室鍾離意。

校記

- ①門封：似當作「開封」。
- ②「若」字疑誤，或當作「有」。
- ③之于：當作「之子」。
- ④文：當作「受」，見《通志》卷四九。
- ⑤天夫：當作「大夫」。
- ⑥賢：當作「絃」。
- ⑦賢：當作「絃」。
- ⑧瑞平：當作「端平」，宋理宗年號。
- ⑨真祐：當作「貞祐」，金宣宗年號。
- ⑩真祐：當作「貞祐」，金宣宗年號。
- ⑪白鹿田書完志：似當作「白鹿洞書院志」。此下兩條標目及正文皆不可通，存疑俟考。
- ⑫畏：當作「男」，見《東家雜記》卷下。
- ⑬果至：當作「漢董」，見右引書。
- ⑭式財：似當作「民財」。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二

⑮九：當作「于」。參本卷末所述。

⑬魯：當作「會」。

孔聖全書國朝釋其孔廟儀注中卷卷之三十三

後學蔡復實 編述

祭期

祭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南京國子監祭酒

分獻官北監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南京師監御史二員 監宰官南京禮部司官一員

引班官

南京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為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

祭官之前

祭服

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其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陪班行禮止用公服

按祭服舊給於官用方心曲領故今南監神庫內有木笏及玳瑁五十八袋則舊給於官可證矣嘉靖中始去之惟易朝以玄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菜不茹葷菜不茹葷菜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判署刑不與妻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事務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祭之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燕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送祝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計省牲數牛一舊羊二今增五舊豕六今增十四皆景泰六年增也鹿一兔十香案一燭二俱在省內

陳設

前期執事者掃除廟廡階陛正祭日丑時以前執事者休後園



式陳設。

祭器

祝板一以木為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粘貼板上祭畢揭而焚。爵一百五十七。磁登五。

磁銅二十。磁盤四十一。磁簋四十一。

磁簋一百八十四。磁豆一百八十四。篚九。

磁酒尊同五。磁獻尊三。罍巾三用以覆蓋酒

尊也每尊用蓋布巾一各綴金銀銅錢四文。

酌酒杓酌三用以酌出尊內之酒也。酒尊卓三卓面上刻

三孔仍用木板一片橫裝於刺孔之下以盛酒尊。

牲匣十九以木為之硃漆底蓋蓋之兩頭用銅環二箇底之兩

旁用銅環四箇各高六寸長三尺三寸闊二尺二寸。

大小硃漆木盤二百一十一。香案十七。省爐四十五。

燭臺九十。供卓四十三。毛血盆十九。

瘞毛血盆十九。盥洗盆三。盥洗盆架三。

帨巾三用以淨手者。滌牲桶十九。鐵鍋八。

煎盆四。庭燎隨用。

○正壇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二十。白磁毛血盤二十三。篚七。

大饌盤十八。和羹白磁碗二十一。磁酒尊三。

錫香盆二。錫酒壺一。錫酒盃一。

罍三。龍頭勺二。紅絹棉帷一。

銅爵三十三。盥洗錫盆一。

○東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白磁毛血盤三。篚一。

大小饌盤四十七。磁酒尊一。大銅香爐二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木香爐座十四。銅香盆一。

銅酒壺一。錫酒盃一。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七。四十七位用四十七爵三爵用三爵按五十盥洗錫盆一。

木燭臺四十七。今考東廡四十七位饌盤燭臺皆宜作四十七

○西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白磁毛血盤三。篚一。

大小饌盤四十五。磁酒尊一。大銅香爐二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木香爐座十二上。銅香盆一。

錫酒壺一。錫酒盃一。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五。四十五位用四十五爵三爵用三爵按四十八木燭臺四十五。今考

四十五位饌盤燭臺皆宜作四十五

謹按古禮以木為豆以竹為簋與簠簠今以磁同器代之有

以竹木為之者制亦不禁嘗觀湖廣岳州府儒學庫房內所

藏我朝祭先師之禮器有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金盃二象

豕行禁而不用磁尊則知用金銅者亦制之所不禁也。又按禮器圖說曰古今相遠事物日殊古之禮器有不可盡考者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各置高案邊豆簠簋登

銅悉用磁器乃

聖祖因時立制耳。

祭品

牛豕豕牲匣實也。惟太學用牛府州縣衛止用豕豕。酒此尊與爵皆也。太羹乃煮猪肉汁不用鹽醬此登實也。和羹以猪腰羊菜肉造之其汁用菜料和者此銅實也。黍稷簠實也。稻粱簋實也。帛乃白色絹長一丈八尺能實也。形鹽、蒙魚、棗、栗、榛、菱角、芡即雞頭蓮、鹿脯、白餅乃白麪所造、黑餅乃蕎麥粉夾麪粉所造、以上皆邊實也。韭菹以韭切去本末用中四寸。菁菹、芹菹、笋菹、醯醢乃猪肉鮮用鹽酒料物調過、鹿醢、兔醢、魚醢、脾肝用牛羊百葉切細湯熟鹽酒造過、豚肺乃猪肩上一或云猪脊上肉飽食用糯米飯羊脂蜜熬、糝食用牛羊豕肉細切粳米飯同熬、以上皆豆實也。

洪武中溧水縣以牛醢代鹿於是有所司坐罪。

上令禮部諭有司謹祭祀勅曰上古者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

曰國所以動止者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能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于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為祭祀缺鹿醢以牛醢代之彼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也。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無代。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

正壇先師位陳設祭品

設祭物於案另設一小案於前置香爐設祝文案於壇西設酒尊案於壇前之東其酒尊三先師一四配一十哲一其設三獻爵惟帛案于壇東西而臨時行禮盛酒于爵三次獻上其帛于神位前設盥洗一盥盆二于露臺下東西。橫一。羊一。豕一。用牲匣三盛之置於前與高案並牛居中而羊左豕右也。登一實以太羹。鉶二實以和羹。簠二



實以黍稷。簋二，實以稻粱。鬯十，居左。實以形鹽、菜、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居右。實以菁、苴、芹、苴、鹿醢、韭、菹、醢醢、兔醢、笱、魚醢、脾、折、豚、胎。爵三獻。饌盤一。香盞一，大燭一，小燭四。筵一，實以帛一。舊書：筵一帛一，然筵物則如簋實以帛不。當又於帛一為二項。

正壇四配位陳設祭品○每一位為一壇四位為四壇

每位設祭物于案另設一小几于前置香燭奠帛于上每位
羊一體五豕一體五每位爵三帛一每位劔二盛和羹

每位盤二。盛黍稷。每位盤二。盛稻粱。每位饌盤一。每位
筵十。盛形鹽菜魚。菓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每位耳

十盛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肝豚胎。
每位香燼一。每位燭一對。四配酒尊共。上已見○又司正

東配二壇共設素爐一燭。西配二壇亦止設素爐一燭。不每位設香燭也。

正壇十哲位陳設祭品○東哲五位總為一壇 西哲五位總為一壇

東五位設祭物于前。另于中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共豕一。一豕分五體。每位一體。用方木盤盛。置于案。共籠帛一。共獻爵三。共饌盤一。共香爐一。共燭二。爵五。每位各用一爵。共觶一。盛和羹。共簋一。盛黍。共盤一。盛稷。

共蓮四、盛形、鹽、棗、栗、鹿脯。共夏四、盛菁、苺、鹿醢、芹、苺、兔

西五位制同東哲 東西哲酒尊共上。已見

東廡陳設祭品○東廡十二壇

泉廬十二壇。秉卓止有三位。中間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三。舊時國初止一豕。景泰六年增為三。今解為四十
七分。每分用方木盤盛。置于前。顧四分。喘四分。肉三十九分。共籠帛
一。共獻爵三。共酒尊一。共盥洗一。共盥盆一。共饌盤一。共
案上香燭一。共燭二。

每四位為一壇。簋一盛黍。簋二盛稷。進四。盛形。鹽。棗。栗。鹿脯。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爵四。每位用爵一。

西礪二十一鹽制同東礪家亦三解作四十五分。

右祭器祭品先期一月國子監移文北京有司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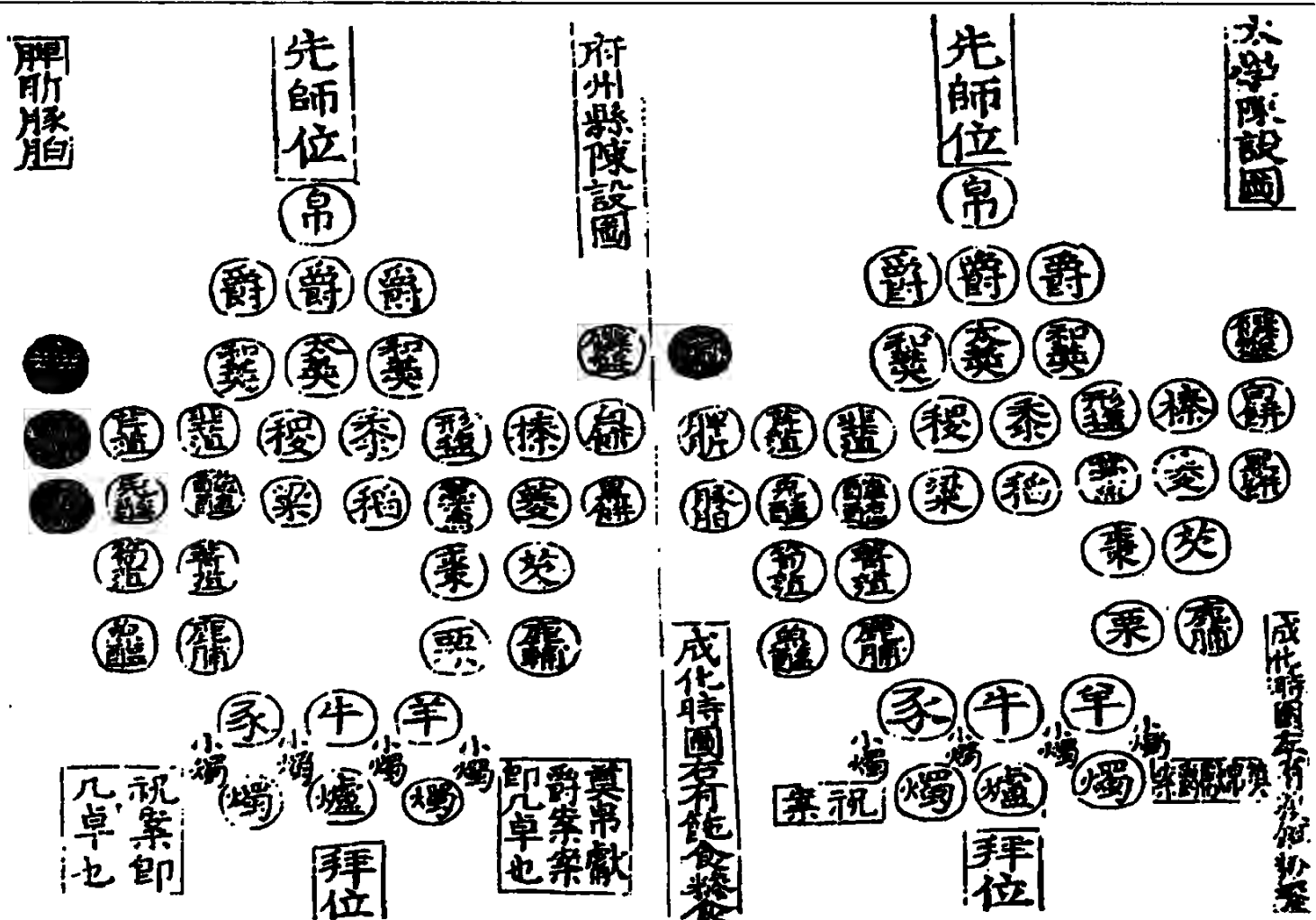
脩整合用儀物及在庫祭器若府州則移文于縣

謹按國初舊制先師神位籩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子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太學士張璁之議遂減籩豆為各十。于是籩實之糗餌粉粢豆實之飩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籩豆十二者事天享地之禮也。度孔子之心必不忍于情天之祭故損益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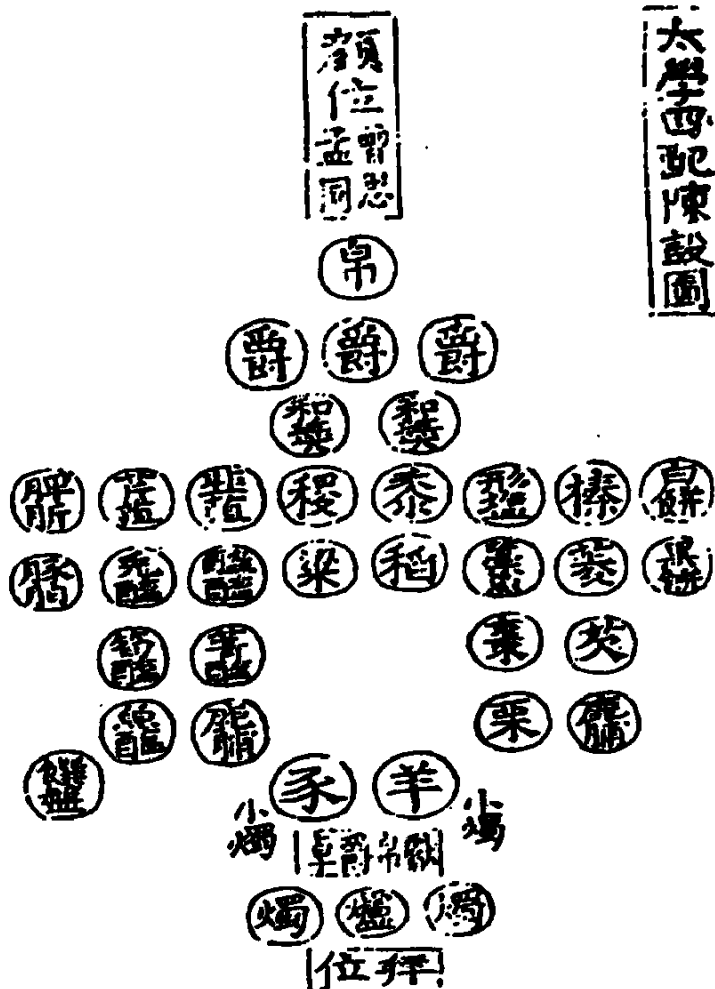


中爾。又按國初四配神位。惟羊一豕一。羊分四分。每位一分。豕分四分。每位一分。及景泰時。四配則四羊四豕。六國初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四配則去太羹之登。而增籩豆為各十者。何哉。蓋以顏曾思孟既曰配享。則飲食之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豐弟子乃太簡而坐視其所食焉。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奉天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心。持下之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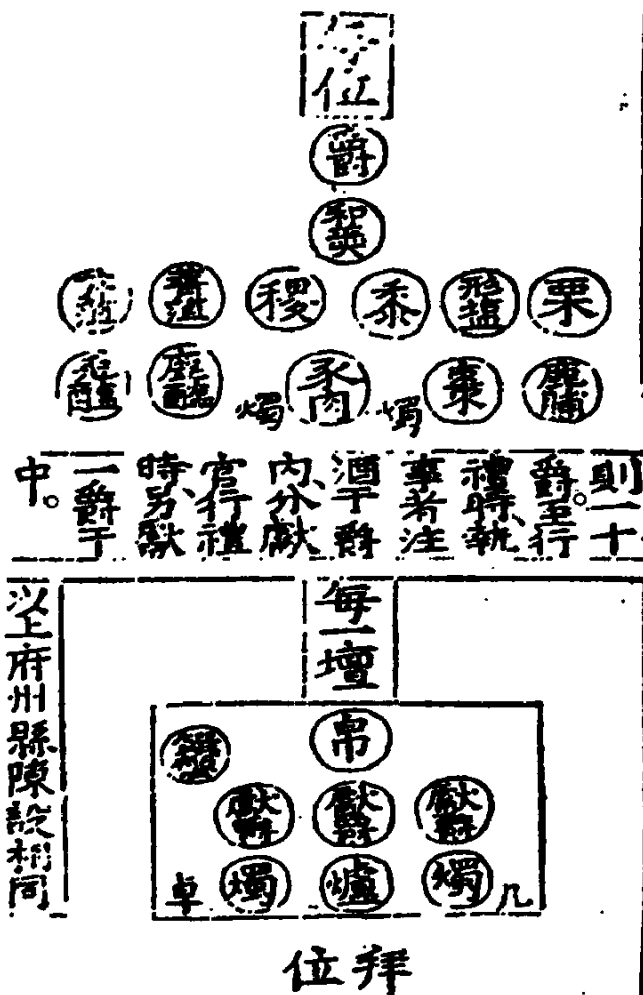
列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為之節文矣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專敬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哲兩廡之簋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况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之分爾彼類皆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善發聖人之心蘊以敬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簋豆之數不可得而樂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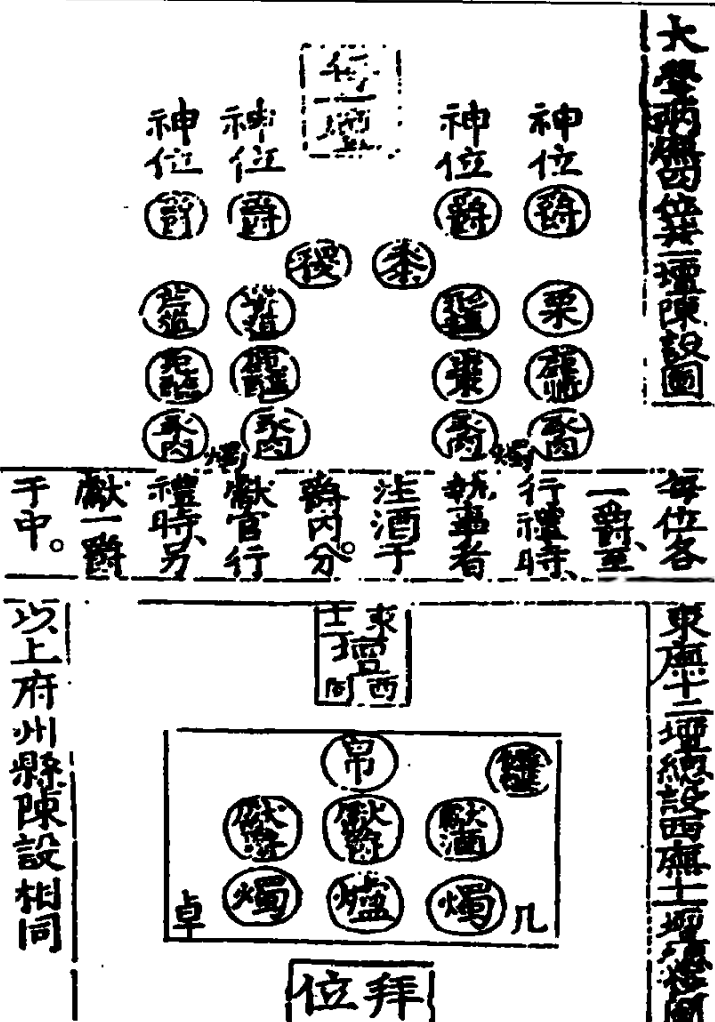
大學西配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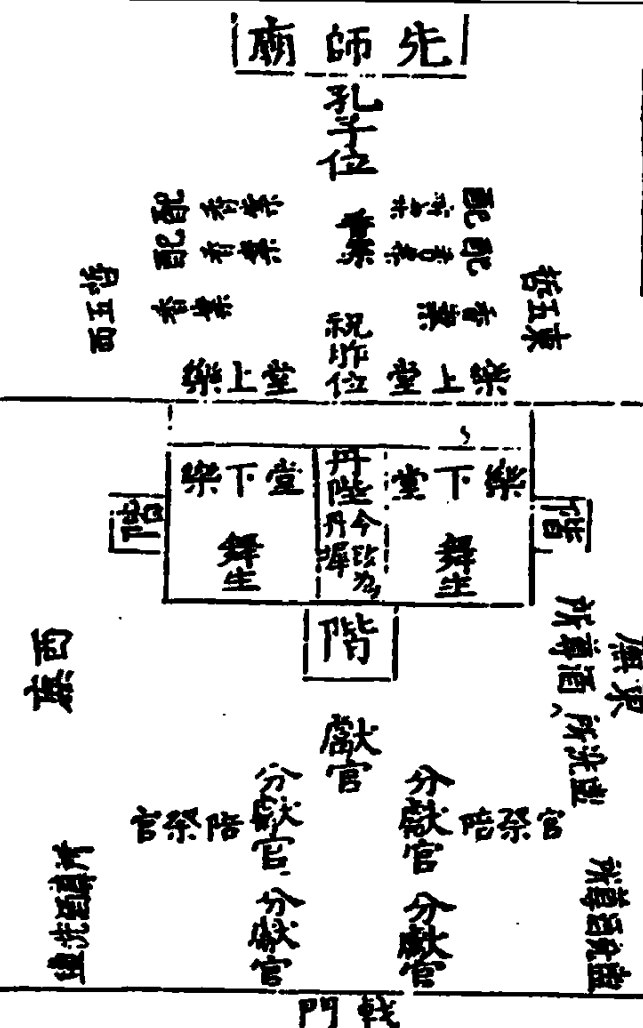
大學東配陳設圖



大學兩廡簋陳設圖



先師廟位行禮之圖



此成化時入僧弄墨
今改為六分。

此成化時入僧弄墨
今改為六价。

册

[illegible]

行禮行禮儀注太學則云典儀唱贊引唱
唱府州縣衛則云通贊唱贊引唱

正祭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樂舞生執事者各序立千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下立俟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生各以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殿庭今云朝庭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陛東西兩階各序立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者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者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立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各執事亦各以序進就位訖通贊唱○陪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于東西訖通贊

唱○獻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于獻官東
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
殿今云於中門出。四配東西皆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于
坎。遂落俎蓋。通贊唱○迎神。舞生橫執其籥。麾生舉
麾。唱○迎神樂奏咸和之曲。擊祝竹樂。樂止。通贊唱贊引
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分獻官陪祭官
以下俱四拜訖。麾生偃麾。樂盡擗敔。通贊唱○奠帛行初
獻禮。捧帛者各執帛。執爵者各執虛爵。贊引詣獻官前
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唱
○搢笏。盥手進巾訖。贊引唱○出笏。出笏訖。贊引
唱○詣酒尊所。引獻官至酒尊所。贊引唱○司尊者舉
畢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師帛
爵由中門入。四配帛酒由左門進。各於神案之側朝上立。
贊引隨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舊云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今遵
麾生舉麾。唱○初獻樂奏景和之曲。舊云擊祝作樂。贊引
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跪訖。唱○搢笏。搢笏訖。
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于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
奠帛。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執
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獻



爵。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唱○出笏，出笏訖。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位設于廟中。儀云：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祝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于獻官之左。贊引唱○跪，獻官并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官分獻官以下俱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太學則云：讀祝官。畢，仍將祝文跪置于祝案上，退廟西。儀云：朝上立。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在先未終之樂。贊引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舊云：充國復聖公神位前，今遵引獻官

至神位前唱○跪播笏，獻官播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

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訖，以帛

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

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

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出笏訖。贊引唱○俯

伏興平身。贊引唱○詣

宗聖曾子神位前。舊云：附國宗聖公神位前。儀同前復聖

顏子之儀，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贊引唱

○詣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舊云：附國述聖公神位前。儀同前。

通贊隨唱○行分獻禮。一云：候讀祝訖，唱分獻官行礼，似失之。孔安得連先于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盥水。贊引同唱○播笏，各分獻官播笏，盥畢進中。贊引同唱○出笏，

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詣酒尊所，引各分獻官

詣酒尊所，同唱○司尊者舉爵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

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廟及兩廡神案之側，朝

神位立。俟正廟舊云：正廟。贊引唱○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舊云：附國亞聖公神位前。各贊引隨唱

○詣東哲神位前詣西哲神位前詣東廡神位前詣

西廡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

東廡西廡各詣廡至神位前，同唱○跪，同唱○播笏，獻

官并各分獻官播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于分獻官右，

亞聖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帛於獻官，

分獻官接帛訖。贊引同唱○奠帛，獻官分獻官獻帛訖，

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

儀，獻官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

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同唱○出笏，

各獻官出笏。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

復位，麾生偃麾，樂止。各贊引引各獻官至原拜位



立。執事者亦隨至尊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詣
獻上前唱○詣酒尊所。引獻官至酒尊所。贊引唱○司
尊者舉爵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如初獻儀。贊引
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亞獻樂奏景和之曲。
舊云安。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
儀。行禮訖。贊引引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擗鼓樂止。

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并執事者儀同亞獻。

麾生舉麾唱○終獻樂作景和之曲。擊祝作樂。行禮復

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舊云。俱在廟內。殿內。兩傍

立俟徹饌。麾生偃麾擗鼓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進

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

正壇羊左肩胙置于盤。贊引唱○詣飲福位。飲福位乃

讀祝位也。又令二執事先立于廟內西傍。贊引引獻官至飲

福位。捧福酒福胙者轉身向西立於獻官傍。前廟內二執事

行于獻官西與捧爵捧胙者相對。贊引唱○跪搢笏。獻

官跪搢笏進福酒者跪于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唱○

飲福酒。獻官接酒飲訖。西傍接福酒者跪于獻官左接爵。

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

官接胙訖。西傍接福胙者跪于獻官左接捧胙由中門出。

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復位。

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各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

徹饌。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進

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爵在東者

進立于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立于西一班舞生之首

舉節朝上分引舞生于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

擗鼓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送神樂奏咸

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各官以下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擗鼓樂止。通贊

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待

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

唱○各詣瘞所。正廟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右門出兩

廡執事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

望瘞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捧祝帛者過訖。贊引唱

○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

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生偃麾擗

鼓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八月

朔越

日丁

皇帝諱道南。國子監祭酒某致祭于某市改司府州縣皆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惟師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饗。

祭祀榜文式

北京國子監府州為祭祀事。照得本年二月某日上丁。致祭至聖先師孔子。其供事并執事官員人等。合行預先脩榜曉諭。俱于本月某日為始。依例齋戒。至日各備新潔衣服。隨班行禮。毋得知而故違。臨期失悞。不便。須至榜者。

計開

一陳設樂器并樂舞生位。典儀某。

一省牲。引贊某。某。

一監宰煮并造羹醢官員。助教某。掌饌某。

監名二名。某某。

一監饌羅官二員。學正某。學錄某。

監生二名。某某。

一提調瘞坎。監生二名。某某。

一正攬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四名。某某某某。

一東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某某。

一西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某某。

一監禮官二員。其道監察御史某。其道監察御史某。

一引班官二員。鴻臚寺序班某某。

一通贊。某某。

一引贊。某某。

正獻官北京國子監祭酒某。

一司執燈籠。監生二名。某某。

一司尊。監生一名。某。

一盥洗。監生一名。某。

至聖先師孔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某。

一執爵三獻。徹饌捧饌詣瘞坎。某。

一讀祝捧祝詣瘞坎。某。

復聖顏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某。

宗聖曾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某。



儒藏

述聖子思子

一進爵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亞聖孟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東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監丞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西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博士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東廡

一引贊

某。

一司尊疊洗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助教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西廡

一引贊

某。

一司尊疊洗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學正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座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座坎

某。

一進昨受酢

某。

一進爵受爵

某。

一司樂器祭器洗滌并收官一員助教某。

監生四名 某某某某。

一博士廳執事官二員 博士某 學正某。

一典簿廳執事官一員 典簿某。

啓聖祠

正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司業 某。

分獻官二員 助教某 助教某。

右榜諭衆通知。

年 月 日

右舊榜式也。嘉靖三十二年南京國子監司業王材以

啓聖附於榜末於義未安乃別為榜仍備列獻官引贊典禮各執事官及監生名張于太學門內東入祠路之南。

祭啓聖公儀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與先師廟同時行禮。

正壇陳設

平一、豕一、釧二實以和羹。邊八實以形鹽、羹、魚、棗、栗、棗、葵、鹿脯。豆八實以菁、菹、鹿醢、韭菹、醢醢、兔醢、荀菹、魚醢、芹菹。簋二實以黍稷。簋三實以稻粱。籩一實以帛。爵三。于壇東南西向。設壘洗一、盥盆一、朱爐一、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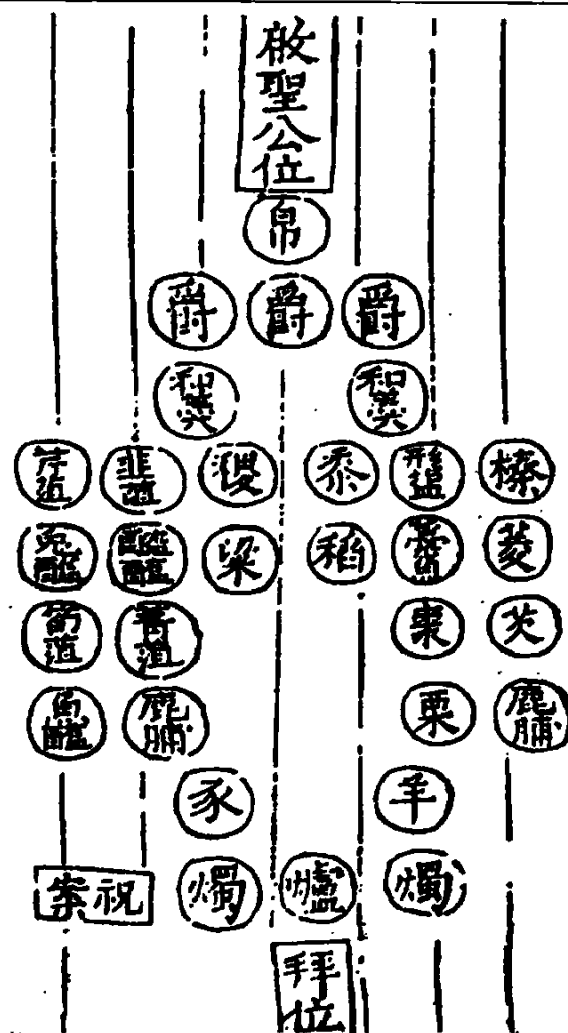
東西配位陳設

豕首一、豕肉四塊。籩豆各四、每位。簋簋各一、每位。帛二、爵三。東配二壇案爐一、朱爐二。西配二壇案爐一、燭二。

東西從祀陳設

豕首一、豕肉四塊。籩豆各四、每位。簋簋各一、每位。帛二、爵各三。東從祀案燭一、燭二。西從祀案燭一、燭二。已上共設酒三尊。

陳設圖



東西配四壇○每位簋簋各一、邊豆各四、釧簋帛東共一、西亦然。豕首東西各一、豕肉東西各一。



一東西從祀陳設與東西配同、惟豕肉少一。

儀注 此國子監儀注府州縣衛不用皇帝遣。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就位。導引引獻官

盥洗所。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搢笏。盥手訖。贊

○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贊○

四拜。分獻官同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執事

官各捧帛爵進立于神位前。贊引贊○陞壇。贊○詣

啓聖公孔氏之位前。贊引贊○搢笏。執事官以爵跪進於

獻官。贊○奠帛。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贊○獻爵。

贊○出笏。贊○詣讀祝位。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

贊○跪○贊○讀祝。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讀祝

官捧祝進于神位前。贊○詣

先賢顏氏之位前。贊○搢笏。執事官以帛跪于獻官。贊

○奠帛。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贊○獻爵。贊○詣

先賢曾氏之位前。贊○詣

先賢孔氏之位前。贊○詣

先賢孟孫氏之位前。贊○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執

事官各捧爵自獻于神位前訖。典儀唱○終獻禮。執

典儀唱○徹饌。執事官詣神位前徹饌訖。典儀唱○送

神。贊引贊○四拜。分獻官同四拜。典儀唱○讀祝官

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執事各

捧祝帛饌由中門出至望瘞所。贊引贊○詣望瘞位。禮訖。

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朔 日丁

皇帝遣有司國子監司業并致祭於

啓聖公孔氏之神曰。惟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

茲因仲秋。特用祭告。以

饗。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配同。尚

饗。

祭器

祝版一。爵七。登三。銅五。簋八。簋八。籩二十四。

豆二十四。酒尊三。篋二。獻尊三。牲匣三。

大小木盤三十。香案五。香爐三。燭臺。供卓五。

毛血盤二。瘞毛血盆二。盥洗盆一。帨巾。酌酒杓一。

一見用祭器

正壇。白磁盤四十四。磁碗十。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東西配位

白磁盤二十四。磁碗四。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東西從祀

白磁盤二十四。磁碗四。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洪武五年八月



儒藏

欽頒樂章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樂奏宣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神明度越前聖。樂帛具陳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樂奏景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來格。數叶音葉。

亞獻終獻

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盞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嚶成禮。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樂奏咸和之曲

有漢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雖離。敬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右樂章舞圖舊本云初獻起自生民來止惟神之聽八句。

亞獻起大哉聖王止庶幾昭格八句終獻起百王宗師止於嚶成禮八句與此書所錄不同。

嘉靖十年五月奉

欽依。將洪武時舊樂章宣聖改曰孔聖。聖王改曰聖師。惟王改曰維師。欽此。

樂器

廣部 一〇五彩垂頭雲版二架杆銅龍耳。

金部 鐘十六〇有架。彩鳳後視龍首鈎繞鐘大絛流蘇絛絛絲結。

石部 磬十六〇有架。彩鳳後視龍首紅大絛繞磬大絛流蘇絛絛絲結。

絲部 琴六〇瑟六〇六 瑟二〇有翼架四

竹部 簫六 笛六 簾六 鳳簫二〇以上竹部俱有囊。

匏部 笙六〇有囊

土部 埴二〇有囊

革部 應鼓一〇有架。龍鳳後視鼓單流蘇絛絛絲結。

搏拊鼓二〇紅絛二架二。

木部 祝一 敔一〇跌座 已上共用樂生四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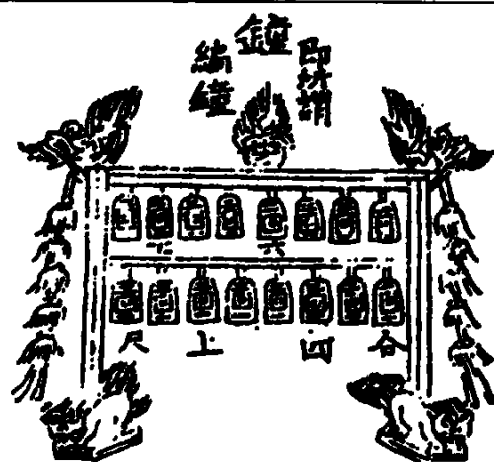
舞器

引舞旌節二〇銅雲蓋蓋紅絛絛絲結銅龍頭并杆犢牛紅纓。

架二。

翟六十四 簪六十四。已上共用舞生六十四人。

六五



上層第十三鐘為六黃鐘清也。第十鐘為工。南呂也。下層第一鐘為合。黃鐘也。第三鐘為四。太簇也。第六鐘為上。仲呂也。第八鐘為尺。林鐘也。自下而上次第數之。但古制計自倍半。與此不同。



埴



埴以白綿花和槌黃土為
 之其形如秤錘高三寸四
 分圍七寸五分厚四分土
 較徑四分前二孔後二孔
 皆徑一寸五分自上一孔
 吹之極難取音急不鳴緩
 不洪仰口縮唇徐盡有力
 方得其聲前下一孔獨得
 二音按之則音放之則陽
 俱放之則四俱按之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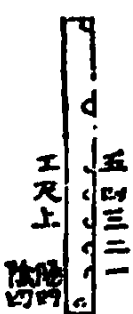
和尺林仲悅太祭黃則大受上福林率六導三無尺越神
 八六三一
 送神 有四太嚴南學尺宮仲四合黃方太來上仲崇四格黃恭工
 三十八六
 祀尺林事上威工儀尺維仲維太飲上茲尺惟工擊尺神上
 八六十八六三六八十八六
 馭四太還尺復上明六禮工斯尺畢上咸工膺尺百上仲福四
 三八六十七十八六十八六三

迎神 大四太哉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太德上尊林崇上仲維南持尺林
 陽四三二陽二二二四三
 王上仲化四斯尺林仲是合宗太典黃祀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
 二陽三二陰陽陰陽二三四
 純尺林並四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
 三陽二二五四三二二二陰陽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太底領其仲盛太惟南師尺
 陽一四二二陽陰二陽四三
 神上仲明四度合越太前上仲聖四染上仲帛四具上仲成尺林禮今
 一陽陰陽二二二一陽二二三陰
 容四太斯尺稱上仲黍太稷工非黃聲尺惟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太
 陽三二二陽四四三三三二二陽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師四實工天尺林生上仲德太作上仲樂四
 陽二二陰陽四三二二陽二陽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太無尺林教上仲清黃古南惟尺林聲上仲嘉尺
 二四二二陽三二二五四三二四
 牲上仲孔黃碩太薦四羞工神六明尺林庶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
 一陰陽陽陽四五三三四二二陽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南宗尺林師上仲王仲民尺林物太軌合黃禮六
 二四三三二二陽陰二五



<p>以薦上仲仲芬尺既四太深上禮合成四樂上仲備六八工南</p> <p>三二二一陽二陰陽二陽二陽二</p>	<p>一陽二二陽二二陽二陽二陽二陽二</p>	<p>儀上仲象四在上仲前尺豆四太邊上仲在黃列太以四享工</p>	<p>禮上仲</p>	<p>四三陽二一陽三二五四三</p>	<p>四三二二陽陰陽陰三二</p>	<p>之南洋林仲仲神尺其仲寧太止黃酌太彼合金尺疊上仲</p>	<p>四三二二陽陰陽陰三二</p>	<p>百上仲王工南宗尺師仲生尺民上物太軌合瞻六</p>	<p>二四三二二陽陰五</p>	<p>二陰陽陽四四五三二二</p>	<p>牲上仲合碩太薦四羞工南神尺明尺庭工南幾尺昭上格太</p>	<p>二陰陽陽四四五三二二</p>	<p>以上崇尺時仲仲祀太無尺敦上仲清六酤工南佳尺聲上仲嘉尺</p>	<p>二二陽四二五四三二二</p>	<p>以仲崇尺時仲仲祀太無尺敦上仲清六酤工南佳尺聲上仲嘉尺</p>	<p>二二陽四二五四三二二</p>	<p>大太哉上仲聖黃師四實工南天尺生上仲德太作上樂四</p>	<p>陽二陰陽四三二陽二陽</p>	<p>和太斯尺稱上仲泰四稷工南非黃簋尺惟工南神尺之仲聽太</p>	<p>陽三二陽四五三二四三二</p>
--	------------------------	---------------------------------	------------	--------------------	-------------------	--------------------------------	-------------------	-----------------------------	-----------------	-------------------	---------------------------------	-------------------	-----------------------------------	-------------------	-----------------------------------	-------------------	--------------------------------	-------------------	----------------------------------	--------------------

簫



和天神上悅四祭合則太受上福林率黃蓮工無林越上

三二陽陰陽陽二三五四三二

送神 有太殿工南學尺官上四饋方太來上仲崇太恪黃恭南

陽四三二陽陽二陽五四

祀林華上仲威工南儀尺維上仲維太飲上仲茲尺佳工南聲尺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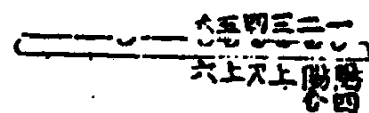
三二四三二陽二三四三二

馭太選尺復上仲明六饋工南斯尺畢上仲咸工南禱尺百上仲福太

陽三二五四三二四三二

簫一曰管竹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除吹竅前五孔後一孔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與前五孔皆離一寸一分六孔俱經二分八釐下有穿繩眼離三寸二分其上開竅名曰山口徑二分深五釐吹法氣粗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亞而散竅唇嚙之則聲雅而淡空下孔則為四為太按後一孔則為工為哉按上二孔則為尺為宣上孔空下三孔則為上為聖餘依此

第一云管



笛竹長一尺六寸圍二寸二分。上開一大竅名吹竅竅徑三分五釐。吹竅至第一孔離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下有穿繩對開二小眼第六孔至穿繩眼離一寸二分。吹竅至末六十箇面六孔按譜吹之自與簫合。按上五孔得四空下五孔得工按上二孔得上按三孔得六上下俱按得合。餘倣此。

迎神

大哉哉南孔尺林聖上道太德仲林崇上仲維南持尺林
陽一五四三陽一三四三五四

王仲化太斯尺林民仲是合宗太典黃祀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南

三陽一四三陽陽陰一陽一三四五

純林立太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林格上仲尺林昭上聖合黃容太

四陽一三六五四三三四三陰

與帝

自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太底合其仲盛太惟南師尺林
陽一三四三陽一陰一三陽一五五四

神仲明太度黃越太前上仲聖上仲染上仲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三陽一陰一陽一三陽一三陽一三四陰

容太斯尺林稱上仲泰太秘工非六黃聲尺林惟工仲神尺林之上仲聽太

陽一四三陽一五六四五四三陽一

初獻 大哉哉上仲聖合師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太作上仲樂太

陽一三陰陽一五四三陽一三陽一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太無尺林敬上仲清黃南惟尺林聲上仲嘉尺林

三四三陽一四三六五四三三四

牲上仲孔合碩太薦太羞工南神黃明尺林度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太

三陰陽一陽一五六四五四三陽一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太軌合黃瞻太

三五四三三四三陽一陰一六

之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太止合黃酌太彼合黃金尺林壘上仲

五四三三四三陽一陰一陽一陰一四三

惟南清尺林且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南成尺林

五四陽一三三陽一四三六五四

禮上仲

三

微饌 犧上仲象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太遠上仲在合黃列太以太亨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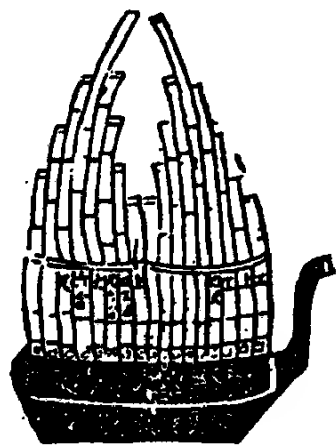
三陽一三四陽一三陰一陽一陽一五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太樂上仲備太人上仲

四三三四陽一三陰一陽一三陽一五



儒藏



笙今制用木代匏植紫竹管
一十有七內開氣眼外用蔑
箍之令管不散下以松楊木
接竹脚脚內施簣簣用響銅
薄片鵲舌尖頭點以黃蠟澀
青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
匏端短嘴刻通兩合令氣通
八呼吸簣動而聲發矣四八
及十一管為四以右手食指
及左手大食指按其孔餘孔

和林仲悅太祭黃則太受仲福林率黃連工無林送仲
四二陽一陰一陽一三四六五四三
送神 有太殿南學尺官仲四合方四太來上仲崇太恪六黃恭正
陽五四三陰一陽三陽一六五
祀林仲威工南儀尺難仲難太散仲林惟工南磬尺仲仲
四三五四三陽一三四五四三四
馭太還尺林復上明六元工斯尺畢上威工南膺尺百上仲福大
陽四三六五四三五四三陽一

迎神 大太哉工孔尺林聖仲道太德仲尊林崇仲維南持尺
尺三尺二尺二尺二三四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王神化太斯尺民仲是合黃宗太典黃肥大有仲林精南
二尺四尺二主四尺主尺二尺四尺三三
十主主主十主主主十主主主
純林拉太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上仲林昭上聖合客太
四尺四尺二主三主四尺二主四尺二主三主四尺
主主十主主主主主十主主主十主主主
皆開。二及十管為上以左右
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四
八應二十五管為尺以左
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
皆開。一三七及十一管為工
用左右手大指及食指按其
孔餘孔皆開。二十四管為合
十三應二十四為六清濁
相應合與六相為用以左手
食指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

微饌

送神

百上王南宗林師上生林民上物太軌合曉六之工南林
二三只二只二只三三三三
十主壹十壹十主壹
洋上神林其仲寧太上黃酌四彼合令 聖上惟南清林
二只二只三三三三 二三只
十壹十主壹十主壹
且太旨上仲登仲獻太惟林三上於六嘗工南成林禮上
只二二只只二二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十主壹十主壹

犧上象太在仲前林豆太適上在合列太以四事工南以林
二只二只只二主只只三三
十主壹十主壹
薦上仲既上芬林既太梁仲禮合太樂上備太人南和林
二二只只二二三三三三
十主壹十主壹
神上悅太祭合則太受上福林率六通工南無林起上仲
只主只二只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初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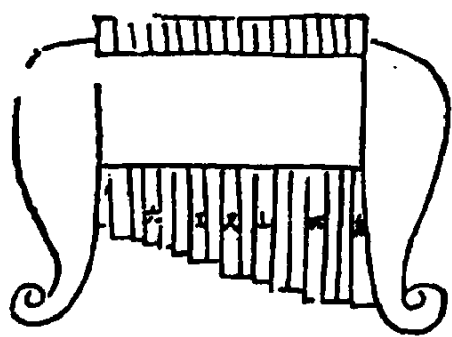
亞獻終獻

口太主上仲民林來上仲誰太底合其仲盛太惟南工師上林神上
只二只二只三三三三
十主壹十主壹
明太度合越太前上仲聖太梁上仲帛太具上仲成林禮合客太
只主只二只二只二只三三
十主壹十主壹
斯上林稱上仲泰太稷工非六嘗林惟南神林之上聽太
只二只三三三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大太哉上仲聖合師太實工南天林生上德太作上樂太以仲
只二主只三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崇上林時上祀太無林最太清六酌工南祭上嘉林牲上
只二只只只三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孔上黃碩太薦太差工南神費明林廢工南幾林昭上格太
三三只只三三三三二
十主壹十主壹



鳳簫即排簫也



有四般工學林宮上四合方太來上崇四格六恭南祀林
 四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
 事上威工儀林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上維
 二三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
 十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
 還及後上明大禮工斯尺畢上仲威南廣尺百上福木
 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主三

鳳簫以木為橫橫高一尺
 闊一尺二寸兩面朱質飾
 以金鳳雲彩中虛竹管一
 十有六協鐘磬之數一管
 長九寸二管三管俱八寸
 二分四管五管俱七寸二
 分六管六寸七分七管八
 管俱五寸九分九管十管
 俱五寸一分十一管四寸
 五分十二管四寸四分十

三管四寸十四管十五管
 俱三寸二分十六管三寸
 皆徑三分有奇圍九分張
 鴉改作十五管左八音右
 八音中黃鐘也其管獨長
 吹之為合左右比者為四
 為一為上為尺為工為六
 為五皆兩二相應與太常
 所辨者不同

迎神 太四哉南孔尺林聖上道六德上尊尺并崇上維南持尺林
 三十八六三六八六十八
 王上化太斯尺民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南
 六三八六六一三一一三六八十八
 純林並太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上仲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太
 八三六六三十八六八六六一三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其仲盛四太惟南師尺林
 二六八六六一六三一一六三十八
 神上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前上仲聖四太案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
 六三一三六三六二六八一

客 <small>太</small> 斯 <small>仲</small> 稱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泰 <small>太</small> 稷 <small>南</small> 工 <small>非</small> 六 <small>黃</small> 馨 <small>仲</small> 惟 <small>南</small> 工 <small>仲</small> 之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聽 <small>太</small>	三 八 六 一 十 主 八 十 八 六 三	物獻 太 <small>太</small> 哉 <small>仲</small> 聖 <small>黃</small> 師 <small>太</small> 實 <small>南</small> 工 <small>天</small> 又 <small>仲</small> 生 <small>仲</small> 德 <small>太</small> 作 <small>仲</small> 樂 <small>太</small>	三 六 一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三	以 <small>仲</small> 崇 <small>仲</small> 時 <small>仲</small> 祀 <small>太</small> 無 <small>仲</small> 數 <small>仲</small> 清 <small>黃</small> 古 <small>南</small> 惟 <small>仲</small> 馨 <small>仲</small> 嘉 <small>仲</small>	六 八 六 三 八 六 三 十 八 六 八	姓 <small>仲</small> 孔 <small>黃</small> 碩 <small>太</small> 薦 <small>太</small> 羞 <small>南</small> 神 <small>黃</small> 明 <small>仲</small> 庶 <small>南</small> 幾 <small>仲</small> 昭 <small>仲</small> 格 <small>太</small>	六 一 三 二 十 主 八 十 八 六 三	亞 <small>仲</small> 終獻 百 <small>仲</small> 王 <small>南</small> 宗 <small>仲</small> 師 <small>仲</small> 生 <small>太</small> 民 <small>仲</small> 物 <small>太</small> 執 <small>黃</small> 瞻 <small>仲</small>	六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二 主	之 <small>南</small> 洋 <small>仲</small> 神 <small>仲</small> 其 <small>仲</small> 寧 <small>太</small> 止 <small>黃</small> 酌 <small>太</small> 彼 <small>仲</small> 金 <small>仲</small> 盥 <small>仲</small>	十 八 六 六 三 一 三 一 八 六	惟 <small>南</small> 清 <small>仲</small> 且 <small>太</small> 育 <small>仲</small> 登 <small>仲</small> 獻 <small>太</small> 惟 <small>仲</small> 三 <small>仲</small> 於 <small>黃</small> 嚳 <small>南</small> 成 <small>仲</small>	十 八 三 六 六 三 八 六 三 十 八	六 上 仲	六 上 仲	儀 <small>仲</small> 象 <small>太</small> 在 <small>仲</small> 前 <small>仲</small> 豆 <small>太</small> 進 <small>仲</small> 在 <small>仲</small> 列 <small>太</small> 以 <small>太</small> 享 <small>南</small>	六 三 六 八 三 六 一 三 三 十	以 <small>仲</small> 薦 <small>仲</small> 既 <small>仲</small> 芬 <small>仲</small> 既 <small>太</small> 潔 <small>仲</small> 禮 <small>黃</small> 成 <small>太</small> 樂 <small>仲</small> 備 <small>太</small> 人 <small>南</small>	八 六 六 八 三 六 一 二 六 三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和仲神仲悅太祭仲合仲則太受仲上仲福仲率仲六仲邊仲無仲越仲

八
六
三
一
二
六
八
三
十
八
六

送神
有太嚴仲工仲學仲尺仲宮仲上仲四仲合仲方仲太仲來仲上仲崇仲太仲恪仲恭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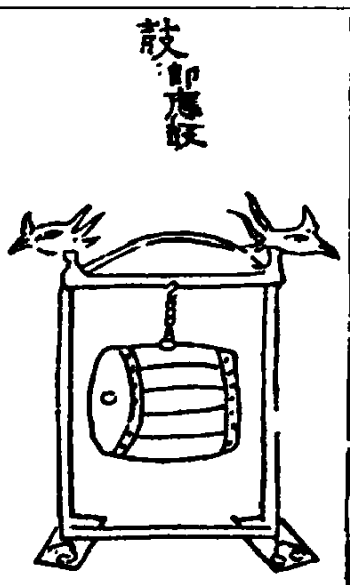
三
十
八
六
一
三
六
三
三
十

祀仲事仲上仲威仲儀仲尺仲難仲上仲難仲太仲歆仲上仲茲仲尺仲惟仲南仲馨仲尺仲神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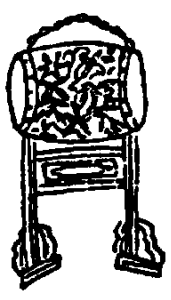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十
八
六

馭太還仲尺仲復仲上仲明仲六仲禮仲工仲斯仲尺仲畢仲上仲咸仲工仲曆仲尺仲百仲上仲福仲太

三
八
六
三
十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鼓以木為腔以革為面。身以朱。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



拊以木為身以革為面。身高一尺三寸。面闊四寸四分。身繪花卉。面繪雲彩。腹用二銅環繫以黃絨。絛用則挂于頸以手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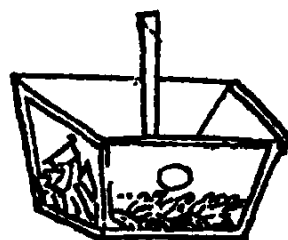
無藏

敔



敔以木爲之狀如伏虎身
 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
 分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
 十七齒齟齬繪黃金黑文載
 以方跌朱髹外有一鱗以
 竹爲之長二尺四寸中破
 一尺二寸爲十莖上破一
 尺二寸用篋籠之以分陰
 陽。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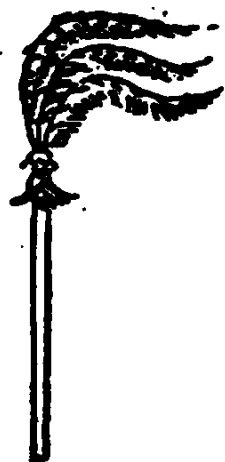


祝以木爲之其柄上闊二
 尺四寸下闊一尺九寸鈕
 一尺八寸中虛有底三面
 繪以山藻一面有竅如日
 繪以海水竅徑四寸五分
 提柄長二尺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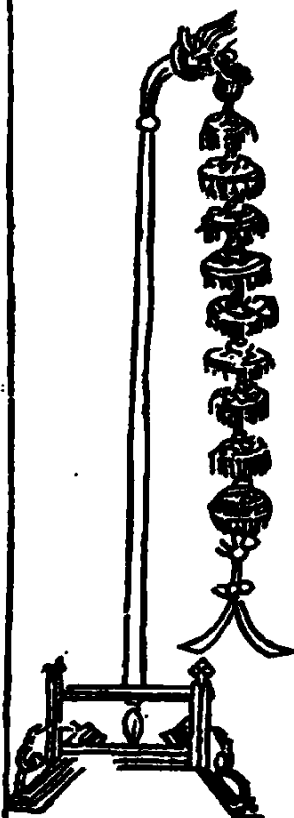
簫



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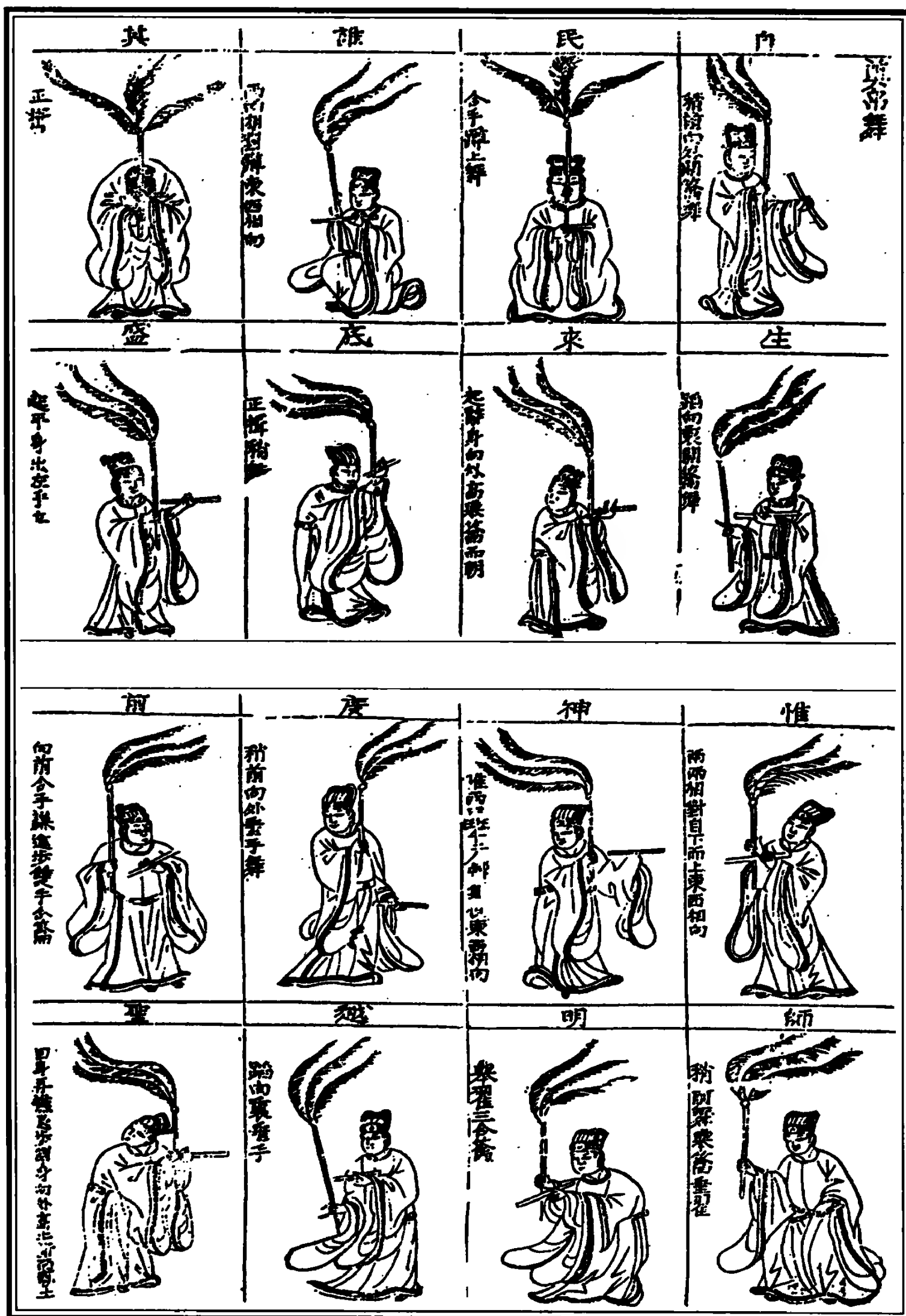
旌



旒



以下大成樂舞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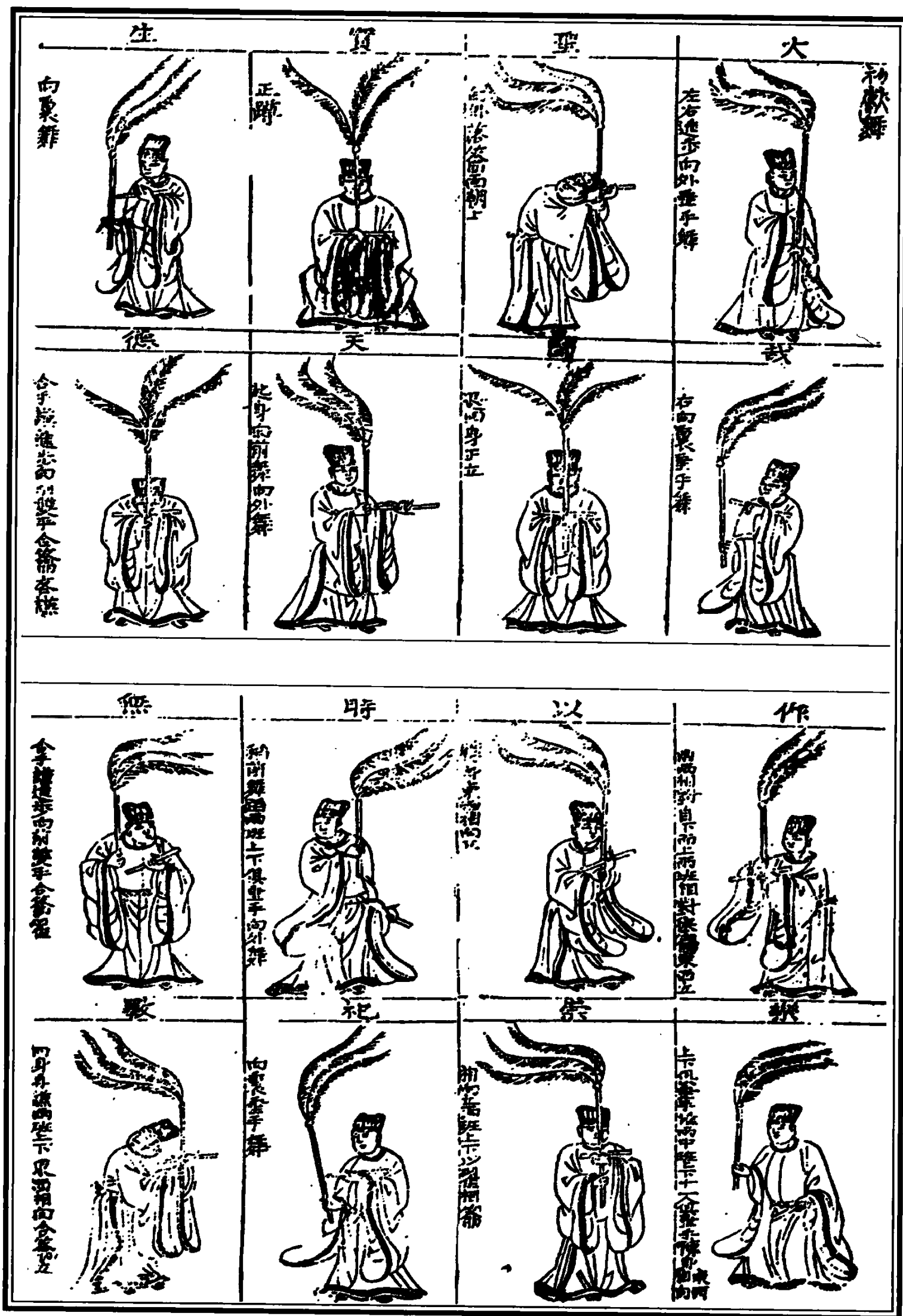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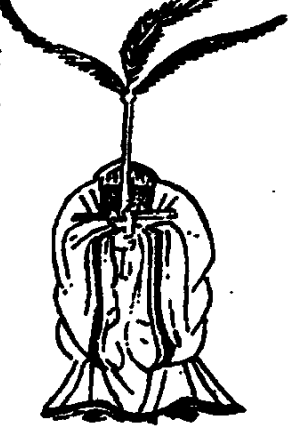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三

<p>孔</p>  <p>雙手舉屈肘身</p>	 <p>側身左手兩腕俱垂左手向外舞</p>	<p>惟</p>  <p>合篇舞</p>	<p>肅</p>  <p>稍前舞向外開篇舞</p>
<p>頌</p>  <p>肘而受之</p>	<p>牲</p>  <p>舒身正舞</p>	<p>騰</p>  <p>合篇舞朝正立</p>	<p>駢</p>  <p>勾裏舞</p>
<p>彤</p>  <p>聚舞後而左躬身舞</p>	<p>廣</p>  <p>三舞舞聚篇而左躬身舞</p>	<p>神</p>  <p>傳聚古手叩頭</p>	<p>應</p>  <p>三叩頭聚古手叩頭</p>
<p>格</p>  <p>排篇躬身而受之</p>	<p>幾</p>  <p>聚篇而右躬身舞</p>	<p>明</p>  <p>舞鼓畢即起躬身</p>	<p>羞</p>  <p>聚古手叩頭</p>

<p>物</p>  <p>側身向東持物</p>	<p>生</p>  <p>兩班三兩兩相對交箭</p>	<p>宗</p>  <p>側身向外持箭西朝</p>	<p>百</p>  <p>西朝持箭拜</p>
<p>軌</p>  <p>今除朝上正立</p>	<p>民</p>  <p>今手朝上正立</p>	<p>師</p>  <p>朝上正立</p>	<p>王</p>  <p>向東持箭拜</p>
<p>享</p>  <p>進前前雙手合箭</p>	<p>神</p>  <p>向外持箭拜</p>	<p>洋</p>  <p>自持朝上正立</p>	<p>禮</p>  <p>向東持箭無</p>
<p>止</p>  <p>向東持箭西朝</p>	<p>其</p>  <p>向東持箭拜</p>	<p>洋</p>  <p>合箭</p>	<p>之</p>  <p>向東持箭拜</p>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三



原缺第六十五、六十六葉

明新釋菜儀注

釋菜禮每月初一日本監祭酒率監丞暨各屬教官監生行禮于

先師廟前埵內前期一日輪遣屬官一員總率該班生二員赴太常寺關領祭品午後省牲

祭品

活兔三○爲醢用椒鹽油造。東四斤、果四斤、菁菜兩酒三瓶。燭○大四枝小二十八枝存一半十五日用。

降香八兩○存一半十五日用。

省牲用活兔三

前一日獻官監丞總率官同省牲宰畢隨將牲切成醢用盤盛貯毛血埋瘞還齋宿於廟房。

正壇陳設兔一、東、果、菁菹、蓮二、豆二、爵三、酒尊連枋

盥洗連枋一、盥盆二、幕巾一、帨巾一、香爐一、燭臺二。

東配陳設兔一、東、果、菁菹、蓮二、豆二、爵三、香爐一

燭臺二。西配制同東配俱二位共一壇。

東哲陳設東、果、菁菹、蓮二、豆二、爵三、香爐一

燭臺二。西哲制同東哲俱五位共一壇。

東廡五十七位共一壇制同西哲。酒一罇連枋一、盥洗一

盥盆一。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制同東廡。

陳設圖 前期總率官同各執事監生依圖式實運豆酒畢陳設

○正壇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爵 東 燭 拜位
爵 菁菹 兔醢 香爐
爵 果 燭

○東配 二位共一壇西配同

神位 爵 東 燭

神位 爵 菁菹 兔醢 香爐 拜位
爵 果 燭

○東哲 五位共一壇西哲同陳設與西配同少兔醢

神位 爵 東 燭

神位 爵 菁菹 香爐 拜位

神位 爵 果 燭

神位 爵 東 燭

○東廡 五十七位共一壇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陳設與

西哲同。

神位 爵 東 燭 拜位
爵 菁菹 香爐
爵 果 燭

爵 東 燭

爵 菁菹 香爐

爵 果 燭



行禮

初一日侵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教官具常服分列于紅門左右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班齊開戶。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唱○行禮。贊引引獻官。唱○詣盥洗所。進中。獻官盥手。祝巾訖。唱○詣酒樽所。司樽者舉爵酌酒。酌酒訖。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舊制稱大成至聖文宣王。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詣

東配神位前。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唱○詣西配神位前。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分獻官行禮。分獻官則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爲之分詣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俱行獻禮。畢。贊引唱○復位。獻官分獻官各復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開戶。禮畢。祭酒司業退於東廊下。點名畢。率合屬教官詣土地祠行二拜禮。畢。率合屬教官詣

啓聖祠行四拜禮。畢。赴彝倫堂公座。陞堂。作揖。點名。如常儀。

告示式

國子監爲朔望祭事。照得某年某月初一日。例該恭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所擬六堂師生并執事人等。理合預先告示。至日赴廟。隨班行禮。毋得臨期失誤。不便。須至告示者。

正壇

一通贊某某。一引贊某某。一司盟某某。一司饌某某。一執爵某某。五名。

一接爵某某。五名。一陳設某某。一司香燭某某。一關戶某某。三名。

東哲

一引贊某某。一執爵某某。一接爵某某。

西哲

一引贊某某。一執爵某某。一接爵某某。

東廡

一引贊某某。一司尊某某。一執爵某某。一接爵某某。

一司香燭某某。一關戶某某。

西廡

一引贊某某。一司尊某某。一執爵某某。一接爵某某。

一司香燭某某。一關戶某某。

今月某日示

以上釋菜禮。係南北兩京國子監每月朔日所行禮也。若在外附府之縣。如遇春秋二丁。亦行此禮。但國子監朔日無祝文。附縣二丁則有祝文。○在外府州縣。衛過朔日。上香燭四拜。不行釋菜禮。○在京順天府。應天府。春秋二祭。俱赴國子監。二府儒學不行釋菜禮。

望日謁廟儀至。此日止用香燭。不用祭品。惟行四拜禮。下天

郡縣

每月十五日侵晨。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分列於紅門左右。候祭酒司業至。赴先師廟前。場內通贊唱排班。班齊開戶。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開戶。禮畢。退就本廊下。點名畢。赴彝倫堂公座。陞堂。師生作揖。點名。如常儀。

齒問儀據唐孔叅定見大獻通考等書

前期五日

皇太子散齋三日。別致齋二日。于正殿。前致齋一日。設御幄于太學堂後。設御座于太學堂正中。設皇太子幄于廟門東上南向。設皇太子座于御座東南西向。前期一日。有司具太牢制帛齋宿陳設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

先師孔子。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頌子曾子思子孟子配尚饗。至日。太學官率諸生迎

駕及皇太子駕于路左。駕及皇太子駕至太學官及諸生俯伏稽首興。駕入太學門升堂。內侍衛從行。禮官引上入御幄。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序立於太學堂門外東西向。皇太子駕入櫺星門止於廟門外。預擇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引。皇太子入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齒。次請行禮。一如春秋釋奠之儀。禮畢。有司奏聞。上出幄陞御座。皇太子立於太學堂門外之東西向。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齒幼者四人後從。其餘皆以齒序立。引禮官引皇太子就位立東南西向止。上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諸生各立于堂下。

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賜諸官坐講一如視學之儀。上命皇太子及大臣侍從官坐皆稽首就坐。諸生圍立以聽。祭酒以下以次講畢。皇太子執經問難祭酒以下坐論。上宣王音裁定。賜學官及諸生果禮官奏禮畢。上及皇太子與俱就駕還宮。太學官率諸生奉辭於路左。明日祭酒率學官及諸生詣闕上表謝。

按開元七年太子齒賈子學詔侍讀諸無量并座講勸百官視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晉書滿尼傳太子齒賈子學詔侍讀諸無量并座講勸百官視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

贊封衍聖公謁廟儀

洪武十七年正月故衍聖公孔希學嫡長子孔訥朝京師。三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詔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鼓樂導至太學拜謁孔廟。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覲者莫不贊嘆。明日入謝。賜襲衣宴于禮部。前期陳設酒果。祠祔通贊二人引贊工人執爵者九人。衍聖公至廟祭酒以下官皆陪位。關戶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贊引衍聖公唱詣盥洗所進中衍聖公盥手訖。唱詣酒樽所司。贊將舉爵酌酒訖。執爵者九人先至各神位前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洪武時解大成贊跪初獻酒亞獻酒終獻酒用執爵三人餘四人詣四配神位前又二人詣十哲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三

神位前。俟初獻畢。四配十哲皆奠于神位。亞獻終獻畢。引贊唱復位。行聖公復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戶。通贊唱禮畢。引贊引行聖公至彝倫堂。行聖公西面立。祭酒以下東面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諸生以下作揖畢。就東堂坐。小譙畢。引贊引行聖公出。通贊唱賓不顧矣。

新官上任儀

祭酒司業上任。常服至二門。改公服進月臺謝恩。行五拜三叩頭禮。詣東堂易紅服謁先師孔子廟。行四拜禮。詣啟聖祠行四拜禮。詣土地祠行兩拜禮。禮畢。稟升堂。舉畫公座。餘未錄。○天下諸司郡縣官上任。則第三日侵晨拜謁孔廟。禮畢。升明倫堂行禮辭書。

從老儀。據唐禮制。定見文獻通考。諸書。茲未錄。

前期一日。有司具牲帛祭品。祭先師孔子。上遣官行禮。齊宿省牲陳設饌餼。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子。皇帝謹遣其官某致祭于

先師孔子。是月某日。奉三老五更。群老于太學。用幣敬伸虔告。以頌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視學儀

洪武十五年定。未樂四年同。成化初。幸北監。始用樂。

前期一日。有司灑掃殿堂設

御帳于大成門東上南向。設御座于彝倫堂。至日。學官率諸生迎駕于成賢街左。駕至學官及諸生俯伏叩頭興。駕入櫺星門。止于大成門外。上入御帳。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上出御帳。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上詣盥洗位。搢圭。盥洗。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神位前。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出圭。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導上入御帳。易常服。升與詣學。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上至彝倫堂升御座。贊唱學官諸生行礼。五拜叩頭。東西序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待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經案于

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至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講。賜大臣及翰林儒臣坐。皆叩頭序立于東西。諸生圍立以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門復位。贊唱有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

宣諭。五拜叩頭禮畢。學官率諸生出成賢街跪候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恩。

校記

①獻官：此二字當是衍文。

②名：當作「生」。

③壇：當作「壇」。

④案爐：當作「燭」。

⑤燭：當作「爐」。

⑥个：當作「十」。

⑦待：當作「侍」。

⑧其：當作「具」。

⑨處：當作「虔」。

孔聖全書七緯下卷卷之三十四

緯書題辭

說者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別爲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衍別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合之凡八十一篇又有雜識等書並云孔子所作以上出隋書夫識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謂之識者識之爲言織也言其義纖微也出徐廣謂之緯者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出許慎然其文辭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爲之識書乃西漢哀平之世虛僞之徒妄世取資者所爲緯書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自王莽乃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隋高祖時禁之踰切故其書存者亦罕夫禁之是矣此復述之何哉蓋緯雖曲說非正經之通宜然所言亦有近道者如差以毫釐終以千里易之緯也而記禮者引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緯也而公羊傳序大學衍義補皆引之片言之善聖賢亦何嘗以盡廢耶昔魏徵錄其見存者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亦愚述緯意也蔡復

實題

鶴山師友雅言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帝同契等皆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孔聖全書七緯三十四卷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說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微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神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按季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識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



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附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主妄徵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合其書皆亡、惟易緯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偽亡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其禮稽命、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咸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感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蘇竟傳注曰：秘經者、謂幽秘之經、即緯書之類也。方術傳序曰：自王莽矯用符命、光武信讖言、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注云：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文心雕龍正緯曰：按經驗緯、其篇有四。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通儒謂爲起哀平、至光武篤信斯術、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之。

禮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蘇竟、晉圖緯、孔丘秘經、爲漢赤制。

趙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統術、靡不貫綜。

宋志孔子告偁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又云：握河括地、緯文赤字之書。孔廟銘曰：刪定六藝、象與天譚、河圖、握地、却撥未終。

隋志：緯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漢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鄭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易緯

乾鑿度

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用事。歲，越也。越，故限也。春秋元命苞曰：歲之為言遂也。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三日。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成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生，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子曰：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也。太初一變而為七，太始七變而為九也。太素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

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視法於地，中規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子曰：文王因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生人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庖羲氏先文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易述

孔子曰：『述述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書目

易龍圖一卷。陳搏撰序曰：『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以陳其未合之數。耶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肯所以知之。且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爲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今述其梗槩焉。』

舊緯

考靈曜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云：『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璇璣錄

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詩緯

含神霧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禮緯

稽命微

孔子謂子夏曰：『鸛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樂緯

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數禽，風雨動龍魚，二儀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春秋緯

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太澤之隈。睡夢黑帝使請已。已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立於空桑，有類焉。丘故以為名。孔子之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宋均注云：陽數五也。

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亦雀集。

孔子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孔子曰：立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王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滅之徵也。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得陽豫之卦。宋均注曰：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為占，三占各占一易，三占從二。

驅除名政，吾衣裳坐吾曲牀，潛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葬之將興，黃雲升於上。一作：湯將興，命於濊，白雲入房。

其人曰：角龍頰，姓卯，金刀含仁義。

孔子曰：立援律吹命，陰符羽之宮。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舍觀五帝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握誠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元命包

孔子曰：立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河以通乾，出天苞，浴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洛，洛龜書感。

說題辭

孔子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孝經緯

鈞命決 仲尼苦理七重，陳機授度。○仲尼牛唇吐教，陳機受度。○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雉，是謂儀古。○仲尼龜脊。○夫子駢齒。象也。○夫子輔喉。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生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昔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彌。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援神契



舜大口孔子海口言若含擇又見劉命次

中契

曰丘學孝經文成遣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蒙孔丘知元命使陽衡來紫麟下告地主要禮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即服背背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飛為赤鳥翔靡背雲

右契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朝見范氏傷其前左足東薪而罷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子時喬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鴈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見麟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萬孔子精而讀之又見流粉宋書又見腹神記

論語緯

摘輔象

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孔子曾應矩是謂儀古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一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鳳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訕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嚙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都知我者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嚙

逸論語

孔子曰美哉瓊瑤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膚勝蘇東坡詩曰弄木作六龍誰知貴與瑤注云與瑤魯國之寶上也蓋出于此

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履去盜者置履於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

論語識

崇爵識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北考識

仲尼曰吾聞帝堯舜等游曾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常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

任脩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八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鱉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為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里老仙人祠也。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子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撰考識

水名盜泉孔子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欲襟。又注曰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魯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孔聖全書王肅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孔子問曰寧設葛衣乎。哀公曰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恐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於衣被何魂衣為。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者起於衛懿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焉。孔子問曰寧設五谷乎。哀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鬼之飢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宋錢世昭私誌

宋元章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黃魯直笑謂元章云公贊合點之既不見題又且落韻也。



孔聖全書漢黃憲天祿閣外史

出處

魯大夫韓宣子謂微君曰。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厄於
蔡。微服於宋。擊磬於衛。接淅于齊。絕祿於陳。故在陳嘆曰。歸歟。
歸歟。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於魯。魯王以
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厄。而動歸歟之嘆。非仲尼志也。微
君曰。不然。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職。勉予之遊。而不
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

待機

微君曰。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
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

貽書

陸續貽書微君曰。仲尼栖栖於宋衛。子與濡遲於齊梁。觀此則
皆父子未矣。非
但父子未也。

去就

賢士之顯。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
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
而削迹。行不稅。是則戮矣。此段見孔子
說十二諸侯。

耻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微君對曰。昔者

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
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擲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擲。仲尼乃
召卒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
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攝相于
魯。魯人與其從者。聞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逮捕從者百人。桎
桎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
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
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桎。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
貧賤者。奚辱於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
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鯀爲辱。
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裂竿爲辱。
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爲。楚王曰善。

下卷鶴林玉露

邵雍數學

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
相離。故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此篇見孔子
聖教無言。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於相稱皆稱字。孔門諸子
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
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

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蓋古人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文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諱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譏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惑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檀弓脫句

檀弓孔子歌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

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始周之必為秦也。前筆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焉在其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驍驍始太。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目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其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下卷邵氏後錄



儒藏

孔子廟庭有二楹東者枝左旋西者枝右旋俗傳孔子手植今謂之孔廟楹八記載於竹木類

下卷七修類稿

天地類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美酒是也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過祭以長者該之

義理類 思誠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模撰思誠堂記發明墓祭之禮曰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以立之矣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又曰漢之時乃有墓祭蓋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馬廟焉孰有而孰無也故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

相反皆善

孔子不欲盜泉而吳隱之飲食水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乎蓋伯夷非其君不仕伊尹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辯證類 曹操疑塚

夫曹孟德之棺墓實在於疑塚哉疑塚在津河上多說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兩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兩具史記弟子列傳曰昔夫子嘗欲使弟子持兩具兩具二字其來尚矣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於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鵠虎亦如蒙鵠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爲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父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矣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馳驟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朋友麻○魯齊王文憲公相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因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絲之經帶冠加絲武謂擬之於衰也予以孔子嘗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四

昔孟武伯曰。同寮有朋友之義。昔者號叔開天。太師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朱晦庵。吾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齊議之證乎。

奇蹟類 聖汗

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賊至。盡擄前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載梓童神降筆。勸教字紙文云。王祐夢孔聖。令魯參來汝家受生。後來生王沂公。狀元及第。以為敬重字紙之報。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殤氏親抱送者。非欺我耶。

道號

子思孟子稱孔子。止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諛說。卑佞之習尤勝。鯀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此及見孔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嘲今日。

義理類 遇不遇

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

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老子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矣也。

人各有長

此段見孔子之適學功業。文章皆能盡人之所長。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惟聖人兼之。

事物類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過十里。無禽鳥蛇虺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糧弓人之墓。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墓。而伯魚固夫子墓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聖人而後異。則闕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峯奏去其像。止用木牌。稱曰先師。

下卷玉燭寶典

杏不同。有冬杏。有文杏。有金杏。今濟南郡杏大如梨。黃如橘。謂之漢帝杏。即金杏也。孔壇之杏。亦金杏。

下卷西樵野記

孔子祠堂 吳郡侯向撰

孔子祠堂實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鏞世家其地本朝正統間祠廢不治南有瀆面坊于路巷又南為孟氏祠皆為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此可見孔子嘗適吳國又按孔鏞乃孔子五十八代孫世居吳郡

下卷明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予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賢為之子況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按此見孔子無改嫁子婦之事

下卷古今事實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有異人貌甚偉被甲持戈立於庭下子路與之闘久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下卷漢魏伯陽參同契

周文操著孔子占象

下卷聽雨紀談 都穆著

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二字此說殆必有據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為權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爾詩云無酒酤我毛氏注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時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沽則沽酒不食者孔子不食一宿之酒也

下卷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著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緇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凡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以為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克戎者三此可見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枕閒雲卧老僧有士人以文字易寒字云

下卷可齋雜記 江南彭時著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凡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欄藏三朝寶錄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俯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欄壁後欲設公座踰數日

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飾余孔子像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

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李乃不設座。

下卷訓蒙

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魯。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孔子斗覆一鼠而問曰此斗所覆者是生物是死物內有幾箇衆無對者。諸弟子中惟顏羽年小近前對曰此斗下是生物除外有九子也。揭開視之果見鼠生九子并十箇。孔子顧謂弟子而嘆曰問一知十吾與汝俱不如也。此蓋因前語顏羽問者。

下卷衝波論

孔子嘗使子貢往外而父未返謂弟子兆之。一作遇焉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日子貢果乘舟朝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鶴兮鶴兮逆毛表步。一身九尾長步。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背衣文衣

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鳴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調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為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此為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黃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尾。子路出尾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弄之於是心服。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掘吾牀飲吾漿。噉吾堂食。



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謠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反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荅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掘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下卷晉葛洪抱朴子

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莖而未嘆。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夫周公上聖而目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侑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鋤、路生截蒲以寫書。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於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便使者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君有赤雀嘑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嘑之、殆天授也。」

下卷錦繡萬花谷

世稱孔子爲泣麟翁、又稱爲魯叟、又稱爲廣桑真官。孔子馬鬣封、孔子之封若斧、其云馬鬣封、俗間名也。封者、築土爲壘也。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

下卷孔子出遊逢小兒論

孔子一日領徒衆出遊、路逢諸兒、一獨不戲、乃駐車而問之曰：「汝獨不戲乎？」小兒荅曰：「凡戲無益、衣破裏空、上辱父母、下及門中、必有鬭爭、勞而無功。戲體辱親、豈爲美事？故乃不戲。」遂低頭以瓦石作城。孔子責其何不避車。小兒荅曰：「自古至今、城當避車、市當避城乎？」孔子乃勒馬偏道下、而問曰：「小子、汝年尚幼、何多詐乎？」小兒荅曰：「人生三日、別於父母、欲生三日、走地三畝、魚生三日、遊於江湖、天生自然、豈爲詐乎？」孔子嘆曰：「善哉！善哉！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兒荅曰：「居在貴鄉賤里、姓項名託、未有字也。」孔子曰：「我欲與遊戲、汝意若何？」小兒荅曰：「家有嚴父、當酒事之家、有慈母、當須養之。家有兄長、當須順之。家有幼弟、當須教之。家有明師、當須學之。焉得同遊戲也？」孔子曰：「吾車中有十二棋、字欲與汝博戲、未知可乎？」小兒荅曰：「天子好博、其國不理。諸侯博、不利於己。君子好博、學問荒廢。小人好博、輸却家計。奴婢好博、必被鞭笞。農夫好博、耕種失時。是以不博也。」孔子曰：「吾欲平却天下、汝意如何？」小兒荅曰：「天下不可平也。」或



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鳥獸無依。填却江湖魚鼈無歸。除却王侯民多是非。舍却奴婢君子使誰。天下蕩蕩豈可平乎。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煙。何水無魚。何山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無雌。何為君子。何為小人。何為不足。何為有餘。何城無使。何人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煙。井水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無婦。王女無夫。土牛無犢。木馬無駒。孤雄無雌。賢為君子。愚為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空城無使。小兒無字。孔子曰。汝知天地之綱紀。陰陽之終始。何左何右。何表何裏。何父何母。何夫何婦。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雲從何出。霧從何至。天地相去幾千萬里。小兒答曰。九九八十一。是天地之綱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之終始。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夫。月為婦。東為左。西為右。南為表。北為裏。風發於梧。雨生於郊。市雲出四方。霧從地起。天地相去幾千餘里。東西南北皆有等第。孔子曰。汝言父母夫婦。何為至親。小兒答曰。父母至親。夫婦不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枕死則共棺槨。何得不親。小兒答曰。人無父母。如樹無根。根蒂一死。枝葉更枯。一日纔無父母。諸子悉皆孤薄。以婦比母。不亦遠乎。人主無婦。如車無輪。輪破更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素。必得其親。三怨六牖。不如一戶之光。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父母之恩。大矣。奚可悉論也。孔子嘆曰。善哉善哉。小兒問曰。適來問託。一一

答之。託欲請問數事。幸勿見棄。假如為鴨。何以能浮。鴻鴈何以能鳴。松栢何以冬夏常青。孔子答曰。我鴨能浮。為鴨脚足方。鴻鴈能鳴。為鴨項長。松栢冬夏常青。為心中剛。小兒曰。不然。魚龍能浮。豈為脚足方。蝦蟆能鳴。豈為鴨項長。竹亦冬夏常青。豈為心中堅剛。小兒又問曰。天上寥寥。夫子知有幾星。孔子曰。適來問地。何得談天。小兒曰。地下碌碌。知有幾屋。孔子曰。只論眼前。何得談天。說地。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眉毛眼睫。共有幾莖。孔子不能答。領弟子俛面而去。歎曰。後生可畏。不可輕。幼年未學者。為無知也。後人長者辯少者。不過亦自誇。曰不意今日夫子被小兒論。聖人不輕未學。以此論之。則是孔子輕未學。欺小年。而為無知者。可謂謬矣。

詒謀錄

先聖後嗣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宋齊華酒譜

詩云。有酒醕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效偽之害。已故疑而不食也。

趙清獻善誘文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處得為君子。小人枉為小人。

下卷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實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爲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爲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孤寡；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非人下。」

下卷文林廣記

地輿門

河南河南府潁谷書院，在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并立廟以祀宣聖。

人紀門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及宋朝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歲，實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聖文宣王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闕里之舊宅，魯共王聞金石絲竹之地也。○子墨子，孔子之弟子也。

學校門

幼學須知說書之法云：小兒止可說句語義理，又須分明直說。

不可言語多。如說仲尼居，則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是孔子弟子也。侍謂侍奉也。又手立於其側也。子曰者，子是孔子，乃弟子稱師曰子也。曰說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說也。如此則分明而種子易曉也。又須先說易者，易者了然後及難說者。如此則其進有漸而亦不苦其難矣。此記禮所謂循序後進，夫子所以循循善誘者，皆此理也。

琴學門

五士操云：宮黃鐘土，伏羲養德。商金相，許由樂志。以自隱。角木相，軒轅運神。以樂道。徵相火，孔子養性。以致治。羽水相，東方朔以頌君德。

藝識門

投壺格範司馬溫公曰：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跛倚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底民心於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謹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懽，既得之亦不驕。小人之爲也，俯身引正在巧取勝，苟行而無



慎修門

入玄關鍵云。言者心之聲。多言非惟損德。甚損神氣。所以慎言。語爲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亦不過謹言之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財多則害已。却有分定。貪求徒勞。致天性命有何益哉。故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循觴門 雅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吏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

用論語二句。上有君子下要頂字。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君子有三樂樂節禮樂。○用論語二句。顛倒相同。有君子小人。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用論語二句。四字相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用四書二句。反覆念頭尾字相同。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用論語一句。首尾字相同。仁者安仁。子見南子。斯

取斯。○用論語二句相同。如其仁，如其仁。天厭之，天厭之。之哉，沽之哉。○用論語一句，二字相同，接聯念去。禮云：禮云，樂云：樂云。鳳兮鳳兮！觚哉觚哉。時哉時哉。彼哉彼哉。○用論語四句俱三字。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用論語二句，每句上有一不字。不遷怒，不貳過。不怨天，不尤人。○用論語二句，有大小字。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用論語五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上。君子喻於藝，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用論語四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上。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用論語二句，下有之字。雖得之，必失之；既來之，則安之。既得之，患失之。○用四書二句相聯，每句中有則字。入則孝，出則弟；操則存，舍則亡；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四書二句句尾字相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用句一連上二字相同。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四書連二句，每句取上一句湊成一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三○用四書連二句，每句取下一字，直湊一字。赤也爲

之小孰能爲之大。夫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故君子以人治人
政而止。金

愚謂此雖近於俳戲然引愚夫俗子知誦聖言之一機也。
雜覽門

極巧燈謎云老氏談虛空更空函關路出半塗中黃庭法術親
傳教嘉遊不知其所終。無道千兵容易攻良將烈士難回缺石
心。論語二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僧道門

修行節要云元城先生曰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
無人無眾生無量壽者其言若出一人其心亦一揆爾世人動
輒詆毀佛法殊不知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佛法亦教人爲善之
一端豈不如芻蕘之言哉。

愚按韓子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
爲孔墨噫視而同之可乎是猶以荀子與孟子同道者也知
韓子所言之非則知元城之非矣。

雜談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
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
不然仁義之賊也。

眉山史繩祖學齋佔畢

宣聖之諫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
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執號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
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
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
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
史記異大聖人之諫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下卷祝穆古今事類聚

天道部

朱元晦答陸子靜書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

陳子昂感遇詩曰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竊冥西方金仙子崇謙乃無明空色皆寂寞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縉死生俱未停。

或問王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餘晷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食不見收。

孔子嘗無水襄二十八年春無水注云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孔子嘗木水成十六年兩木水劉向以爲木少陽也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水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

地道部

學記曰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五經通義曰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岳之長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

風濤之險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孔子不飲盜泉具隱之飲食泉廣州界上一水名食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爲廣州刺史至則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飲此水一啣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愚觀隱之事則知孔子之不飲盜泉者信如尸子所謂愚其名也雖或飲之亦豈能移上智之心哉。

帝系部

程晏設毛延壽書解曰帝見王嬙即王昭君美召毛延壽畫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昔閼天獻美女於紂而先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

人道部

不稱官閼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閼劭有慙色○輕東家丘耶原欲遠游學詣長安縣孫松松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子原答曰然松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蹕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



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師門議昏，孔子以女妻公治長。漢馬融從京兆犢犢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爲師服喪，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陳瑩中責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縑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不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論交友，孔子家語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注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以兄事友，李翱書曰：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

技藝部

韓愈雜說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俱者。孔子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

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頰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皮日休相解曰：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狼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孔子知命，論語曰：子罕言命。○傳神，胡邦衡贈寫真劉琮序曰：書其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世俗所謂骨肉之至惡者，宜其如虎狼蒙眈，爲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眈，陽虎亦如蒙眈，實將軍爲肩，駱賓王亦爲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頰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比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辭粟。列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燈火部

火焚故實。晉書曰：張華為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又云：智伯頭。孔子履，盡焚。華惟見漢高斬蛇劍穿屋而飛。

樂生部

記室新書曰：孔鯉生，有人鑽金鯉。○杜甫徐卿二子歌曰：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孔子為兒戲，陳俎豆，可謂幼悟。孔子十七歲，孟釐子謂之年少知禮。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禮樂。○二十歲，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陋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神鬼部

神羅隱謁文宣王廟詩曰：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凄凄人不識。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屋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尚棲遲。○鬼爆杖驚鬼。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孔子曰：山之怪曰夔，水之怪曰龍，田之怪曰禬，土之怪曰類，羊之怪曰羆，木之怪曰禬，水之怪曰龍，田之怪曰禬，土之怪曰類，羊之怪曰羆，木之怪曰禬。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

喪事部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朱閱歸解書彭陽公碑陰云：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予，豈誣也哉？知之在道之相望爾。若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來不相識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辨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改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白虎通曰：賻，助也。賻，赴也。荀子曰：賻，賻所以佐生，賻所以送死。檀弓曰：孔子脫鵲而賻。○魯孔子令弟子為虛墓，傳末附堊祖墓。未字修明，皆於北山於平丘，屢為戈羅數，此遺子叔俛也。姚助自署其穴，姚崇之傍，署北曰寂居穴，曰此吾之末宅也。姚崇文集曰：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備，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焚。○晏子類要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

人倫部

孔子以尼丘名。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為瑞，故以鯉名。○以同物名。左傳曰：申繻對齊成公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集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孟季生而有文在手，遂命名爲友。唐志：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命名爲虞。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取於物爲假。若伯魚有人體，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論字可爲氏。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朱子語錄論古不諱字云：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伊川亦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陳君舉贈梅生說曰：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姓配焉而著者，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莫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無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楊子、數人而已。○避諱甚難。顏之推家訓曰：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於魏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或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駒豚子者，使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論朱子語錄云：問妾

母之稱。曰：他無可稱。在孔子六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死，稱之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公羊傳曰：母以子貴。注云：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孔子爲父教子學詩學禮。○無子無憂。家語曰：商瞿年老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自晚生。孔子家語曰：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有子。○老而無子。孔子家語曰：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暋孫，暋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注云：輕遠如浮雲也。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祝穆曰：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發明祖道。○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檀弓曰：姪，兄弟之子，猶子也。朱子語錄曰：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爲猶子，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以先生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孔子曰：敬其兄，則弟悅。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孔庭傳授孔子之子伯魚過庭學詩禮。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謂之世授。○記曰：孔子有姊之喪，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



為妹。○後漢順帝紀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儀禮曰：適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祝穆曰：師友婚姻，孔子妻以已子，妻以兄子。○論以妻讓兄。孔子家語曰：蒼吾統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論顏父善擇壻云：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虞翻與弟書論不必擇婦曰：長子客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供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及生癡子。○同門弟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為友壻。○壻為翁婿。唐宋遺史云：張延賞選婿，非其妻賢而知名，阜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薄之，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後會德宗幸奉天，阜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至大回驛，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阜也，非韓翃。苗氏曰：若阜，必韓即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阜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曰：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陶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阜，阜是貴人。○其魯男不納娶婦，疾妻也。孔子聞之曰：昔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其三世出妻。孔子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于尼，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蒸糲出妻。孔子家語曰：魯後母遇之無恩，供養

不養，其妻以蒸糲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魯曰：蒸糲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肖貌部

孔子與相。索隱曰：孔子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孔子身長，形貌，狀似禹，身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六十圍，子胥長一丈，肩間一尺。東坡集曰：十圍便腹。○孔子之貌相似陽虎。○孔子各有所類，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有子產。○目孔子眉異常人，拾遺曰：堯眉八彩。世家曰：孔子有十二彩。○孔子目異常人。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荀子曰：堯舜三眸子。顏氏記曰：老子大目。孔叢子曰：孔子河目而隆額。○孔子鼻異於人，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孔子隆鼻高祖隆準。○孔子口異於人，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孔子海口。顏氏記曰：老子方口。○孔子家語曰：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荀子諫兵曰：下之於上，如手臂之捍頭目，而後胃腹也。○宋玉招魂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反于骸形。於是觸膝長呻，靡皆曰：其失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災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

擲以玄塵、覆以絛巾、爰將藏彼路瀟、壅以丹土、騎以綠縹。夫存亡之異勢、乃宜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古今占夢、符籙隨筆曰、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熊虺蛇之夢、孔子夢周公、又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王維疑夢詩曰、其驚寵辱、非夢善、其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列子夢獲、獲鹿童有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丘。

菽菜部

○米孔子教原思得粟與鄰。○菜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頗面擇菜。○菽梁周捨占對辯捷、嘗與 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菽、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座皆訕。人曰、孔子豈不多食。

竹笋部

○揚廷秀此君軒賦、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若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晉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聞簫瑟園樂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簀。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吾是知竹之所以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蓋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者哉。汝視其斲、欣然而覆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山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四也、其庶乎虛室、有若無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蓋非知竹者也。客曰、甚哉、清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質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修何飾、乃得與四子而同席。願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葉實部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門以厭邪、此仙木也。禮記注曰、桃多毛、拭治去膽、不聞以黍雪桃、宜孔子不然之也。

花卉部

○本莊子曰、孔子休乎杏壇之上、言絃歌鼓琴。○并金樓子曰、武城北、孔子生、中不生刺人草木。

鱗蟲部

○三天者、鱗魚、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云云。

毛蟲部

○一家語曰、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視之。○半、誰父、獲半、孔子不以爲直。○史曰、子路佩猊豚、猊、獸名、平、二目、前、兩、角、

即。面。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殺。狗。當。禁。東。坡。云。孔。子。曰。敝。蓋。不。乘。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况。可。殺。乎。○。孔。子。家。語。曰。齊。景。公。問。晏。子。曰。為。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淮。之。恐。壞。墻。燕。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効。利。入。則。託。君。以。避。害。此。社。鼠。之。患。也。

羽蟲部

鳳。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論。語。夫。子。歎。鳳。楚。狂。歌。鳳。漢。地。節。二。年。鳳。凰。集。魯。群。鳥。從。之。○。鷄。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鶴。墨。客。揮。筆。曰。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除。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幾。耳。○。雀。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雞。春。秋。題。辭。曰。雞。為。積。陽。火。德。之。精。故。陽。山。雞。鳴。以。類。感。也。春。秋。昭。公。六。年。季。平。子。邠。伯。二。家。相。近。故。雞。聞。季。氏。芥。其。雞。或。曰。以。膠。沙。捕。其。羽。為。邠。氏。為。之。金。距。季。子。怒。其。不。下。已。且。讓。之。邠。伯。亦。怒。平。子。及。後。攻。昭。公。孔。子。之。齊。○。鴈。孔。子。家。語。曰。更。盈。侍。魏。主。見。一。鴈。過。曰。臣。能。播。弓。而。落。

乃。學。去。鴈。即。落。

蟲部

蟻。漢。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開。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蚋。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居處部

闕。孔。子。與。闕。國。政。三。月。市。弗。飾。價。○。里。春。秋。傳。曰。里。杜。鳴。此。里。有。聖。人。孟。子。言。魯。為。孔。子。父。母。國。漢。晉。春。秋。曰。魯。有。闕。里。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嘗。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宅。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漢。書。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史。曰。魯。共。王。升。孔。宅。聞。絲。竹。乃。不。壞。也。○。龜。孔。子。無。黔。突。所。謂。孔。墨。子。無。煖。席。○。倚。龜。讀。書。蘇。子。曰。仲。尼。讀。書。老。聃。何。龜。舐。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釋。名。曰。龜。創。也。創。造。食。物。也。○。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裏。之。稱。也。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史。曰。孔。子。締。帷。見。衛。夫。人。在。婦。帷。中。各。拜。○。席。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說。文。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坐。三。經。之。席。

燕飲部

禁。孔。融。解。禁。私。釀。書。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爵。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



上聖。○飲陶潛飲酒古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嘗中夏，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冠履部

釋名曰：冠，實也。所以實輪髮也。巾，謹也。帽，冒也。儒行篇曰：孔子冠重而冠。○關中大袖治家經曰：程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闊幅。伊川常服寬袍，高帽，廣旁半寸。趙景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閣衣冠舊，猶帶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魯國指孔子。

樂器部

琴辯樂篇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孔子杏壇鼓琴。見漁父。孔子鼓琴感猶。見孔子。孔子取瑟而歌。見楚辭。○楚禹貢注曰：泗濱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論語：孔子有心擊磬。○鼓，孔子鳴鼓而攻。見楚辭。○鐘，釋名曰：鐘，空也。內受氣多故聲大。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尸子。

歌舞部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如草木有柯葉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詠，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潘歌曰：哇。原曲。熊攷齊謏錄曰：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爲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

器用部

車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商，以商之爲人甚愷於財。○杖，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靈壽杖，令爲太師省置几。」○抱杖之別，呂覽春秋曰：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卑卑之差也。○陳瑩中杖銘：用之則行，舍之則臥，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用孔子行舍之則臥，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論語何

儒學部

得真儒無敵。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寡君安得削？○張衡傳曰：仲尼耻一物之不知。○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識車骨，識肅慎矢。○呂與叔送劉戶曹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輪扁氏得心齋。○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評議子由古史，朱子語錄曰：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然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爲不足？○籍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

王荆公詩曰韓莊百家棄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北齊衛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賈价曰教下家自有墳素復何煩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請王爭効為巾箱五經。○張伯玉六經閣記曰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此十五字起○讀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三滅。○賈魯直讀書呈幾後詩曰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閒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楊雄喜讀書。又曰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完書。

文章部

楊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又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李德裕論文曰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魏文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因文六經作孔子削述不粒矣孟子述子與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文體有三朱子語錄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孫

外瑞歲曰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亡曷降雌雄。系殺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孔子云亡。○謁文始於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書法部

蘇軾飛白記曰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孔子不待傳此書。○篆書隸文尚書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造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隸字之始於秦即人程造也。

性行部

儉司馬君實訓儉文曰昔正考父饁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姜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晉仲嬰蓋朱絃山梁藻稅孔子譏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甯公史鰌知其及禍果以富得罪而出亡。近世寇萊公侈冠一時然以公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隋○以名晉孫盛孫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問曰君亦來耶放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以論語盛格顏錄云隋侯機辨敏捷路旁有槐樹顏領欲死楊素曰侯秀才理道



藏

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愧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否。曰：論語云：子在闕，何敢死。○鼻孔陷後，山叢說曰：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煩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儒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墮避之，所謂石墮子者。既去，市人以贗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解書為戲。志林曰：王介甫多思而善察，時出一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食，輒筋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云：薑多食損智。道雅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笑。父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好舊。秦士有好奇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簣，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慙，以為古遠，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筥也。竟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進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遷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裘公之

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為戲。正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能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曹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見論語。公衍止皆天。○見孟子。○周孔並舉。作傲歌云：醉則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後彼王拱辰，詆劉元瑜等劾奏，遂作謗訕周孔之罪。

仕進部

仲尼發世。楊子學行曰：仲尼皇皇，韓文曰：轍環天下，卒老子行。班固傳曰：孔席不暇暖。

人事部

別孔子贈子路以言。老子贈送孔子以言。○高。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冥數。有報論。李德裕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本，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也。又曰：周孔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

御史臺部

御史介上孔中丞書曰：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且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馬、安國

馬穎達馬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又曰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諸院部

修元徽之行獨孤明制曰廣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

諸監部

國子司業古公事實曰孔穎達子志終志終子惠言孔氏三世司業時人美之。○孔氏尚書孔子之後孔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安國與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霸以治尚書昭帝末年為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歷官至丞相。

下卷說郭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佛過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昇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在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為。上遂結歡賜予頗厚。

署吏為聖人。○自廣南除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為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知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決若干。

愚按優者戲孔子為婦人海南署書吏為文宣可謂不道之甚矣。然當時在上者不聞有齊君夷教之愾在下者不聞有夾谷侏儒之斬世道至此可不為之歎歎哉。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四 終



儒藏

校記

①亡：當作「妄」，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②壁：當作「璧」。

③亟：當作「函」。

④參前後文用語，「諸侯」下脫「好」字。

⑤藝：當作「義」，見《論語注疏》卷四。

⑥走：當作「徒」，見《後漢書》卷六五。

⑦改：當作「赦」。

⑧熊：當作「能」。

⑨「貢」下脫「父」字，參後文。

⑩正：當作「王」。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五

羅氏路史餘論

後學蔡復貴 編述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孳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魯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曳珥王享。太牢而踞廬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棄高狹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視蓬豆什繡墳。則愬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廢捐踴躍。日度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何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飯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污澁狼籍。靡所不至。齊閭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之闕。何由興起守閭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爲無純。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

進之徒。方多占寄。以爲他日雁鴈。竟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度。單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圖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腋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擇恒星說。予曩釋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琿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襄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殺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中。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



亦非得云三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孔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子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孔子卒故祖庭廣記直以四月乙丑。

○去凶

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殛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太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

西王母 王環王瑄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瑱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後獻白

玉之瑄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瑄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瑄蓋皆以王作瑄故能使神人和風來儀也。

替變

直躬訟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中矣孰有督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于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下卷琴操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楊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楊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柝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按顏淵當作顏回

下卷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吏。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太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世耕於蒙山之陽。荒廢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聖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稚。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云見列子。云不重錄。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至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

樂也。見列子。不重錄。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遂識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進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至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遠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甕。妻戴紕絜。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櫪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小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徒杜陵。



藏

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同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焉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野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移客土 四嗣俱興 親芳萬聚 造拜軌經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魏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者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更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憮然不敢復言。

續高士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壤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為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噉昔余食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食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止。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孔叢子

下卷歷代要畧

按朱子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吾儒正宜人其水火其害也。焉為存是編哉。蓋林子因當時之人溺於佛祠。雖祭長生不死之說。苟遽斥其非。則將拂人之意。而終無反正之機矣。故為是編。使天下知佛老之教。亦無所謂長生。原與儒教相近。庶幾有以逃揚墨而歸於儒也。故愚於是編之可采者存之。其餘混儒佛為一塗。不合於理者。皆默之。

○商太丁

仲尼所稱比者老彭。按老彭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封於韓。大彭之墟。故曰老彭。夫老者尊稱之詞。若曰七百餘歲而謂之老。既已怪矣。又曰母闕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三曰老彭。則其怪尤矣。

周昭王

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即列子書而觀之。則是孔子尊釋迦矣。按釋迦牟尼佛字悉達多。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其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

周定王

仲尼所嚴師者老聃。按周定王三年丁巳九月十四日。一云三月十五日。老聃生於楚國陳郡苦縣瀨鄉。萬里。曲仁里李樹下。

故以李為姓名耳。一名重耳字伯陽。其謚也。老者尊稱之詞。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聃在母胎八十一年。逍遙李樹下。剖左腋而始生。生即皓然。故謂之老子。不亦妄乎。

宣按仲尼所稱比者老彭。論語有是言矣。其云所嚴師者老聃。所尊稱者釋迦。則異端之徒假吾聖人之言以爲彼道尊爾。不然是亦聖人取人之善。謹亡之心也。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林子曰。釋迦生於右脇。老子生於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孔氏之室內。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亦果足信乎。否耶。或者後世見吾孔子之神聖。而遂奇其述云。

孔子娶升。官氏生子孔鯉。自二代宗子孔鯉起。至

本朝萬曆年間。已經六十四代。按釋迦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爲觀此。則老釋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如素也。審矣。孰謂父子夫婦之倫。日用飲食之節。不同於吾儒哉。後世道釋之流。不知二氏皆有人倫常道。乃以避兄離母。出妻屏子。祝髮出家。斷葷蔬食。謂之釋道。殊不知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

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甚矣後世異端之徒。失其二教之本旨也。

周敬王

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實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雖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子以老子猶龍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

朱子曰。老子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又曰。夫子問禮於老子者。時老子爲周柱下史。故問之。非問所謂虛無杳冥昏默之道也。按周簡王四年己卯。老子爲柱下史。方二十三歲。周靈王時。老子爲守藏室史。猶未四十也。及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老子則五十有四矣。至周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之時。老子則八十有八歲矣。敬王五年丙戌。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強爲著。



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五千餘言之時、老子則九十歲矣。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教之本原哉。蓋克己復禮爲仁者、孔子之教也。玄牝之門爲天地根者、老子之教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釋子之教也。其邪正雖異、而其論心則同。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教之本原所由以晦也。

周敬王四年乙酉、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其後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林子曰、子貢云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按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太史公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是釋迦七十八歲既已卒矣。又按老聃與令尹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塋於槐里。是老子亦已卒矣。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不滅也。後世道釋之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

死、亦甚惑矣。

孔子之叙書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克乃殂落。夫吾儒之所謂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吾儒之所謂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此心之神、乃吾儒之所謂天君、天翁、即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佛家之所謂如來、舍利子也。藏神之室、乃吾儒之所謂靈臺、靈府、即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佛家之所謂西方極樂國也。世豈真有蓬萊不死之藥、長生不死之人哉。

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內便有僊人在焉。秦皇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又曰、能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遙即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強、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

孔子之孫孔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屢變數篇書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而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

雅也。若魯季康公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自宋歸於魯。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太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若曰。隨時而取中。則必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

周顯王

鄭人列禦寇嘗者。列子書載。孔子觀於呂梁。問蹈水之人。而得與齊俱入。與汨俱出之說。又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苳燔林。扇赫百里。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道徐行而出。若無所謂。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闕者避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汨俱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魏人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人。梁惠王時。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林子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正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顯王三十三年己酉。鄭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傾蓋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又曰。儒門者流。知盡心知性以達天。道門者流。知脩心煉性以悟天。釋門者流。知淨心了性以寂天。則身心性命之理。以明而無異端。似是之非之惑矣。

按文中子曰。歷古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譴而



素衣出降，犧牲饒而侯景逆謀，豈聖人之非耶？由是道之非其道也。又曰：學儒者或為短長之不幸，或為聚斂之不忠，是豈吾孔子之過哉？學釋或者異言異服，游手游食，或燃指而焚香，或書符而呪禁，或閉息而孤坐，或存神而入妄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以至風角張成之變，沙門蓋吾之謀，靡所不為者，是豈釋老教之哉？學釋如老子者之罪也。

下卷辯正論

辯正論云：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懲濟五濁，宣布五常。言善也。性善也。

下卷破邪論

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三歸徒同三畏，五戒不盜，不淫，不醉，何曾異五常？不妄語之戒。

謹按：學老者欲尊其道，則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學佛者亦曰孔子吾佛所遣之弟子也。吁，可笑矣夫。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勤答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景德傳燈錄相同。

下卷唐張志和玄貞子

德者得也，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孔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移，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曉於萬物，噫，中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德之無終始已矣。

下卷項喬風水辯

此篇見孔子合葬父母，無意於求蔭子孫。喬曰：謂某地時乘氣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謀某地能乘生氣活既朽之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或曰：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因儒也，垂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不足法乎？曰：程朱信大儒也，然以其事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若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垂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况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睽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藉以求蔭焉耳。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於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衍聖公邪？噫，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

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脩當獲正蔭也。此乃聖賢之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響應者也。

附劉氏論斷 此篇見于愚葬乃祖仲尼亦無異術。

何子孫之克昌若此乎。求新劉氏曰。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生九星形勢等。紛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朱熹所言。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氣聚。外山虧疎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矣。擇此二者。爲體魄計也。葬處爲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之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神魂亦宜未民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一其危之象者。豈不戚且危。擇此三者。爲神魂計也。然則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熹於宋孝宗山陵之議。又云宗廟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者。特以爲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耳。豈不以爲死者循根本。生者

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摧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由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輒得其吉。憎於擇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祗而毋萬類邪。天惟聽於地之所役。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手。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襲封禪爵。焉。英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塚。能孕秀鍾神。若是遠大也。子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此異術也。

下卷文昌忠孝化書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側隱之心者。何哉。

梓潼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撿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字紙。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魯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魯。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或以字紙



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裹褥或以泥牀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盡履計矣。是豈知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鷄窓一日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屈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靈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其報恬然不覺甚至於子孫之知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如溫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實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裔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顯官。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三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之殿修文即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均重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降專委善備行飛鸞申明此事。諸生若見而知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即吾之願望也。此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貴望之門路矣。

按此事雖若涉於荒唐然幽明異塗理致則一。神道設教易於感人使人觸目而興起其敬吾字紙之心則是善亦與有力矣。茲故表而出之。

下卷稽記室 明潘垣著

老而彌淫

夫人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此年如魯。孔子春秋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

著女論語

唐宋姦芳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性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爲姻對。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書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釋之。

按三從四德婦事舅姑之禮。境外無預之志。孔子之所以爲女訓者詳矣。書氏雖賢何敢擬代於孔子乎。但其推明婦道亦知孔子之聖之尊則猶可取也。

○始作牛耕

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周禮疏云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州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觀此何待趙過上特教人耦犂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

下卷野語

孝經問題

有錢唐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監生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伶人優語

宋丞相史彌遠用事。選人政官多出其門。制問太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子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入者出曰。吾等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政。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語子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予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按此一事離折文義。可謂侮聖言矣。而亦錄之者。蓋欲以規儒生之淺識。謂大臣之擅權。使讀者竦然而懼汗也。

周震變體

山西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自大無似。語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諸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能生也。後震遭一疾。雙目並盲。急作騷鳴數聲而卒。有隣人夢見震。冥王王令吏。將之作騷。震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王曰。爾悖逆父母。藐視聖賢。非盲而何。震哀語曰。既爾應。願王矜憫。求為逸地。

王又曰。爾眼界自大。更復變目。其處行磨。震語塞。始蒙皮謝去。

三教圖贊

宋理宗朝。有符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踟躕中生。猶龍翬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端故。今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亦可謂微而婉矣。

下卷野史

容坐不容立

孔某者。元望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凳。開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許之子。叅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父尚容得參政之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下卷雜詠類編

伊川曰。為學直須抖擞精神。莫要昏鈍了。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是什麼精神。是什麼筋骨。秋逢慶心醫篇曰。魯論記孔子所患在疾。慎之無他。亦唯在心。



方劑且存，但人未克體驗耳。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固其丹也。飲不及劑，不爲酒，因肝毒湯也。蔬食飲水，肉不勝氣，平胃膏也。忿必思難，見得思義，洗心散也。夏衫絺綌，冬居狐貉，順氣丸也。歌善與和，較獵與同，流氣飲子也。克己復禮，過無悔改，遺精之功。即大承氣湯。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中和之用。即四君子湯。視思明，聰思聰，其聾聵之砒乎。絕糧鼓絃，伐木習禮，其警悸之劑乎。不言，慎不語，申申天天，曲肱而枕，其調息導引之理乎。是皆心腎之秘訣，通聖之丹粒也。是故饋藥不嘗，遇疾不禱，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命脈真神傳行千古，夫子之壽與天齊矣。

寡慾篇曰：人之一身，天下國家祖宗綱嗣咸係焉。善保歸全，克稱仁孝。孔子立好色之戒，恐傷血氣。孟氏言妻妾之奉，必喪良心。從古逮今，以丈夫而辱死於婦人之手者，可勝計乎。隕身墮行，亡國敗家，醜聲穢德，污蟻青簡，皆職此耳。始於一時之故，心不至流蕩而不返，因循某景，百病來侵，縱知憊惜，亦既晚矣。辟如穀精白之米，於萬斛之舟，乃惜圭勺餘糲於罌釜之間，所資能幾何哉。

微機篇曰：夫嵩嶽降申，厄山孕孔，風水之說，其來尚矣。但名山善地，造化所惜，豈肯輕洩真靈氣脉，拱向玄機。鬼伸呵護，留待福人，必須時數之至，然後星祥發瑞，未可以歲月期，溪近窺也。

下卷曆法通書大全

遂日吉凶云：乙丑神在日，是日孔子死。戊申神在日，孔子賀頽回之日。○古賢死葬凶日云：丙寅日倉頡死，辛未竟舜朝天日葬。孔子又云：丁巳日葬。

下卷五星書 何公忌其七殺，宣父畏其元辰。

下卷陳蹤五寶故事

五員因楚平王殺其父兄，投各國求仕，借兵復讎。魯定公立爲司馬，齊人歸女樂於魯，定公受之，不聽伍員孔子之諫，遂納爲妃。定公自是不復聽政，殿上數日一升。員奏曰：本國兵少，不堪伐楚，今拜辭前往他國，望君勿罪。孔子亦奏乞恩放歸田里。定公恐二人在朝，不免再諫，乃並許之。二人歸至仲弓之舍，仲弓備酒贈之，以路費，遂至十里長亭。伍員遂投入宋國。

孔子出遊周流天下，時夏景立道傍垂楊下，歇息口渴，令仲由往河邊取水飲之。由至遇一虎，吮水，喝聲震雷，一手撩衣向前而擊。其虎急走，將虎尾扯其半截，虎奔而去。伍員避難，自梁投晉，在塗見之，駐馬問曰：打虎君子是誰？答曰：姓仲名由。字子路。是也。因師渴取水，見虎先飲，故怒而責之。邂逅相識，接見孔子。子告之曰：吾門弟仲弓仕魯，可以主之。後孔子與員同仕魯。他日孔子言暴虎馮河，吾不與者，蓋據此而言也。

閔損字子騫，幼年喪母，父娶後妻，深嫉之，損孝心不急，繼母以

已所生二子衣絰縗絮以應花為絮衣損。冬月父出令損御車。禮樂失制。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欲出其妻。損曰。母在一子。母去三子。單父聞乃止。母遂成慈。三子均侍。孔子曰。孝哉。閔子。賢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伍員仕魯。齊公子姜鐸兵至其國。求進奉。求賄物。鐸與員

戰不勝而還。齊人患其將弱。欲敗其政。上大夫田乞奏曰。魯用

此二人者。若不早除之。本國亡矣。今有夾谷春景可愛。設一酒

池。多請魯公。領文武二臣起會。命矮將侏儒進中舞劍奉飲。

將魯公誅之。擒孔子伍員。而國定矣。及請果至。景公暗害中計。

奏宮中之樂。以酒上壽。侏儒請舞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榮侮

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司馬伍員速加刑焉。伍員曰。臣請對舞。景

公不語。於是伍員斬侏儒。請魯定公行。田乞子田恒伏兵暗勦。

伍員以銅鞭擊傷始退。姜鐸兵復至。遇子路集朋聚接師一戰。

劉死姜鐸齊兵敗轉。景公歸責田乞與衆臣曰。子以夷狄之道

教寡人。用計不中。又傷朕弟。假若魯以伍員領兵伐齊。如之奈

何。乞曰。臣有一計。名曰脂粉。可使不來。國內選有美女文馬以

遺魯君。季桓子勸受女樂。魯君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孔

子伍員遂行。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與分別。其

而已。遂赦之。

伍子胥投魯。用仲弓為薦。少正卯沮之。定公不用。退而私奔。仲

弓泊望林間。遇卞盜賊。展雄捉入。去衣柳樹。以凉水拍胸。博換

熱氣。欲取心肝為食。陳亢在後走脫。見孔子。白於孔子。入察以

言。言訖之。展雄怒曰。爾雖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吾亦有之。

切齒不切。實謂之仁。聚眾不聚散謂之義。排陣能有序謂之禮。

打家必有法謂之智。一約群至謂之信。何必多言。喚仲人亦將

縛之。如仲弓然。孔子嘆曰。虎豹不可以相食。忽聞子路持戟救

師。赴敵數合。未分勝負。華子胥回探定公事實。聞故入山。認有

舊好得釋。員年十九。雄年十八。雄與員數戰。不勝。結為兄弟。故有舊好。

畢魚周流列國。及歸。父母無存。晝夜啼泣。孔子問之。曰。子欲養

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停。思念日久。後果自刎。

齊有一足之鳥。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鍾鳴則

鳴。鼓響則舞。其鳥食火。主有水災。其水銀者已。見家語等書。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

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着來問我採桑娘。夫子不

應而去。既至陳國。大夫發兵圍之。果將九曲明珠與之。穿焉。言能

穿乃釋其厄。夫子不能却。將採桑女所言。使門人返至採桑之

處。不見二女。但見桑枝上一塊地。遺陳三簇。田謂賜曰。木邊加

土必姓杜。陳三簇必名康三姐妹。問詣其家。其母謬言女出



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想令愛必在家。其母乃喚出見訪之曰：絲將繫蟻，上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下卷伏生尚書

散宜生南還，問太公望見西伯於羑里。西伯得此四臣而免虎口。孔子曰：西伯得四臣，立亦得四友。四馬師由也。

晉司空張華博物志

字茂先

異說云：瞽瞍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微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耶？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賞聞之先進云：野合者，謂梁紇微在構於尼丘之日，去尼丘五里，即宿於山野之室，夫婦交合而孕先聖，故曰野合。謂合不在家而在山野中也。至今後人立廟於顏母山，即野合之地。異說乃謂微在與梁紇有淫行而野合，不亦異乎？至於遷史之注，亦謂梁紇老而微在少，婚配不合於禮，故謂之野合。是亦異乎吾之所聞矣。

宋陳隨隱隱錄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唐明皇始封文宣王。真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清臣之

罪所當筆誅，敢執筆以俟。

墨娥漫錄西征記

孔子石祠刻像○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像，皆石刻紀之。

宋景文筆記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突謂精曰鯽，令謂孔子曰鯽龍。此孔子乃金木土石等物之孔，非孔夫子也。

宋都官員外郎李石續博物志

孔子生鯽，鯽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字子家，求生箕，箕字京，箕生穿，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魏城大梁。自孔叔梁紇至于順九世。○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宋臨川人陳郁藏一語牋

郁張燕一

米元章為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子為菩薩。余謂元章以字書名世，痺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擬聖賢乎。

唐李義山雜纂

不相稱謂之夫子逃學，又謂之先師不甚識字。

讀子隨識

極登見大烟而生，虞舜修記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

日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氣而生孔子。劉嫗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也。

宋莊李裕雞肋編名錄

陳州城外有瓦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畫與王字。而釋氏附會之。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回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韓嬰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泰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禦於地。使由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筍。而蕞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

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顏得之冠焉。子路宰。

宋王樹夫字勉野客叢書

宋景文公曰。夢得你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肖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觀周禮疏。有饅之實。稷餌粉餐。鄭箋。今之饅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

宋高似孫緯畧

唐世南書夫子廟碑。太宗賜以黃銀帶。程氏繁露以黃銀為餼石之屬。若以餼為帶。而賜近臣。何足貴也。當是瑞。北史辛公義為牟州刺史。有山澤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為異物。

宋陳善字子康樞聞新話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吾書中頗有解說。便是釋家公案。但今人未能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不知所隱者何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哉。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



祀父問事鬼神古之禮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屢曾子病革而易簣于路臨死而結纆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故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之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

用事謬誤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杜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常生用王者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杜稷天地圓立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概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宋大惟簡房廷事實釋奠○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蠻舊地其府中亦有宣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契丹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進有胡婦數人麗服盛飾登於殿上徘徊瞻顧有一人曰此翁者是何神道答曰便是爲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去。

宋俞文豹吹劍錄

李太白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處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主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

之于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求學丘構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太白乃云鳳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仁軻。刑公云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不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詩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公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馮鑑續事始梓州射洪縣令

孔子廟○會要云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貞觀二年停祭周公高宗總章二年勅天下州縣置孔子廟。

三教論議朝議○按會要論議始於武德七年高祖幸國學引道士沙門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又嘉會德宗降誕日令三教講論朝議其後累朝以爲常制。

處達志林

東海之魚墜一鱗其鱗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宋賈似道悅生隨抄 觀手開老人

隨抄起自國史附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六經既熟於誦說正史又廣於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故抄之。

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魯機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終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期爲久。况師乎。其弟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師曠食經 晉太傅張奉註

鳳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凝則露。○風禽爲類。人謂之鳳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陽一名兩。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廷也。鸛鵒鳥飛則雨。鸛鵒千歲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宋杜季楊雲林石譜 名臨山陰人

臨江軍新淦縣數十里地名白羊。羊角凌雲嶺頂上平如掌。皆古時築基地中。往往獲古箭。簇鋒而兩脊。其廉可刺。其質則石。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括矢石弩。肅慎氏之物也。按禹貢荊州貢砥礪。弩卅惟箇。括括。梁州貢青鏐銀弩。弩則括矢石弩。自禹以來貢之矣。

希通錄

荀子云。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楊倞註其蒙茸。按于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爲二物。俱音

狀。韻畧無此字。有應字。類楊倞之說。非也。

宋葉夢曰齋叢抄

陳瑩中諫議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與。欲因循不言。意終不安。今試爲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問。有先生弟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亦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又曰。古者父子不責善。而弟謂所教爲弟子。謂教之者爲先生。先生父兄如也。此名豈可以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容。非所以處人也。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 崑山人

李太白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對以殘仁賊義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孟子只當以應天順人對之。豈可如此言哉。使人爲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軒江之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宋後方云。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鐮斧鉞之加。凜然可畏。而不露鋒芒。真得孔子筆削之體者也。

辟時疾。○孔平仲云。邪氣氣氣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重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濟濟生靈。避凶趨吉。孔子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甕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五更。煖令



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燕下則一年不生時疾矣。

宋王灼碧雞漫志

樂工非庸人○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又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壁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

宋沈括亡懷錄

字存中

姓名○舜姓姚二妃姓嫫夏姓姁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姁尚書雅降二女於嫫因姓嫫因姓爲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嫫有息嫫詩有太姁有必宋之子王姬嫫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瑗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禮有所謂問名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之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姁妻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婦之姁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孝經序語○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永吉嘗與子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陸詠

字伯田家志

入學忌孔子倉頡死葬日。

元周容浩然齋意抄

觀言視聽思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一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

漢葛洪西京雜記

字一川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數後人所足耳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宋鄭雅讀書愚見

孔孟兵法○伊尹之後孔子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兵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抵是暗昧。

唐劉餗隋唐嘉話

三聖人○德宗降詔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處對羣衆年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輩延對道士却惟素諸人皆談經監處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四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

楊文公談苑

宋黃鑑案

優戲○至道二年重陽日皇太子詣王宮觀林苑教坊以夫子

為戲者。實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夫子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皆伶人以微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曰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程啓三柳軒雜識

平園記客言論。九稱或者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或問掃之說。或曰孰謂鄭人之子。或曰管仲儉乎。或曰蘧山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枨之類。

尉遲南楚新開

天德中。趙潛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一座。鎮將孫憚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陶儀說邪

孔子述土犢。實於童謠。孟子證賢。駿朝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墳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又曰。楊子謂天地萬物邪也。五經衆說邪也。是五經邪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搜汎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會稽楊維禎斥。斥先聖名。學者絕不題。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博。東坡謫墨臺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曰。和歸去來辭曰。或以俊而疑丘。文豹前集嘗論之曰。近見柳文。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則曰仲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史記。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予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蘭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第予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過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誣。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于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象其惡名。豈不哀哉。

孔子雅雅。○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雍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雍疽趙岐以為雍疽之豎。按說苑。備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疽。雍疽姓名也。與瘠環聲相近。至趙岐時。傳之誤也。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僉之一字。僇又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表布穀鳥。郭公世比物耶。



西方聖人○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預。至王道直指佛爲西三月三日楔板○吳地記則又引郭震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楔板遠矣。發明義理○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孔子未嘗師老子也。江南錄

相法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爲愚者攻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顏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子。至於祿命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救其難之理。雖當時之幸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應中佛氏○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謂之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河東先生龍城錄

王漸作孝經義○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閑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播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此段見誦經其一也。

李之彥東谷所見

異端○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涉凶荒非黃冠該醮則浮屠禳祀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顏師古隋遺錄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孔子之于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

之計則何以爲孔子。

羅虬比紅兒詩

顏回望其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後人號馬爲一匹。

張商英護法論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說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生大悅○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降于華易曰豕負塗載鬼一車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蕪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支常而合道者又豈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而議聖人也。

蘇軾志林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貳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脩其刑政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

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鄉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其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誼至此爲無疑也嬰之仕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確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事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儒藏

三諫而去。爲人臣義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欒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整隔子歎歎瑣微論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整隔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父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

宋羅璧識遺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誠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札記。承其言曰。開諸聘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高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札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其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生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割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

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遂皆垢面喪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夫周公。彼其稟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甚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度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作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興曰。聃如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鉅、禽滑釐尹文、宋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經綽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鄭玄注曰。雒城。晉語亦曰。申生雒于新城廟。孔子釋雒性耿介。被獲必曲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文義。有取於雒。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三教各植門庭。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薩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遺教。真人喜乘日精白象下天生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于二氏於流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簡董菩薩下生。號孔子。目明儒童下生。爲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渼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繆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人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

瑞桂亭暇錄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則文辭爲周公所作無疑。孔子作十翼。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義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焉。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

有是語。孔子用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豈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以桓公以不義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善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恕。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之會。四。盟。洮。盟。牡。立。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榿。盟黃。會陽穀。首止。甯母。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鄆。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鄆。左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自再會鄆爲始。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亡。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之必秦矣。



下卷臨川單字菊坡叢話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宅爲宮，後所謂靈光殿者，雖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兗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張子厚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大夫以上也。極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問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主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上蔡云：呂晉伯初理會過仁字不透，予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見得仁？如孔子說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專人門說棹一般。一人作詩諷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諷不休。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

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理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論語謂不撤薑食，荆公問其義於劉貢父。貢父善譏，對曰：按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微介甫之鑒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朱晦庵諫子薑詩有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夫職功神明有朗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穢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予因悟孔子不撤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父之戲，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誠齋翻案法○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仲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之。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此翻案法也。

下卷釋常談

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上，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一鳳耳。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嘗晝眠，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同言，寢與孔子同意。弟子嘲師，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下卷馬大年頌其子錄

天下之事有一可嘆者。今報記之。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為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衛之彌子瑕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亦聽其言而告於夫子。夷考其時。正在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婿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呼同門婿為僚婿。叢助傳呼為友婿。江北人呼為連袂。又呼連襟。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右。非若今人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下卷宋曾三異因話錄

師○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當無五服。五服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教之。是師之德配君父。

下卷宋陳郁藏一語腴

稱名○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也。

至於師之前。雖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澹臺滅明者是也。

下卷宋葉愛日發叢抄

古人貴字○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顏氏家訓云。名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稱之。而人不以為怪。蓋以古人稱字者。最不輕也。又曰。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魯。門蓋又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孔門之訓。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退而稱仲尼是也。就二者而論。字為至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義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為戈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八無為。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牌額。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辭。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



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七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鷃帝堯書謂之逆鷃者其異不可聞也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鷃鵲是九頭鳥也。

下卷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唐格除延康殿學士時方崇尚道家言格從容言曰孔子之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

柳子曰著述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此興出於虞夏之誅歌殷周之風雅。

杜詩註曰孔子有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役搖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爲。

魏崔洪傳曰崔洪不喜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孔子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鍾離意爲魯相出已之私財修孔子廟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富焉。

顏回望見吳門馬曰是一疋練前有生鬚孔子曰此白馬蒼馬也是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人謂馬爲疋者始此。

孔子琴合韶雅史記世家云孔子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漢三輔黃圖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哀秦漢以來宮室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于篇。

下卷晁氏客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將禮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下卷朝野食載唐張鷟著

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力人目爲魯人風流

下卷孔子三朝記

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良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

下卷九朝野記

弘治己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燬焚蕩古木甚多惟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正德年劉六劉七反至山東兗州宴飲於孔廟射矢於梁忽聞天上無雲而雷遂驚駭而散去

下卷夢珍集

程仁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觀程朱此言則夢之可以驗操存也重其然矣

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徵在夜夢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書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質明知爲神異乃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致敬王之末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將百年矣此說若龍神女等事作夜夢似得其實且與說郭所載因夢而生夫子相同

隨筆錄夢占曰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物而應無因遷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半夢一



儒藏

夫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悟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王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昨夢殆夢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廟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而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闕里祠復再拜及省所真銀酒器銀爐等於廟後幸孔林又再拜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悟遂開徹倫明孔子六經

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春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令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纓經赴會千餘人齊劉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

按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各脩藝文但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徒勞而少功後學多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詁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玄之有功於孔書如此則歲在辰巳之夢豈亦精神之所感通邪五寶故事曰陳器設教吳塘一夕夢孔子領群弟子至其舍器相見禮畢孔子袖中出書一大卷與之徐言曰此無價之寶可

以供萬世之用得聞子賢而將與之自是文字日益

道家文昌經載梓潼帝君勸士文曰宋朝王沂公其父敬重字紙一夕夢孔聖拊其背曰他日當令會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隱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王曾後及狀元第爲宋名相

按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資之良弼唐明皇志求神仙感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是雖用心邪正之不同皆其誠之形也然則王祐之夢孔聖資以賢子陳蕃之夢孔聖與以經書其皆出於精誠之所格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稚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袁紹紹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遠乎艾憮然不樂

續晉陽春秋曰符堅之遣慕容暉侍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暉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番遂別路而還翼伏兵遂爾擒之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註疏之多發自於鉉斯疾在體夜夢孔子念其廣爲疏例擊

而搖之。既得之後，其酥倒焚，毒而病愈。

齊春秋曰：劉翹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望，嘗夢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九江綸人集曰：賞於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初十日，夢出後堂，遇笄年一女，持琴而拊。余問之，答曰：此思孔操也。余顧學焉，女指案上之琴譜示之曰：汝可學伏羲操，遂以琴授余，置于右旁書室。余出書室門，見子貢立於東堂，亦携長琴。頃之，孔聖適至，余見其面方色黑，腹太顛多，而間有白者，其長僅六尺，有戴方巾，身着深衣，足穿雲履。余揖讓授琴，孔聖取子貢之琴而語曰：首絃猶鬆，乃以青絲相續絃端，再擊東之鼓，琴數聲，手如凝脂。前笄女復過於側，余曰：此女嘗作思孔操，孔聖曰：予既已知之矣。置子貢之琴於案而去。

下卷國朝吳興弼康齋日記

乙巳年，夢孔子、文王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為詳。欲問二聖人生知安行之心，何如？又彷彿將文王書一冊在案，披讀似文王維丙子年五月廿五夜，夢孔子之孫相訪云：承孔子命來，兩相感泣而覺。至今猶記其形容。又前二月初一夜，夢三友同訪朱子。

不勝慟歎而覺。有詩云：曠百千秋相感深，依依不識是何心。金鷄忽報春窓曙，惆悵殘更帶病吟。

文心雕龍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下卷歷代名畫記曰：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相堂，僧繇畫原會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類此。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折。○范曄後漢書曰：先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

下卷日記故事

劉恕字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郭子曰：梁國楊楊修字德祖，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孔融字詰，其父父不在，乃呼兒修出，修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示曰：此君家果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夫子家禽也。

下卷類聚綱目故事

○孔子敬天。每遇迅雷疾風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威也。○孔子感虹。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三尺。○仲尼撥霧。子曰：縮性撥



儒藏

開鑿露便觀青天。若力陶盡泥沙，便見清泉。又云：批雲霧而觀青天，蓋勉學者之意。○孔子登山，登東山太山。○東家鄭立，邢原學，詣長安孫松，松曰：君鄉里鄭君，學者規模乃舍之，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又云：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吾知之。○孔子與邦，一言可以興邦。○孔子嘆川，子在川上。○夫子絕塵，奔逸絕塵，而回也視若平，其後矣。

○仲尼浮海，乘桴浮於海。○仲尼書肆，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孔子記墓，孔聖人能知歿後識數，嘗作記留於墓中。既歿之後，秦始皇焚經坑儒，毀孔子墓，見塚內有碑記云：「再歿之來，將二百餘年，當有一後生人，冒稱秦始皇，燔吾書，焚吾墓，毀吾宅，射吾牆，開吾墓，坐吾床，顛倒吾衣裳，行至沙丘而亡。」又云：王有七，被周叔文偷其一。始皇心驚，覆之而去。其後遊天下，果至沙丘，卒暴而死。○祭孔子墓，開元十三年祭孔子墓。○孔子傷時，見王道不明，嘆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孔子事君，嘗曰：我事君盡禮。○夫子素王，為魯司寇，大夫本無王爵之位，沒後追封為王，世號曰素王。○孔子從師，韓愈曰：夫子雖聖人，亦嘗從師而學。○孔子百世師，東坡曰：以夫而為百世師。○孔子嘗為季更矣。○孔子頌堯，大哉堯之為君也。○孔子居夷，○仲尼仕魯。○仲尼譏管，管仲之器小哉。○鄭人誚孔，○莊周誚孔，周老君之徒，若書侮孔子而

誚諸弟子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乃妄誕之言也。○瑩中賁沈，姓陳名瑩中，宋朝人為禮部點管，與范淳夫同舍住。淳夫因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伯淳似之矣。瑩中問：伯淳誰也？淳夫曰：公豈不識伯淳耶？程明道先生字也。瑩中謝曰：實未識也。常有惶愧，遂引葉公不識孔子之事，以作賁沈文。葉公姓沈，瑩中以已比葉公，不識孔子為何人也。問於子路，子路不對。瑩中責已之愚，不識賢人之名。○夫子誘人，○孔氏三世出妻。○禘丘折男，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女死，父孔融被誅，女年十四，操收之，曰：若死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遂延頸就死。○嘉鯉生子，記室新書：孔鯉生，有人饋金鯉。

○夫子敬神，曰：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行仁，孟子曰：孔子生而知之，其得天地之全性仁義禮智根於其心，故所行莫不盡善盡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子嘗為仁，猶曰行仁。○夫子雅言，○夫子固窮，仲尼設教，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教化萬民。○仲尼為政，○仲尼知命，得之不得有命。○謹無為善，有人教子謹無為善，子曰：將為不善邪？曰：善猶不為，况不善乎？○仲尼觀射，家語觀鄉射。○仲尼務本，○孔子志憂，○夫子從權，夫子執中之道，不偏不倚。○仲尼認過，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見瓜，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以行。○夫子喻芝，家語云：與善人同居，如入芝



蘭之室。○孔子操蘭。蘭乃瑞草山當為王者之香。○孔子羨
 蔡。蔡美不慘。○夫子食薑。○孔子思棠。誦詩至於棠。棠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廟栢。孔子廟栢二
 十四株。歷漢晉莫敢犯。宋江夏王義康悉伐之。○仲尼耻殺
 可食其穀則耻也。○西狩獲麟。○孔子泣麟。夫子作春秋有
 樵夫獲麟。傷其左足。夫子見而泣之。嘆曰。麟者仁獸也。本為聖
 人出。今無聖人而妄出。夫子不知已之為聖人也。遂絕筆於獲
 麟之句。恨時人不識麒麟之瑞。絕筆不作春秋。按古文獲麟解
 曰。魯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家鉏商於山中。採薪獲
 麟。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往見之。曰。此麒麟也。取而養之。○顏
 氏繫麟。孔子之母孔子初生時。感麒麟至其家。孔母以五綵
 絲線係於麟角而去。及孔子之歿。麟復至。孔子知天命將終。抱
 麟解其係而哀之。未幾孔子卒。○仲尼喻龜。仲尼曰。龜能夢
 于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夫子贊鶩。詩云。綿蠻黃鳥。止於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仲尼射鳥
 少之時。居魯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弋不射宿。○孔子聞鳥
 聞婦人哭聲。曰。此非強哀。有離別聲。昔桓山有鳥生四子。將
 分飛。類此。○仲尼嘆雉。山梁雌雉。○琴聲在臯。見猶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孔子觀梁。○仲尼失位。大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仲尼入廟。子入太廟。○孔子學

琴。○發夫子食。鍾離意。○孔光賜几。平帝詔太師孔光曰。
 聖人之后。先師之子。德行純美。居宰輔。年長有疾。令太師每朝
 十日。一設宴。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中置几。○仲尼傾蓋
 遇程子於道。傾蓋駐車。與語終日而別。○仲尼博奕。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不有博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仲尼擊磬。孔子
 換斧。孔子習周公者也。班班持斧而習諸。子孰曰非也。○仲
 尼緼匱。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孔子敬身。孔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夫子曲肱。○孔嘉餬口。孔
 子之遠祖。本姓子。與殷家同姓。其後有考父者。名嘉。仕於宋。銘
 其諱曰。餬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後被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改
 姓孔氏。今人活計之微者。曰餬口而已矣。○夫子龍顏。○仲尼
 指掌。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仲尼長喙。仲尼曰。丘有喙
 三尺。○孔子反袂。○孔子穿珠。夫子適陳。中途絕糧。行見二
 女採於桑間。皆有容色。夫子之徒流言曰。東邊裏裏北邊平。女
 郎答曰。夫子絕糧。今在陳。力曲連珠穿不付。回來問我採桑人。
 夫子被女說破絕糧事。俯首而去。既至陳。時外國進九曲珠於
 陳王。王召人穿之。並皆不能連珠之勢。若之字形樣。王使人請
 孔子穿之。孔子亦不能。乃使子路問於桑間之女。女教之用蜜
 置孔中。以火炙之。以絲繫蟻足。置之孔口內。蜜香蟻尋蜜而往。
 即便穿之。子路依其言。果然。夫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桑間之

女。適求之則失其處矣。子路曰：此亦其非常女也。事見三才廣記并東京雜記。○仲尼懷寶，懷其寶而迷其邦。○夫子探湯，見不警如探湯。○仲尼折米。○仲尼覆醢。○孔子作經，孔子自衛反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甲，乃退序經書。五經皆夫子所作，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孔子二經，春秋孝經。○孔子坐三經，在陳蔡。○夫子聽歌，孺子之歌，又與人歌。○仲尼聽訟。○仲尼問禮。○孔子受禮。○仲尼惡紫。○夫子一言，言以蔽之。○財母苟得。孔子曰：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苟得苟免之事，君子不爲也。○孔子晚學，夫子晚年喜學易，朝暮讀之不輟。又曰：孔子五十學易，曾子七十，荀卿五十乃學。公孫弘四十方學春秋，皇甫言二十始受孝經論語。

下卷文言故事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末年雖得風疾，乘機決談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諸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請從領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餞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持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遊學，倘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仔細着其底和，子不聽，却賦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待詔欲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其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曾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

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也。向夫子之出，當共昨訪親舊，因閱市肆，無所然許之。始過闕關，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觀然而來，惶俱相告，由夏之徒奔馳越逸，無一丁者獨領子拘謹，不爲闊步，顧市中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孔子塔，蓋譏劉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喜說

昔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夫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謂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請子貢，授以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欽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悅之，欲荐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認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詔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手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也，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晉龜兆也。今朝于吳而不利，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王霸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于

王王報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

辭說得中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此迂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幸也。

名能利人

野人貢見子貢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聽者未必有喜惡聽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也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輒亭名指人漢后夜以其名害義也以喜雀之微無益于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失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癭不可割

相溪公子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

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爲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爲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破其肩膊碎其尻腸斷脂膏而飽焉殘忍日甚而愈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相溪公子懼而大惧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陰德陽報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教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

天地之極聖亦有所不知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



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吉凶禍福順於天

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棄哉。

二子四聖之異

或曰：子產之惠人知之矣，而神禹、后稷之惠人弗知也。管仲之仁人知之矣，而周公、仲尼之仁人弗知也。豈管仲子產之及人也，近而深，禹、稷、周孔之及人也，大而淺，抑禹、稷、周孔以名勝而二子者以實勝者乎？石濬子曰：何然哉？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何人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理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饑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為是故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為之耶？故曰：疇龜、巫人知枯槁之

功而忘江河之為潤也。震風暴雨，人知膠木之庇而忘大厦之幬幪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卯廓也。斯二子四聖之謂乎。

自聖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窮天地之育，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周公制禮作樂，百代當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以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禁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尊上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氣，將勝者必殺氣，殺氣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寧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王傷若也。儒者以為寧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實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上。

爲士不可以輕愛。爲侯。

季孫相魯。子路爲卹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飯。飯要作。潯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肘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汝徒未及也。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誡曰。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要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無畏致桀。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通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眈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和荈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滿。煦而出之。得壺以

濟。岬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勿救。孔子曰。無救者。揭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有而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七出惟五爲當。

或問于柳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逐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悞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

字言之誤。

魯哀公問諸孔子曰。吾聞古者有競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變非一足也。變者念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變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如是。固足矣。

物理。

蛇化雉。雉化蜃。蜃化蛟。蛟化黿。黿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蠶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



也。然化萍、化龜、精化蛟、梅化杏、竟化蠶、樹化牛、稻化黍、蔬化
蠟、腐菌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
狐化男、雌化雄、雞化雉、星化肉、燕化胡、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
此以災異化者也。扶化龍、鳥化鳧、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
鹿、杞化大木、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
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
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
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也。

下卷習于寶搜神記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
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魃、蜺、蜺、
水中之怪，是龍、罔、土中之怪，是龍、罔、土中之怪，是龍、罔、土中之怪，是龍、罔、
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五子曰：「木精爲遊光，
金精爲清明也。」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錯，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
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捉子貢而挾之。子路始出與
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
何不操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鯢魚。

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
之，因衰而至此，其來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
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爲之五酉。五酉
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
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
于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甚。病者興，明日遂行。

下卷孔子繅筆

孝經授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落折。曾子
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繅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下卷搜神廣記

儒氏源流

先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
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
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有大聖之德，聲極
天人，道躬秘奧，龜龍嚙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犧皇帝之能，
堯舜周公之業。去魯十四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
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
秘。教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取
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先聖視之，曰：「麟。」

也。漢書沾於。收振開之。然後取之。而整角之。故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如孫臏而修中興之教。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齊威王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于天。忽有赤虹見自天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孔子受而踴讀之。一云化為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讀之。

下卷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下卷神仙感遇集

孔子死作神。為廣桑山真官。昔唐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受之出門。因問贊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于此。韓公即仲由性強。夫子恐其極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接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麗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據書眉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

自懷寶保終始。

下卷述異記

洞天勝景論云。第三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千一作千里。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所理。何候真人會。大舜分金液。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又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列仙傳曰。李耳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神。轉為守藏史。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強使著書。作道德經。

萬曆甲申孟夏吉日
金陵書坊葉貴繡梓



校記

- | | | | | | | | | | | | | | | |
|--------------------|----------------|-----------------------|-----------|-------------|-----------------------|-------------|-----------|--------------|-------------|-----------|-----------|---------------|-----------|-----------|
| ①亨：當作「享」，見《路史》卷四三。 | ②紡：當作「訪」，見右引書。 | ③吻：當作「刎」，見《路史》卷四四。 | ④楊：當作「陽」。 | ⑤楊：當作「陽」。 | ⑥疋：當作「方」，見《山堂肆考》卷一〇九。 | ⑦海海：衍「海」字。 | ⑧折：當作「析」。 | ⑨南适：當作「南宮适」。 | ⑩京京：當作「子京」。 | ⑪試：當作「殺」。 | ⑫試：當作「殺」。 | ⑬隔：當作「隅」。參正文。 | ⑭生：當作「主」。 | ⑮度：當作「庋」。 |
| ⑯問：當作「聞」。 | ⑰仁川：當作「伊川」。 | ⑱「劉」下脫「書」字，見《天中記》卷二三。 | ⑲先：當作「光」。 | ⑳楊楊：當刪「楊」字。 | ㉑孔融字：此三字應為小注。 | ㉒大夫：當作「大夫」。 | | | | | | | | |

刻孔聖全書跋

楊子法言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我父師博極群籍。而尤篤信聖學。自夏及冬。不廢不爐。至忘寢食。而輯成孔聖全書。一字一句。咸出手筆。誠所謂好書而要諸仲尼者也。不肖受而讀之。恍若脫舊習之凡近。窺大道之門戶。廼與諸生請銀諸梓。以求其傳。父曰。是書之集。欲以廣惠於寒簷。裨益於童蒙。則銀梓者固吾志也。但述而未成。成而未全。何以刻焉。不肖曰。孔聖之書。家藏雖少。而闕里之典。猶猶存。

秘閣難窺。而天下之文獻。或備。倘傳其見成者。以嘉惠後學。則四方同道之士。必有欣慕愛樂。而續全其書者。奚爲不可刻哉。於是以其藁而授之於書林葉氏。

長男都拜于書於家塾之時雨堂



儒藏

孔聖全書 跋

孔聖家語圖

明萬曆刻本

明·吳嘉謨撰

《孔聖家語圖》十一卷，明吳嘉謨撰，明萬曆刻本。

嘉謨字績可，漢陽（今屬湖北武漢）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令新建。史載嘉謨事蹟稱，邑多盜，擒其渠魁，餘乃散。戊申澇災，買舟數十，遍歷諸村渡之，因請賑、請蠲、請改折，又請寬二百里長港禁，復築長豐圩堤以防。擢戶部主事，管太倉，宿弊盡洗。遷員外郎中，出守揚州，以疾告歸。此書原題「武林後學」，當是寄居杭州時作。卷首有嘉謨自叙、王整題辭、王世貞叙以及凡例十一條，卷末有楊士經跋。

案《漢書·藝文志》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注云「亡」。唐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後世流行十卷四十四篇，學者多指為三國王肅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諸書中有關古代婚姻、喪祭、郊禘、廟祫等制度，割裂織成之。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蹟具《三國志》本傳。肅不好鄭玄之學，作《聖證論》以攻鄭，所據資料多取自《家語》。據肅《家語》自序云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山東銀雀山出土漢簡亦有《家語》殘篇，說明王肅之言未可全非。但王氏表彰此書既在駁鄭，其於原文不能無所釐訂。是書雖未必全為王肅偽作，但亦非先秦成書。然其中保存了較多孔子及弟子之生平事蹟、學術思想資料。嘉謨是書所據為王整家藏本《家語》。

是書卷一為圖，下十卷為《家語》本文。圖錄繪孔子生平，自誕育至逝世，共四十幅。每圖皆有傳文及按語。卷首凡例稱，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真，繡於卷首。而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年事蹟頗詳，故據其說，續以《聖迹圖》，繪成四十幅，并加按語，以便考古者稽覽。又以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錄其一二附於卷末。《家語》中記載間有闕略及文不相蒙，而雜見禮經子史者反為周詳，遂分行補注其闕文之下。本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注疏之說辭雖不一，皆可以發明王注之所未及，故參伍其辭以補注之。王注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注疏本文節鈔於其後。王注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以及毀蝕無文可考者，皆闕之，以俟知者。其篇章次序，則依何孟春氏編次。

要之，是書「圖按《聖迹》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庶同志者統觀《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以見聖人之迹」。是書刻成於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圖繪生動細膩，刻工甚精，為明本中之上乘。

孔子家語圖敘



余按家語孔安國得之魯恭王壁藏文也。篇凡四十有四。劉更生氏校讐去其二之一。後王肅復得之孔猛家。目與安國合。則四十四篇其全文也。王文恪公嘗錄其全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繹其義。遐想其公卿大夫所與接。聖賢弟子所與遊。恍若得於心目間。而恨不獲一觀其範有季矣。歲丁亥。余師澹所楊公捧

冊魯藩過闕里。謁孔林。獲所傳聖蹟圖。歸而授余。覽之。生平行槩具見於繪帙中。昔日羣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遊。展冊輒了了。余感而嘆曰。士君子後孔氏而生。即不獲坐杏壇中。側聞大聖人咳末。亦不獲邇邾魯鄉。晉接大聖人動止。僅一口其遺書。目其遺蹟。而大聖人垂訓範於當年

者一。若面接而躬承。則萬世而後。幸存聖人之語。與其遺跡。而俾後學之士。宛如化雨中人。而大聖人之遺訓遺範。亦賴以不泯。則圖語皆道之寄也。統之不可廢置。家語固當與諸聖經並傳。而此圖所繪與語中所載大都相表裡。必合圖與語。而大聖人之言動始全。余患目弗獲。赴戊子省試。養靜山房者數越月。因取王氏藏本。按孔氏全書與揚師所授圖。考究其槩。或無異同。缺畧之差。余遂緝為一書。圖按聖蹟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其先後則以孔氏全書為據。編年則尊周而次及于魯。芻及于列國。考古名公釋論。而以意按之。其毀蝕無考者。則俟博學君子補焉。名曰孔聖家語圖。僭以授之剞劂氏。庶同志者統觀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



以見聖人之蹟。矧

今天子明黜異學、諸不在孔氏之書者、禁不得進、則家語固聖經所散見、而此書之行、未必無裨于聖教之萬一也。或曰、安國附會聖經、以誣末學、而重附會之、則誣生乎無一樹立、而妄以意按其事、則僭。語與圖本不相類、而敢于牽合其說、則謬。嗟、苟其有裨于聖教之萬一、則僭耶、誣耶、謬耶、余又何辭。萬曆己丑歲孟春人日、武林後學吳嘉謨謹敘。

孔聖家語圖題辭

常熟王鏊題

予少則讀家語、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所^②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冊^③削也。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爲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

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秦之戴聖又秦之近世安庸又秦之經三秦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孔聖家語圖叙

瑯琊王世貞撰

王子曰。儒者誦法孔子。將統一聖真。羽翼經傳。是務。自非好學深思。攷究行事。有不能執則嚴範云。願自經統割而爲諸子。諸子散而爲百家。駢拇枝指。繁於詞義。而至是乃諸籍並揭。獨弁髦吾孔氏家語。置弗喙。蓋余每觀都人士語玄同。譚空相。歌楚些。矣。孰落雕龍之辯。不嘗歆表家語爲世儒範也。世儒徒謂家語家語耳。平。無奇。周念中所載率孔氏當年家法。以故浸淫百氏。百氏之說茂而聖經幾蝕。維時吳生以家語圖紹介。系謁且乞之叙。余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所從來久遠。願諦相魯。儒行及論禮辨樂等篇。揆聖經若出一轍。又况彼漆園傲吏。托大聖爲重言。世儒至津



儒藏

孔聖家語圖叙

、譚之、矧家語言、孔氏叻哉。舍家語又安所尋孔氏枝旗為聖經佐也。昔太史公周游名山大川及適魯觀仲尼車服禮器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今其言若行與蹟偕載是編中。世儒有能手之作如是思維。將樹什勛於經傳。獨奈何輕斥去。願百氏宗也。不然。尊孔氏之學以臨百氏。夫孰能不拔猶自勤。俞兒狄牙善而羞異吾口。噉哉。或曰。吳生是編核而真。詳而有體。王子宜為叙其功。不在安國下。迺胡斤。世儒喋也。世儒置家語而宗百氏。吳生獨否。喋世儒功。吳生也。若迺吳生所標次。他叙中論之蓋詳。王子不贅。

校記

①即：當作「既」。

②所：當作「本」，見四庫本《震澤長語》卷上。

③冊：當作「刪」，見右引書。

家語圖凡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故以孔聖標之。而曰家語圖者，從安國之舊名而增其圖耳。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真，繡於卷首。

一、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章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年事蹟頗詳。今謹據其說，續以聖蹟圖，彙成四十幅，而以意按之於後，以便考古者稽焉。

一、按魯壁銘云：先聖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誦斯言也，碩廢興雖於孔聖無加損，而使後世復覩大聖人之道，皎然如上古者，漢高一祀之力耶。故以漢高祀先聖終其圖焉。

一、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茲錄其一二附於一卷末，俾後學者覽焉。非敢有選擇云。

一、家語中記載間有關畧而文不相蒙，其雜見禮經、子史及為周詳而未經聖賢刪定者，分行補註其闕文之下。

一、家語之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註疏之說，雖不一，皆或可以發明王註之所未及，乃參伍其辭以補註之。

一、語中所引詩書，王註多與今文少異，今皆以篇章之名係詩書之辭之下，以便參解。

一、王註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註疏本文節抄於王註之後。

一、王註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及毀蝕無文可考，皆闕之以俟知者。

一、篇章次序，今依何孟春氏編次。

家語圖凡例終



藏

孔聖家語圖目錄

一卷

先師遺像	禱嗣尼丘
麟吐玉書	誕聖降祥
天樂文符	戲陳俎豆
筮仕委吏	載官乘田
賜經名兒	學琴師襄
問禮老聃	訪樂萇弘
觀周歌器	在齊聞韶
嬰沮齊封	退脩授業
為宰中都	夾谷會盟
誅亂兩觀	請墮三都
受樂適行	圍匡自信
次乘衛靈	習禮宋郊
東門貽誚	陳庭辯矢
寄心擊磬	禮衰去衛
厄陳絕糧	反蔡問津
臨河傷類	觀臺釋戮
楚封見沮	季康幣迎
刪述六經	著作告成

西郊泣麟

夢奠兩楹

英魯泗上

漢高崇祀

附歷代贊詠

二卷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昏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三卷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四卷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五卷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六卷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 五帝德第二十三

七卷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八卷

觀鄉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九卷

冠頌解第三十三 廟制解第三十四

辨樂第三十五 問王第三十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

十卷

正論解第三十八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曲禮公西赤問四十一

十一卷

本姓一作始解四十二 終記解第四十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孔聖家語圖目錄終



儒藏

孔子像

新都程起龍伯陽甫董沐寫



無名氏題

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蚪蜃昌頤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臍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懷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曾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武林弟子吳嘉謨謹述

禱嗣尼丘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微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明年適生孔子。孔子首上圩頂象尼丘因名丘字仲尼。或云字迺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也。

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微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為是。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一

麟吐玉書



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

按玉書、天樂、五老、二龍、事不經見、先儒以爲異、疑而不載。噫、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并錄其事蹟云。

誕聖降祥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孔子父爲鄒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鄒邑之官邸也。孔子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按、顏氏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天樂文符



孔子誕生之夕、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降以和樂之音。故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曾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按孔子前母施氏、其生母迺叔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註曰、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穢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戲陳俎豆



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群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群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七歲入晏平仲學。

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迺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耶。

筮仕委吏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委吏、則有棗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於廟之禮。故入太廟、每事問。蓋筮仕之初、禮樂度数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按、闕里誌、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其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不爲矣。

載官乘田



孔子先爲委吏、即以是年爲乘田、是兩官皆在一年也。富養蕃息、朱子曰、職讀爲機、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孟子所謂乘田。

按、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尚屑爲之、蓋欲祿養其母耳。猶欲料量之必平、富養之蕃息、未嘗以爲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二事、而事親之孝、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賜鯉名兒

孔子二十一歲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按孔孟圖譜不以為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為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為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為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委吏者多矣胡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其為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學琴師襄



孔子三十歲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一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孔庭纂要諸書以學琴在於是年為得其真也



問禮老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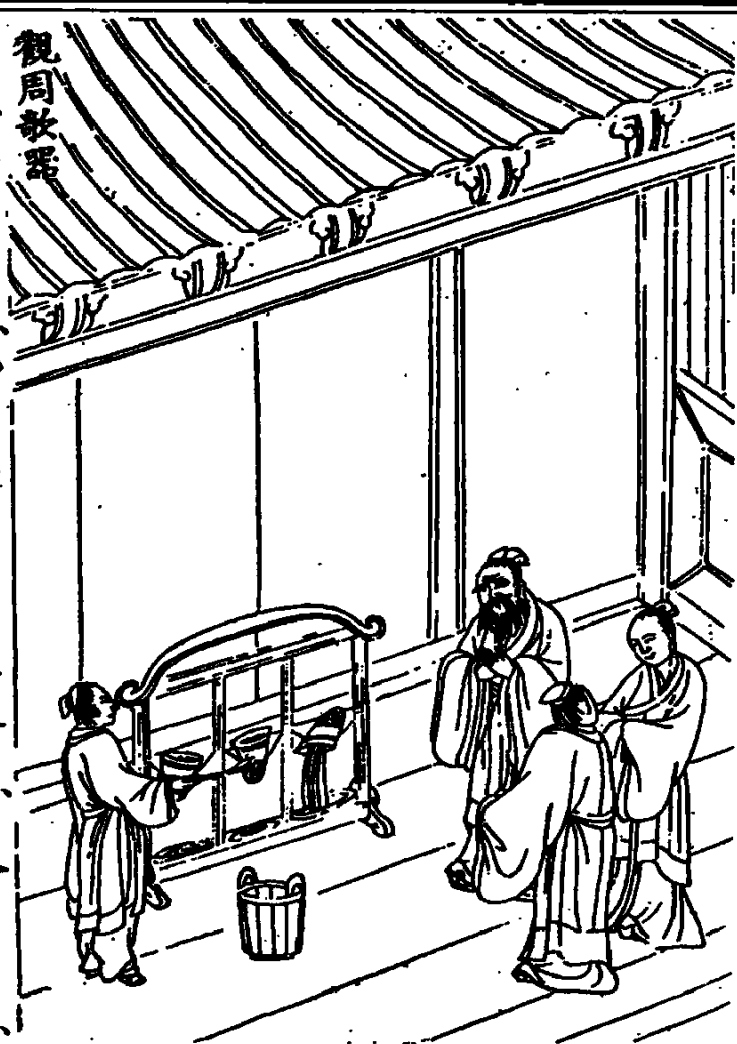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按老子楚之苦縣人。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子問禮之人也。即

訪樂萇弘



是年孔子適周問禮即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按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為大夫。又按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軟之事則弘之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問樂俱在一年也。家語其可信乎。



觀周敬器

是年孔子至周觀周桓公廟中之敬器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敬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敬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始不復存又孔庭纂要以此事載于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尚不知宥坐為何器而後問歟其非魯也明矣



在齊聞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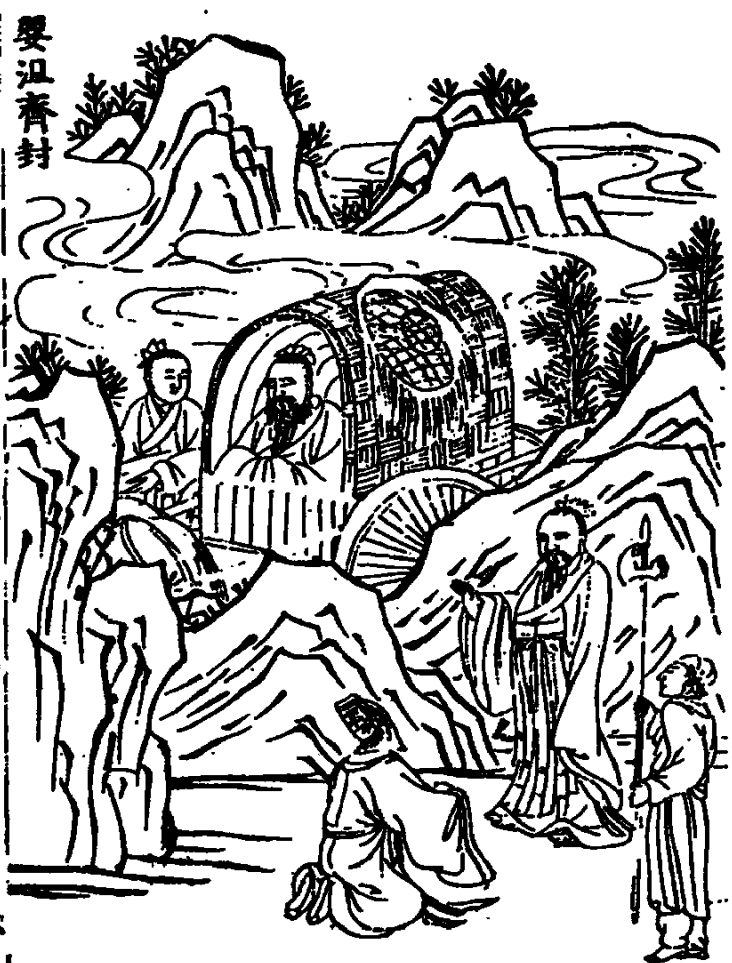
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按孔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入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歟聞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然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于論語所載歟



儒藏

晏嬰齊封



周敬王十季、魯昭公三十二年也。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民也。」後景公語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

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退脩授業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魯昭公卒，定公立。季氏偕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

按：季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由此虎益專恣，自大夫以下皆偕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為軍中都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按、

大明一統誌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夾谷會盟



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春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旂羽葆。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請命有司却之。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為戲。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公懼有慙色。於是遣使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事。感於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也。

誅亂兩觀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

按家語云：子貢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告其故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也。觀夫子去惡除姦之速如此，則凡有裨於君國，子民者，無不舉矣。宜乎國人有哀哀章甫之誦歟。

請墮三都



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邨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悅夫子之言，則費邨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次第喚醒孟氏，故不肯墮成矣。



儒藏

受樂過行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魯君為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怠于政事。孔子遂行。

按孔子一言大夫過制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顯吏之不可伐而遂寢季氏之謀。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吾于是而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先達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欲矣。

圍匡自信



是年孔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過匡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

按史記以為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伏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于貌而誤其人耶。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

次乘衛靈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遙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之。

按、靈公方逐世子蒯瞶、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為悅。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理可見則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男、孰為女乎。

習禮宋郊



是年、孔子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真也。



東門貽誚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肩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按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累然而不得志之貌。鄭人識而譏之，亦賢矣哉。殊不知孔子當宋之厄，不得已而過鄭，適陳，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陳侯周卒，不可與有為，乃假其力以反魯耳。

陳庭辯矢



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憫公問孔子，對曰：此肅慎之矢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家語國語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憫公之問為是。

寄心擊磬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鐙鐙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按朱子云。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荷蕢聞磬聲而知其有心。則亦非常人矣。殊不知聖人憂時憫世之心。正挽回治道之微權也。烏敢以莫己知必天下也耶。

禮衰去衛



是年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復如陳。

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問。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皆不得通矣。



厄陳絕糧

是年孔子去衛適陳。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按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人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焉，削劖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不入之言，迺爲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不可執是議之也。



反蔡問津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去葉，反於蔡，忘葉邑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津處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爲葉人是也。朱子以爲蔡人，吳氏以爲楚人者，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爲楚人亦是。



臨河傷類

是年又反衛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西見簡子。至於河許聞實鳴犢舜華之歎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息於衛之鄆鄉。作臨河操以哀之。

按孔子曰。實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故孔子聞之曰。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已。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不尚知其已。而况乎丘哉。遂還于衛。主蘧伯玉家。



觀臺釋戮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之吏。遂罷。按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楚救陳。軍于城父。名地。聞夫子在陳。使人聘之。則夫子久留陳蔡矣。何陳蔡諸大夫所設行。未聞有一事謀及於夫子。惟見陵陽臺之觀而已矣。宜乎後為楚所滅也歟。



楚封見沮

是年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廼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按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為恐無七百里之理。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百里之地。觀子西止之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其土。非楚之福。則



季康幣迎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列旌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洟潺湲。

按季康子追憶父桓子可召孔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又為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遂求則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求為季氏。於是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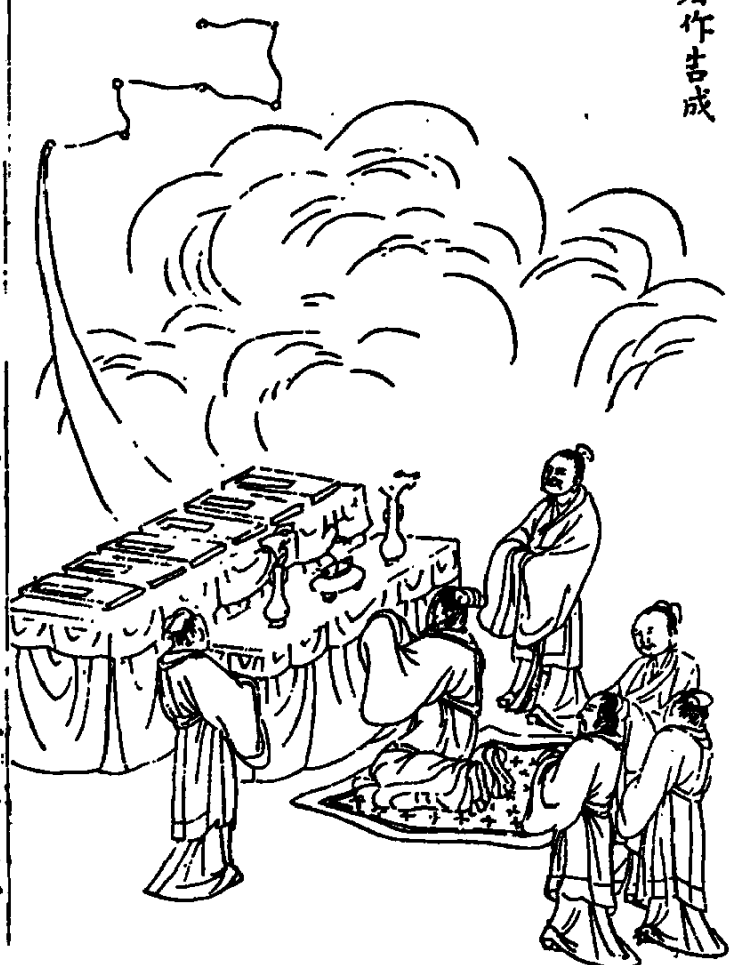
刪述六經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象繫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按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編次其事。刪古詩三千餘篇，上采契稷，下迹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大過矣。

著作告成



孔子自衛反魯之後三年，因著作既成，乃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按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禎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祕，闡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赤虹化玉，又何疑哉。



西郊泣麟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哀公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春秋。

按胡傳曰。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林堯叟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夢奠兩楹



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真知其為將亡之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自解夢奠之占云。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字相近。故誤書耳。

墓上



是年六月丁巳日葬孔子於魯城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各復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凡
 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上而家者百餘家。
 按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
 月卒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又按門人公西華為
 志。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
 飾棺也。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邊置嬰。恐柩車傾
 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
 乘車所建之旌旂。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
 也。網盛旌旂之竿。而以素絲練於紅首則設尺之。此用夏制也。

漢高崇祀



魯自哀公十七年立廟。歲時奉祠孔子冢。後世因廟
 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祖過魯。以
 太牢祀焉。

按湘王聖蹟圖讚曰。穆穆廟庭。聖德斯尊。肅肅衣
 冠。聖澤斯存。漢祖崇儒。躬拜闕里。太牢之祀。百代
 伊始。



附歷代贊詠

唐睿宗御製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惑。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彛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戰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允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正考父贊

王粲魏侍中

恂恂正父。應獨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息。申慈約敬。饘粥予口。偃僕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小引贊

尹復府學教授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季。仰聖人之容色。瞻苦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吾得而名言。

石刻像贊

高天下於無者。必以夫子為卑。顯天下於有者。必以夫子為微。乃夫子之矩。大中至正。而無所踰。非循循以從之。不疾而不徐。又何以瞠乎見夫子於卓爾有無。高卑隱顯之間。之妙用哉。有來瞻衣。其諦思之。

謁廟贊

甄彙佳台山東魚事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顏母山贊

孔公璜三代學錄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寒泉、廟閤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手植櫨贊

米芾宋太常博士

煒東皇、養百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櫨植。矯龍恠、挺雄質。二千年、敲金石。紀治亂、如一日。百代公、蔭圭璧。
元明善

手植櫨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櫨、把握許、就刻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於手、櫨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廼百拜而為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規、浩浩其天。是倚以

為甘棠之賢邪、折與夏鼎、殷鑒而傳也。

杏壇銘

高德裔金開州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道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手植櫨銘

張頴元尊江人教授

宣聖手植櫨、燬於丙戌之火。根或成之、歲久無遺。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頴來為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顏趾、覺隙間茁焉。其芽躬植、復於故處。矢之曰、此櫨^④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相也。銘以識之。其詞曰。

茲櫨之幹、高參於天。茲櫨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而堅。誰為崑岡、良玉以瑱。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窰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子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蔥々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意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過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皋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歆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皋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歆致君，不亦難乎？世之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弁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久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藏，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夫皎然如

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墟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後泰，如日月兮晦而後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詩禮堂銘

明李東陽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蔡魚事黃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為孔氏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於火，今稍移而東南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今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齊延賓，金所駐蹕。彼夷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握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者也。歷代之樂器藏於其間。北者廟毀而堂猶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西，與詩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為篆額，後為銘。余綴之銘曰。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唐玄宗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々一代中。地鄰鄒氏邑，住近魯王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嘗與夢相同。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

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宋人詩

題祖聖詩二首

孔道輔四十五代孫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閱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頻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

題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頌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右紐象乾剛。枝覆詩書府，根蟠禮樂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金木節，鍾秀極勾茫。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雨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半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鶩翬魅，端疑待鳳凰。鱗差闕翠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果，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塵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跡，何當議寵章。

題手植檜詩

趙鼎充州府知府



儒藏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達得靈長。根踞龍蛇勢。枝延鸞鶴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雜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栢。愛奄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深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云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謁孔廟詩

錢伯言

接得丹枝黼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成均謝。先擁朱幡拜廟堂。

二首

高翹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於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題孔林詩

靈光殿右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暮鴉。惟有孔林殘照穆。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人詩

二首

名亡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元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

文主萬世。攸宗帝者師。慶衍魯邦綿子姓。轍環天下仰容儀。謁來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學私。龍顏帝子駐鑾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王業盛。秦坑火冷霸圖除。空傷筆絕麒麟史。高載壁藏蝌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幸五車書。

三人相和詩

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楮林空倚魯成寒。飄零踪跡十年後。無分東西老一簞。

韓文獻

蔓蔓野草翳穹壇。回首尼山一倚欄。空想文風復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夜禽聲雜。高閣春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劉詡

素開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踪思孔孟。百年雅集數揚韓。泉通鰲背波汶冷。月照龍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走壺簞。

劉惠淵

七十遲遲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天理見經旨。整頓人倫室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仁覆

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榮封裕後昆。

范雯

玉振金聲仰素王。此生何幸謁門牆。魏。道德乾坤大。耿。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古蔭珪璋。淵源洙泗聞孫衍。壹。吾伊舊講堂。

吳啓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酬罔極竟無能。徽垣不添斯文柄。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半林楷木綠陰層。一坏黃土留遺迹。直與乾坤共慶興。

楊文郁

悠々往古繼來今。天地無窮照孔林。兩下金絲堂下拜。門生無負百年心。

國朝詩

二首

彭勗

秦火靈光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榛莽。惟餘闕里存。年深林愈茂。世遠道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數。六十年代仍孫。

李卞

轍還^①天下去遲々。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地鐸。文章經緯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擎玉敲金漢古碑。獨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乙未進士}

幾載窓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喜在文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秦火暫焚亡二世。宋星復聚落諸儒。升堂欲繼三千末。貽簞庸材愧不如。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峯。大地一朝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跡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人心。

劉濬

久坐儒繩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慚無補。闕里從遊幸有餘。道學萬年資領袖。斯文千古賴權輿。也知聖德同天地。歷世君王復幾如。

黃仲芳^{山東參議}

路入垣門一經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林岱嶽佳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碑烏篆自東周。鯢生何幸躬瞻拜。未薦蘋蘩答聖猷。

徐源^{工部王事}

百畝青丘葬聖賢。累々三墳貫珠璣。桓魋石柩成



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闕里光華同皎日，泗沂清
派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碑古木前。

祖陵懷古

孔公璜

清暇重臨駐驛亭，儼然空仰聖儀形。水通洙泗淵
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馬足風雲開輦路，螭頭苔
藓獲碑銘。楷文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萬齡。

孔壇老杏詩

潘禎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遺德猶
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成化雨，樹留西
日醉陽春。遙遙駐節躬瞻拜，盡是清朝老縉紳。

題尼山毓聖祠詩

陳國瑞

承詔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特褒崇。五峰鴈列尚
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應知流澤遠，頂圻猶
見肖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代隆。

題宣聖墓詩

李東陽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霑周雨露。儀識漢衣
冠，駐驛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深樹裏，無路可
尋看。

孔聖家語圖卷之一

校記

- | | |
|-----|------------------------|
| ①倂： | 當作「洋」，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五。 |
| ②衣： | 當作「依」。 |
| ③規： | 當作「窺」，見四庫本《秋澗集》卷六六。 |
| ④檢： | 當作「檜」。 |
| ⑤過： | 當作「遇」，見四庫本《古文集成》卷四七。 |
| ⑥握： | 當作「掘」，見四庫本《懷麓堂集》卷九六。 |
| ⑦頌： | 當衍。 |
| ⑧右： | 當作「左」。上句地右旋乃古人普遍信奉之觀點。 |
| ⑨謁： | 當作「竭」，古代常用語辭。 |
| ⑩還： | 當作「環」。 |
| ⑪牌： | 當作「碑」，以下至卷末另二處同。 |
| ⑫經： | 當作「徑」。 |
| ⑬形： | 當作「型」。 |

齊侯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選。茲無選，魯對曰：而不
逐我汶陽之田。言汶陽之田，魯國所侵。吾所供命者亦
如之。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齊侯將設享禮。齊侯將
之。孔子以梁丘據曰：「與齊魯之故，齊魯之事，吾子何不
聞焉？」齊子指丘據也。言事既成矣，盟事而又享之，行又
燕享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且儀象不出門，夫儀象之
門。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
其則失。若其不具，禮苟是用，則禮不具，則禮不具。
用糝糠君辱。禮君受糝糠，棄禮名惡。名不美，則子盍圖之。
言汝何指丘據也。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不昭不
如其已。享不昭，乃不果享。乃不行，齊侯歸，齊侯貢
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責群臣言汝用夷狄，使得
罪。使我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齊乃還魯四縣。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不得大夫稱家。邑無百雉
之城。城有百雉，過制也。縣古之制也。如此法，今三家過制，三
孟孫、叔孫、季孫也。請皆損之。其過制，乃使季氏宰
仲由、陳三都。使季氏宰城。孔子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氏宰，因費宰公山弗擾，公山弗擾，率費

人以襲魯。料率費邑之人民，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公及三子。入于費氏之宮，入費邑。登武子之臺。
井武費人攻之，及臺側。費師攻魯公，孔子命申句須
樂頌勤士衆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費人北，師敗遂
陳三都之城。乃壞三都。疆公室，尊魯國，弱私家。
尊君卑臣。定分，政化大行。而教化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
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
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
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
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攝行相事，有喜色。有
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
福至不喜，其心也動。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得行相
位而喜，其心也動。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得行相
故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而不言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
郭，有亂政大夫少正郭之戮，戮之于兩觀之下，官闕之下，尸



矜之意。其父請正。其父於夫子求正其訟。夫子赦之焉。不教而虐故也。季孫聞之不悅。季孫以夫子赦父曰司寇欺余言司寇。曩告余曰。昔嘗與我言。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以孝為務。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以教百姓使知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何以赦為。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道云。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不能憫哀其無教之之甚。非理也。甚非治國之道。不教以孝。教民可使由之今既不教其民徒聽其訟不可也。而聽其獄是殺不辜無罪也。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足訓練有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行不治。牢獄不平。不可刑也。不可施於人。何者。上教之不行。蓋是在上教化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乃夫慢令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徵上之無告也。無時取於民財。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其有成者。政無此三者。為政無此三者之失。然後刑可即也。而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勿用刑殺皆當合義就刑。惟曰。未有慎事。自謂未安。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先告民教之不行而後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而猶不可。而民尚服。尚賢以勸之。尊尚賢才有德之人諭之。又不可。又不可勸之。即廢之。則棄之。又不可。而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然後用威。若三年。如此三年之久。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奸民不遵教者如此。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則民咸知

罪矣。則百姓皆知有詩云山雅南天子是毗以此教輔於天子俾民不迷不迷百姓是以威厲而不試於嚴刑施於刑錯而不用無所施今世則不然如古法不亂其教教法紛繁其刑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又從而制之以制之故刑彌繁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民為盜者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波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孔子時燕居之時曾子侍。孔子曰參乎。曾子曰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至於君子之言者希。言少聞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而天下自從王者之化。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然夫子黑。曾子肅然而懼參懼然。振衣而退整衣服。負席而立倚所坐。然起立。有頃頃刻。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汝參還可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足不敢謂弟子言明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足不敢謂弟子言明王道否。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依道而行之。所以昭吾之德也謂德。德者所以尊道也人之道乃尊重。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進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在內脩七教。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既。則國無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明王之道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何在此。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得其九民用力之歲。不過三日君數役於民。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澤。關譏市廛皆不收。賦市廛皆不收。其賦異言及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明王與節約之道。何財之費乎何至費。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上尊齒則下益弟上之人尊其長。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喜於博施。上親賢則下擇友上。近賢者則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上惡貪則下耻爭上爭利為羞耻。上廉讓則下耻節上。



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魚籠弋非以盈宮室為祭與養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養君子倫慘但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參又問何者為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遜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士自歡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者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行此三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由是天下之王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得而為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百姓而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敢問此三至之言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悉忠良之名譽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此是至極之禮不讓而天下自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祿而使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此是至極之賞不費而天下自治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此

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所謂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百姓和樂。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妥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孔子侍魯哀公坐。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百姓受公之惠。臣敢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人道政為大。人道政為大。大於為政。夫政者正也。正夫政者也。所以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行君政於上則百姓得其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夫婦得其正。男女親。男女相親。君臣信。君臣有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皆得其正。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言夫子古人之為政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道莫大於禮。所以治禮敬為大。道莫大於敬。敬之至矣。則極矣。大婚為

大。婚禮又為大者也。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敬禮之至。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愛心敬心乃為政之根本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公曰寡人實固陋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乃合萬物不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夫身正則始可以正人者也。物耻則足以振之。不知禮矣。禮足以國耻足以興之。足國不知禮禮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象也。及身及子及子及妃及妃及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愛女入亦愛女。國無繇民愛其身以



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及。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也。既知天命而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惑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言

國有聖德之夫，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行又欲追及前行之人，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國也。已，有才而以資鄰國，而吾國有賢人，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求之言告于哀公，公既至舍，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舍也。公自阼階，自東階，孔子賓階，夫子自西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公謂子曰：子服不。孔子對曰：丘少居魯，魯國也。居衣逢掖之衣，衣深衣，長居宋，居宋則冠章甫之冠。章甫，儒冠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君子之學其服以鄉俗，以隨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知其為儒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之也。資也。能籍先。夙夜強學以待問，蚤夜勤力務學，懷忠信以待舉，待君來召，以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如慢而不抗，故小讓如偽，如偽而不誠，故大則如威，小則如媿。不可犯，小則有所不敢為，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也。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也。怨。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也。不爭近小。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也。祈求。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也。難。之以兵而不攝。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其勇。即毛蟲。猛擊也。驚。索持也。程。限量也。搏。引重。不程其力。喻勇足以任重也。往者不悔。行必當理。故不悔也。來者不豫。知足以應。變故不豫也。過言不甫。訥言不極。以止之。詎可窮。不斷其威。莊嚴也。不習其謀。物來順應。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惟可以其威也。初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迫。不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修。其飲食不溽。濃。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疏曰。此句以尚氣好勝之言。於理未合。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櫓。櫓。大戟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外侮已禦。內志已定。其自守有如此者。守。記。何物能變我守哉。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也。算門圭竇。算門。算。

編荆竹為門也。圭。竇。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易水而出。更相易水。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上答。合。之不敢以疑。道合即信。而就上。不答之不敢以諂。不患失也。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胥。胥。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譎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雖危而必行其志。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知新。故篤行而不倦。可久。故禮必以和。優游。和。以法。有。幕賢而容衆。致方而瓦合。陶瓦者。毀其圓。而有。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上不求。報於君。推賢達能。不望其報。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澡身浴德。致其潔淨。以陳言而伏。入告其君。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為急也。默。以清靜事君。因事而正。則君不知。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達而不以同已而與。不以異已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祭以事天地之神、皆以禮為儀節。神無百神言。非禮則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婚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親族言也。是故君子以此此指禮也。為之尊敬。尊必禮以別其交也。者謂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易曰。禮非強也。所謂順也。不廢其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成事謂歲時。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順謂人無違心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義牲。設其豕腊。乾肉曰腊。脩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一作。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彫刻。一作。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疑作。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如固獲之。固。力取也。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虐殺刑誅。不以其治。理也。夫昔之用民者由前。所。用上言。今之用民者由後。所。用下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也商祀夏後而不足徵也徵證吾得
夏時焉謂即夏小正之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封後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得天地
陰之書即易也商易曰歸乾坤之義夏時之等例也吾
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也飲食人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太古之時其燔
黍桴豚於燒石之上熟而食之汙罇而杯飲罇地為
飲黃耆而土鼓搏土為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享其
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聲之言引其死者復
然後下既乃行死然後以飲腥苴熟苴死含以遺奠而送之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為天望而地藏也氣上招魂
降故穴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
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地而居謂
寒也有柴曰橧在樹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
肉飲其血茹其毛食曰茹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
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用刑範治合土和合泥
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燔毛炙曰燔以烹以
炙洗而煮之金曰烹以為醴醕醕醕酒治其絲麻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醕在
戶案醕在堂澄酒在下二按禮辨齊三曰齊一曰泛齊

齊五曰沈齊室內在北太古用水故尊尚之戶在室
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
等降設之玄酒即泛齊陳其犧牲備其鬯俎列其琴
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神上天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
所是謂承天之祜言行禮如此則作其祝號號有六
神鬼祇牲齋幣也皆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
者法上熟其敫雖有所熟猶有所腥不忘古起起
也席以坐疏布以罩也當作案覆酒巾衣其浣布染
也祭服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樂也是謂合莫上契合於真漢之中也此以後退而
合烹合其烹熟之體其犬豕牛羊體謂解其牲實其
簠簋豆簠簋詩傳瓦器以盛黍稷豆
羹之祝以孝告祝通孝子嘏以慈告語於傳先子是為
大祥此當世之禮也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
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
絢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絢履頭之飾紳
命對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二

衣玄裳冕而垂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端衣玄裳，肅然也。軒，軒車也。斬衰菅菲。菲，菅草履名。一作菲，夏曰菲，周曰屨。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口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法也。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處，猶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務所務者，知既知之，皆得其要也。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行於仁義而無矜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不思慮，昭明通達，不專尚言辭。篤

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純篤，信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一作猶舒。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行中規繩，規矩準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其言可為天下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其言可為天下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亦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德惠而天下化，施則天下不病貧，之德普而天下賴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變通無方，隨時變通，窮萬事之終始，之本末，協庶品之自然，合衆物，明立日月，其明可並，化行若神，行於天下，如神。下民不知其德，民圍於德化之中，觀者不可測。識其鄰，鄰，界畔也。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夫子之言，非比可。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如此言，已知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登自阼階，由東階，仰視棟桷，舉目俯察，機筵，下視和，其器皆存，皆在。而不覩其人，宗之主。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昧爽夙興時起。正其衣冠整理其衣服。平旦視朝平明時。

慮其危難思其危。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待

自此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

日出聽事於殿庭至晚也。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客。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正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

然長思。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夫君者舟也。舟如船。庶人者水也。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

此五者。知思。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儀之事。又留心五則政治

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

官所司也。言各當以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噉噉。

捷。敏疾也。鉗。安對。捷。捷貪也。所以捷不己。鉗鉗亂也。噉

不誠也。噉。多言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

適。言無智。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

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對曰。使君朝廷有

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之人皆將誰

攻之。何以更。苟違此道。如或反其民畔如歸。皆君之

讎也。百姓皆將與誰守。共守其國。公曰。善哉。於是廢

山澤之禁。乃廢其山澤之禁。今也。弛關市之稅。能罷關市之稅。賦市以惠

百姓。以惠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

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棄。一曰棄。公曰。有二棄

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博有三道。哀公懼

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

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

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懣懣。

懣懣。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

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

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

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

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

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

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

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

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



儒藏

孔聖家語圖卷之二

天祥而暴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妖孽桑穀也並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季之後遠方慕義重鐸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此逆天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鄙固即前篇實固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上好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也將行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校記

- ①朝：當作「爲」，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②飭：當作「澤」，見右引書。
- ③概：當作「撮」，見右引書。
- ④飭：當作「飾」，見右引書。
- ⑤節：疑當作「廉」。
- ⑥如：當作「用」。
- ⑦「然」下當脫「後」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⑧子：當作「之」，見右引書。
- ⑨攝：當作「懾」，見右引書。
- ⑩甫：當作「再」，見右引書。
- ⑪爲急：當作「急爲」，見右引書。
- ⑫杯：當作「抔」，見右引書。
- ⑬飲：當作「飯」，見右引書。
- ⑭拙：當作「掘」，見右引書。
- ⑮後：當作「復」，見右引書。

⑬ 涑：當作「練」，見右引書。

⑪「嘗」下當脫「知」字，見右引書。

⑮机：當作「几」，見右引書。

⑬定：疑誤。

②〇「則」下當脫「無」字，見右引書。

②能疑誤。

②「穀」下當脫「生」字，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三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山在魯地。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

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三子

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

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也。拉五 擐旗執鉞。

奪取也。取敵之旗。故曰。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

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水

之野大之野兩壘相望兩塵埃相擡挺刃交兵賜著

編衣白冠兵凶事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於陣中推論

利害釋二國之患言二國之患難唯賜能之使二

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

來汝奚獨無顧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

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蔽其類各異堯桀不并

國而治相為謀也以其類異也臣願明王聖主輔相

之曰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所以信教陳之也。道之以禮樂輔導之。使民坊享不

脩治也。溝池不越於無事。鑄劍戟以為農器言無事於兵故以為。

農器也。放牛馬於源藪。放牛於洮林之野。歸馬於華陽。

之岐者可以與同。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亦無離曠怨思也。

千歲無戰鬪之患言太平也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無有事兵

者矣。由雖剪也。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天下平治則齊楚之君自無爭

也。又何施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

問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孔子曰

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詎則顏氏之子有矣

③ 曾有儉嗇者瓦鬲也。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

士型小金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

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

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貪美者思

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燕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屬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曩

市遠無所鬻也。思慮弃之。糞壤不如腐之。君二古。取

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偃第子掃地以立祭

門人曰。徃拜之。而夫子必祭之。何也。有之。曰。吾聞

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儔也。也。要

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丞烹煮衛之士歸官。月人之反侍而衛才筋賄之賜。

他事見。季羔逃之走郭門。知禍而知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言彼有空季羔曰：君子不踰。言君子不可之。喻空也又曰：彼有竇。刑者又曰：彼有季羔曰：君子不隨。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此處有室季羔乃入焉。逃其難既而追者罷。追者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我者不可察今吾在難。今我在患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變色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一作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鍾司空千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見老子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大

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致推極也。春秋以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也。言行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其一作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壑。同百姓備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每之壹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壑以備之。故使百姓備導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壹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何不白於君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是欲暴陽其君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是不智也。按齊襄公立無常無常度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糾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不事所射之君。魯初聞知無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以拒公子小白。管仲射小白中帶鉤。將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也一作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鑱鉤也。帶索哭音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

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季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無貌體貌矜莊然後親愛。惟不飭故可久故曰無貌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不忠失禮。禮以忠。失禮不立。無以立也。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注也。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於池而生萑葦也。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於池而生萑葦也。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入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寬其力也。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惡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為二親負米於之後南遊於楚。南遊官。從車百乘。相隨從。車積粟萬鍾。多也。累絁而坐。重席。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言不復

也。生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

孔子之鄉，鄉，國名，少昊之後，魯之鄉縣也。遭程子於途，傾蓋傾蓋，蓋車也。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

五匹，以贈先生。贈，送也。子路肩然肩然，然貌。對曰：由聞之士

不中間見，中間，謂紹介也。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

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清，視清明；揚，眉上廣；宛，適也。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

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河，水有石絕處，石而觀

焉。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圓流九十里，水湍急，則魚鼈

不能道，行也。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以衣涉

也。文度孔子使人竝也。近也。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

九十里，魚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

以措意，措，一字兩義，此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

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

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

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成其身

也。身親之而况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商。孔子曰：

之為人，也甚愷，愷，同。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取之，以上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

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此萍草也。可

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唯伯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

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

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

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弃其親而葬，賜欲知死者有

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懔懔，危懼貌。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

一，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有與右同。言可置於座右也。說苑作座右。或曰有與
有同。勸也。淮南子作有厄。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成
之器。名也。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
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座右。顧謂弟子曰。
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韓詩并說苑。孔
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
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
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諸生。謂而
不為也。物得水而後生。水不德。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
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拘。一作拘。增也。言水益卑而或方
或曲。必循其理也。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
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
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木也。言水此似正。綽約
綽。約也。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
物就此化聚。此似聚。與深。同。易曰。言萬物之潔齊。此似善
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何也。賜觀
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既。盡也。輟。止
切。廟戶也。觀北。彼將有說焉。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
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
貴。文也。荀子曰。尚有說也。言必有說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殆。危夫幼而不能
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
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而見故人。曾無
也。者。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
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
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
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對
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哀公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
鄉者。鄉。作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
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孔子曰。鄙哉。賜。汝
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諸作天子有三



公四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諸侯有三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宰相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主故故子從父命。實詎為孝。子順父命實謂之孝乎哉臣從君命實詎為貞。臣順君命實謂之貞乎哉夫能審其所從之宜與不宜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倨與倨同言其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傳為詩外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

非惟下流水多邪。下流水多故使人畏之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

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於言者奮於行者伐矜於行者夫色智而有

能者。知見其能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

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褐賤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

也。威飾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為政事好其任授賢而管不肖。用人則取其賢者而德若天地而靜虛。德之天地化若四時而變物也。化民四時如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教以鳳翔麟至鳥獸馴德。言禽獸皆無他也。好生故也。知人無害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王從之。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上為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棠樹之下民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

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身自衛也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為質仁以為衛。古之君子以忠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居身環堵之中而不知千里外事有不善則以忠化之

者我則以之。忠則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有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

劍乎。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

教。齊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由勇人

楚恭王出遊亡烏皞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弓右請求

之。左右請王曰已之。王曰舍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

求之。楚王失其弓而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夫子聞楚王之言曰惜乎其不大也。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

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而已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

為奚若其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

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

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季

為一兆武仲三季為二兆孺子容三季為三兆憑從

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說死而宜為如按說死憑作馬人孰克如此王註屬憑

良是也。良是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

二季將亡後一季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

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季必亡今過暮而亡夫子何以

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

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

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何往質之

入其境。既至西伯則耕者讓畔。農夫相讓行者讓路。行人相讓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士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

子之朝。不可入君遂自相與而退。二國相退咸以所爭之

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

焉。文王之道其不可加

自從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自聽不施教誨而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紳，大帶。委，端委，禮衣也。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

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胡，何也。衰麻苴杖者，志不

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藝慢，

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

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而為廉也。

長者不為市，言為長者之行則竊為察。夫有益與無

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

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

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

可從已。二句疑有闕誤。王曰：言人退之而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

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

耻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

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眾寡均而人

功倍已焉，君子耻之。業與人同而功與人異，故君子耻其不及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隣之釐婦，釐，寡也。亦獨

處一室，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室為風所損。

趨而托焉。趨，避風雨也。魯人閉戶而不納，不與寡婦

入。釐婦自牖與之言，與，與寡婦隔窓。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汝何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言

女不六十，不六十餘歲。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

不可居處同也。我亦少，居處同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覆以體

曰：不達門，不達，不建。之女，今此不必具載。魯人曰：柳下

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吾固不可，在我實。吾將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為學柳下

非他人可也。今世人有喻牆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

何望其婦之趨托而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其不

汗顏者，亦幾希矣。此非小事，乃克已復禮之端，自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

下惠之人，未有若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心期造至

習也。可謂智乎？哲之不可謂明。

孔子曰：小辨害義，言小辨害正義。小言破道，言小言破大道。語

關雖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

之有別，取其分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

亦大其詩，其得取食而相呼，取食相呼，與若以鳥獸

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雞不可與言詩矣。觀此則小

唐之言
宜作嫌。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存臻。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繆，鴉之詩，以鳥之為巢，喻我國。今女下民，或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是。敢侮予。民敢侮我，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過絕之。以存周。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自后稷積功累行，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能一作其，武庚紂子，北步。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馬也。在服和調中節，蓋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言御法得則馬和也。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織也，飾也。○紕，紕也。紕，切。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喻為紂都，故引以竿旄之忠告。至矣哉！飾以素紕，良馬如組，紕之義，引之以明紕之。

不樂善
道也。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小雅之篇，第六卷。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時也。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蹠。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諱忌也。蹠，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恐陷在位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三

校記

① 澹：當作「澹」，見本句小注。

② 「願」下當脫「得」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③ 士：當作「士」，見右引書。

④ 此句疑有誤。

⑤ 「常無常度也」：當作「知」，見右引書。

⑥ 飾：當作「飭」，見右引書。

⑦ 道：疑當作「遺」。

⑧ 金：當作「今」，見右引書。

⑨ 縣：當衍，見右引書。

⑩ 生：疑當作「者」。

⑪ 其得取：當作「取其得一」，見右引書。

⑫ 殆：當作「迨」，見右引書。

⑬ 彊：當作「疆」。

⑭ 干：當作「竿」，見右引書。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三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名說孟僖子之仲子曰吾聞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謚為守藏吏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孟僖子也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謂湯也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齊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偃公世子厲公兄也諱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授厲公始有國謂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武宣三命茲益恭為初命考父為大夫三命茲益恭為三命茲益恭為再命考父為卿三命茲益恭為三命茲益恭為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於宗廟之君命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僂循牆而走言恭益亦莫余敢侮余我考父也其饘於是粥於是此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餬其口此其言儉之至也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武仲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孔子在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敬叔與夫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訪樂於萇弘見周子同至周

問之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及去周及離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此今之人而反近於死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夫子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見堯舜桀紂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倉含切緘其口三重封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無所聞。知神。明已。則人。神。將。伺。人。言。莫。而。至。何。則。消。消。不。壅。終。為。江。河。不。壅。之。終。成。江。河。若。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小。木。若。不。拔。去。將。用。斧。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成。是。口。是。何。傷。柯。而。所。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成。是。口。是。何。傷。禍。之。門。也。乃。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可。先。也。故。後。之。其。知。衆。人。之。多。不。可。居。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其。因。亦。能。下。人。也。然。戒。之。哉。為。言。當。戒。也。孔。子。既。讀。斯。文。也。銘。既。畢。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其。言。朴。實。而。有。理。近。情。而。無。益。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隆。也。恐。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過。也。聽。者。亂。於。辭。作。失。如。

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忘。字。亦。作。知。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名。篇。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文。子。彌。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造。道。之。多。者。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謂。賢。人。之。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不。苟。且。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也。言。顏。淵。之。德。大。雅。下。武。之。辭。也。與。今。詩。註。不。類。後。放。此。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是。孝。道。足。以。為。世。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如。在。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臣。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人。亦。不。記。人。已。之。過。失。是。再。雍。

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

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疑衍文言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

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而為疾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次配。故孔子以

是告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此即上文所引疾威之意。匹夫無土之人也。惟

思也。所以不怒者、
思亡其身之禍也。

不畏強禦、不侮矜矜同與寡、其言循性、率性而言、不侮其情也。不其

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仲由之。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

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懟不悚敷奏其勇。此商頌長

發之詩也。拱共同法也。駿大也。龐厚也。懋以文之義也。數陳也。奏薦也。龍和也。此孔子厚仲由以文之義。

言受大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而不忌不懼以敷奏其勇斯爲和之以文也○拱居勇切龐莫

丑勇切。龍。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文不勝其勇。

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敬老、慈幼、雖在於賓、亦不忘也。好學博。

藝省物而勤也。其勤於六藝之文不憊以求其義也。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明哲故也。可謂血孤則惠、孤閔若。

則可謂恭則近禮恭敬則禮勤則有繼勤則常堯舜篤

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者也。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強也。」
作經禮經一威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a problem exists.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儀三千則難也。言千則難。三百可西。勉學而能行之。威儀公

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

爲。擯道也。言爲相者當觀容貌而擯其禮。度其體而擯其辭。度事制儀。故難能之也。衆人

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成猶

成人之成。以孔子稱赤能三千之儀。故遂以為成也。孔子曉之曰。當賓相之儀。則達矣。言於治國之太。

體則未
達也。
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

赤也。

滿而不盈。不能持滿而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過之如

不及作事雖已足也猶如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

言其容貌則恭。其德敦。在④心之德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大人富貴者也。浩浩是以

眉壽。不慕富貴靜虛自得所以為壽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

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始。弟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

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忠者正直之德也。參中夫四德者也。

中之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以貴爵爲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力之貌。不

傲無告。不侮寡孤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

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傲無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大雅洞酌之辭也。言師之不敵百姓故也。

民皆親愛之。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至於大仁而



儒藏

其能入

送迎必敬

待賓客能恭敬也

上交下接若截焉

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

其體

是卜商之行也

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

式用也夷平也殆危也言用

若商也其可謂

不險矣

險危也言子夏能厲以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

也其事上也

以佑其下

言所以事上乃欲是澹臺滅

明之行也

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

夫也中之矣

夫謂滅明

中猶當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

欲善其事

則豫

莫若豫而前定

當是而行

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

公言仁義其於詩也

則一日三復白圭之

玷

居言其存故止曰仁言有所裁故無曰

是南宮縚

之行也

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謂殊異之士大戴

婚姻言以兄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

一作往來過之足不

履影

言其往來常正

啓蟄不殺

春分蟄蟲始振不殺

方長不折

春夏草木盛長不折

執親之喪未嘗見齒

記曰笑不見齒也

是高柴之行也

孔子曰柴於親喪

非以言為不見齒也

則

則難能也

啓蟄不殺則順人道

方長不折則恕人也

則難能也

啓蟄不殺則順人道

方長不折則恕人也

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庸

之相也

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

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

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

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孔子曰然

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

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夷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

而敬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

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

則難能也

啓蟄不殺則順人道

方長不折則恕人也

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庸

之相也

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

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

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

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孔子曰然

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

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夷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

而敬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

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

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隨。

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誣。誣欺也。內植。植自也。足以

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

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伯華。字名。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皆從木。直

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蘧。衛大夫名。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利者怨之所

遠也。利。怨也。輕財不匱。匱。乏也。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不可以不

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

道順命。順。從其命也。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蓋晏平

仲之行也。齊大夫名。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也。國無道。處賤

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易。治也。居下不援其上。援。拔也。

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

樂。常念其親。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學。不

則無憂矣。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史作介山子

何至終身。蓋介子山之行也。然按晉世家。晉文公即

位。求介子推。不聞其入於綿上山。子貢曰。敢問夫子

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

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晉大夫也。羊舌

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

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

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有心過則速

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其為與尉

也。信而好直。直。正也。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

博聞而時出其志。以時出之。悔未公曰。曩者問子。

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不知所止。是以不敢

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

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

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

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

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

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足以治諸其信

足以守之。其誠信能靈公愛而任之。而任用之。又有

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而

退與分其祿。君而不與之。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

國士無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

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



者。曰。又有國士。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史鰌大。夫以道去衛。有故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持史鰌反國也。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今世何人

者。為。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

者矣。但往者齊國有鮑叔。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

已。然則齊無管仲。子貢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

賢乎。夫子貢言。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

子貢曰。進賢賢哉。言進賢為君者。為賢乎。言此以語之

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未

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未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

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

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紀。荒於淫樂。耽溺於酒。佞

臣諂諛。窺道其心。忠士折口。杜口不言。逃罪天下。誅桀而

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可也。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哉。夫不比。比。親也。於數。比。親也。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

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其亡何也。

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

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

並存其國。怨讎之人皆鄰敵。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

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聞之。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魯之賢人也。使

其不歿。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

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

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

由女不知也。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

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

白屋之士。命之。家。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

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一有士字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

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

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

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

偷。偷，一作偷，苟且也。首拔五穀，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穀大夫百里

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

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

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

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寡人，公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詩大雅酌之篇。愷，大也。悌，長也。君未有子富

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

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

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

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

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

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官府治理，為之柰

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

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

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

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

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

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

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

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

不同。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滌乎苑囿，多臺榭之華，

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倡官妓樂，一旦而賜人以千

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內比周以愚其君，在

則結為黨與，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

黨，愚惑其君，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荆公

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荆公

其所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心不遠寧處者



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王曰：言亂亡之政，重富厚，民無資財。此傷奢侈不節，以曾莫肯愛我衆也。與今詩傳不同。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小雅巧言之辭也。邛，病也。言為王不能供職，惟以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月之辭也。言難散成病而歸咎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謫諫。謫，說也。王曰：正其事以諫，其君與說死台。若二曰：諫諫，文辭也。無諫者，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也。二曰：諫諫，文辭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也。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事引援，唯度主以行之。意，向而後行之。君吾從其諷諫，而諷諫則可遠乎。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王曰：此說倍失義，不宜說得。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按左傳：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當夫者，君子人也。胡不罪休焉。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我玉，是以不振。吾過，有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人將死，以轉禍為福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待之極也。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其治民可謂於學為博物。其為學乃博。晏子於君為忠臣，其事君可謂而行為敬敏。其所行恭。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不知為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商羊，鳥名。昔童兒有屈一腳振肩而跳，兩肩而跳，躍比水災之兆。且謠曰：天將大

兩商羊鼓舞。其歌曰：天將有大雨，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城而果有大水，諸國傷害人民，他國皆為洪水，唯齊有備，不敗，故不為害也。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子賤名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賢人，以輔佐。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為百人所宗。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

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言不必代，而代之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言不足代，而伐之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慎奉時之義。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財利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墮人之善，斯為敵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人之，他人有善，如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為蒲邑三年。孔子過之，過高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能忠信而寬和。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此子路恭恭敬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閑，公庭清閑，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稱其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校記

①君：當作「德」，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雖」下當脫「尊」字，見右引書。

③剪：當作「隴」，見《廣韻》。蓋「龍」讀若「寵」也。

④孰：當作「敦」。

⑤仁：當作「言」，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⑥「不」下當脫「得」字，見《史記·晉世家》。

⑦「罪」下當脫「不言」二字，文義較順，見四庫本

《孔子家語》。

⑧黨：疑當作「以」。

⑨富：當作「賦」，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⑩「倍」下當脫「道」字，見右引書。該本作「背義失道」。似義較長。

⑪後：當衍，以：當作「由」，見右引書。

⑫微：當作「徵」，見右引書。

⑬其：當作「甚」，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首行正其本萬事理。也有禮矣而哀為本。也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也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居國有先之發。也道矣而嗣為本。本則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生財有大道置本不固。也無務豐末。豐培使不固。本末雖豐而必覆大學所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務多比近不安無務求情一作遠是故反本脩通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諤桀紂以唯唯而亡。桀紂其臣順意惟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均無諫爭未有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

之惡。國不至於危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家不至於悖亂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為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也皇皇光美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官室崇峻與焉奢侈而弗可振。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夏蓋自知也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五

之琴使之絃切切急迫而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閔子自知其哀之未忘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句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意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卦之序損次得益次得夫。夫者決也。損以決之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易成。故能成其滿。受人之益。博哉天道成而必變。物成謂成必變未。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久。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夏桀昆吾。昆吾國名。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誅昆吾。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上四句見。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式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言事至而後悔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疑作捷，舉也。渠焉切。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

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

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

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

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

子曰：「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

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

暴怒，殛殛，計也。而不避，既已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

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推介子季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曰：「使人往

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

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

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言不及於失也。又說苑介子推

云云。麻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

人。仲尼曰：「合兩二十五人之智云云，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

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②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必信，惟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訥，言人雖敏，亦有所不能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雖莊，亦有所不能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說苑燕此四子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落，或曰榮益落也。行乎郕之野，

鹿裘素琴，瑟而歌。新序作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

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

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得宜，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

於待祿，怵，怵也。怵，怵也。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

「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

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五

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道與同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也。史鱣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子夏好與勝賜也。悅

不若已者處。子貢好與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

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父後不聞

芝蘭。居。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鮑魚。鱉魚也。父

化矣。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父後不知其臭。氣也。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

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齊大夫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

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本。謂根也。三季湛。技物水中曰

之以漚醕。漚。酒曰漚。漚。以酒漚口。羊進切。既成。敬之。則

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審

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

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

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

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蛇百足蟲。胡田切。斬足而復行。何

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

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

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

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

無度則逸。逸。放。從用切。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

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

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

官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防亂之原也。夫度

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令。教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

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

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非其人。如會

聲而鼓之。夫處重擅擅。充實也。一作擅。擅。專事。妬賢。愚者之

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曠，隔也。植，根也。庭，自謂不
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著，而自遠來也。衣穰而提贅。穰，草也。提，持也。贅，所執以為禮也。精
精宜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
幹之。貞，正也。易曰：貞固以幹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
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勉其行，脩
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
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
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辨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
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
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魍，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羆、羊也。大首也。
吳伐越，墮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
又應之。會稽，山也。墮，毀也。○墮，呼回切。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
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
及孔子。賜大夫幣。孔子爵之酒也。既徹俎而燕。燕，息
切。伊甸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

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神
猶勾龍氏，列山氏。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加封五鎮，以東鎮山
川之祀為諸侯。言所守之皆屬於王。加封五嶽，以東
鎮。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
也。汪芒，國名。為漆作。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
芒氏，於周為長翟氏。翟，一作翟。今曰大人。周之初，與孔子
○按後第二十四篇孔子答康子五帝之問曰：五行
佐成上帝，以大皞之屬配之，而亦從帝號之。論參看
其義較明。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
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職而
曰帝也。正與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侥氏長
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之極也。會運世之說
而以寅為物開，戌為物閉，與佛氏增劫減劫之論相
似。其論亦以人之長短為言，所以與聖人之以理言
數異者，蓋彼專以氣之消長言數故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
陳蔡之問，使人聘。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戾，隼
也。方集，楷矢貫之石砮。楷，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
庭而戾。楷，矢貫之石砮。楷，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
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
來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氏，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
九夷百蠻。九夷，東北方九種。百蠻，南蠻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illegible]

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邾子執王，高其

容仰，定公受王卑，其容俯。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二

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

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歲首二君相朝。而皆不度，禮度不合。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禮，不得其正也。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定公先亡，子貢言。

又邾子出奔。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隱公。邾子貢之言。孔子

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

司鐸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

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

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

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

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

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

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

蚤，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也。

蟄，蟄也。今火猶西流，司歷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

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天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王官伯合諸侯，伯也。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時吳為方伯，而君與

寡君見，晉成為伯矣。謂待晉以諸侯，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吳以魯君見晉君，則從諸侯之制，而非伯長之禮矣。何利之

有焉？謂自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

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卒有事於上帝，先王。吳人信

祭祀。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何也？伯名，世有職焉。助祭

自襄以來，魯襄公未之改也。若其不會，祭則祝宗。祝，太

宗將曰：吳實然。謂告神以四。語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

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子鉏商，姓鉏，名商，春秋時魯人，獲麟於大野。

大野，今高平縣西北，春秋時魯地，獲麟於大野。

東野大澤，在今高平縣西北，春秋時魯地，獲麟於大野。

狩而獲麟也。此曰：春秋時魯地，獲麟於大野。

義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折旋中矩，避而不為害，舍仁懷。

不履生蟲，不踐網，文章不群，折旋中矩，避而不為害，舍仁懷。

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郭外，將以賜人，棄之使。

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規倫切也。孔子往觀。

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

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

聖人之瑞也。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麟，為靈昭昭也。

嚙天，吞子，路，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麟，為靈昭昭也。

德將致矣。天告夫子，麟，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麟，為靈昭昭也。

下無主，就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也，猶麟之於天也。

麟出而為，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

其時來何求，麟兮我心憂。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也。受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布在方策。

政舉其政而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其政滅矣。

天道敏生，無動植言。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其中。

地也。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陸龜作果，敏。

連泥作房，如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

視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即果切。待化以成。

化也。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

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

之親也。而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仁之用莫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

親之教。教記：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則節文。

斯二者，禮者政之本也。為政以禮，是以君子不可以。

不脩身。為政在人，取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故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必欲盡親親之義，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親親尊賢，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

者三：曰君臣也，有義；父子也，有親；夫婦也，有別。兄弟。

也，有序。朋友也，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上文五者共。

由之。智、仁、勇，此三者所以知此仁也。三者天下之達德。

三者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誠也。或生而知之。

其知之一也。或學而知之，仁也。或困而知之，勇也。及。

也。或利而行之，利也。或勉而行之，勉也。其成。

功一也。合三行而成功者，皆仁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

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一作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屬，足任使令。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既稟稱，事也。謂食多寡稱其事也。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則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從自此聽且速焉。聽之又速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服以二禮。二端謂氣與魄也。二禮報氣與魄也。建設朝音招事謂薦腥時事謂取脾膾以薦蒿芡之使膾膾上騰也。脾音律。音膾。膾音律。膾音律。膾音律。燔燎羶鄉謂膾膾以薦蒿芡之使膾膾上騰也。脾音律。音膾。膾音律。膾音律。香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則薦黍稷為薦。羞肺肝謂進其肺肝心加以鬱鬯。鬱香草也。王曰構也。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君子反古復始吾之所謂古祖也。吾所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自為始稱也。尊祖親稱所以為反古復始也。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欲猶得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盡心祀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此小宛之辭也。假此詩以喻文王。明發自夜至黎明時。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樂其必來。已至必哀哀其終往。○以祭之明日二十一字在此句下意尤順言禘祭也。○禘與繹同。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①焉：當作「馬」，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避」下當脫「席」字，見右引書。

③素：當作「帶索」，見右引書。

④「也」下當脫「好」字，見右引書。

⑤居：當作「俱」。

⑥者：當衍，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⑦「所」下當脫「以」字，見右引書。

⑧噴：疑誤。

⑨類：當作「數」，見右引書。

⑩北：當作「方」。

⑪「而」下當脫「王」字。

⑫據上下文例，「鳩」下當脫「氏」字。

⑬「見」下當脫「晉君則」三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⑭「受策竹」等語疑誤。羣書多言「方板也。策，簡

也。」

⑮既稟：當作「餽稟」，注文同，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又注之「稍」字疑當作「稱」。

⑯則：當作「前」，見右引書。

⑰下「親」字當衍，見右引書。

⑱「而」下當脫「民」字，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六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畢名東野氏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佚與逸同。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驂馬在外服馬在中曳謂曳足而行不任重也。易曰其于馬也為曳。○音武結切。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轡馬轡也。體馬體也。銜馬銜也。體正矣。謂集其馬步驟言馬正當車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馳騁中規中矩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顏回少進手。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攫取也。本從人言說死作觸是也。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

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也。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孔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討。夫文仲身雖殘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言不朽。以孔子曰身殘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其賢而使在下位也。下謂知。置六關。六關魯本無關。



以文仲置之。妻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利。三不仁。諄
虛器。仲所宜居，故曰虛器。縱逆祀，齊魯公於閔公之
上。文仲繼祀海鳥，上，文仲以為神，令國人祀之。三不
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難一作亂。是
智之難也。武仲奔齊，齊莊公與之田，武仲夫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不順，不恕，謂欲以廢適立族，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度近智。度
其事而後行，為己不重。無私也。為人，不輕。厚待君子也。
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實美而
小子勉之。勉，謂學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為辯。不惟不愛也。狡訐
懷詐以為智。不惟不度也。幸人之有過，不惟不重也。取人之
學而羞人之不能。不惟不待人也。厚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友者，鮮矣。盍慎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術。術，猶行也。
莫之為也，何居為？聞道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
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
義之上，尚與相疾也；退而相愛。急令為義，是以相小

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
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不忠告也。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
父德，不忘父怨，仁矣夫。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
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
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
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叔孫武叔見未仕。仕，疑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
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
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
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
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無教切。對曰：好長劍。孔
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
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說苑作學，亦有
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術
狂馬不釋策。策，然後可控制也。操弓不反檠，同，所以
折。折，屈曲也。○檠，檠京切。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六

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成其問毀仁仁一作人惡士必近於刑。毀仁者憎惡士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植斬而用之達于屏草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括箭也。礪磨也。所以利之。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達達也不勞無功不忠無親忠我盡心于人不信無復復近義之信不恭失禮禮主敬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士宜作事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康子當桓子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言居位不久也而屈節數矣。屈節謂數見季孫也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魯人聞之曰

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聽聒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聒聒聲也。去山十里猶聞其聲。後行之也。聽字疑誤大。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言學焉得習不暇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指子賤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明魯友以成此德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之雪。雪試也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為上盛。在器曰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靈公與卿大夫御叔之妻夏姬共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其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

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軀也。詩云：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也。此大雅板之辭，僻邪也。辟，法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人恐魯國欲敗其政，乃

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衣以文飭，而舞容璫，列

容璫之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

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陳列所貢之物。季桓子微服

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為周

路遊行之名，因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肉大夫，若猶

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則是不失。吾猶可以止也。在我

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

致膳俎，俎也。○側呂切。禮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名地

在魯師已。魯大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

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陰晦也。○

可以成敗。言婦人之柔暗其言，足優哉優哉，聊以卒

歲。言士之不遇也。優，優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

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

以居。言必考。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

取人則失之宰予。言一作辭。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

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問修身行己之道也。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

知。既知而為，而不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既親於人，又

相與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可求而驕，不患之將至，思

而弗憂。思而不當憂，孔蔑曰：行已乎。行已之道，如子

曰：攻其所不能，言已有不備，備其所不足，言已有不

母以其所不能疑人，勿以我之不能疑人。母以其所能驕人，

勿以己之不能而終日言無遺已之憂，言無口過，故終日

行不遺已之患，行無怨惡，故不惟智者能之。惟明哲

此知。

在厄第二十

在厄第二十

在厄第二十

在厄第二十

在厄第二十



刑。則謂為紂所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汝言諫臣必得君之聽乎。則伍子胥不見殺。殺則子胥不當見矣。夫遇不遇者時也有遇與不賢不肖者才也。才有賢不肖者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世之賢才君子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且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於深谷幽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豈無人往來而君子修道立德。君子將明其德成立其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豈以一時之窮困為之者人也。在為人。生於會稽。越王有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公子、衛出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文公、奔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在下位而無患難之憂則思慮淺而已。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則其志小。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天容。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何不損抑。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曰稼，斂曰穡。良農能種稼，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良工能巧，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網而紀之。君子修其意以規矩有定也。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道。而求人之見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見世不能容乃君子道大。孔子

見世不能容。乃孔子

欣然嘆曰夫子問顏曰有是哉此也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宰、主財者為之。主財、志意同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齋貨竊犯

園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

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

望見之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

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蘧哉。子貢曰。若回

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

信回之爲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

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嚙。昔予夢見先人。豈

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也。祭焉。對曰。向有埃

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弃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

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

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易治

也。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樂而不憂。小人則不然。

小人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不樂。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曾子衣敝衣而耕於魯之野。魯君聞之而致

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辭不
肯受。乃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人者常畏怯之。與與人者常驕人。有物與人者見縱。

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魯君有賜而不驕忽于我。吾豈能勿畏乎。我在

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子曰安身取譽為

難。其子言居官身安得
其善譽者難也。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

勿專言有善不教不能勿怠教民未已過勿廢人

有失無所失言勿倚人有失言勿倚角之也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

也。通行。行事勿留。不宜行留之事。君子入官。具此六者。能居行官。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

生也。故忿怒不常。此則而生多也。抑枉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

言不聽。有人所諫。則忠。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則輕忽其禮。急

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時。奢侈者財之所以不

足也。財不能節用則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自任專人而

則事不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入居官又能則身安謦

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自此以下言民大域

之中而公治之。大較也。猶精智而略行之。思之務其精

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也在察進是利而除是



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治民而無抗易勝之無犯民之言。不抗民之言。治民而無抗易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之辭。不侵民之辭者曰侵。侵者度也。侵者度也。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威其力而不傷。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德一不作得德感也。得民從矣。得民從矣。子以臨官。自下言民也。所見於通故明不可蔽。微也。所求於通故不勞而得也。通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所守者約則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有本。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積不寡而應除之。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自治謂化行則不止民德矣。是故臨官不治此以下本諸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又甚也。小亂則爭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行爲政始言民從行而說者情之導也。說言以達其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而民說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言達其情故法在身則民象之。後民則度而明在已則民顯之。後民無私藏而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惟財已微而不知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後則志不暇於情政矣。苟以亂之道苟則善言

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為民表倡。通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近臣者衆故儀不正則民失。則百姓皆失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直則通臣便辟則群臣汗矣。臣近臣不可不慎。狎則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三倫儀也。君子脩身反道察理言而服行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動一作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申言譽至之道。為上者辟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滋益也。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多歧故也。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則事多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有君愛惡之心感於民則民應之。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而位之存亡以之故謂之神。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而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有本而能圖末脩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申言身也。君子治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治民不臨以

高不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功之大。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民將畏而不奉上矣。篤之以累季之業。業之久。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之也。引之也。非民力之所堪也。立民疾疾則僻矣。邪辟之心上。即古者聖王。上古聖德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明視也。其統充耳所以掩聰也。充實也。結纓從下而傍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人太明則親則狂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寬和待民。揆之度之使自索之。開示之使民自索求。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處之也。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惟原其所以化之。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若死罪而求善生之。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內則情順萬民而信之。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而必威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言不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道。入

官之大統矣。以居官之大統亦無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賜也。倦於學。困於道。願息而事君可乎。願。少休息也。出仕。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那之。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又言願休息所。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之辭。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其學。則必不能事親矣。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也。刑。法也。寡。適。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大雅。既醉之辭也。有威。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豳風。七月之辭也。于。往也。綯。絞索也。亟。急。復始播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廣。宜為。穡。率。高。貌。穡。視其高則填如也。高而塞也。言。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異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

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名鞅，殺實擊，擊名，字殺實擊擊名，字鳴犢及舜華一作慶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孔子去衛入晉，事大畧與史記同，而劉向說苑載簡子

聘孔子而待殺之，語似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擊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

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

子違違，去也。或作違，傷其類者也。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

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陬，河之東北隅也。一作

繁操以哀之。按：繁操，琴曲名。史記：文武既陳，其詞曰：周

我將焉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鱗

春焉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鱗

無辜無辜，無罪也。子貢曰：衛君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

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

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

女欺。言人與已事實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

謂無孝之名乎？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

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

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

歌。夫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合禮者乎？

孔子弗應，曲終而曰：乃曰：由來吾語汝。由來，我與君

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備也。懼其誰之子，

不我知而從我者乎？猶言以誰氏之子，謂子路

說援戚戚戚戚，威斧也。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一作使子

王與師王與師，迎孔子也。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其何也。夫陳蔡之

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

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

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

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持劍戰。孔子止之曰：惡

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

者，如述先王之道，古人法而見，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

是也。曲三終，三成。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



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患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事不此三者之失也。則亦不失於顛墜。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波。何者而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警二三子及子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相與同之。深則

出泉汨渥。渥。四伏涌出貌。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

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

意。代有功而無。恆其志而無不容。地之德也。為人下者以此也。言當如地道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史作鄭

子卿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

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

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儼然曰。病也。如魯家

之狗。魯家狗。主人棄之。不見。飯食。故魯然。不得意也。

韓詩外傳曰。魯家之狗。既餓而得。子貢以聞。孔子欣

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魯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史

作蒲人。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

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

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大樹下。今有又字。遇困

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闕歟。挺劍

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史記懼下。謂曰。苟無適衛。

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靈聞孔

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

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

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欲

之志。句蓋婦人恐懼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與

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公曰。善。卒不果伐。史善下有然字。為他

言其易伐也。公曰。善。卒不果伐。史善下有然字。為他

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說。言

不孔子乃遊。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

諫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

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

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

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

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公乃

於西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季。請問黃帝者。邇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季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文武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謂先生難言之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卒終也。采事也。卒終也。采事也。卒終也。采事也。聞忽之意。聞忽之意。謂久遠不明也。非君子之道者。總上四句。則予之問也。固矣。得固陋不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史曰。少昊之子。名曰金。通鑑作有熊國君。非人。之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生七旬曰弱。未當能言。而言所以為神靈也。哲。取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者之德。長聰明。及長則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安撫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神農氏相戰於阪泉。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得勝其戰也。始垂衣裳。乃下裳。上作繡黼。青白與黑相次。曰黻。若兩己相背也。黑與白相次。曰黻。若兩己相背也。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力牧將也。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州有鴻冢。世傳大鴻墓。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於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嘗味草木。之味也。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帝五

王近則有法度。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

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

靜淵而有謀。才深。有疏通以智。知道。有養財。作財。

任地土之神而宜。寢時以象天法象。依鬼神而制。

義制之以義治氣性以教類以教百姓性
 焉察心以用每以民巡行四海上至幽下

祀祭神祇。巡四海以寧民。以安百姓。北至幽都。

南暨交趾西抵沅湘東極鉅野重膏之生小力之物

目月所照。莫不底屬。化也。 宰戕曰。清問帝嚳。凡子曰。玄陽之孫。喬陼之子。曰高。

辭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傳施厚利。不於其廟。普施利

其德以和遠聰聽足明以察微明視足仁而威惠而

言以順天地之義。以順天地。知民所急。知百姓修身。

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土

生之用財無節、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

之。歷曆同。行次也。作曆以明望時。期日月未至而迎之已過而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流四凶而天下服。四凶共工驩。其言不惑其德不回。

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陶河濱。漁雷澤。事親寬裕而溫良。敦

敏而知時。敦厚。敏疾也。畏天而愛民。敬畏上天。恤遠而親愛養子民。恤遠而親

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

二臣。詳見舜典。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

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歿于蒼

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夏后。敏

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

度。曆。豐。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禹治水土。天下既平。然

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

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大者如天。以下疑應前文。今無可者矣。子也非其人也。以言不足帝之用。說之文。今無可者矣。子也非其人也。以言不足帝之用。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臧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校記

①「右」下當脫「曰」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此句疑誤。

③植：當作「直」，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④下「相」字當衍，見右引書。

⑤似：當作「以」，見右引書。

⑥「捐」下當脫「矣」字，見右引書。

⑦飭：當作「飾」，見右引書。

⑧常：當作「當」。

⑨問：當作「聞」。

⑩理：當作「里」，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⑪流：當作「波」。

⑫衰：當作「哀」，下句「飯」當作「飲」，并見四庫

本《孔子家語》。

⑬「下」下當脫「有」字。

⑭以：當作「乃」，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⑮天上：疑當作「上天」。

⑯性：當作「姓」。

⑰「民」下當脫「始」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⑱者：當作「考」。



孔聖家語圖卷之七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不受成。其神謂之五帝。五行。每行主七十。佐生物者。而神。字。亦妄矣。神皆為之名。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終始相生。以木德轉相承。而鄭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無可信也。故其生為明王者。成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生為上公。次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為職業之事。

同帝。五祀。上帝不及天地也。故不得稱帝。蓋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不識者以祭社為祭地。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失尊卑之序矣。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仁之著脩其母無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其色黑。大事歛用昏。大事。春也。昏時色黑。戎事櫜驪。馬名。色黑。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也。其色白。中日中。戎事櫜翰。白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之次火也。其色赤。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時其色赤。戎事櫜駟。駟馬名。腹為駟。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土也。其色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之次金也。宜尚白。而土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配也食於社而棄為



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大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多猶加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街民之具猶街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馬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按內史掌王之八柄以詔王治及叙事之法受納凡四方之事書總治之凡命諸侯及叙事之法受納凡四方之事書總治之凡命諸侯及叙事之法受納也○贊辭也○方版也○賞賜亦如之故王以左右手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街天下數百季而不失善街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街民者壹其法也壹專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為天地以有德而兆民懷之也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察其威與明其故何也其法盛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好也用永厥世而豐其季不能

街民者集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街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也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諛莫知念忠上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聰易曰順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除降之既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街民之本古之街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冢宰太宰之職天官卿也掌邦治司徒之官以成德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六官在手以為轡六官在足以為銜六官在足以為銜故曰街四馬者執六轡街天下者正六官是

故善銜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取音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銜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治官宰。以之德則國安、司徒成德。以之仁則國和、宗伯掌禮。以之聖則國平、司馬掌兵。以之禮則國定、司空掌事。物有制、故以之義則國久、司寇掌刑法禁刑。此銜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銜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謂謂一作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

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咸皆也。左傳皆有不減殺之也。謂法與政皆合於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丁孟切。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物之而凡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也。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八九七十二、偶以十而終、自甲至癸、兩其五行也。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二、偶也。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子、自子至亥、為十二、當月之數。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魁也。魁、斗柄也。斗柄四星、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通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時也。春、夏、秋、冬、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角徵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五、音也。角、徵、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三九二十七、七



主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餘皆以四方
 二九一十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主蟲
 廣清明景涼不周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
 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
 則鶯雀入海化為蛤蟹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
 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
 鼈吞者八竅而卵生禽鳥之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
 人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
 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
 謂其銳小者也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
 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
 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
 北為經直曰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時漂蕩高者
 為生下者為成高伏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形
 形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一作盛虛謂肉是故
 堅土之人剛強直之土為堅弱土之人柔輕變之土
 招切墟土之人大曰墟街沙土之人細勃壤之土為柔
 也息土之人美結也慮黑而疏也坻土之人醜坻與
 鹹濕曰坻一曰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
 不息息不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多氣血而沸疾而不治

意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
 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
 成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
 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
 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
 而人為之長按羽離宮火屬鳳鳥火之禽毛居陸生坎
 宮土屬龍玄之使麟宮木屬龍角亢之精倮中
 凡三百六十當著之日天地之數不過乎此故五方
 之物其數亦如之至於天地之數相准而方圓四肢
 節氣息運動屈伸皆與天地五行九解相准則不長
 五藏九竅亦與天地四時五行九解相准則不長
 而巳此軋六古斷之形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
 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
 不害其所主主一作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
 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
 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非言固
 世之急務然亦各言其所能知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道之大原出於天賦之性形於一
 謂之性易曰成之者性也謂氣已形而理化於陰陽
 象形而發謂之生為精氣為物聚化窮數盡謂之成成

為變故入。故命者性之始也。成者生之終也。易曰：原始反終。而始生以成而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能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煦也。王曰：煦，然後有見。七月一而作。而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臍，然後能行。三季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是以男子八歲而齒，二八而化。女子七歲而齒，二七而化。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作而為化育之始。陰，冬也。萬物翕聚於冬，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而時謂之婚。婚之時，窮天數，承上文極字。而後合偶者，窮天數之極也。一說：時即霜降而婦功。下文季秋冰泮，天之義承開藏於陰而言。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始殺於此。來桑，婚禮也。正月農事起，猶未止。

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期。及冰泮，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始男，乳大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成坤物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子當無醮，醮曰醮。禮，女之無再醮之端，統教令不出於閨門。言外也。事在共酒食而已。易曰：無攸無間外之非儀也。人自專也。婦人得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所宜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孟行，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逆德。亂家子者，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也。子者，謂其棄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謂其絕。淫僻者，謂其亂。嫉妬者，謂其惡疾者，謂其不可共。祭者，多口古者，謂其竊盜者，謂其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一與共更三季之志，二先貧賤後富貴也。三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慎之也。重婚姻之始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禮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者，仁也。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父母之喪，三門外之治，義掩恩。作掩，記恩。服君之喪，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者，理也。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冠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季，齊衰不補，墳墓不脩，除服之日，記作大。鼓素，不漆也。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者，禮也。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母在為父齊衰，見無二尊也。疏曰：齊衰之服，期而除。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扶，禮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此卿大夫。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人，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此以權者，知也。制者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此以權者，知也。制者也。此百官以下論，所以設杖之義。蓋為有爵者扶親也。病而後杖，其爵有等，故其用亦異。所謂以權制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悲號哀哭，三季憂哀。記作哀。三季，憂哀也。此篇於本命無所屬，錯簡疑在曲禮子貢問章之末。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以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言無不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逆。』」謂仲反。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口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謂悖也。子曰：「給奪慈仁。」以是而非聖人，尤惡而特言之。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統也。子曰：「然。然則何如？」言游問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禮之行以敬必有愛，而無私之心存焉，所以主手敬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下放此。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養也。饋，奠也。養，祭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鄉飲也。鄉，飲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燕會所以樂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句下。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閭門，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謂父子兄弟夫婦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記天子教田獵。以習五戎，蓋田獵者，所以簡集士衆，教以戰法也。簡，習熟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制器尚象。物得其時，物一。樂得其節，樂而不淫。車得其式，車一器而衆工聚焉，式法等威，皆爲禮也。鬼神得其饗，施其可。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黨類也。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施當。加於身而措於前，措，與同。凡衆

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治，理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失道，無見貌。又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容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率，也。洽，合也。言無祖率於衆而使之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禮有九者，待賓之禮，其五者，動靜之禮也。大饗有四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也。苟知此，其理明矣。雖在猷畝之中，事其儀也。之句，聖人矣。

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者，樂器之懸於簋簠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賓獻賓卒爵而樂止。○二也。下管象舞，夏簫序興。下管，象舞之一句，疑以簫吹大夏曲也。夏，文舞也。序興，謂夏簫與象舞更迭而作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王曰：此四而樂又關三，是升歌清廟，四下管象舞。陳其薦俎，以饗禮之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而樂又關三，是升歌清廟，四下管象舞。陳其薦俎，

以至百官，總言饗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禮，明其所得專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禮為天理之至，行中規，五旋中矩，六鑾和中，采蕭，采蕭，路外樂也。○齊才資切。客出以雍，雍，周頌樂曲名，所以為徹也。○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聲始於若一，故示情。觀此主賓獻酬而樂凡二，關為二節者，良是故下

止言升歌，升歌清廟，示德也。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所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按疏曰：示情者，欲其相接，示德者，欲其相成也。

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不能詩，於禮謬。禮，其能而不謬乎？不能樂，於禮素。質，朴也。於德薄，於禮虛。苟非其人，禮不虛行。欲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窮，不通也。言夔通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之。許。上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有所不能備也。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典樂之名。古之人也。許之。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也，煥若發矇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

必行綴朱劣切。非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恭也。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隙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隙也。隙於到切。隙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隙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内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七

校記

- ①在：當作「恠」，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②「及」下當脫「掌」字，見《周禮·春官·內史》。
- ③空：當作「邦」，見《尚書·周官》。
- ④貳：當作「戒」，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⑤那：當作「邪」，見右引書。
- ⑥使：疑誤。
- ⑦自專爲：當作「貞專無」，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⑧飭：當作「飾」。
- ⑨按文例，「人」下當脫「之禮也」數語。
- ⑩許：疑誤。
- ⑪非：當作「兆」，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親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也。何以射？謂何能容比於禮。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不失樂之節。何正？謂何能正其容乎。皆言其難而美。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或正，諸鵠者，其惟賢者乎。正鵠，所射之的。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登彼有的，以祈爾壽。求也，言登中之初，是之辭。飲，中者也。祈，求也。求中所以辭壽。故曰：以辭壽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壽，辭其養也。不飲，酒者所以養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生則初以疾於門，明必有射事而未之能。今辭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圃。矍相，地名。矍，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牆焉。言圍繞而觀射。至於司馬，相者一人，為司正。使將射，則轉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東門也。正馬司馬，觀歌。奔軍之將，奔一作責，與亡國之大夫，亡國亡其人也。觀歌，奔軍之將，奔一作責，與亡國之大夫，亡國亡其人也。亡其人也。與初，為人後者，為人後者，有賓主之禮，故誓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衆，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序點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又使公罔之裘序點，語公罔，姓裘，名之，揚解而語。禮，主人先射，記飲亦

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驪於賓與大夫。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賓子弟納射器，辭並與此同。則孔子所行乃古射禮也。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必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射則愈密矣。揚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連召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所景矣。所以輔。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酢，賓曰獻，答主人曰酢。又答賓曰酬。介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華，每篇一歌。鹿鳴，四牡，皇矣，升歌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白華，華黍，亦每篇一終。獻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白華，華黍，亦每篇一終。主亦歌三終，代而作。工歌，皆單則堂上，與堂下更以南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合樂三闕。正作也。工歌，瑟及笙歌。笙吹鶴鳴，合之。工歌，瑟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一人揚解，乃立司正馬。立相禮者為司正，以主成儀，防惰容也。知其能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違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

生而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天
 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所出之祖。以配上帝。天
 垂象。日月星辰。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周人。以冬至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以事。有祀
 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以事。有祀
 必有配。而天象莫大乎。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
 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
 地。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
 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說者不知推經。禮結歸而妄為之說。顛倒神祇。變
 易時日。遷改兆。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
 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
 土也。兆丘於南。謂之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
 有三。封為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之名
 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國
 紅異。則是詩易尚書。謂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
 乃謂周官。圜丘皆虛罔之言。不通典制。此王排鄭氏
 之說。而以圜丘泰壇一物而兩名也。按通考。陳氏禮
 書。則以南郊之丘。圜而高者為圜丘。所以象天之自
 然。祭以自然之丘。以致敬也。南郊為壇。以燔柴。為泰
 壇。燔以人為之壇。以盡文也。而以祭地之方澤。瘞埋
 之泰壇。折佳之則。燔柴瘞埋。必與丘澤為二處。而丘與
 壇非一。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
 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除之聽也。不在滌。三月。不
 可為帝牛。故稷牛亦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即以
 稷牛代之。其稷牛臨時別取。不必三月。故云惟具。○
 滌。柱。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人鬼。謂牲用騂。尚赤
 屑切。



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違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申。令也。以其教。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議也。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衍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直其罪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按。誼傳作大。譴大。聞而譴發。罪開於上。露之也。按。誼傳作大。譴大。聞而譴發。罪開於上。譴。詞也。與下文。開命。自地。自裁。之義。同。良是。則白冠。釐纓。之強。曲者也。毛。盤水加劒。已。當自刎也。造乎闕。作造。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按。誼傳。加當作行。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命而自弛。若謂使人頸繫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中罪一節。而誤也。地。廢也。頸。繫師古曰。以綴盤其頸。而加刀鐐。則又甚於就縛。係引矣。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梓引。誼傳作抑。梓。持其髮。抑。按之。則又甚於頸繫矣。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

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用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跪，拜也。免，避也。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任刑則至政，無所用刑。政善則至刑無所用政，刑善則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誅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顯顯，顯也。五刑必即天倫。即天倫也。即，就也。謂合天意也。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則輕無赦，官難輕罰之。不得作刑，不得作刑，例也。言不可變。壹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人命至重，惟刑不可不慎也。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王曰：尤，過也。麗，附也。相附，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訊羣臣，二訊羣民，三訊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王曰：簡，試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請以為罪也。一說當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無簡

不聽之實，則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人之罪，以輕為比。不聽之實，則附從輕，赦從重。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言與衆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棘三公侯伯子男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於王馬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高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識二過失，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言破律，巧言也。道名改作，變言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亂道也。作淫聲，亂人之聲也。造異服，非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而堅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非，澤也。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市六切。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粢鬯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傷。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防侈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體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閑。月。禮。謂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時。此謂三皇五帝。與三代之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逮。及也。而有記焉。謂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取信於其親睦。不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心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德惠於人。而爲之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加。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周王周公。由

此而選。言用大道而禮所由出。所以爲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謂小康。四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孟其義。周公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至魯惠王。始有諸郊。伯禽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按魯史。惠桓莊閔僖六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四十六年。乃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隱公之四年。初獻六羽。爲周桓王之元年。至僖公。晉頃有稱美郊祀之事。僖公元季。爲周惠王十八年。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季。隱公春秋乃孔子之所刪定。良可考也。何孟春歷引。魯頌。君陳。春秋。以明成王無首。壞周公禮樂之事。三經。祀之郊也。禹。以鯀。夏。以鯀。後。本郊。鯀。周公之語。宜皆不謬也。杞之郊也。禹。以鯀。夏。以鯀。後。本郊。鯀。周公也。宋。契。所行之事。杞。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矣。如。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也。今使祝嘏辭。



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詔相王相說之意義是謂幽國。幽故之大禮言君臣皆當知
醢尸與君不得用之。是謂僭君。僭修冕弁兵車藏於
後則尸與君不得用之。是謂僭君。僭修冕弁兵車藏於
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
藏之也。是謂僭君。僭修冕弁兵車藏於
車帶說。是謂僭君。僭修冕弁兵車藏於
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
有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季之喪
與新有婚者。暮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君
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
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內之田。諸侯
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
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臨諸侯。將舍
鬼神以將入。不以禮籍入。是自壞也。諸侯非問疾弔喪
宗廟禮也。不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讎夫禮者君之柄。柄
秉所以別嫌明微。儼同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
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
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刑峻則民無恥。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一修職也。民不歸。是謂疵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有常度，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天東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陽，四時布四氣，而溫涼寒暑各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通，言十二月而歲成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日陰也，言三十日而月成也。五行之動，其記作相竭也。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五味，六和，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色，六章，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本也。以用事者為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並玄，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而五行之端，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為法。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道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別。日星為紀，則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有分理也。藝，猶理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成，四時猶功業各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人情如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四靈，鳥獸之長，其屬因四靈。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淦。麟鳳以為畜，而鳥不羶。飛去也。麟以為畜，而獸不羶。羶，走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公呼決切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成天下之亹，聖者莫善於著龜。人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瘞，宣祝嘏，禮祭禮之瘞，謂若繪封太山之也。設制度，禮祝嘏辭說文。故國有禮，官有術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按五祀者，戶、中、雷、門、行也。春戶以木，夏雷以火，中雷以土，秋門以金，冬行以水。

水各本其所用事之神而祀之。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三王前巫而後史卜著瞽侑樂師也。以辨樂侑四皆在左右王中句居其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防後五者君之自。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爲遠近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祀或戶或室或人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一曰存夫禮必本於太一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爲命降其官於天也職分皆從天而至也。協於分藝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於天地以至功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養成人也。有藝之意良是。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養成人也。按賦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衣祭射御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二十七下四者爲義以終前章義脩禮義之意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實所以通達。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其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藥牙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耕除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事理之分仁之節則心之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也全體順也百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委也並行而不謬謬細行而不失溪而通茂而不間言有連而不相及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以高而不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保合而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及澆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食各隨四時冬合男女春頌爵位必當率德冬合男女春頌爵位必當率德率德



儒藏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之用民必順使民以。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形之類。如圭璧璆。河出龍圖。龍似馬。鳳凰麒麟皆在郊。振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校記

①沃：當作「沃」，據《孔子家語》卷七。

②「屢」下當脫「脫」字。

③擇：當作「澤」。

④記：當作「汜」。據《孔子家語》卷七。注文「記」

亦當作「汜」。

⑤體：當作「禮」。

⑥心：當作「必」。

⑦周王：當作「成王」。

⑧「聖」下脫「人」字。

⑨魯惠王：當作「魯惠公」。

⑩繪：當作「繒」。注文同。

⑪藥：當作「藥」。注文同。

⑫憤：當作「情」。以上八條據《孔子家語》卷七及

《禮記·禮運》。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兗州邾城地。隱公名益。定公十三年即位。將冠。禮。男子冠於室。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主人之左。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加其有成。於阼階。以明其加禮於其有崇之。以賓是。三加彌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緇冠。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巳。冠而後賓。字。雖天子之元子。之以字。以成人之道。故教其名也。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用爵。絕之。神也。享祭。獻先。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

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言也。一作手字。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造。乃有自來矣。今無識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造也。天子冠者。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武冠成王而朝於祖廟。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遠於年。壽。壽於時。壽愛也。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也。王職。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詩。六合是。六。天地四方謂之也。率爾祖考。脩文武。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此以下至衆。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一獻。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鞞。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祭。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擬。諸侯之冠。禮也。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



士無變前說見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綏未聞古之今則冠而敝之可也冠而棄之言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大也呼名出於齊也齊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于鄆公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分建置立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有大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子多建置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有一墀七廟外又立壇墀各曰考廟父曰主考廟祖曰皇考廟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祖皆月祭之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三祧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已遷遷者其主古制祧於藏於文世室昭之祧於武世室穆之祧享嘗乃止祧之主不以月祭但去祧為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去壇為壇祭不得於壇處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壇壇祭而祭之於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壇壇祭而祭之於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壇壇祭而祭之於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封之君也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三廟降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去祖為壇去壇為壇高祖之父雖遷主寄此受祭若有禱則去壇而祭之於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始大夫太祖曰皇考廟蓋統三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考者則為皇考廟始考者顯考廟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高祖以上則為始考者去壇為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為壇祭之中竊疑是此分折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三者不相入以昭穆與太祖之廟而適士也二廟曰王考廟蓋統二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及諸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歲祀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

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祖禘共一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居室曰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屬郊以魯，夏以無駘，殷以宋，周以稷。應屬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后稷而前，則其人郊矣。不為太祖，雖在郊禘，其廟亦毀。若復不郊，則其人永與於祀典，是以郊實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為祖宗，乃謂之二禘。又以為配祀明堂之名，亦可謂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甘棠之詩，南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不進四字。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吳淑作教。有問曰：已習其數，教。吳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史作穆。王曰：謬有所畢。皇一作然。高望而遠眺，畢，伺視貌。曰：丘迫得其為人矣。近，黠而黑。黠，黑貌。切。頊，然長，頊，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中心溫柔，其舉動加于身，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柔一作厲。微末，居中之反。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誠。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恐不得其士，恐詠嘆之，詠嘆之。淫液之，淫液之。何也？遲之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歆歆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也。誠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言非武人坐也。及商，何也？言聲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已上皆孔子問。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矣謂孔子是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舞列也何也子
曰居吾語余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也而為樂揔干也揔也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
武亂皆坐此坐非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且
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言南國以五成而分侯古治也周
公左召公右分東西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象
為天子也成衆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
挾記作夾武王會振威也分邾而進所以事登
濟分邾曰部分也邾記作夾言所以部分久立於綴
所以待諸侯之至也邾記作夾言所以部分久立於綴
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
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
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
紂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武王崩祿父
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武王封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高之
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為殷之賢庶民施政解其力
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施政解其力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

甲則史記作獲而記作絆而記作絆諸府庫以示弗復用。
倒載于戈而包之以虎皮。衣將率之士率記使為
諸侯命之曰韃居言。秦威矢器也言所以秦矢而
以為諸侯謂之韃。秦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
而包以虎皮命之曰韃按記疏則當云倒載于戈
理乃順切。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
脩郊射郊有學宮左射以驪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禪冕禪冕而虎賁
之士脫劍解初也。通謂之禪冕脫郊祀后稷而民
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六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食畢以酒漱口以養
親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申言遲久之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
王賤珉其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珉石孔子曰非為
王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潤溫而澤仁也。王之溫潤光縝密以栗智也。王之
堅栗也庶而不剝義也。有庶而不剝垂之如墜禮
也。

也。佩王如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其終則誦
然樂矣。樂及其聲音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
不相掩比乎忠者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
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誓小故君子貴
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溫良篤厚者疏通知遠書教
也。其為人疏貴通達廣博易良樂教也。其為人該博平
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其人屬辭比事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書之
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廣博之失易之失賊精微
則近于誣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
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
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
者亦無非造化之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



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來必有其事。
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按：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雅嵩高之辭。靈和氣生申甫之大賢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也。美其宗族。
伯佐宣王，成德教。申四國於蕃，四方於宣。言能蕃屏天下也。
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為
矢其文德，協此四國。失陳也。
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二詩大雅江漢之辭。本召穆公美周宣王而作，與此註少異。大抵皆發明聖人德教之意。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之辭。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故知幾神也。
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皆自然之致，即下文無體無聲之意。
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聰審然且不得見聞，則惟其志氣之充塞而已。
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

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之政而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此邶風柏舟之辭，允民有喪，扶危救之，禮也。此邶風谷風之辭也。言救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此上二起，疑闕其三。按記五起，無聲之樂，以至日間，由翼以至和同，由和同以禮，由禮由威儀逮逮，由就將以施，由四國以四海，無服之喪，由內恕孔悲，以至德，以至施於孫，皆以漸而至，既然而又奉之以三於克積之盛，此五起之義也。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此以三無私合前二節字而下文子夏亦為更端，則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遠，至于湯齊，言天心未嘗去商，至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湯疾行下人之道，其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威德昭明，編至化行，帝命式於九圍，天命湯為天下寬舒，故上帝教其德，帝命式於九圍，天命湯為天下

王是湯之德也。此以商頌長發之辭言湯之德以明也。以明湯德之同天。又引大雅嵩高江漢之詩以言文武之德之無私。以足聖人奉三無私之意。宜參記觀之。其義子夏蹶然喜躍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始盡。志之。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屈節、以求伸於道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夫子言人之行已必期於顯達。^上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視時之何如。^{爾也。}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富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素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行皆合乎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齊人田常專政、有無君之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大夫、田常畏之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遂欲移齊國兵以伐魯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弟子與言其事者。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公孫龍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為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韋。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音規。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嚭吳王佞臣也。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徵射。徵射。徵也。射。殺也。免反。益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鎰。二為一鎰。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吳越春秋作焉。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葬。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失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集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脩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封立縣南黃亭。近水。吳晉爭疆。左傳。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人曰。於姬姓我爲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是年。越入吳。歸與越平。越未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救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吳在東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顯可信。歟。吾從其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報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傳也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將及也于麥季孫康子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初傷也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上如字下既切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爲于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鱖鱖魚懷姓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鯉鯉切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同暗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改夫子憚矣姑且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卹谷風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焉柳原壤登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忍與手之卷然卷好貌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校記

- | |
|--------------------------|
| ①「必」下當脫「于」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 ②「是」下當脫「式」字，見右引書。 |
| ③各：當作「名」。 |
| ④邵：當作「召」，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
| ⑤宗：當作「宋」。吳淑爲北宋人。 |
| ⑥疆：當作「疆」，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小注同。 |
| ⑦爲武：當作「謂舞」，見右引書。 |
| ⑧云：疑衍。 |
| ⑨音：疑誤。 |
| ⑩蜜：當作「密」，見《詩經》原文。 |
| ⑪上：當作「止」。 |
| ⑫「以」上疑脫「由既得」三字。 |
| ⑬編：疑當作「徧」。 |
| ⑭田段：當作「甲堅」，見《史記》卷六七端木賜傳。 |
| ⑮之：當作「亡」。 |

⑯元：當作「示」，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⑰曰：當衍。

⑱人：當作「人」，見《史記》卷六七端木賜傳。

⑲失：當作「夫」，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景出田按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田獵也蒐苗獮狩必法

招虞人以旌不進折羽為之象文德也公

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諸侯田服皮冠故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

齊國書伐魯國書齊解事在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

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約之言衆從之師入齊軍遁齊軍冉有用戈故能入焉

孔子聞之曰義也用命既戰季孫康謂冉有曰子之

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

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

該備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季孫說樊遲以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

之有能矣

南容說南宮仲孫何忌既除害孫父庸子仲而

昭公在外時季孫意如執未之命也未命說忌定公

即位而命之辭句曰先臣有遺命焉相召公如楚鄭

禮將死屬其子學禮於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

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謂則

做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則法也做也小雅鹿鳴之辭言遺其子孫以嘉

衛孫文子衛孫得罪於獻公居戚戚也公獻卒未

莖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

哉夫子夫一作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言至懼猶

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

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

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志晉晉趙穿殺靈公穿晉大夫趙盾從

患之按左傳宣公二年靈公不君宣子有驟諫靈公

遂扶盾以戰下出而免之趙穿遂殺靈公而弑之

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史書太史董趙盾弑其

君左有以示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開

還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子名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
 賢。通內外之命。相家。及長命。牛饒叔孫二子。丙次子孟。
 仲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
 庶子。叔孫也。而立之。是為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
 舍罪。南遺助牛殺仲壬牛取東。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也。不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之賢人古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大。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晉邑鄆地田。叔魚攝理。叔
 伯如楚。叔魚推攝景伯。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韓宣子起。問罪於叔向。叔向曰。宣子命斷獄在雍
 罪於向也。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謂行生者之
 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已惡而貪以敗
 官為默。謂貪官常也。默墨同。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
 曰昏默賊殺。夏書夏禹之書也。殺謂咎陶之刑也。咎
 於市。之罪。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

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末謂薄也。曰義可謂直矣。
 平丘之會數其罪。叔魚指。賄貨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平丘。晉兵次於衛地。淫芻蕘者。衛人患之。賂叔向以
 請。向曰叔魚賄貨若以賜之其已。衛人從之。鮒為禁
 之。
 歸魯季孫稱其詐。給季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秋使穆子荀吳言於
 韓宣子。起將歸之。惠伯責晉盟而遣之。不欲私歸。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叔
 魚見季孫。泣且給之。曰。聞為子除館。西河若之何。季
 孫懼。先歸。留惠。邢侯之獄言其貪。欲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三惡也。不暴。不
 虐。不頗。三殺親益榮。殺其弟而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蔽明。大夫驥然。欲毀鄉校。
 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
 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怨。為忠善則不聞立威
 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導之使通。存
 治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
 所承。承貢賦。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
 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
 外諸侯異。故貢重也。

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國之本則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之分別貢人樂藝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也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掠抄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猛也猛則民殘猛政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者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惡也亦母縱而小惡之命也故母縱詭隨言此寇虐之人曾不畏天之明止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能順習也言遠者安而近者順而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競疆自綏也道聚也此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晉魏獻子為政魏舒子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慄藏祁氏羊舌氏故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魏成舒皆以獻子分其田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一作孔子聞賈辛帥師救周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舉不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致福與獻子戒賈辛之意同為忠也○王曰言文王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人求多福忠也與自求多福忠也此大雅文王之辭周公述文王之趙簡子晉大賦晉國一鼓鐵謂三十斤謂之鈞鈞四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按左傳范宣子所為刑書其後夷蒐下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也民是以能遵其



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僇同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被廬晉地。按文公始葬於
 官治兵也。以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
 矣。何以尊貴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
 守無所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夷晉地。按宣公六年蒐於夷以治軍師使狐射姑
 為中軍趙盾宣子盾為佐。重公初季陽處父黨於趙氏
 始為國政制晉法。故趙盾子欲以請刑焉。於是晉國
 亂制之故曰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江
 漢沮子余漳止良楚之望也四水楚之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內山境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已其不失國也宜
 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
 堯也。率循在此冀方為中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
 而亡謂夏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善惡
 信出此則在此以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娶於
 其姊嬖子朝怒文子使疾疾誘其初妻之姊為之立
 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會蘧

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簞簞之事則嘗聞
 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
 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
 其私哉度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
 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
 無憾恨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
 句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齊相田弑其簡公名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
 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
 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季不言有書無逸高宗下言乃
 雍和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
 子委政於冢宰三季成湯既歿太甲湯世子太丁長
 子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良侵齊遇敗焉齊師會齊人乘之執新
 築地名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
 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禮天子官懸
 四周諸侯軒

懸軒懸闕一面繁纓以朝繁馬飾大帶也纓當馬膺以索倨銜以黃金為飾膺馬膺銜馬口勒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熟也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樂以器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禮得行其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義之利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伯文伯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

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紵冠也公侯之夫人加之

紘纒紘纒冠而之上者謂之卿之內子也為大帶布也命

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列士天子士皮弁素韠。諸侯士玄端委貌。秋而成事。

王曰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祭而獻其功。

男女坊責慈則有舜德。聖王之制也。今

戕寡也。爾又在立。明夕各勤。猶恐怠荒。人之業。况有

急墮其可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

可謂不過矣。

下論云：「今孔子曰：『抱章事齊景公，死後下堯，可謂忠矣。』」

齊慶剋通於靈公夫人鮑犛知之以告國弒莊弒武

子召慶勉而讓之。慶剋告夫人。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高無咎奔齊處守。及公還。將至。

高堦閉門索客以備。夫人訴之曰：高堦將不納君而

公子角遂刑鮑辜足。夫而君刑之其為至闇乎。孔子人靈公母聲孟子也。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能衛

也是。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爲古法一察一井

賦則每井一祭也。使冉有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

發卒曰終乃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言曰若之何子之不言。

孔子不對言亦不公也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

王制土藉田以力二十者受田五十畝三十者受田百畝六十者受田五十畝七十者受田四十畝八十者受田三十畝九十者受田二十畝而砥其

遠邇銷磁平也○按周禮近郊十一里遠郊二十而三甸

為丘四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按左於商

盈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以為差。周禮任力以

夫而義其望刀。按左，徭役以夫家爲是乎。可探寡本。

疾生首軍旅之出則數之無則復除。於是乎木蠹寡弱。

無軍事其藏故曰一井出變木東壬未其藏軍旅之
 疢夫未宜放之出則衛之無貝已寡弘疾或有所共

則止之其崇壯曰一井出穰禾粟益為歲也。在庚也。

西秉曰萬十言曰較。不是退也。因所出不過如此。

也。先王以爲是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

為德也。事舉其中為節。歛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

足矣六井十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棄之與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季，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季者焉。高季者，貴於天下父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設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竝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也鴈行，父行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記作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四丘為甸，君田則起甸之卒徒故不及也。頌禽隆之長者，多賜。而悌達乎蒐狩矣。軍

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咸一作以義必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宅名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隱，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謂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天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鄰，三季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多也，必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去國也，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而後，循禮施切式至，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糴，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祈以幣玉，及王不用牲也。祭祀不懸，樂不作，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病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

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紱，鏹，刻而飾之。朱，旅

樹而反坫，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

其山節藻梲，梁上楹也。刻為山雲，梲，賢大夫也。而難為

上，教其所為則有輪分之者。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

不揜豆，言酒一狐裘三十季，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其

事而難為在其下者。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通

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祭無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

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

敗焉，師人多瘞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謀，為人謀之謀。軍國

也，能獨生也。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

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

門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一〇

之介夫歟而子罕哭之哀民咸說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風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使天下有強者是。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循不能當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其弓。張弓不也。又及弃疾謂之。又及弃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

言亦不朝。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佛然進曰。

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歟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

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室中雷。毀龜而綴。

拙足襲於牀。及塋毀宗而躅。行也。按。按禮始於。而浴。浴畢。毀龜。明不有事于此也。中雷作坎。故龜。強而解。可著履也。既歛。殯于廟。及葬。毀廟。西垣。以。出。殯。之外也。躅。躅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

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殷尚質也。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公子卒。壬午猶繹。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以賓尸也。禮大夫國卿卒而猶繹。失遇。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

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卒。康子練。也。熱絲。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歿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

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者也。王曰保。縣邑小城也。則當作堡。務人泣曰使之。

雖病任之雖重。於勞役厚歟也。困。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言在上者不能。不可也。我既言之矣。務人將踐。

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棄往奔敵歟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乎。言童有成。人之行也。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一〇

惡於一作齊。記作割量之意。○才諸切。孔子曰有也

則無過禮苟一說取中之意。○才諸切。人矣則斂手足形還筵還筵。終畢即筵。○還句。

不一說。○才諸切。懸棺而封也。碑下。定鹿盧柱也。○才諸切。下。定鹿盧柱也。○才諸切。

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人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與計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

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

友吾哭之教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

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

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再求在衛攝東

帛藥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

於伯高者是再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

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

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

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

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雖百世昏姻不得。○才諸切。

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

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

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

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

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

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才諸切。

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

席苦。覆也。○才諸切。枕干苦。覆也。○才諸切。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

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也。○才諸切。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

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衛君命而使式。至。○才諸切。雖遇之不

鬪曰請問從才。仲。○才諸切。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

弟指其眾昆弟而言。○才諸切。能報之則執兵而陪陪。隨也。○才諸切。其後。

子夏問三季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

司為之乎有司。當也。○才諸切。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季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也。卒哭，卒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情，怨也。亦不自奪其親喪之情。也。孝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誅之。今以三季之喪從利者，攻取之利也。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舉也。行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記有是也。不可不慎也。行一物，猶事也。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記作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業，大樂正授教少傅及師保有父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王曰：一謂天子也。書曰：一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疏曰：于讀若迂曲也。王曰：寬也。大也。即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行，和樂爾於容所則稱其服而已。謂容色與服稱情而已。○稱，五正切。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因情以為踊之輕重。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祭而拊祭，合祖練祭也。祥祭也。三季之祭，皆沐浴於三季之喪，子則盡其情矣。謂祥而祭也。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季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平聲。傷也。俗作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句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亦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至反。若有之惡反。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殯。以飲澆。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臣為公也，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原其所游，相誘為盜爾。可人也。言猶可用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已。言當依禮經所載而行，若父母之喪，其哀容體狀則經不能備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亾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言不復得見其親，哀於人卒事也。殷以慤，大質也。吾從周。殷人既練，祭也。祭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虞而卒哭也。之明日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舉新主入廟而祭也。周以戚言急於親，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求其所善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鮮，期悲哀，三季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一哀而出涕，情已厚矣，則禮不無以將之。可以以不厚。若不賻，則吾涕之厚為無從也。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葬季。祭名。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祖。祖宜改為祖。○按禮：小斂畢，主人括髮而袒，奉尸以出戶。武叔尸出而後祖，故子路疑之。投其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不其大夫。非。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直。直，黎黑麻也。○直，子余切。經帶杖。言皆直也。按卷服小記曰：直，杖竹也。按疏曰：直者，黼也。則杖本用竹，但以直之色言耳。惟經帶則直用黑麻也。以菅。菅，已漚也。履食粥，居傍廬，寢苦。

鹽枕州。記作內土塊。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駭人之非，孫同。辭以避咎，義也夫。

季平子名意如。卒，將以君之璫與欽。按昭公初出於乾，璫璫與欽，故曰子。贈以珠玉。按禮：當葬，主人贈玄纁，欲用以斂也。贈以珠玉。按禮：當葬，主人贈玄纁，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遷登階，不聚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少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端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薦。宗魯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孟縶以為然棄焉。及齊豹將殺孟縶，縶司冠與鄆。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豹失薦。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已之事。而歸於公孟可也。蓋獲之門外，宗魯及聞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見殺也。謂豹之為盜而縶之何弔焉？君子不食姦。食，知公孟之不善而受亂。不為利病於回。回，能去病於邪。故不以回事人。



待人也。知難不告，不蓋非義。周事於約，不犯非禮，二心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邴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滅，子蒲名。王曰：人少以滅名者，又哭而名其父，不近人情。子游一作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

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

好外者士歿之，好內者女歿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

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

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膺，猶猶也。膺，謂胸也。無

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

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

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

曰：柴也其來由也歟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歿焉。夫

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言已為肉醬也。遂令左右皆覆醢，曰：

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名斯，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

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歿則矣。或作以。羔裘玄

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歿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

主也。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重，平聲。初殯而

連也。殷禮，殯於廟，連其重而懸之。周禮，虞而作主，徹

重而請問。喪朝，廟而後行。朝於子曰：喪之朝，朝見於祖

也。順歿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

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歿，謂子貢曰：路馬歿，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

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幘不棄為埋馬

也。敝蓋張帛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

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歿則葬之以士禮。老

而致仕者歿，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歿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何居

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

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文王長子。同

母兄第十人，惟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

考而以發為太子。文王崩，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克

商，封同母兄第八人，而伯邑考已先卒。後武王

捨其孫膺，立其弟衍。其弟所是為微仲。子游以聞諸

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

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歿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

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

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防者矣防上平旁殺又見覆夏

屋旁廣而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從其

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

脩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

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

成笙歌按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十日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練替祭也疑作餘陽虎弔焉私於孔子

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

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

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

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

之言犯禮矣故孔子答顏回曰魯定公平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

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

恩賜之施不有竿也竿與算同言不計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盟記器示

民民者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民者有知也周人

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言非有知也夫

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必其親也

言夏后氏不忍以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必之必之必

無知待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必之必之必

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送死而極以禮待之

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

用謂籥也而瓦不成簋而無黑光也疑漆字之誤琴

瑟張而不平不可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篳篥

篳篥可以懸鐘磬者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必

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

或有偶偶亦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

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三季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

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其親也慤親謂親奉薦也其



行也趨趨音以數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音焉威儀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王曰言賓客漆漆者自反王曰謂安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按記曰濟濟者衆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所以自脩整也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侯祭畢而下言天子諸侯祭畢而燕之儀也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偏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執事於室內者堂事當於階執事於堂者下質明而始行事質明平明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舉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

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才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閭側門於外則與之言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授不授康子而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及祭宗老大夫家臣也與祭繹不盡飫則退飫厭也及祭宗老大夫家臣也與祭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

季康子朝服以綈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綈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然服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綈也按皮弁以告朔然服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綈也按皮弁以告朔然服朝服以視朝周兼用之而皮弁編服以告朔皮弁編服以告朔編藉宋禮也宋敬之後也皮弁白鹿為之皮弁編服即禮器所謂至敬無文以素為繫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校記

①「在」上疑脫「罪」字。

②吸：疑衍。

③將：當作「謂」，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④「其」下當脫「君」字，見右引書。

⑤飭：當作「飾」。

⑥比：當作「邶」，見《詩經》。

⑦莊：疑誤。

⑧不埃：疑衍。

⑨也：當作「與」，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⑩吾：當作「語」，見右引書。

⑪「然」下當脫「後」字，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一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本姓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子，國名。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季，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食采於微。微子，微子也。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謂先抱祭器奔周。故封之賢。史記作微子，微子，微子也。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之餘民甚戴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棼夷，棼夷生防叔，避華氏之既而奔魯。按左傳，桓公元年，季為宋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季，督殺孔父嘉，而取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

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次。按宋世家，華督殺微子，微子為宋公，十季而莊公立。凡九季，至濬公。十一季，宋卿南宮萬弒濬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黨爭弒立國。疑孔防叔避亂，乃在宋濬公末年，非即宋濬公初年。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妻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季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季大懼，不時有勇，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塋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亯，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季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賢也。」疑有誤。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光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



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與一作無。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晨作，起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為梁者。喆人其萎乎？萎，頽也。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呈兩切。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也。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謂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名。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阼，主位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兩楹，賓主相夾之位也。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西階，賓位也。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

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已，余道雖終，傷道之不行也。逮將歿，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季七十三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瑱瑱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不弔，閔也。魯也。慈，且也。俾，使也。屏，輔也。瑱，獨也。疚，病也。律，法也。言無尼父，無以為法也。子貢曰：公其不殯於魯乎？魯言不殯於魯，果不殯於魯也。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僇，失志為昏，失所為僇。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謂環經也。士弔服，經衰麻。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由，用也。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塋焉。噲以蔬米三具，蔬，嘉蔬也。貝，海介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緝，緝也。緝，緝也。緝，緝也。緝，緝也。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廬，廬，音音。置翼，音音。設披，音音。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旒，音音。綢練，音音。綢練，音音。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塋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



儒藏

孔聖家語圖

卷一一

五三九

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

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

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

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記夏屋上有封之若堂

形中高而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易為功也馬驚

封之謂也薄封形似之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作記

已封板廣二尺長六尺新板謂斬其縮尚行夫子之

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季喪畢或留或去惟子

貢廬於墓六季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

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古本皆大書見別本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季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一早歿此書久遠季數錯誤未可詳校顏回

孔子卒時孔子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歿而論

語云顏回之歿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

或曰有棺而無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為

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為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為名夫子

稱其孝焉

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

以德行為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

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

其在宰我言宰予為利病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

孔子每誅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

憲居蒿蘆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

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

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

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

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

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

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字子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

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

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

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為孔

子樂侮之友故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人今河內溫縣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

歲習於詩能誦通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以文學

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

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

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

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

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

資質寬冲博接捷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

子張不侮寡性宣弟寬冲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數之以為未仁也孔子門人友

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字子與少孔子四

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

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

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及其妻以梁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梁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

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

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

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史記

此下有退而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

為名此上疑有闕誤史記取與去就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齊敬仲高侯字子羔少孔子

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

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

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一作三十六歲弱仕於季

氏弱早卒也或曰早居意仕季氏無考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子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

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開

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論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非罪也，非為其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

南宮鞅，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皙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

是故未嘗屈節。為一有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點，史記作藏。魯人，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

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一作沿，謂沿

於沂水之濱。

顏繇，史記作繇。顏回父，字季路。史記作字路，索隱引家語曰：顏繇字路，回之

父。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一

下有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

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孔子說焉。

公良儒，當作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

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三義引少

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作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

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

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

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史記正義亦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高。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則此宜從。

司馬黎耕，一無黎字。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

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史記作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

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

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史記曰：而果雨。敢問何以知之。

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畢，濁也。月以此知之。有若事。

梁鱣，一作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季三十未

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季三十八無

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果。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季而有子。史記正義曰：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年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至，告曰：後有五夫。子貢曰：何以知之？曰：封遇大畜，民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父，生互內象，民別子，應有五子，一醜，三陽，父於提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民變為二醜，三陽，父於提故也。文雖疑有闕誤，存以備考。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史記正義曰：魯人，字子魚，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一作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正義曰：季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奚蔑，多，秦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蔑。

公祖茲，一作公祖，字子之。

康潔，字子曹。史記正義曰：子公西與，史記作字子上。

宰父黑，宰作字子黑，史記作公西蒧，字子尚，一作穰駟赤，字子從，史記作穰作壤，從作徒，秦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正義曰：薛字鄭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誤，今祀鄭國。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里，齊人之。

懸璽，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一作子哲，衛人之。

商澤，字子秀。秀，史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之。

榮祈，字子祺。魯人之。

顏噲，字子聲。魯人之。

原桃，字子籍。史記正義曰：引家語，桃作元，正義九又作元。

公肩，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字子仲，史作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之。

漆雕從，史記作漆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燕，字子思，魯人之。

公夏守字子葵魯人

勾井疆一作字子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

邾選字子飲史記飲作

施之常史記字

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為棠字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弟史字子茂孔子兄孟

漆雕侈侈史字子飲

懸成字子橫史記作

顏相史記作字子襄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季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季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史記身通下無六藝二字。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教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

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所無。又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枏、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枏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枏、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文申枏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續而續即續字之誤。文翁圖有申枏石室圖有黨無枏是以黨為枏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枏為棠也。則黨固為棠而棠又為枏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亦為一人以之並祀不已瀆乎。明嘉靖何職方孟春上疏言其事未即條別。至嘉靖十季改正文廟祀典已補祀鄒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



為之一正。此特舉孔子及門之士有關於家語者詳附其末，其他因革非所及也。

校記

①菜：疑當作「采」。

②勇：當作「男」，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③逮：當作「殆」，見右引書。

④弁：當作「卞」，見右引書。

⑤「子」上當脫「字」字。

⑥封：當作「卦」，見中華書局本《史記》卷六七有若

傳、庫本《易漢學》卷五引《易緯·辨終備》。

⑦此句當依《易漢學》作「六五丙子」，「立」字疑

「六」之訛。

⑧「爻」下當脫「五」字，見《史記》、《易漢學》所

引。

⑨右：當作「佑」。

孔聖家語圖跋

吳子蓋能讀古文辭。好吳子者楊子也。楊子亦能讀古文辭。焚兩人所讀。裁損壹稟。於孔氏。其它恢諧曼冶恠誕之語。不讀也。無何。吳子鐫家語。繪圖於卷首。楊子覽焉。曰。嗟。庠。予迺今知吳子之能讀古文辭也。曩予睹子語言狀貌。規焚繩墨。恂不焚博雅君子也。予迺今知吳子之能讀古文辭也。蓋得于是編者深也。且予有真放。予非觀於是編則殆矣。吳子其振我哉。不詎能讀古文辭已也。予故志之。俾讀是編者。毋徒以古文辭同類而共眎之也。

萬曆己丑攝提貞于孟陬惟癸亥仁和後學楊士經謹識。



儒藏

孔聖家語圖跋

聖蹟圖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明・佚名撰

《聖蹟圖》一卷，明佚名撰，清同治三年刻本。

是圖爲孔府舊藏。孔廟有聖迹殿，世代相沿，代爲增修，繪孔子誕降之初、歷聘之終、言行問答之故事、常變順逆之遭逢，無不詳明切究，繪爲全圖，鐫刻於石。《幸魯盛典》卷七附錄明張應登《聖蹟圖記》曰：「闕里故有《聖蹟圖》若干幅在棗梨，亦散在各籍。巡按御史何出光哀四千緡，辟殿後之隙爲殿，圖聖蹟入於石，爲久遠不磨計。知曲阜事弘復實肩厥役。壬辰十月朔，應登按部而來，釋奠告成，仍商之弘復，增舊圖所未有者，定爲百十二圖，列之俎豆之上，可瞻而謁，可揭而傳。升堂入室，開卷觀德，庶幾有倣。」張應登字玉車，四川內江人。登進士第，萬曆中任彰德府推官（亦稱司理）、林縣知事、兵科給事中。據其文，則明萬曆之前已有《聖蹟圖》。又據乾隆《御製文二集》卷一八《大禹治水圖題語》稱，內府藏有周文矩《聖蹟圖》。考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二云：「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人物、車馬、屋木、山川，尤精士女。大約體近周昉，而更增纖麗。有《貴戚游春》、《搗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由此可知《聖蹟圖》之作，昉於五代十國以前，歷經宋元明清，代有增補，非作於一人，亦非一時之作。

是圖始自「聖行顏隨」、「尼山致禱」，終於「漢高祀魯」、「真宗祀魯」，共一百零六幅，將孔子事蹟繪製成圖，每圖均附以簡要說明文字，使後人見此圖而有助考據，對了解孔子出身行事誠有助益。

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自平鄉陳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禮、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縣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鄉黨。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平衛、時靈公已卒、衛公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新刊聖蹟圖記

蓋聞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
後、雖盛弗傳。如我

始祖

至聖先師、道貫古今、德配天地、經史言
之詳矣。誠所謂萬世不朽者也。然道
德固自不朽、而事蹟則慮有湮沒
者、非湮沒於經史也。粵自

聖蹟殿建設以來、歷世相沿、代為增修、
至聖先師誕降之初、歷聘之終、言行問
答之故事、常變順逆之遭逢、無不詳
明切究、繪為全圖、鐫刻於石、以垂永
久。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師儒士庶、瞻廟
貌者、未仰此圖、望而知所考據、登堂
恍聞其聲、入室如見其人、迄今二千
餘年、歷之如昨。嗜古後學、誰不肅然起
敬乎。夫敬之必愛之、愛之必口誦而指
畫之、低徊留連之間、不覺撫摩而嘯

興之、以故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雖以玉石
之堅、不能無薄蝕云。茲值

廟工落成、殿宇輝煌、蘭從事末役、目擊手
情動、尤恐年湮代遠、跡像愈晦、博學
汲古之士、考證無從、用敢付之梓人、依
繪舊圖、旋諸棗梨、原二本二炳若日
星。庶

至聖先師之事跡、愈久而愈新、亦彌遠而
弥盛、非徒云廣見聞也、竊願以守遺
範焉。爰為斯文同人、幸共諒之。

七十二代裔孫、舉人鉅野縣訓導孔憲蘭謹識。
復聖七十三代裔孫、貢生城武縣教諭無署鉅
野縣、舉人教諭顏錫敬校閱敬書。

大清同治拾叁年歲次甲戌仲春上浣穀旦。



儒藏

聖蹟圖

聖行顏
顏子聖門之高
弟也凡聖人之
一言行動往往
默識心融故于
聖人之行止多
不離乎左右焉。



尼山致精
周靈王之十九
年實魯哀公之
二十年是年聖
母顏氏結于魯
尼邱山明生乃
生孔子既生首
上孔子既生首
因名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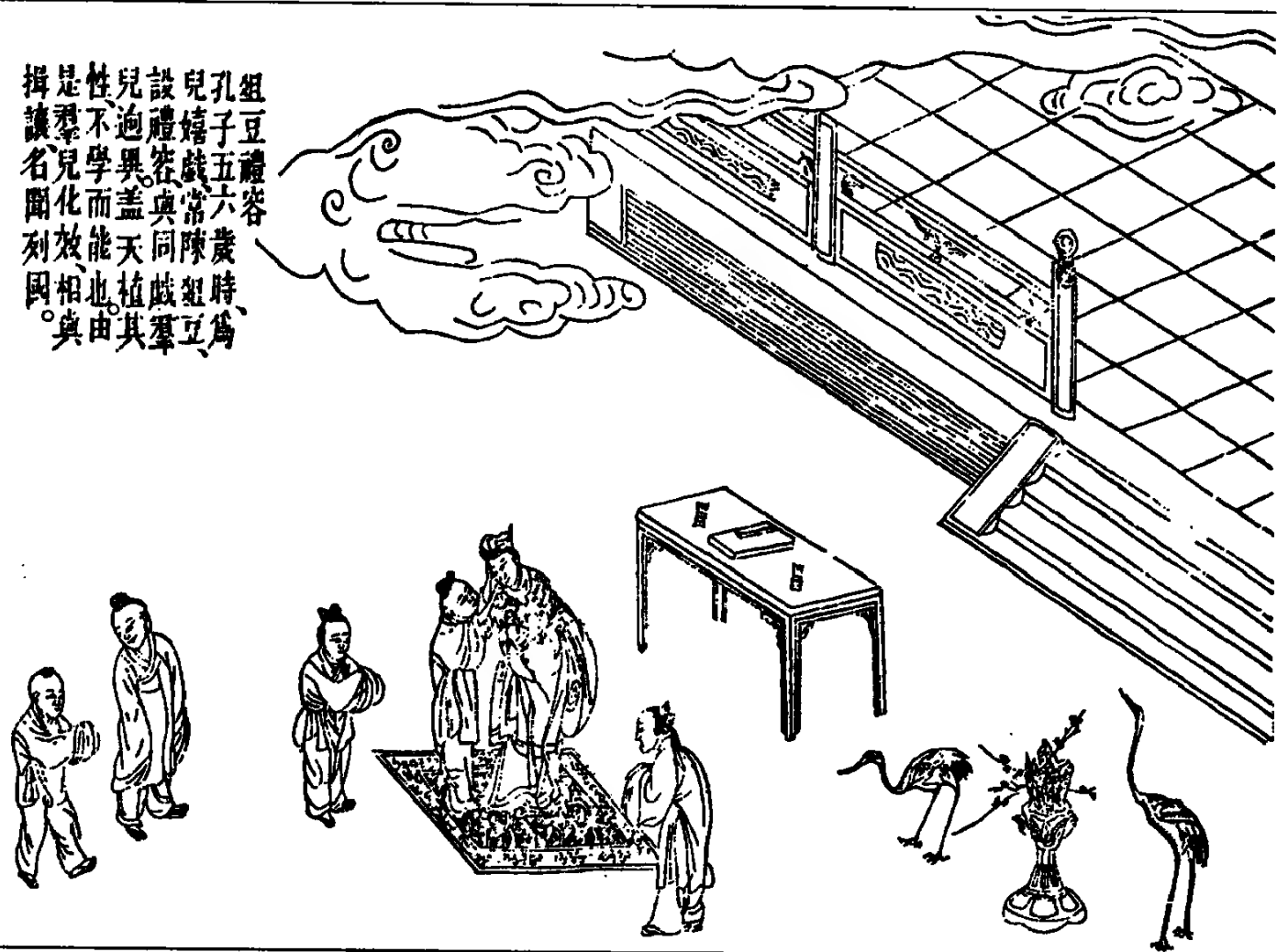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鈞天降聖
顏母之房
聞鈞天之樂
空中有聲
云天感生
聖子降以和
樂之者故孔
子生有異質
凡四十九
表胸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



組豆禮容
孔子五六歲時
爲兒嬉戲常陳
組豆設禮容與
同戲羣兒迥異
蓋天植其性不
學而能也由是
羣兒化效相與
揖讓名聞列國



人平仲學
世傳孔子七
歲入晏平仲
學按平仲治
東阿或孔
子蒙學之時
嘗入平仲所
設之鄉學也。



職司乘田
孔子嘗為季
氏司職史而
畜蕃息蓋季
子所謂乘田
而牛羊茁壯
長也。





儒藏

聖蹟圖

職司委吏
孔子既長
爲季氏委
料量平益
子所請委
而會計當



命名榮賜
孔子生子
魯昭公以
魚賜之孔
榮君之賜
名其子曰
字伯魚



學琴師襄
孔子學琴于師襄，十日不進。
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
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
曰：「未得其人也。」有間，曰：「可以益矣。」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碩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



太廟問禮
孔子嘗助祭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儒藏

聖蹟圖

大夫師事
孟僖子曰
吾聞
聖人之後
若者不
當世必有
達者
今孔子年
少與我
禮其達者
與之
即彼汝必
師之
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
叔師事孔
子。



問禮者明
孔子與南
宮敬叔
叔入周問
禮于老子
老子曾
曰老子下
焉周柱
史故知
禮節文
所以
問。



訪樂長弘
孔子訪樂長弘、既退與
劉文公曰、孔子有聖人
之表、言稱先生、躬履謙
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
抑聖人與、劉文公曰、聖
將安施、弘曰、奏舜文武
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
喪、正其統緒、孔子聞之
曰、吾豈敢、亦好禮樂
者也。



在川觀水
孔子在川觀水、子貢
問曰、君子見水必觀、
何也、孔子曰、以其不
息者、似乎道之流行
而無盡矣、水之德若
此、故君子必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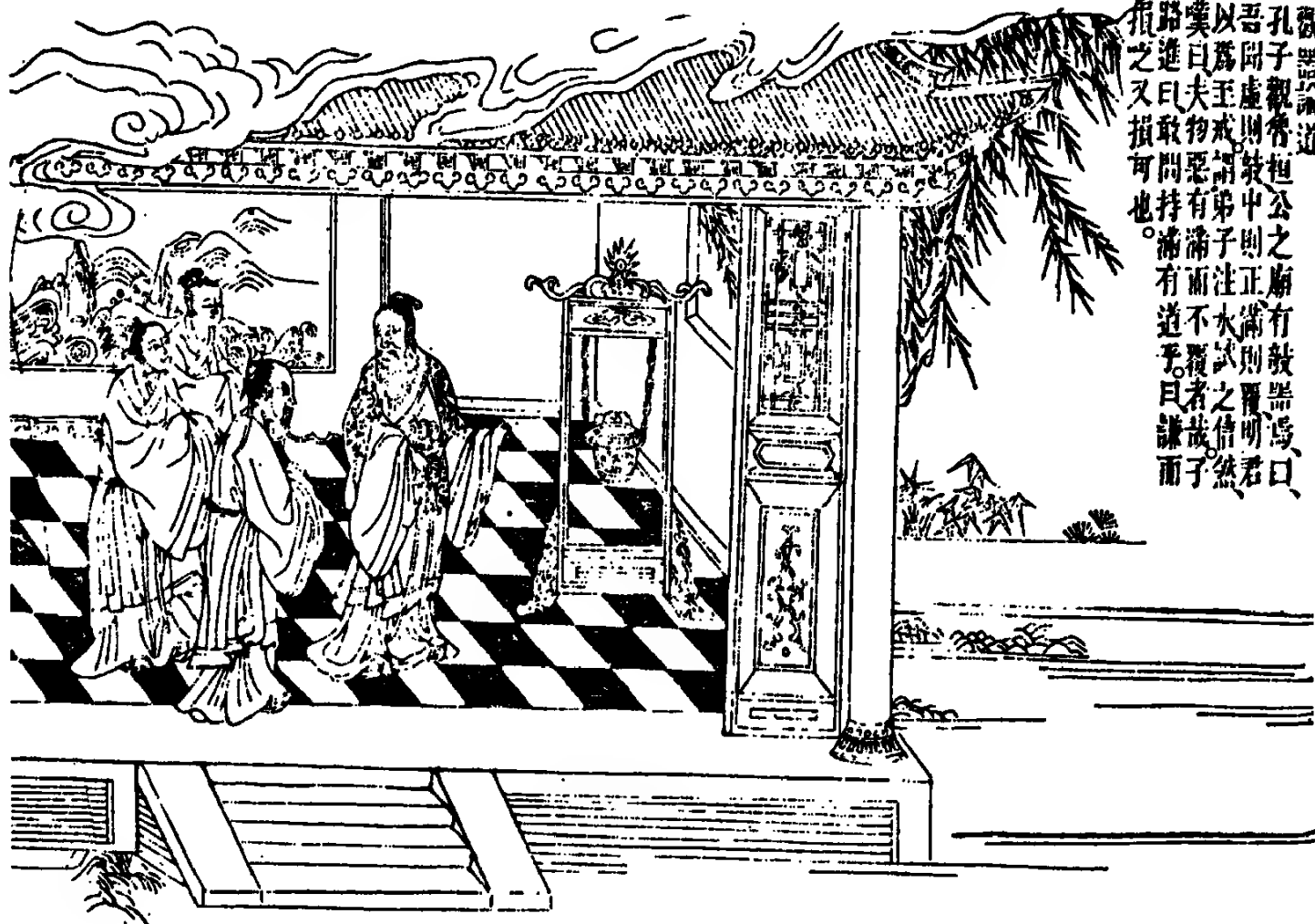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微器論道
孔子觀魯桓公之廟有鼓器焉曰
吾聞虛則鼓中則正滿則覆明君
以爲王戒謂弟子注水試之信然
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謙而
損之又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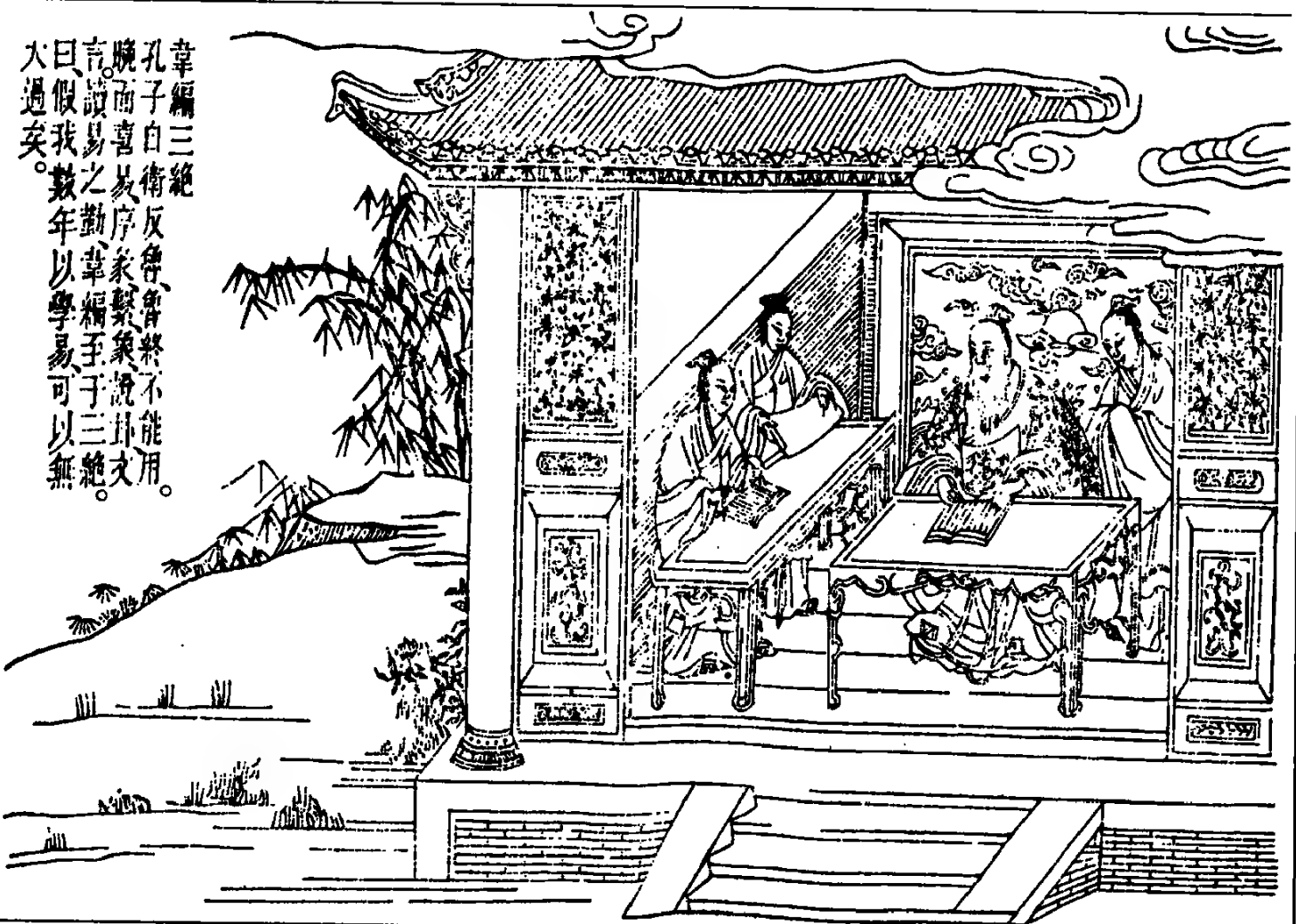
獵較從魯
孔子仕魯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
較孟子曰孔子
先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
簿正。



退修詩書
孔子年四十二
歲魯昭公卒定
公立季氏僭公
室陪臣執國命
故孔子不仕退
而修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



韋編三絕
孔子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
言、讀易之勤、韋編至三絕。
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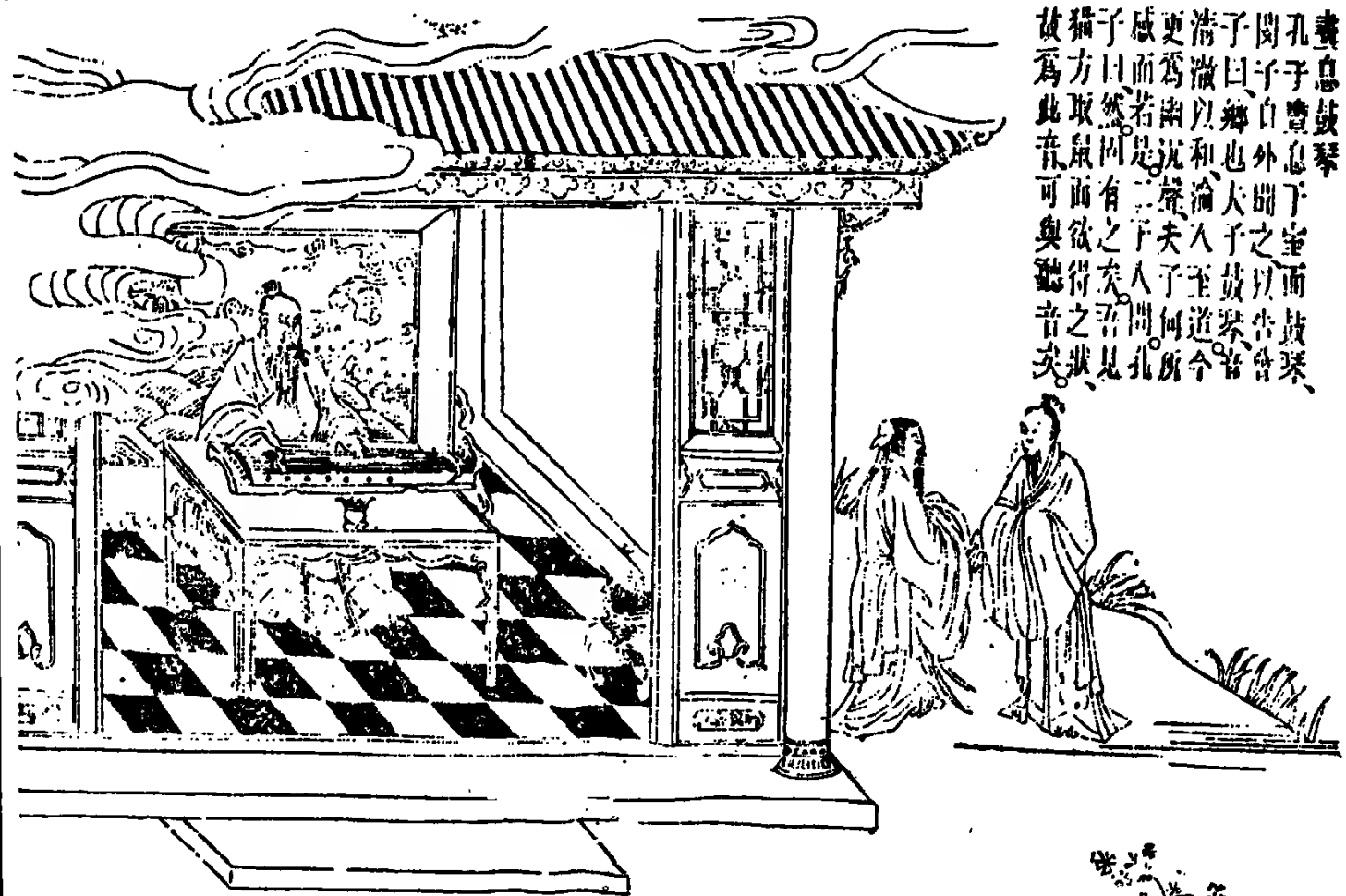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拜非遇塗
 陽貨欲見孔子
 孔子不見歸孔子
 往拜之遇於途
 孔子曰懷其寶而
 言曰懷其寶而
 其邦可謂仁乎
 不可好從事而
 失時可謂智乎
 不可與孔子
 吾將仕矣



養息鼓琴
 孔子自外聞之
 子思曰鄉也夫
 清微以和論人
 更爲幽沉聲夫
 感而若是乎人
 子曰然固與之
 猶方取鼠而欲
 故爲此音可與

論穆公霸
齊景公與晏嬰
魯問曰昔秦穆公
也小處僻其霸何
行中志大處雖何
雖王可也景公曰
善



親鄉人射
孔子觀鄉射喟然嘆
曰修身而發不中者
鵠者其惟賢者乎若
夫不肖安能以祈爾
爵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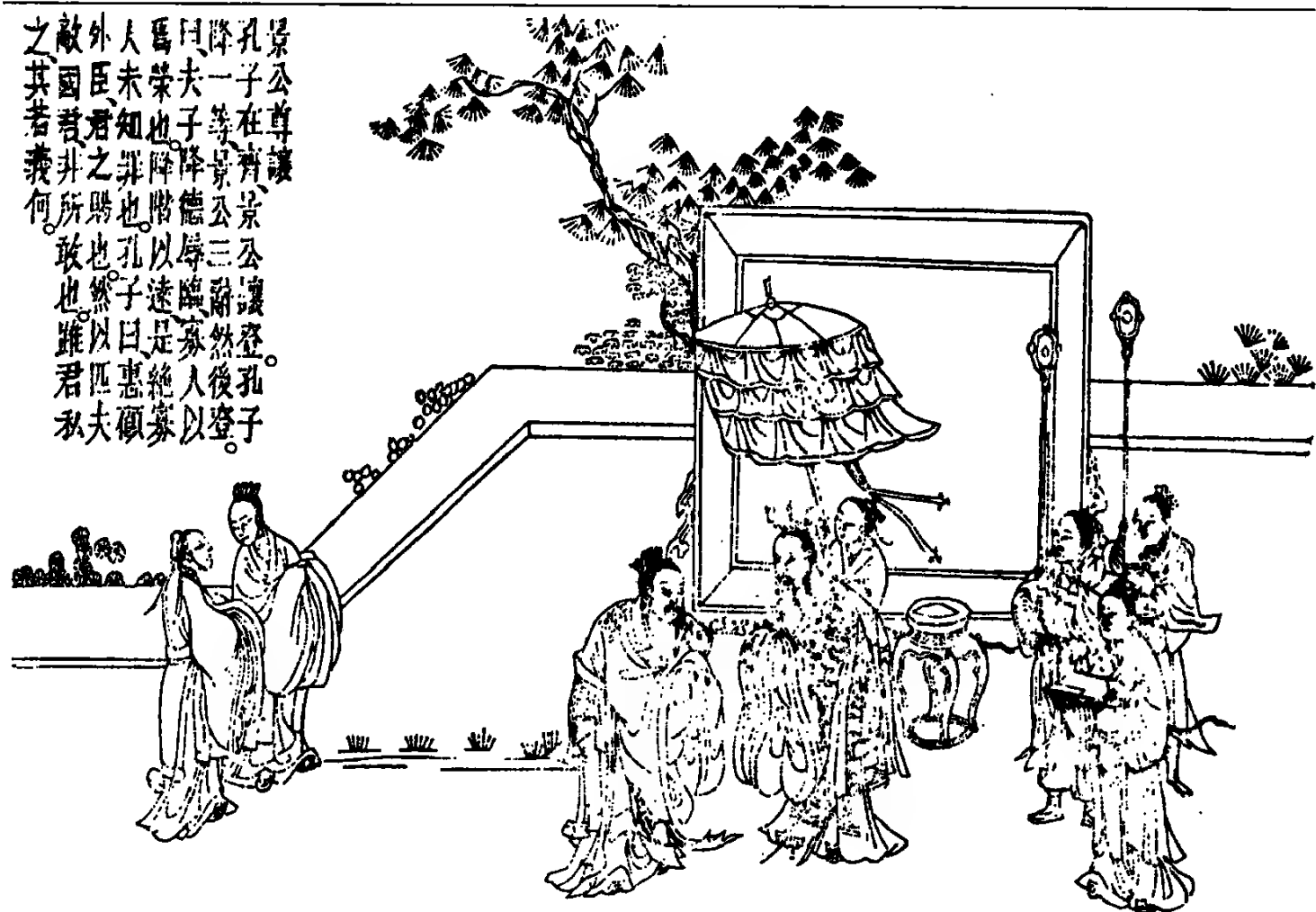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泰山問政
孔子適齊過泰山聞
婦人哭而哀曰此似
重有愛者使子路問
之婦人曰昔舅死于
虎夫與子亦然子路
曰何不與子去婦人
曰無路也
苛政猛於虎也



景公尊讓
孔子在齊景公讓登孔子
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
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以
焉榮也降階以遠是絕寡
人未之知也孔子曰惠顧
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
敵國君非所敢也雖君私
之其若義何



晏嬰祖封
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
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
儒者清節而不可軌法
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
所以先民也景公曰吾
老矣不能行也孔子接
漸而行



知魯廟災
孔子在陳陳侯就
燕之司鐸哭及宗
廟以告孔子曰災
必桓桓乎陳侯何
以知之曰禮天子
功宗有德故不毀
廟焉夫桓桓功德
足以存其廟而魯
毀是以天災加之
既而魯使果以桓
桓載災陳侯謂子
貢曰吾今乃知聖
人之可貴





儒藏

聖蹟圖

不封田賦
季氏欲以田賦訪諸孔
子。孔子不對而私語冉
求曰。若子度于禮施取
其厚。非取其中。欲取其
薄。若食肉無厭。則雖以
田賦。物又不足。何訪焉。



受饋分惠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
子。受而辭。既而以嬖
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
孫以夫子貧。致粟。今受
而施。人無乃非季孫
意乎。子曰。吾得于鍾
受而不辭者。為季
孫惠且體也。與季
孫之惠。一人豈
若惠事百人哉。



舞雩從遊
樊遲從遊
子路從遊
崇德修慝
辨惑問先
事後得非
與攻其惡
人之惡非
與一朝之
其身以及
其親非惑
與其非惑



射子雙相
相國習射
孔子習射
相國習射
使子路執
論之曰憤
將亡國之
與爲人後
不得人孝
此不從流
去者大生



儒藏

聖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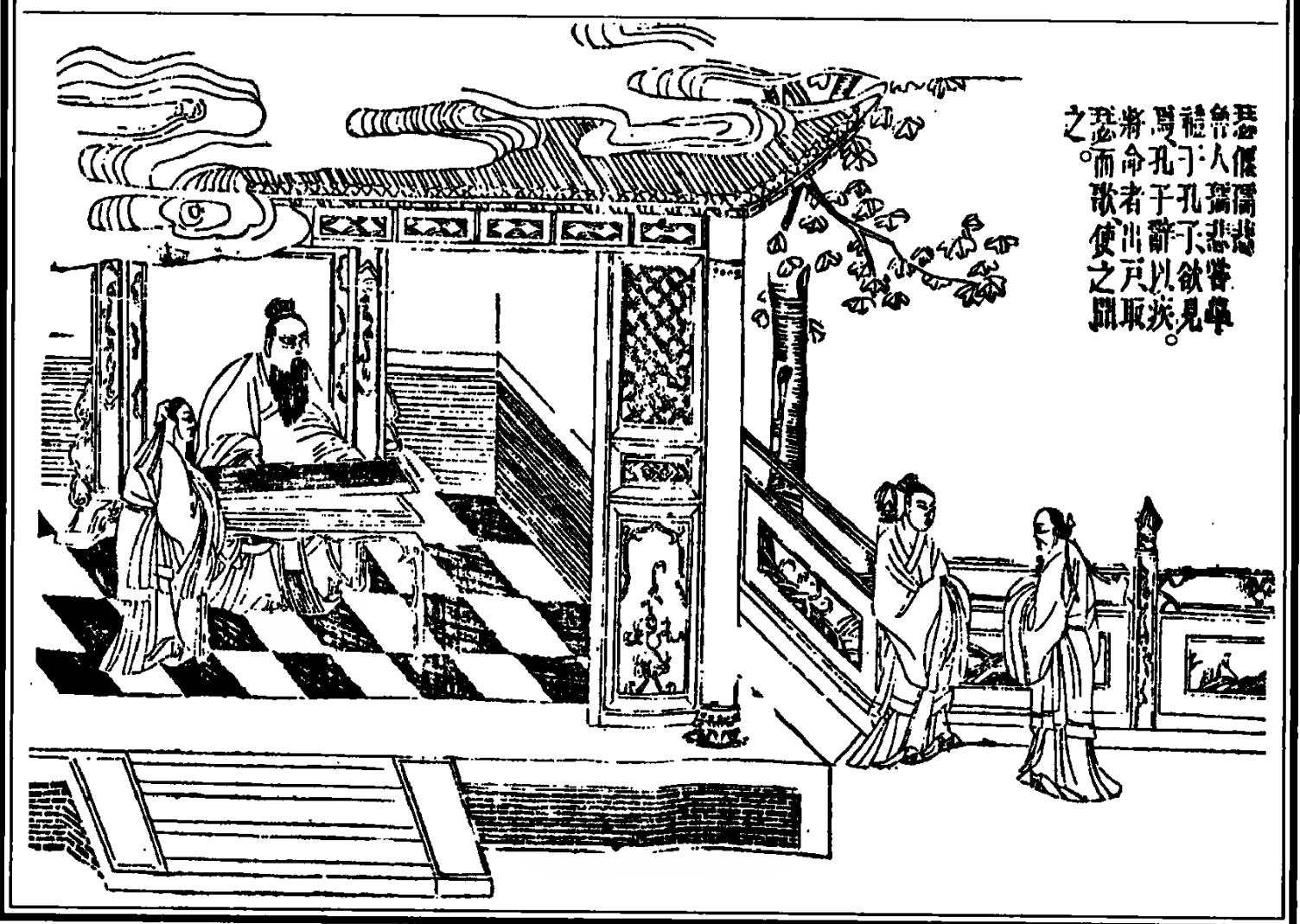
饒食飲食
 魯有俊畜者、尾爾黃
 食、自謂甚美、以上型
 器進夫子、夫子忻然、
 如受太牢之饌、子路
 曰、陋也、何喜乎、夫
 子曰、好味者、思其君
 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厚饒具也。



觀象知雨
 孔子行、命弟
 子持雨具、已
 而果雨、弟子
 問曰、何以知
 之、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
 畢、津流沔矣、
 昨暮月不宿
 畢、乎是以知
 之。



步遊洙
魯城東
泗水北
有洙
與弟子
立洙
上與弟
子遊
亦步
趨
顏子
亦趨



魯人
欲見
孔子
命子
出戶
取疾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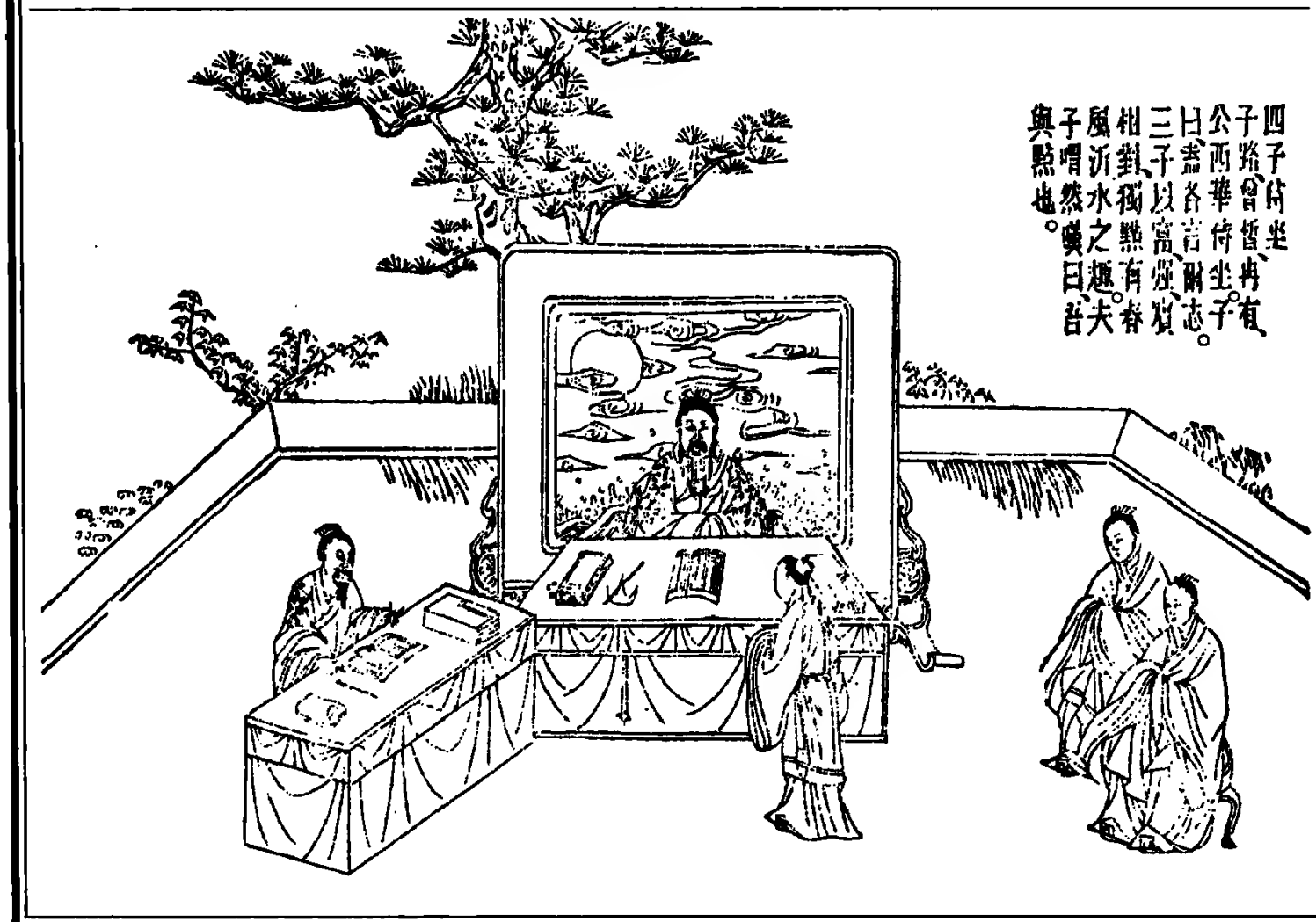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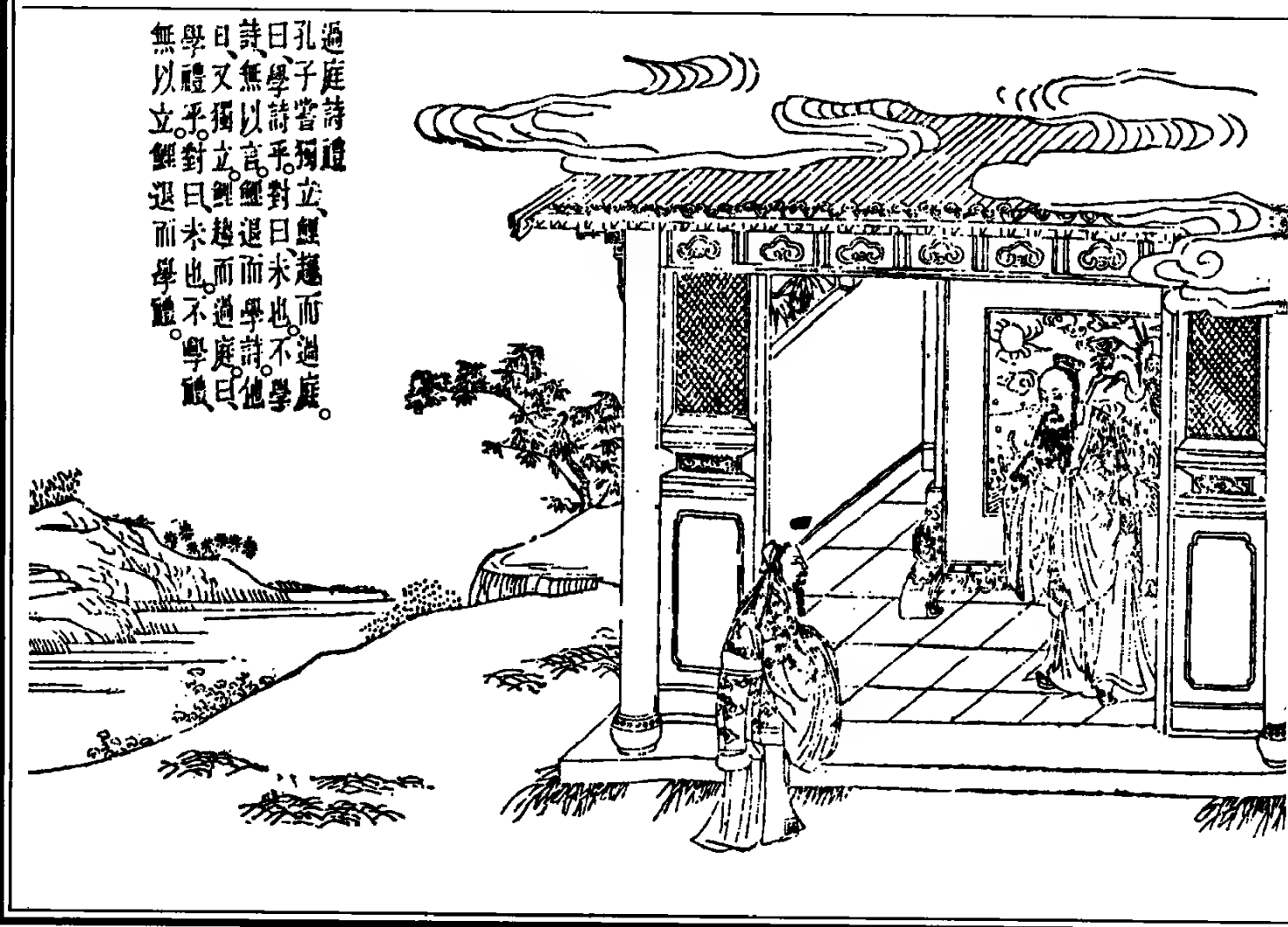
農山言志
孔子遊于農山命子
路子貢顏淵各言志
子路志在闢地千里
子曰勇哉子貢志在
陳說利害子曰辨
我顏淵志在數五
傷民不繁詞惟顏
氏之子矣



四子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
曰盍各言爾志
三子以富強質
相對獨點有春
風沂水之趣夫
子喟然嘆曰吾
與點也



命賜存魯
齊田常欲作亂先伐
魯孔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焉莫出子貢
請行遂說列國卒之
存魯亂齊孔子曰夫
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強晉以敵吳使
吳亡而越霸者賜之
說也美言傷信
慎言哉。



過庭詩禮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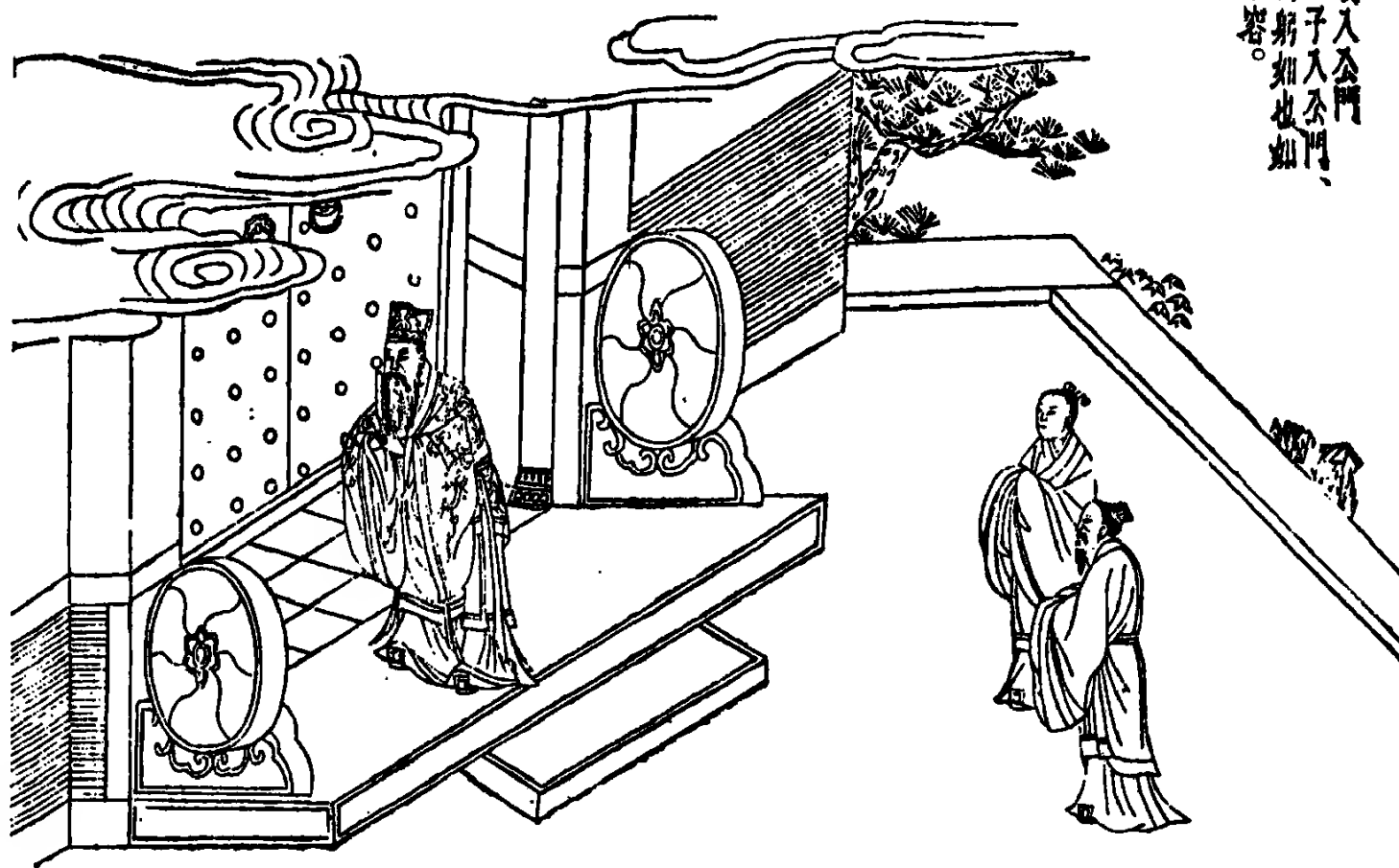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他行中都
 孔子為中都宰
 制為養生送死
 之節長幼異食
 強弱異任男女
 別途路不拾遺
 器不彫僞市不
 貳價為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依
 邱陵為墳不封
 而樹行之一年
 而四方諸侯則
 焉。



被入公門
 孔子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
 不容。





夾谷會齊
定公十年會齊
侯于夾谷孔子
攝相事獻酬禮
畢齊有司請奏
四方之樂孔子
進曰吾兩君為
好夷狄之樂何
為此與請却之
又請奏宮中之
樂孔子進曰匹
夫焚香諸侯者
誅請命有司加
法焉景公慙懼



獲羊辨怪
魯季桓子穿
井得土怪硬
而若石有獸
形使人問孔
子曰物各有
性土之怪曰
獲羊此獲羊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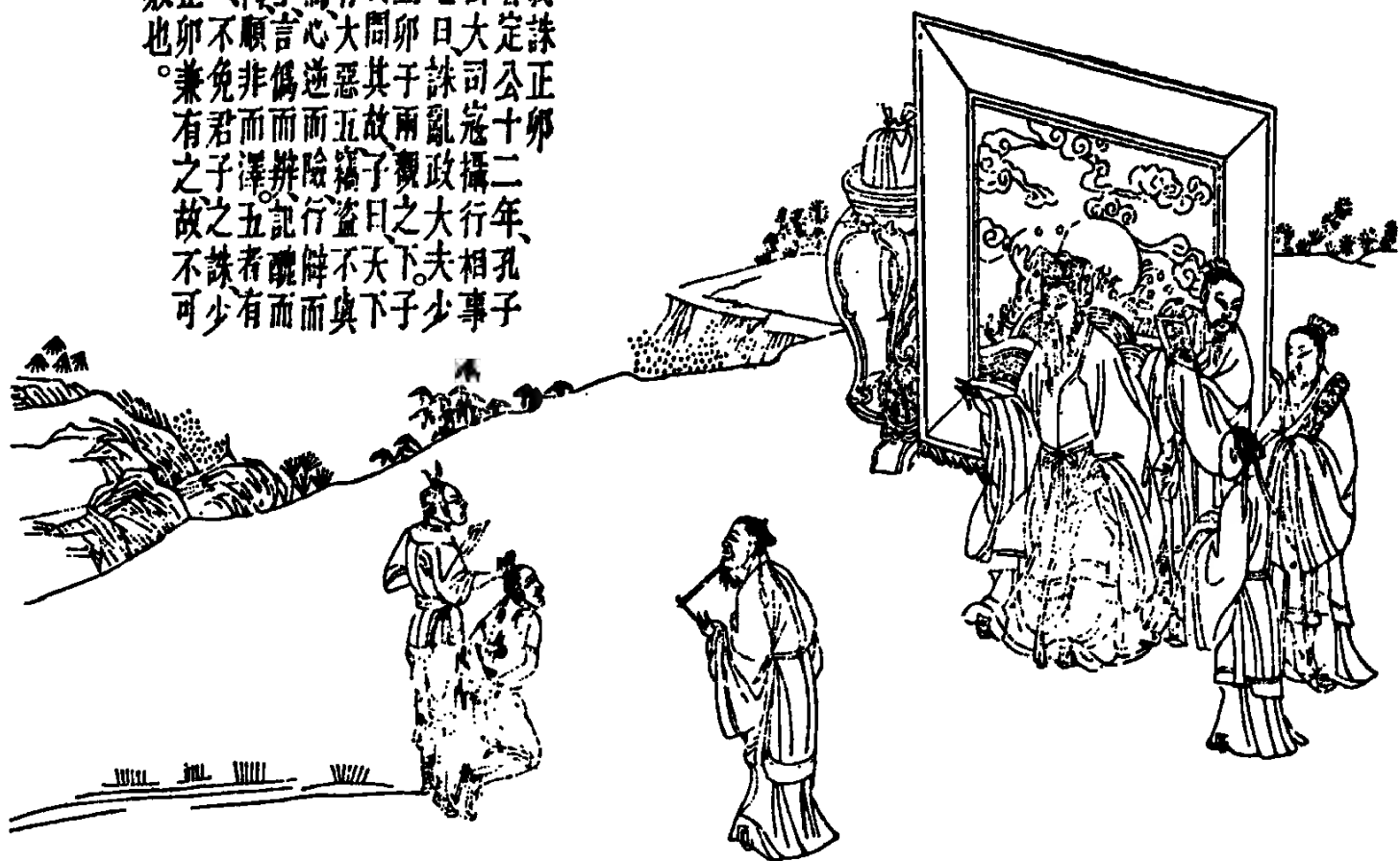
歸田謝過
 夾谷既會
 齊侯歸國
 責其臣曰
 魯以君子
 之道輔其
 君而子以
 夷狄之道
 教寡人使
 得罪于魯
 奈何則司
 對曰君子
 有過則謝
 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
 以文君若
 悔之則謝



禮墮三都
 孔子言于
 定公曰臣
 無百雉之
 城夫無百
 雉之制請
 損之公曰
 然于



義誅正卯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
出大司寇攝行相事
七日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于兩觀之下夫子
貢問其故子曰天下
有大惡五竊盜不與
焉心逆而險行僻而
堅言偽而辯記醜而
博順非而澤五者有
一不勉君子之誅不可
赦也



過備贊政
子路治蒲孔子入境
三稱其善子貢問曰
未見其政何以知之
子曰入其境田疇易
草萊辟溝洫治
恭敬以信民盡
力矣入其邑墻
屋固樹木茂忠
信以寬民不偷
矣至其庭庭其
清矣諸下用命
庸盡其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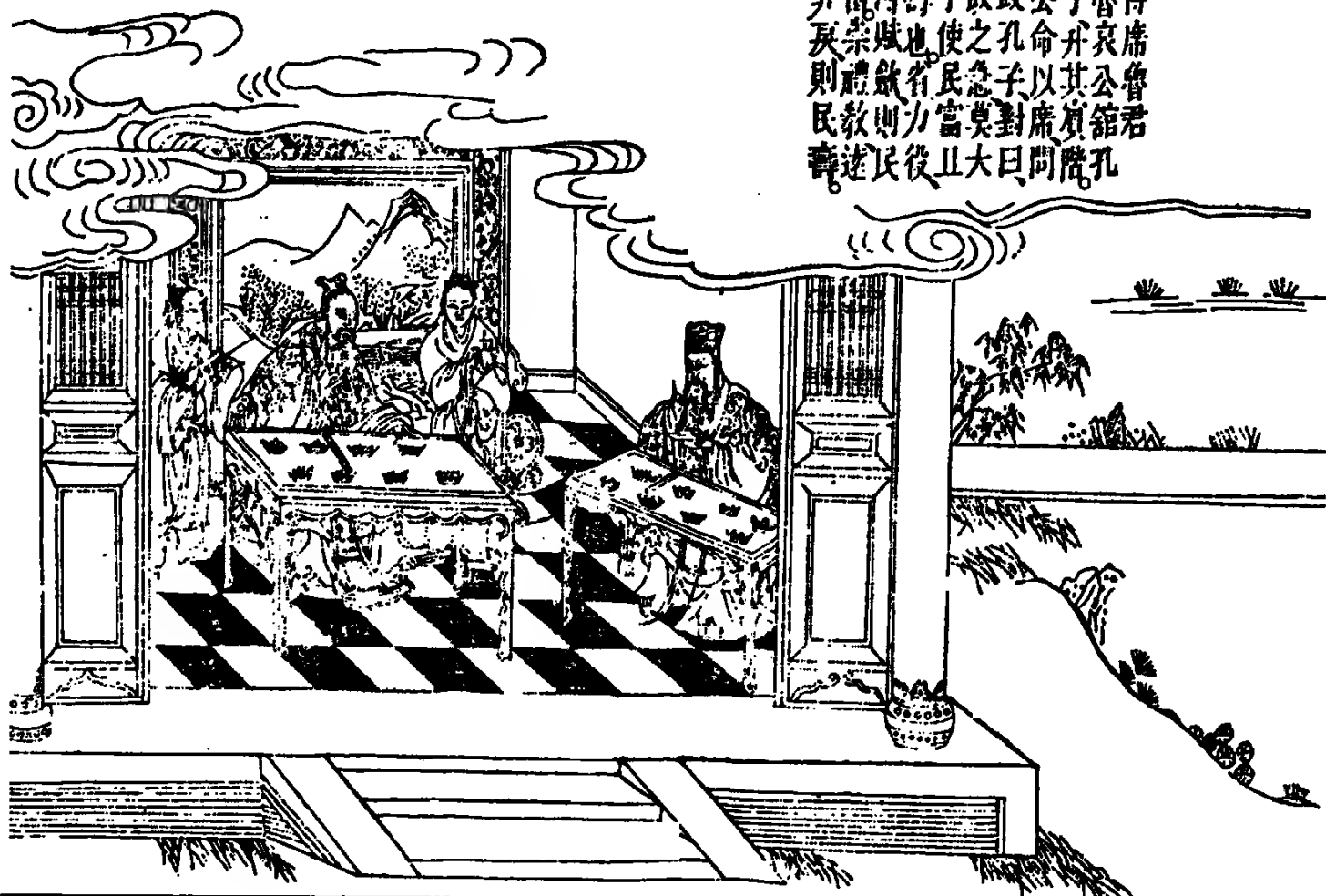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侍席魯君
魯哀公問
子貢曰
公命以席
政之孔子
政之孔子
平使民富
壽也省力
薄賦斂則
富崇禮教
罪戾則民
壽



備服儒行
哀公問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其子曰
為儒服也
臨行孔子
之不能終
乃不留更
於是更儒
近情剛毅
舉賢援能
者告



貴黍賤桃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孔子對曰。丘知宗廟以爲上。長於社宗廟以爲下。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不登於廟。丘聞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故不敢從貴而賤也。



骨辨防風
吳伐越。陸會稽得
骨節專車。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神于
會稽山。防風氏後
至。禹戮之。其節專
車。此爲大矣。





儒藏

聖蹟圖

因勝去魯
齊人問孔子為政
用黎鉏計選女子
衣紋衣舞康樂馬
以遺魯君魯君為
觀怠于政事孔子
遂行以彰其過後
因不勝悲



子羔為衛士師則人
足而衛者則守門
其故則者三斷于
之罪則公欲免臣
也臣知臣之論刑
然不悅臣又知之
之所悅君也孔子
之善哉為士其法
也思則恕公以行
暴則樹恕公以行
柴乎



放鯀知德
夫子適衛使巫馬
期觀宓子賤之政
期入單父封見夜
漁者舍小取大問
其政漁者曰吾大
夫欲長之返告曰
宓子之德至矣使
民聞行若有嚴刑
於彼夫子曰嘗聞
治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



儀封仰聖
孔子適衛封人請
見曰君子之至于
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
曰二三子何患於
喪乎天下之無道
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





靈公郊迎孔子至衛靈公喜而
 郊迎問孔子居魯得
 粟六萬茲粟亦如其
 數夫靈公于孔子接
 遇以禮如此于孔
 子于衛有際可之仕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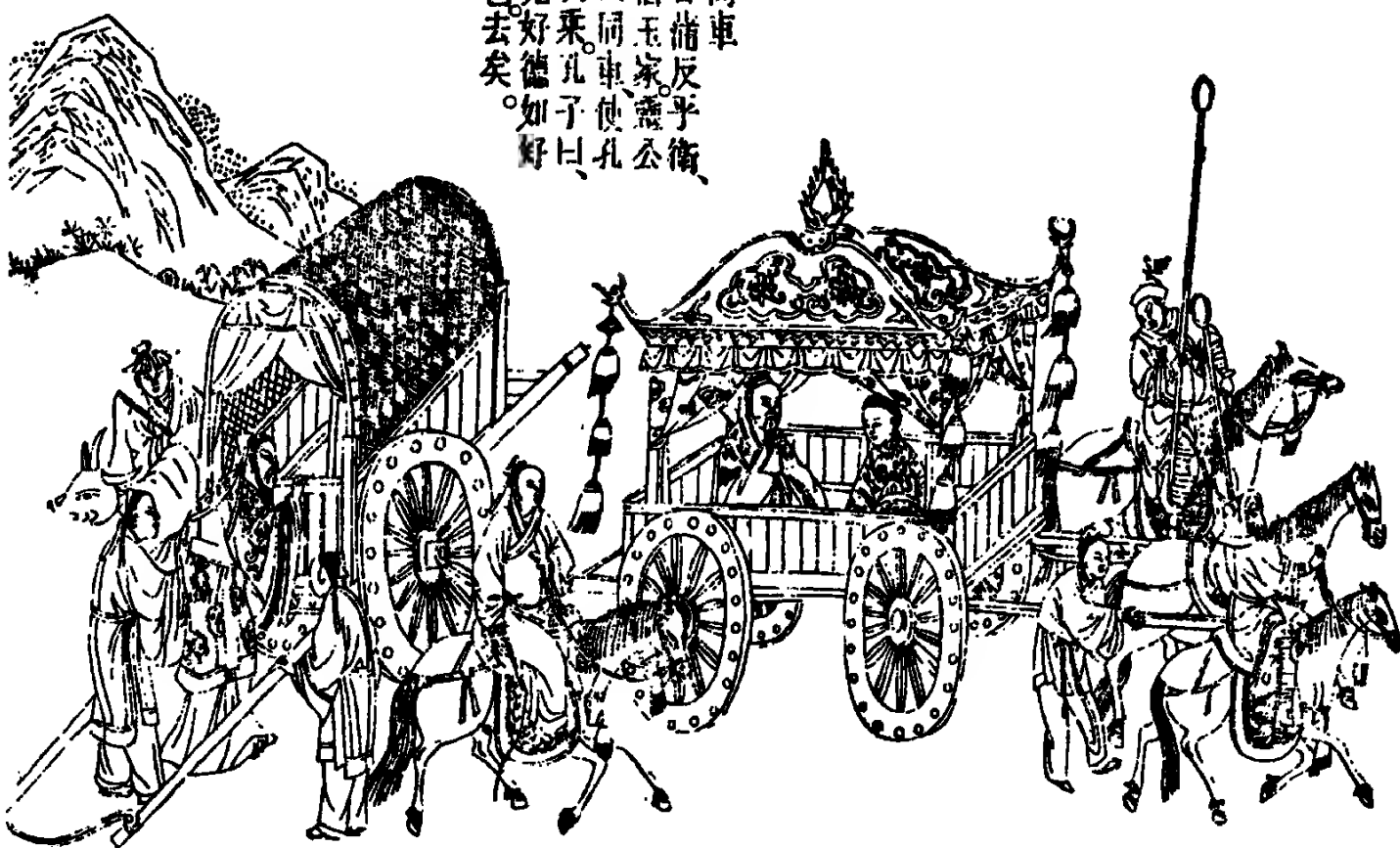
適衛擊磬
 孔子過蒲適衛與
 弟子擊磬有荷蕢
 者過其門曰有心
 哉擊磬乎既而曰
 鄒戢硯硯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子
 曰異哉末之難矣



禮見南子
孔子至衛主遊伯玉
家南子使人謂曰君
子不辱寡君必見寡
小君孔子以禮當見
遂見之入門北面稽
首南子帷中再拜環
珮玉璫環然



醜次同車
孔子自備反乎衛
主遊伯玉家。靈公
與夫人同車使孔
子為次乘。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去矣





儒藏

聖蹟圖

靈公問陳
 哀公二年孔子自
 陳返衛靈公問陳
 孔子曰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明且與
 之語公見黃鴈仰
 視之色不在孔子
 遂行復如陳



匡人解圍
 孔子去衛適陳過
 匡陽虎嘗暴于匡
 孔子狀類陽虎匡
 人拘孔子曰文王既
 懼孔子不在茲乎匡
 人其如予何匡人
 曰吾初以爲之陽
 虎也遂解圍



西河返駕
孔子自衛入晉至于河
聞賈鳴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賈鳴
舜華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須此兩人而後從政
及其已得志殺之夫鳥獸
之入乎乃歸



脫駟館人
孔子之衛遇
館人之衛出
入哭之哀出
命子貢之脫駟
以贈之





儒藏

聖蹟圖



宋人伐木
孔子去曹過宋與弟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馬桓魋欲害之拔其
樹弟子曰可以去矣
孔子曰天生德于予
桓魋其如予何



赦父子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
訟者固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止乃赦季孫
不悅孔子喟然嘆曰上
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
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
是教不辜也



楷矢貫雉
孔子在陳主司城
貞子家歲餘有雉
集于陳庭而死楷
矢貫之石磐矢長
尺有咫陳潛公問
孔子對曰雉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分陳
以肅慎之矢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





微服過宋
孔子去宋適鄭弟子
相失孔子獨立郭東
門人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其類似堯其
項似皋陶其肩似禹
產似桀其下不及禹
三寸舉然若喪家
之狗然哉然哉
笑曰然哉然哉
之狗然哉然哉



五乘從遊
孔子自陳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叛止
之弟子有公良孺
者私車五乘從曰
吾昔從夫子過難
于匡今又遇難于
此命也已吾于夫
子再罹難寧闕而
死聞其疾人懼
孔子得適衛



子路問津
哀公四年孔子如葉
返乎蔡。忘其濟。渡處
見長沮桀溺耦而耕。
使子路問津焉。曰。滯
溺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耜而
不輟。



陳侯起陵陽臺。未半
而死。者數十人。又就
三監吏將殺之。孔子
既見陳侯與登而穢
之。侯曰。昔周作靈
亦我人乎。對曰。文王
與作。民如子來。何
之有。陳侯愼。遂釋吏
而罷興作。





紫文金簡
吳王闔閭有赤雀
紫文金簡書託殿前
不知其義使人問孔
子孔子視之曰此乃
靈寶方禹嘗服之禹
將仙紀封之名山石
函中今赤雀卿至殆
天授也



在陳絕糧
楚使人聘孔子子欲
往陳蔡大夫曰孔子
用子楚則陳蔡危矣
相與發徒圍之絕糧
從者病莫能與孔子
絀詭不食于是子貢
使楚昭王與師迎孔
子然後免



受魚致祭
孔子適楚，漁人獻魚，不受。
漁人曰：「天暑必棄之，不如獻之。」
孔子曰：「子見地，學祭，門人曰：『彼將棄之，夫子祭之何也？』」
子曰：「吾聞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愛人之饋而不祭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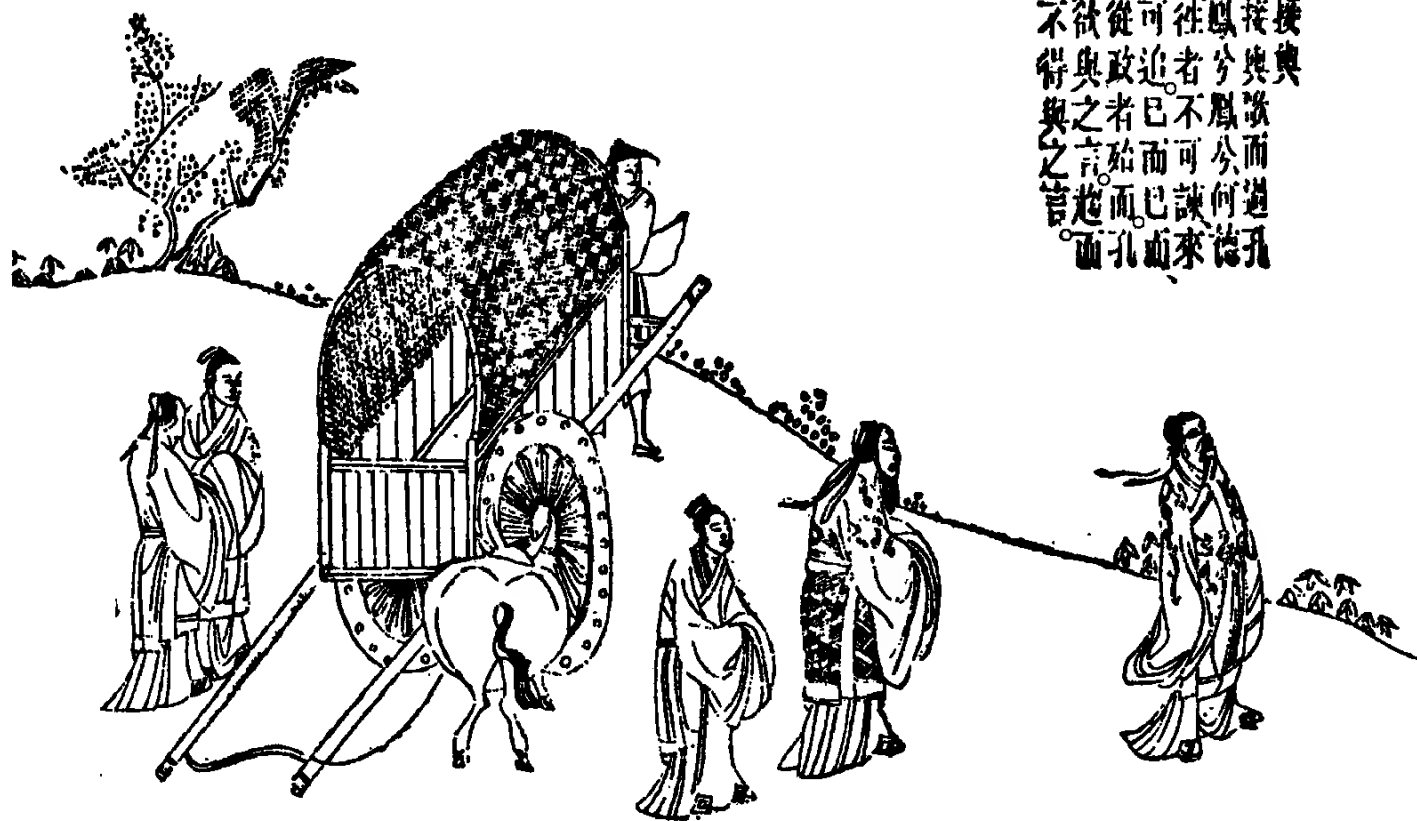
題季札墓
季札，吳王壽夢幼子也，能讓國。昭公二十七年，吳使聘，齊其子死，旅葬，非禮。博問孔子，往觀之，嘉其適旅葬之節，通幽明之故，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及札卒，孔子遊吳，時過其墓，題曰：「延陵季子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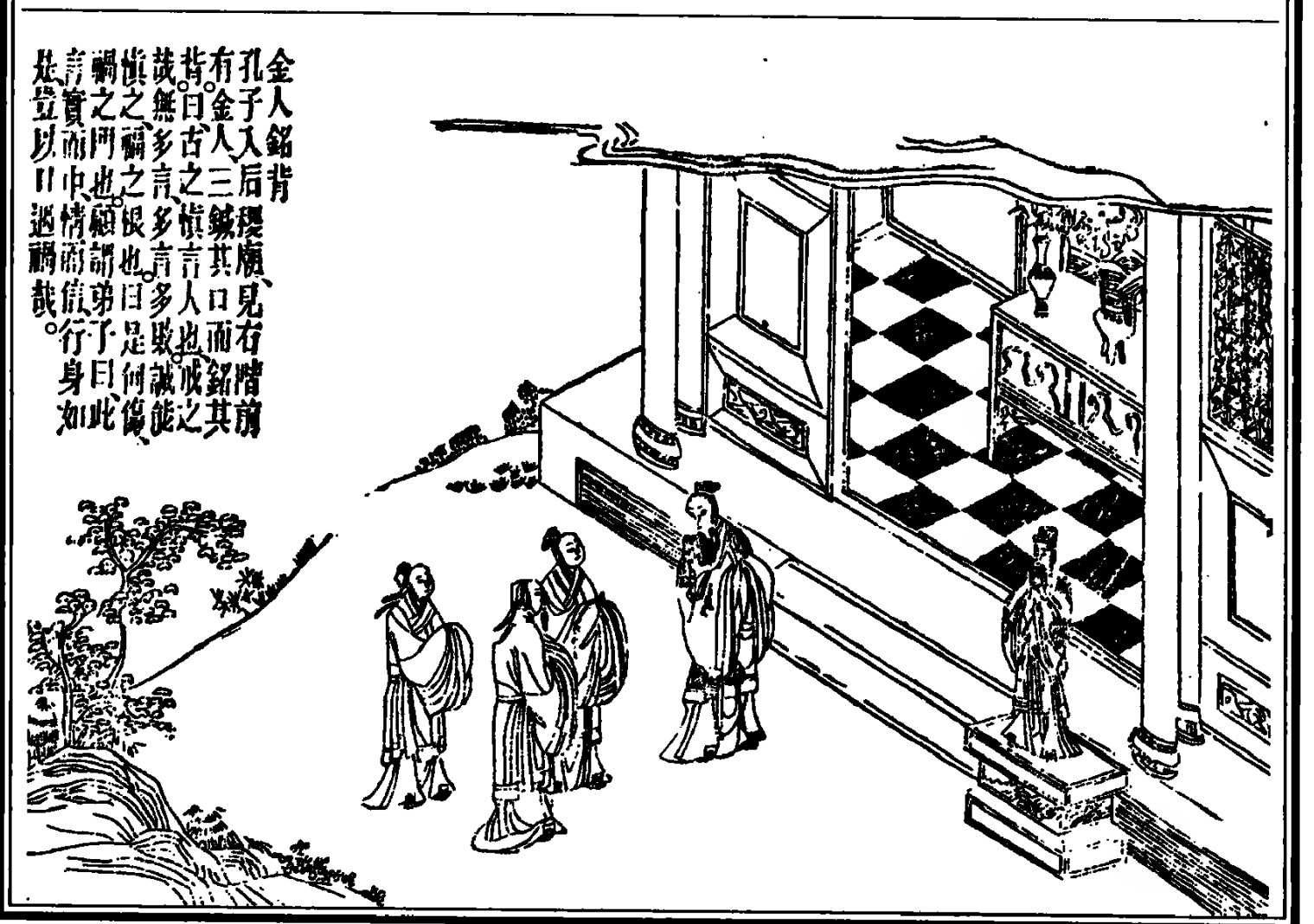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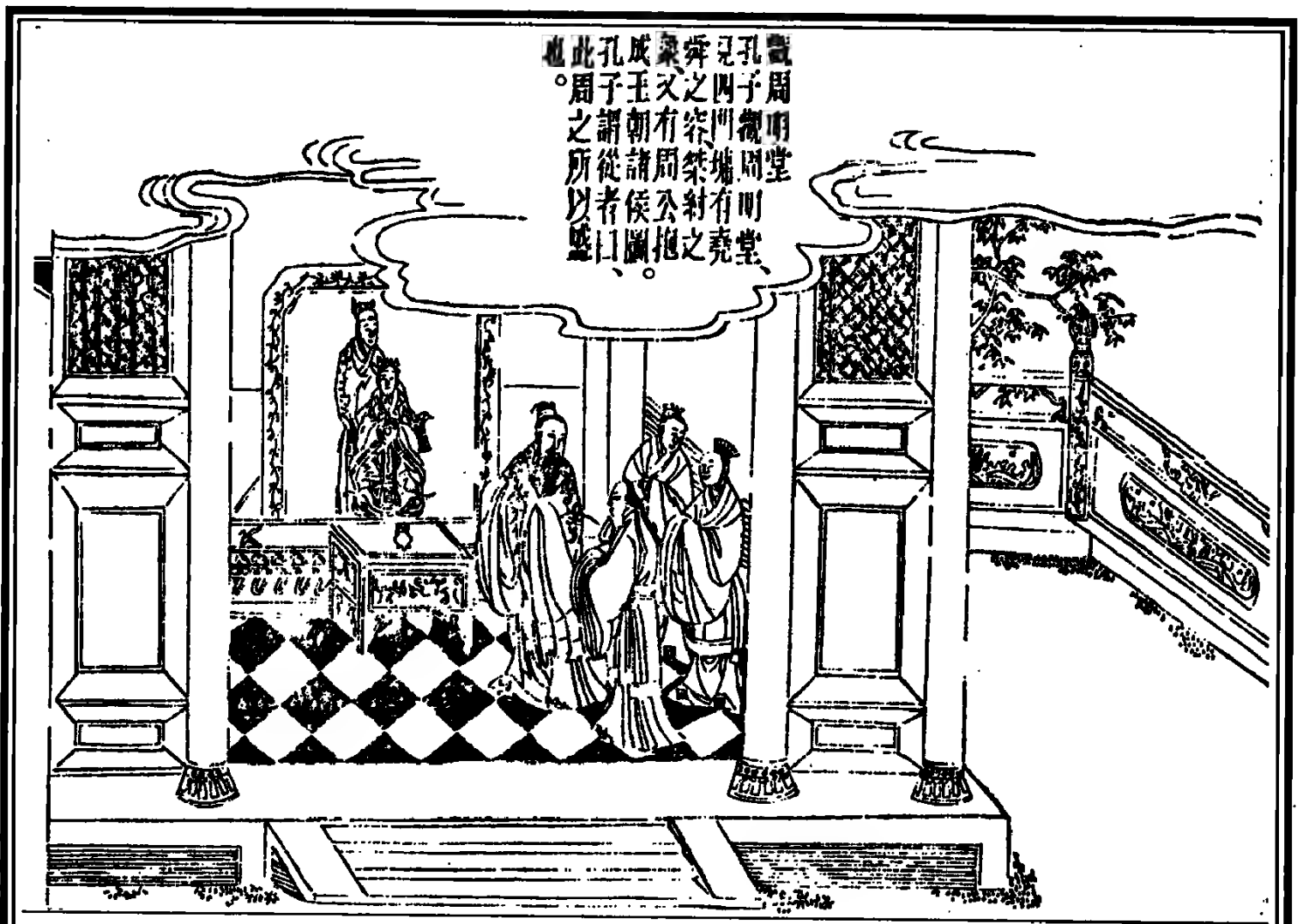
聖蹟圖

楚狂接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起而
避之不得與之言



子西沮封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臣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子得嫁上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返乎衛。







儒藏

聖蹟圖

山梁雌雉
孔子遇山梁有
雌雉飲啄其間
曰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作歌邱陵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
幣迎歸魯作邱陵之
歌曰登彼邱陵列旌
其坂在道在邇求之
若遠遙迷不復自嬰
連冠帶然四顧題彼
泰山嶺嶺其高梁甫
四逵松蘿縈路修之
無絲葛代無柯思繼
蔓延惟以咏嘆涕淚
潺湲





作得聞操
孔子自衛來魯、聞谷文、
見蘭曰、蘭當為王者香、今
與衆草伍、乃止車、援琴鼓
之、作蒹葭操、曰、習習谷風、
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
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
道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
闕缺、不知賢者、年紀通過、
一身將老、能適節。



武城弦歌
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
城、問法、歌之聲、莞爾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爾
言戲之耳。



杏壇禮樂
孔子歸魯
然魯終不
能用孔子
亦不求仕
日坐杏壇
鼓琴與其
徒叙傳書
禮則詩正
樂詩易足
否願者為
萬世立教
之首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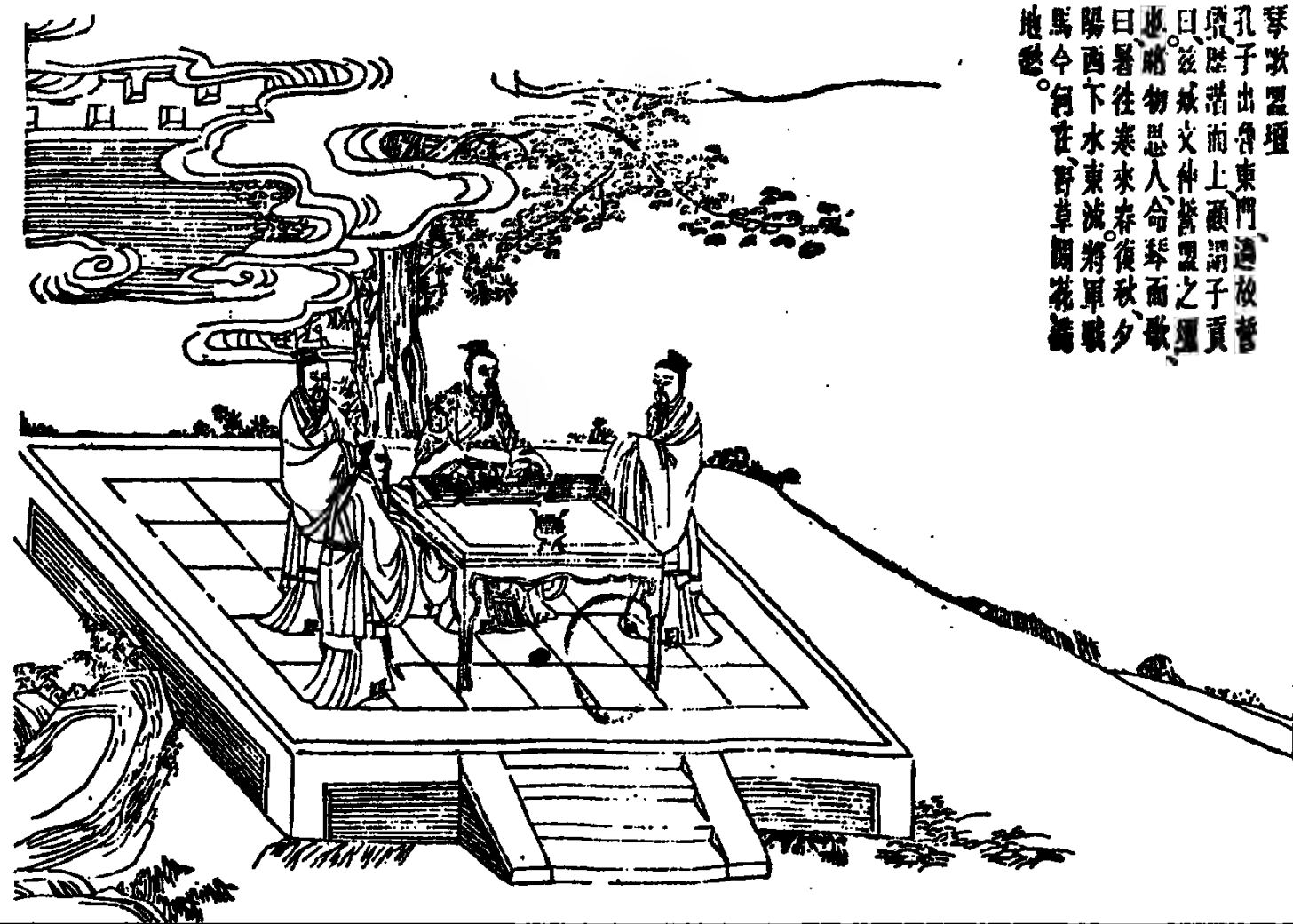
克復傳顏
淵問仁。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曰克己。曰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曰
請問其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曰。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孝經傳曾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
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
曰。後生。吾語汝。子是以
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之孝。語之。既而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



琴歌盟壇
孔子出魯東門。過故營
壇。陞階而上。顧謂子貢
曰。茲城文仲營盟之壇
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曰。魯西下水東流。將軍戰
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
地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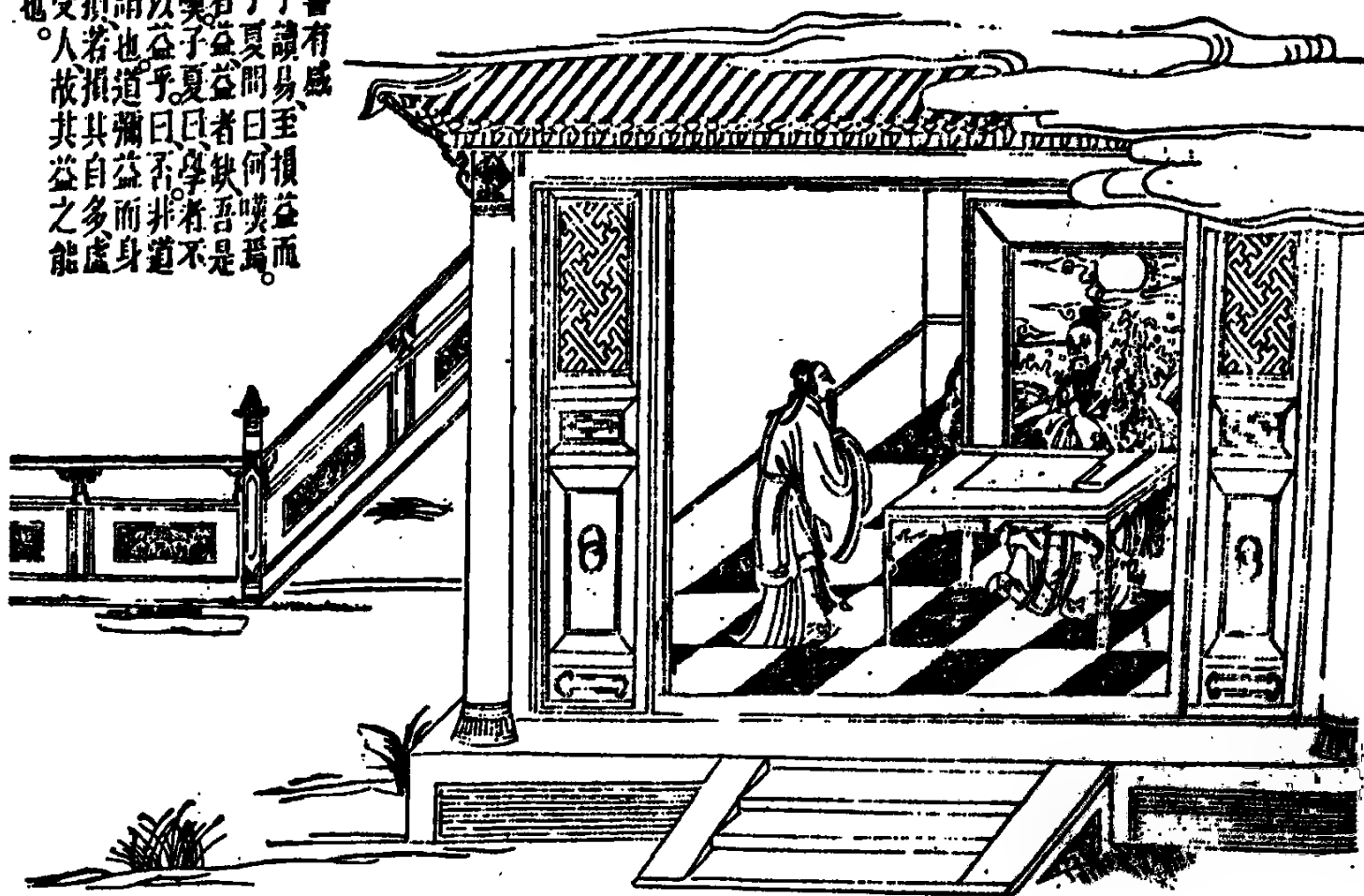




儒藏

聖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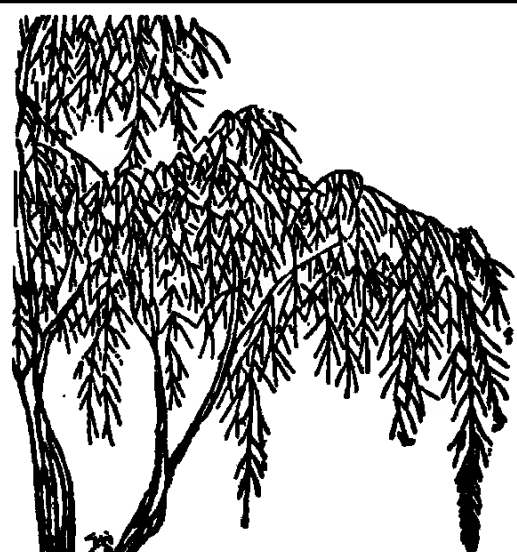
讀書有感
孔子讀易至損益而
嘆者益問曰何嘆焉
損者益曰學非道
可以嘆乎曰否非道
益謂也道彌益而身
彌損若損其自多虛
久也人故其益之能



望吳門馬
孔子與顏子登泰山
顏子見吳開門馬曰
是一正綫前有生蓋
蓋馬之此白馬如練
長也孔子聖之神知
此



楚實通饋
楚昭王渡江中
有大魚出王怪之使使問
孔子子曰此非實可食
惟子者能獲焉王食之
大矣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然子曰昔吾
陳、開、魚、曰、楚、王、渡、江、
得、非、實、大、如、斗、未、知、日、
割、而、食、之、福、如、蜜、此、楚、
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商羊知雨
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舒
超而翼齊侯怪之使人問孔
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
昔童子見屈膝振羽而跳且語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
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治渠
修堤壩之大雨水溢諸國傷
害惟齊有餘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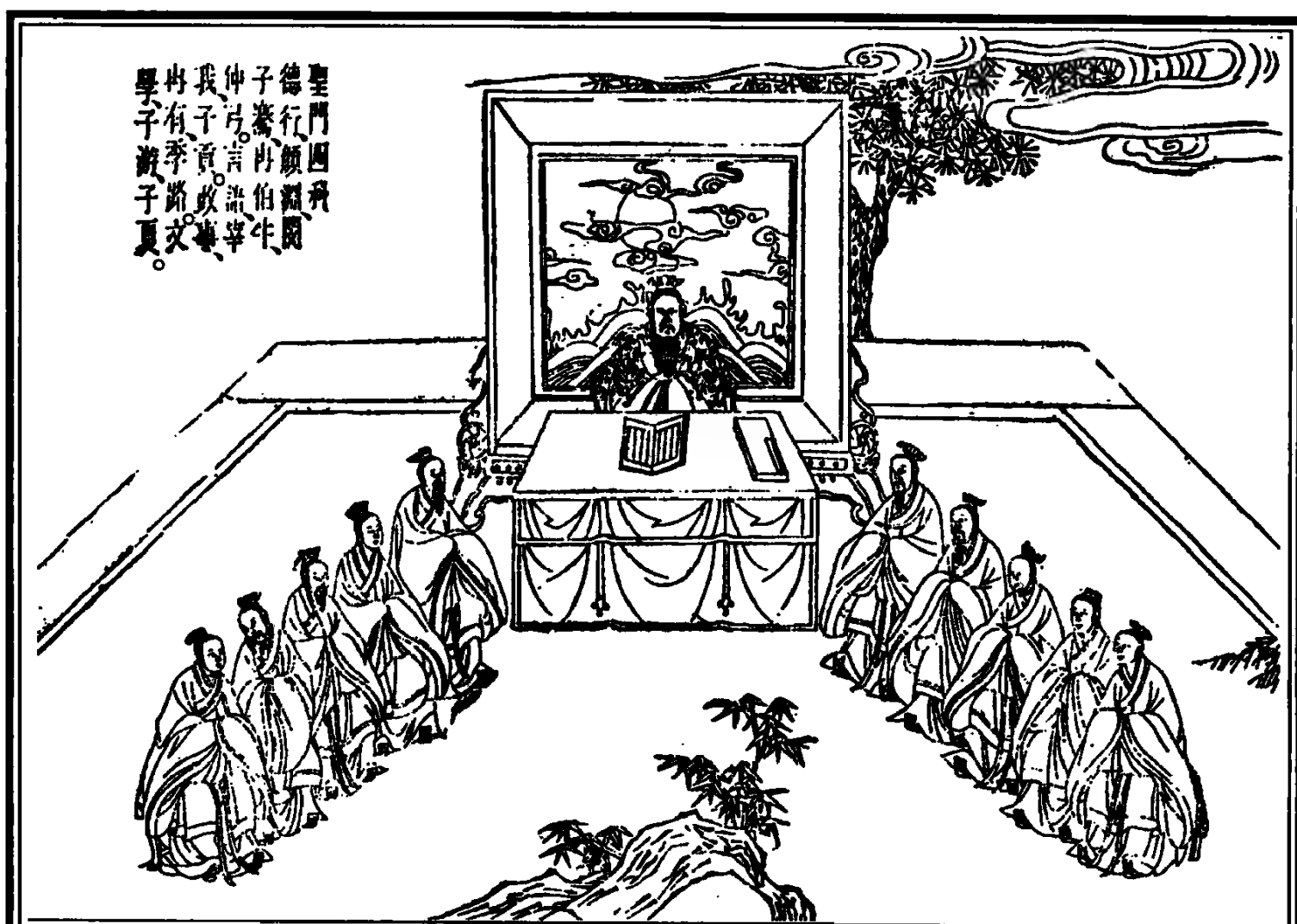




子貢辭行。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子曰：「慎之，慎之。奉天之賤，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又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觀蠟論俗
子貢觀于蠟、孔子曰、
賜也、樂乎、對曰、一國
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爲樂也、孔子曰、百
日之勞、一日之樂、非
爾所知也、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爲也、一弛
一弛、文武之道也。



聖門四科
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子
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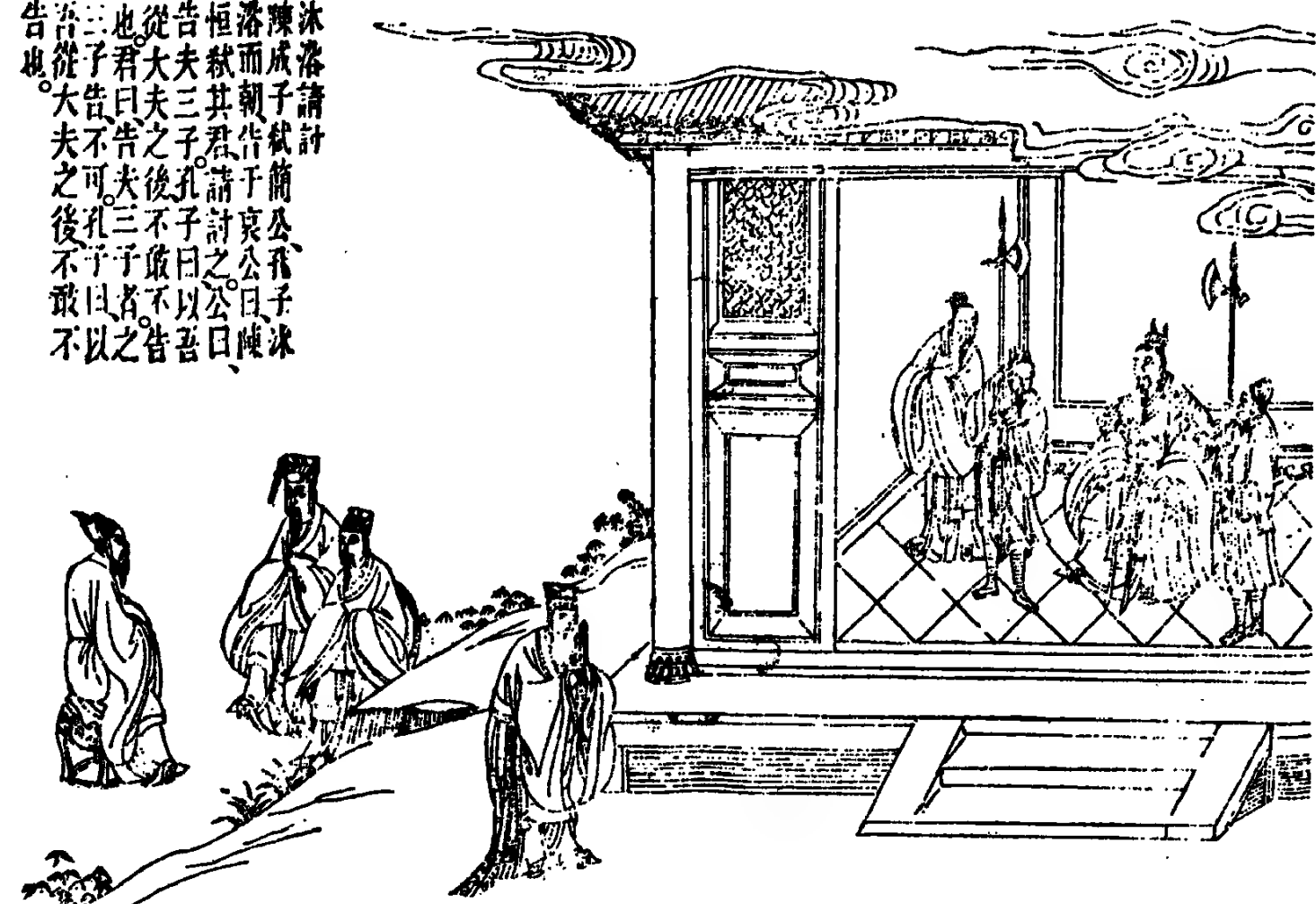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春西
狩獲麟孔子感焉
作春秋按孔子感
曰叔孫氏饒而獲
麟衆莫之識棄之
曰麟身而兩角豈
天之妖乎夫子往
觀焉泣曰麟也麟
仁獸出而死吾道
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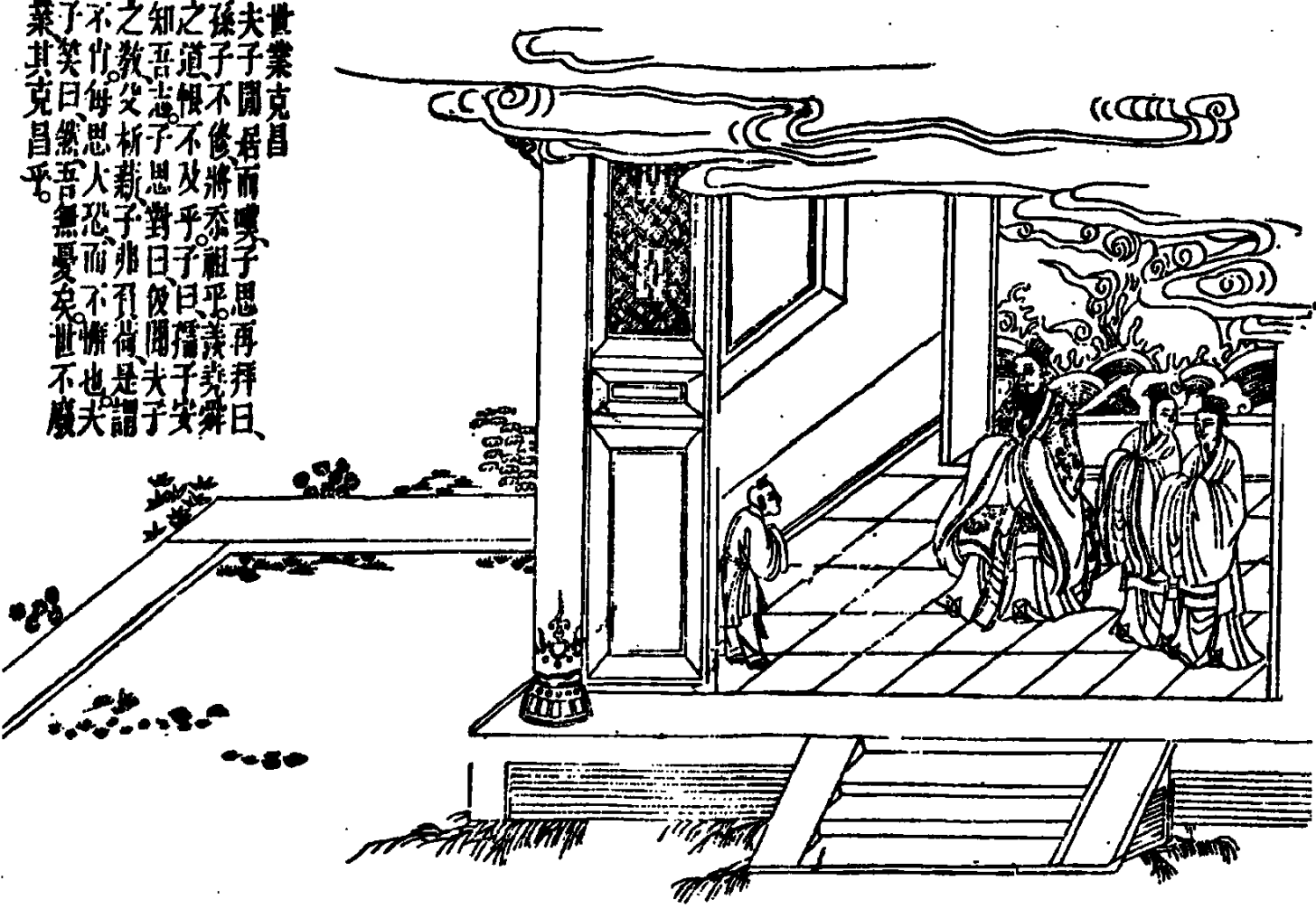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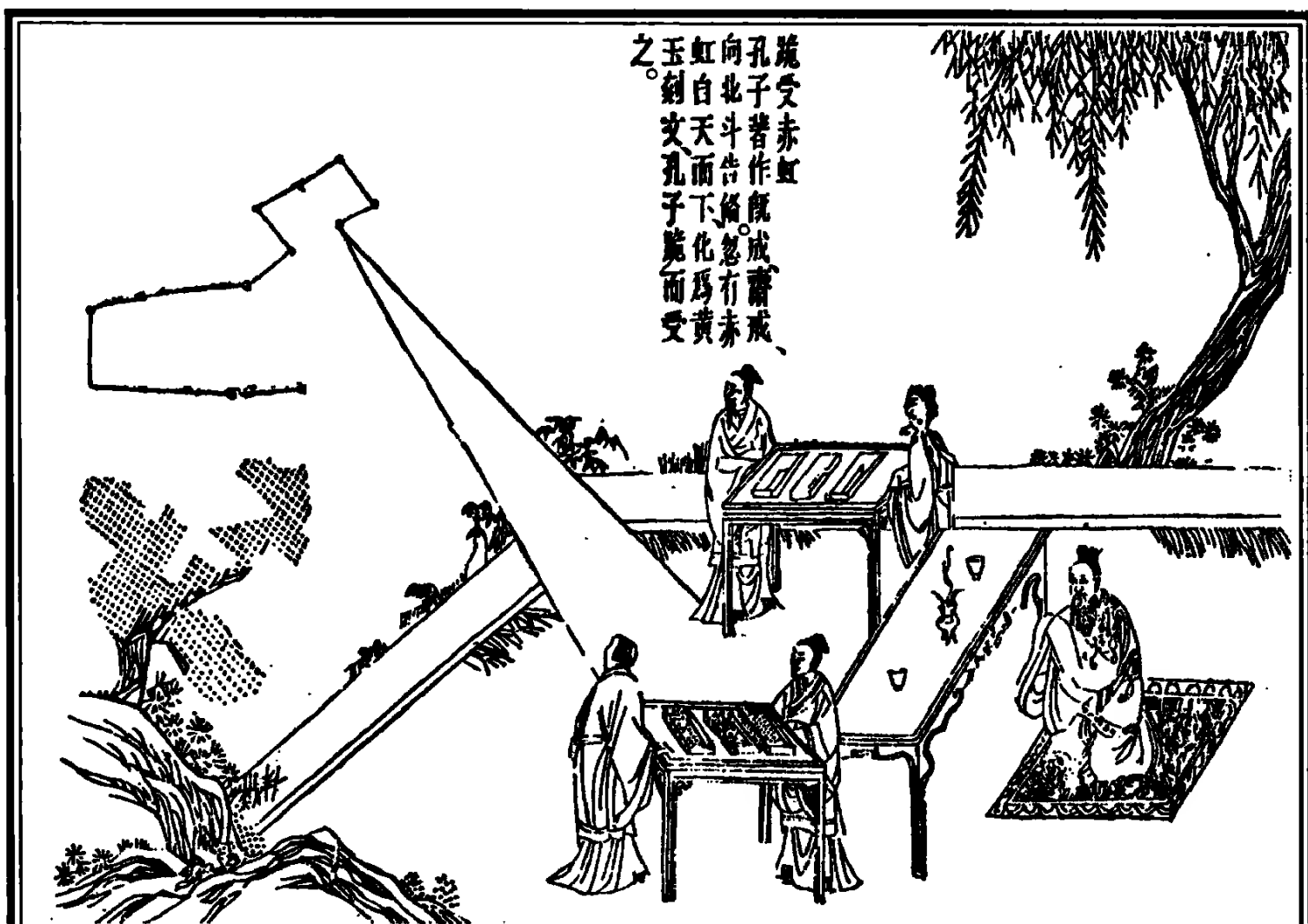
聖蹟圖

沐浴請計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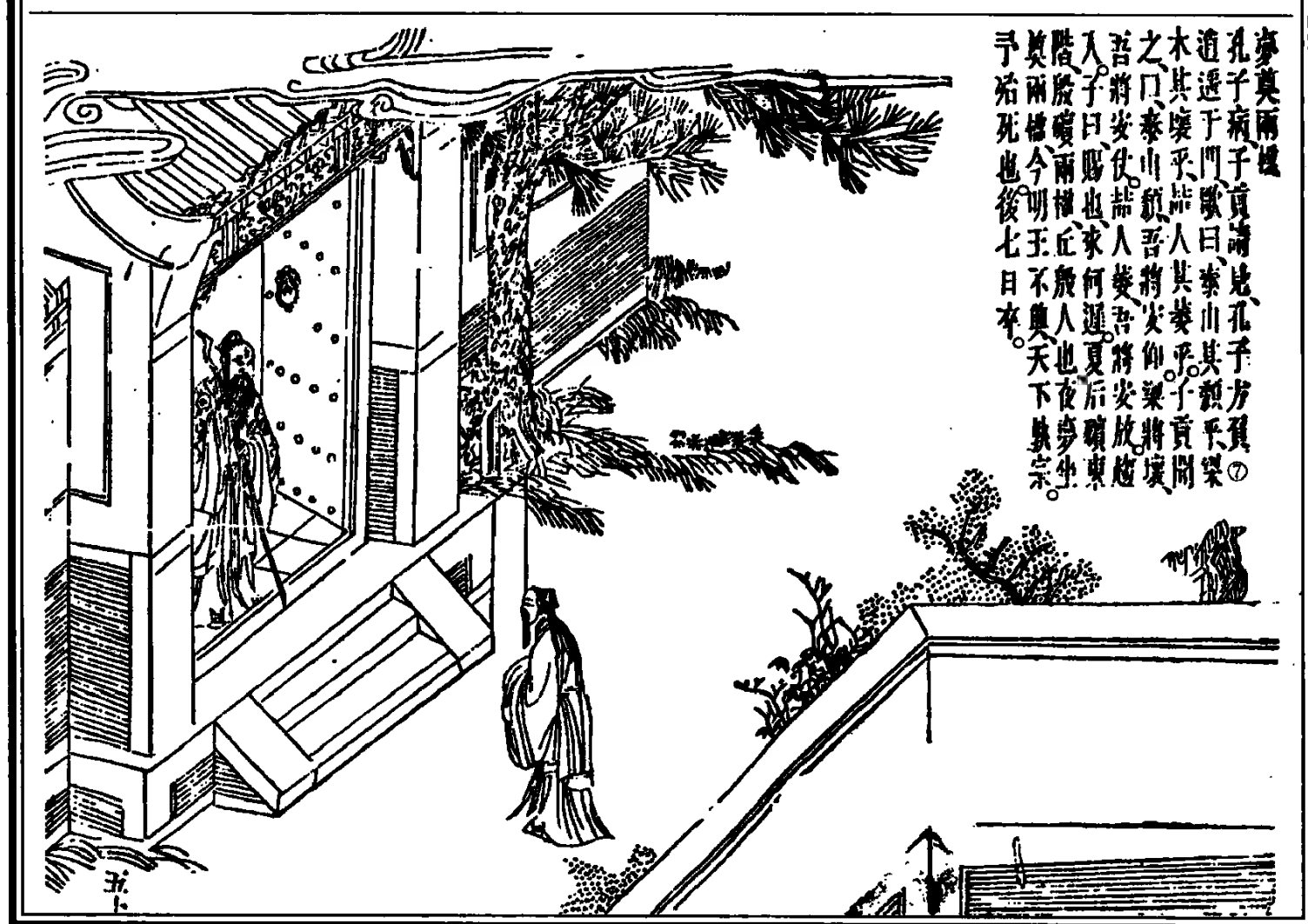


世業克昌
夫子聞居而嘆子思再拜曰
孫子不修將忝祖乎義堯舜
之道恨不及乎子曰孺子安
知吾志子思對曰彼聞夫子
之教父析薪子非負荷是謂
不肖每思人恐而不慚也夫
子笑曰然吾無憂矣世不廢
業其克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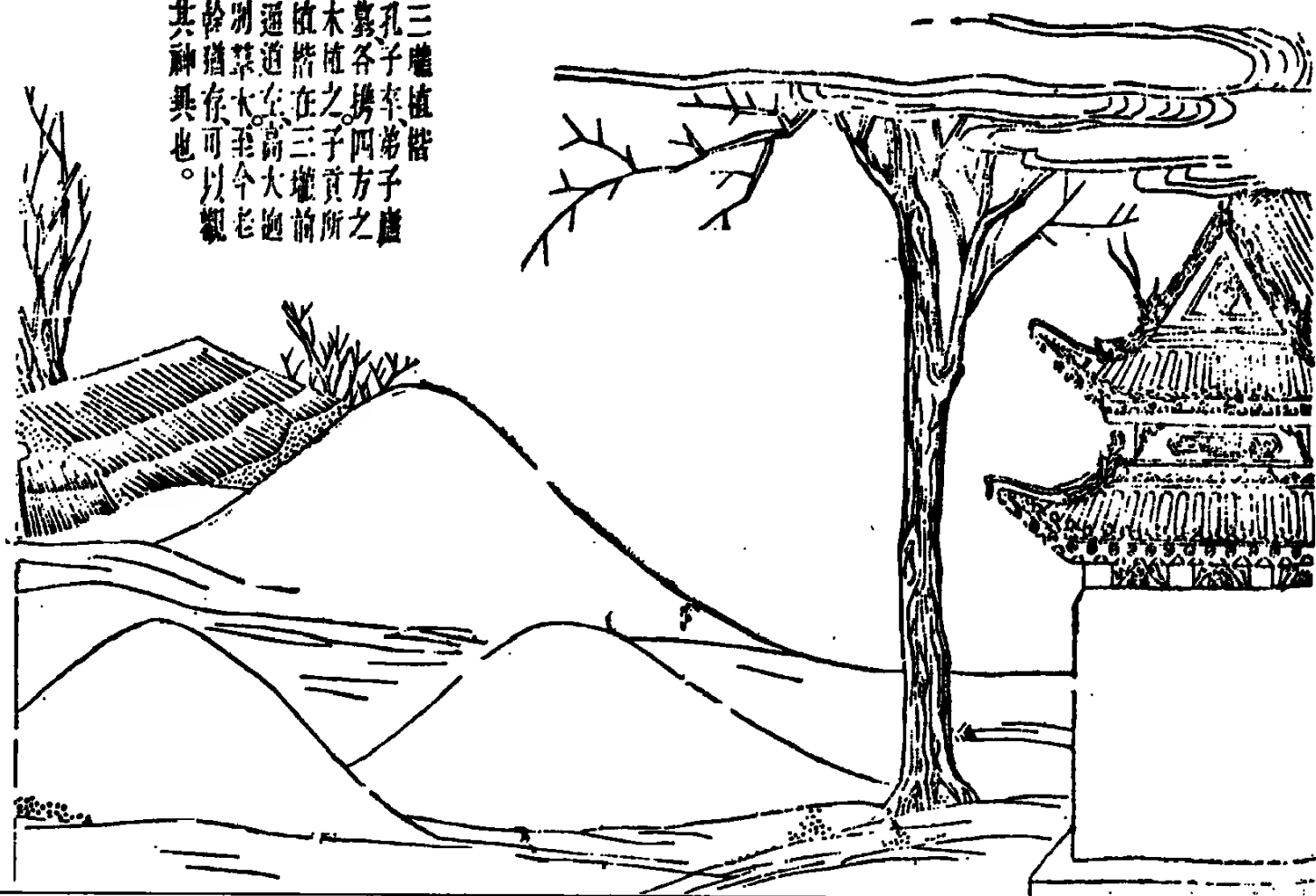


疏受赤虹
孔子著作既成肅戒
向北斗告條忽有赤
虹自天而下化為黃
玉刻文孔子跪而受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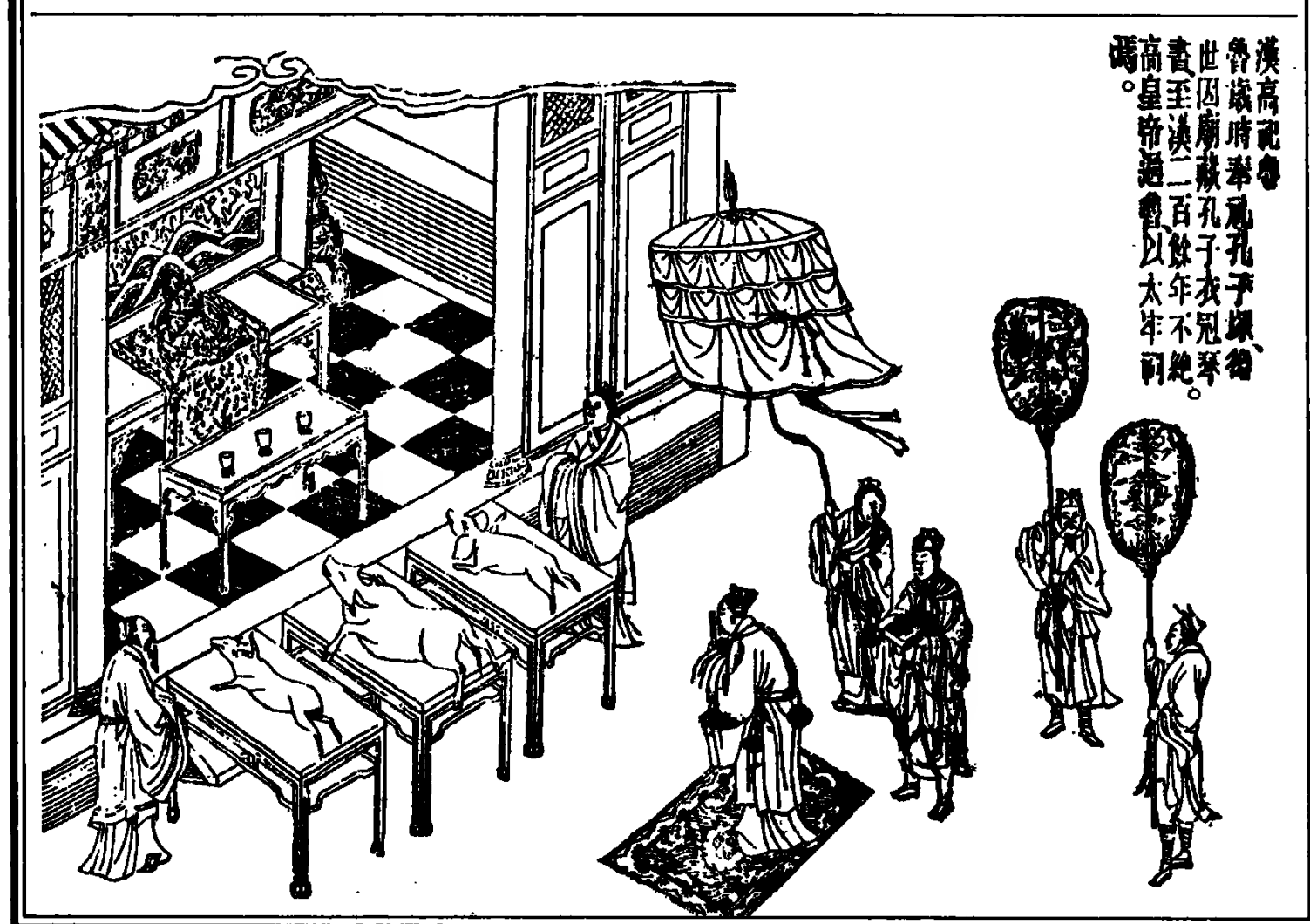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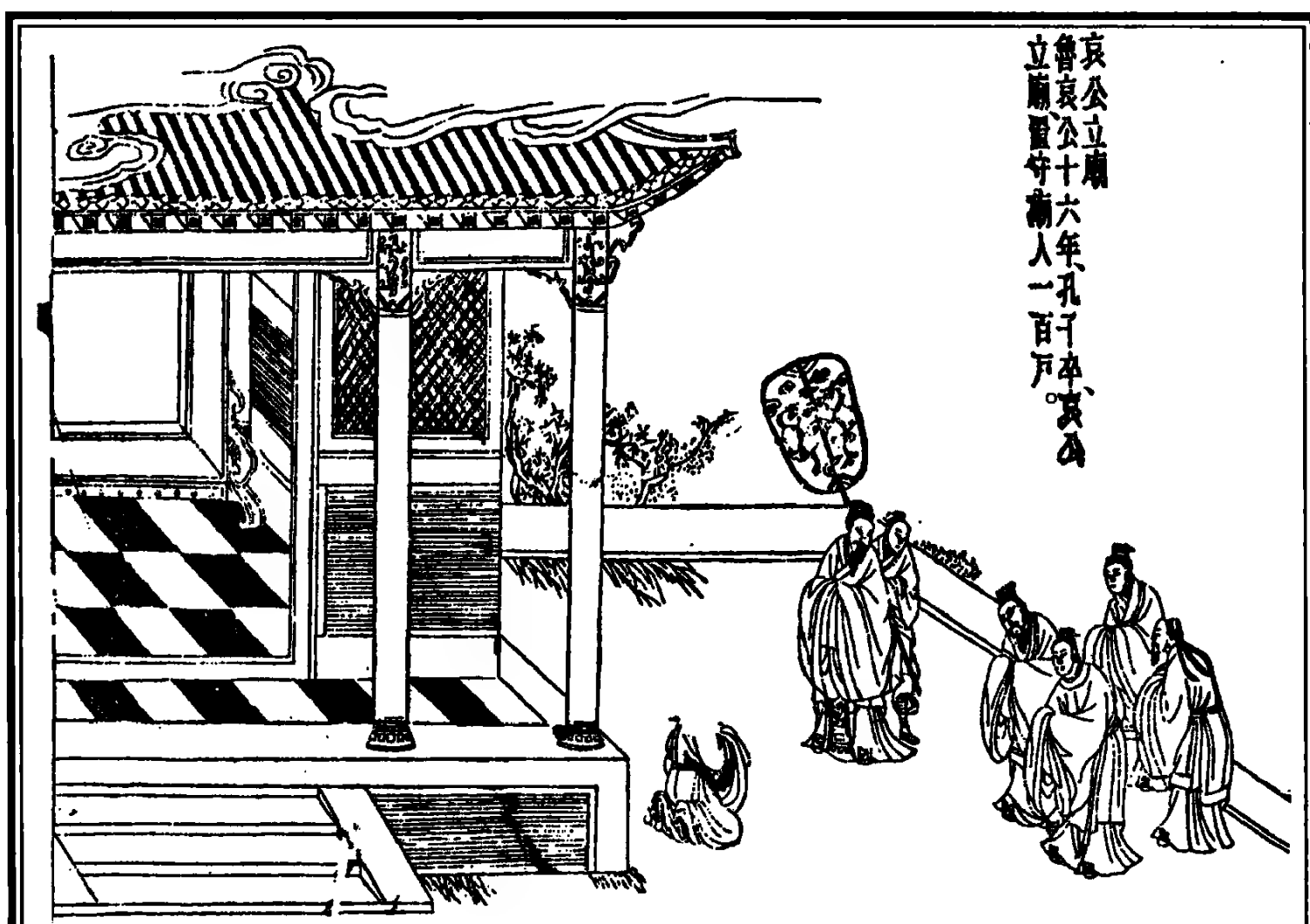
夢奠兩楹
孔子病子貢請地孔子方負
道選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問
之曰泰山頽吾將安仰梁木壞
吾將安仗哲人萎吾將安放趙
入子曰賜也求何通夏后殯東
階殿兩楹兩楹丘般人也夜夢
奠兩楹今明王不與天下孰宗
予殆死也後七日卒。

三壘植樹
孔子率弟子
墓各携四方
木植之。子貢
植皆在三壘
通道至高大
別草木至今
於猶存可以
其神異也。



治任別歸
孔子集魯城
上弟子皆服
三年畢相揖
各復盡哀。惟
庶于塚上。凡
然後去。弟子
人往從塚上
者百有餘室。







真宗祀魯
宋真宗東封、還幸曲阜、
謁孔子廟、初、有司定儀、
膳揖而已。上特褰袍播
名酌獻、再拜、詣叔梁紇
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
弟子、達幸孔林、奠拜。入
紹以親奠祭器俱留廟
中、加謚孔子爲立聖文
宣王。



校記

①盧：當作「廬」，見《史記·孔子世家》。

②洋：右引書作「羊」。

③「殺」下右引書有「爵」字。

④憤：當作「憤」。

⑤問：當作「聞」。

⑥固：當作「同」，見《孔子家語》卷一。

⑦所缺一字當作「杖」。

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得李國安君郵贈孔子聖蹟圖壹部，沐手敬閱，不勝景仰欣幸之至。特請楊問樵題簽紀念。此書係山東出版，斯時正中日戰爭，魯省已在風雲之內，承李君惠意郵到，并誌之。

一九三七、旌陽李希白轉於渝尚志醫院診室。

聖域述聞

清道光廿六年刊本
清·黃本驥撰

《聖域述聞》二十八卷，清黃本驥輯，清道光廿六年刻本。

本驥（一七八一——一八五六），字仲良，號虎痴，湖南寧鄉（今屬湖南）人。與父黃湘南、兄黃本騏俱有文名，砥學礪行，縣人比之「眉山三蘇」。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舉人。選黔陽教諭，建教澤堂，課士多所成就。好文物，喜考古。搜集秦漢以後金石文字數百種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曰「三長物齋」。嘗至沅水流域尋訪米壽圖墓。卒年七十五。博覽群書，知識淵博，於考古、文物、地理、方志、古史姓氏及職官制度研究精湛。著述頗多，有《古志石華》、《隋唐石刻拾遺》、《集古錄輯佚》、《金石萃編補目》、《元碑補目》、《續金石萃編》、《湖南風物志》、《韻學卮言》等，後人輯有《三長物齋叢書》，共二十五種，一百五十九卷。其中，《歷代職官表》和《郡縣分韻考》二書價值最大。

是書乃本驥教諭黔陽之時，遵縣令龍光甸之囑，編輯廟學典禮、聖賢事蹟而成。古代有學而無廟，自唐代以來，乃因廟立學，是謂廟學，為作育人材之地。而禮樂器數，代有沿革，學士儒生讀書習禮於其間，於往哲行事、從祀先後往往茫然不知其詳，是為闕典。是編首述歷代廟祀及位次先後，皆纂輯舊聞，述而不作，「備後學之參稽，存膠庠之實錄」（龍啓瑞序）。書前有道光二十一年裕泰序、道光二十四年龍啓瑞序。書分二十八卷，卷一為歷朝祀典，卷二為本朝祀典，卷三為文廟位次、大成殿正位、四配位，卷四為十二哲位，卷五為朱子，卷六、七為東、西廡先賢共七十七位，卷八至卷十七為東廡先儒二十六位，卷十八至卷二十七為西廡先儒二十七位，卷二十八為崇聖祠位次，包括正祀五位，東、西配先賢四位，東、西廡先儒四位。

是編於先賢事蹟，博採古書，人所習見及認為記載未純者不採。漢唐以下，一以正史為據，惟於各傳後增入祀年代，以備查考。不見正史者，如隋王通，宋周、張之父，元陳澹，明孫奇逢，雖旁及他說，亦不泛徵。取材較審慎，資料較翔實，對於了解古代廟學制度誠有一定裨益。

聖域述聞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等處學政軍務兼糧餉裕泰撰

黔陽令龍君見田屬教諭黃君仲良編輯廟學典禮聖賢事蹟爲若干卷曰聖域述聞書來問序於余呂覽所謂利人莫大於教成身莫大於學是編也見兩君教士勉學之意焉欣然而爲之序曰古者有學而無廟自唐以來乃因廟而爲學博士之長以時率其子弟肄習俎豆講誦遺文息焉游焉仰觀聖哲將以啓其效法之思是廟學也者與賢育才之地人心風俗之所繫也蓋士之有學亦猶工之居肆農之在畔各於其所各守其業焉顧何如斯可謂之士之業必也讀有用之書爲通儒之學然有次第焉毋或躐等由小學而入大學然後學之體備由家塾而遞升之國學然後學之用賅處則爲佔畢絃誦出則爲條教號令故士多宏俊博識文通武達此之爲通儒此之爲有用之學至於墨守訓詁而不達經旨高談性理而流於禪寂專攻制舉則鮮習古書勦襲策論則昧於時務嘲弄風月調情詞翰作爲無益莫濟實用等諸俗學而已此皆空疏無本之士處則無以先民而率教出則無以迪教而化民是豈膠庠造士之意也哉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久矣豈

眞積習使然歟抑亦觀感之無具耶有良有司賢師儒進諸生於廟學觀夫七十子以下凡配食殿庭列獻兩廡碩德名賢鴻儒魁士爲之嚮導道其生平述其言行使知所以維持名教儀型百世者誠非迂闊空疏之所可企及有志之士當必奮然興起求爲通儒有用之學經世濟物之具蒸蒸焉濟濟焉仰副國家菁莪雅化吾見成身之學果而利人之教於是溥矣於戲懿哉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冬十二月



聖域述聞序

右聖域述聞一編、長沙黃虎癡先生所輯。家君宰黔陽時爲之刊行者也。書成、郵寄京師。啓瑞俯而讀、仰而嘆曰：夫子之道大矣、不待言而彰也。後王者作、欲動民嚮學之忱、而顯示以隆重師儒之意、於是有褒崇之典、有秩祀之文。春秋釋奠、取弟子之賢者配焉、其次者合食於兩廡。蓋自漢唐以迄我

朝、廟學大備、而其禮樂器數、代有沿革。羣弟子諸儒、生平行事、從祀先後、各有等差、非求之載籍、不得其詳。儒者束髮受書、白首不知聖門之掌故、其可乎。雖然、如此者有二弊。習故蹈常、不暇深究、此自安固陋之失也。若夫淹雅之才、高明之士、以矜奇炫博爲能、謂聖賢無甚新異、又爲議禮所不急而置之。故周秦以來、鐘鼎彝器、及名公鉅人里居閭巷、生卒年月、博學者可考而知、而於此或問焉而不能答、所謂昧厥先後者也。是編之述、首歷代朝祀及位次、而尼山世系從而敘焉。羣弟子諸儒之從祀者、又從而敘焉。皆纂輯舊聞、述而不作、將以備後學之參稽、存膠庠之實錄、可謂典而核約而盡者矣。較之多識異物者、孰爲末而孰爲本也。昔太史公登仲尼之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至低

徊留之不能去。今讀是編者、雖雍乎如置身簞豆簞簋之旁、而升降拜跪於其際也。肅肅乎愀乎如入鄒魯朱衛之邦、親見七十子之遺蹟也。其與升堂而觀其器物者何如。其與觀諸生之揖讓進退者又何如哉。世有聞先聖之風而奮然興起者、是則流傳此書之意也夫。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子龍啓瑞謹序。

聖域述聞目錄

黔陽縣教諭黃本驥編輯

湘陰縣學生蔣 瓊重校

卷一

歷朝祀典

卷二

本朝祀典

卷三

文廟位次

大成殿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附生卒年月日考陳邑考

四配東二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附孔氏世系

四配西二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附孟軻配享從祀賢儒及孟氏世系

卷四

十二哲東序六位

閔子損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卜子商

有子若

十二哲西序六位

冉子耕

宰子弓

冉子求

言子偃

顏孫子師

卷五

朱子熹

卷六

東廡先賢三十九位

蘧瑗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司馬耕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徒父

漆雕哆

公西赤

任不齊

公良孺

公肩定

鄭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鄒

鄭國

原亢

廉潔

叔仲會

公西與如

邾異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秦非

顏噲

顏何

縣亶

樂正克

萬章

周敦頤

程顥

邵雍

卷七

西廡先賢三十八位

林放

宓不齊

公冶長

公皙哀

高柴

樊須

商澤

巫馬施



儒藏

聖域述聞 目錄

荀辛	曹卹	公孫龍	秦商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祖	縣成	公祖句茲	燕伋
樂欬	狄黑	孔忠	公西蒧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根	左邱明
秦冉	牧皮	公都子	公孫丑
張載	程頤		
卷八			
東廡先儒二十六位			
公羊高	伏勝	董仲舒	后蒼
杜子春			
卷九			
諸葛亮	王通		
卷十			
陸贄			
卷十一			
范仲淹	歐陽修		
卷十二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華

卷十三			
蔡沈	陳淳	魏了翁	王柏
卷十四			
趙復	許謙	吳澄	
卷十五			
胡居仁	王守仁		
卷十六			
羅欽順	黃道周		
卷十七			
湯斌			
卷十八			
西廡先儒二十七位			
穀梁赤	高堂生	孔安國	毛萇
鄭康成	范寧		
卷十九			
韓愈			
卷二十			
胡瑗	司馬光		
卷二十一			
尹焞	胡安國		



儒藏

聖域述聞 目錄

卷二十二

張 栻 陸九淵

卷二十三

黃 榦 真德秀 何 基 文天祥

卷二十四

陳 澧 金履祥 許 衡

卷二十五

薛 瑄 陳獻章 蔡 清 呂 坤

孫奇逢

卷二十六

劉宗周

卷二十七

陸隴其

卷二十八

崇聖祠位次正祀五位

肇聖王 裕聖王 節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

東配先賢二位

顏氏無繇 孔氏鯉

西配先賢二位

曾氏點 孟孫氏激

東廡先儒三位

周輔成 程 珦 蔡元定

西廡先儒二位

張 迪 朱 松

歷來著述家所輯嘉言懿行之書不下數百十種類皆爲學者昭法守備鑒戒也竊謂希賢入聖之方明體達用之學莫備於聖門諸賢莫粹於從祀諸儒歷代禮臣詳議而精擇之至我

朝爲大備上下古今數千百年自七十子後僅得五十餘人可謂審矣是編於聖賢事蹟博採古書人所習見及記載未純正者不採漢唐以下一以正史爲據惟於各傳後增入從祀年代以備查攷不見正史者如隋王通宋周張之父元陳澹明孫奇逢雖有及他說亦不泛徵

本朝湯陸二儒敬錄

國史本傳名曰述聞蓋不敢一字妄作也編成書其體例如此本驥謹識

聖域述聞卷一

三長物齋叢書

歷朝祀典

漢高祖十二年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元帝永光元年詔孔霸以食邑八百戶奉孔子祀。成帝綏和元年以孔子爲殷後詔封其裔世吉爲紹嘉公。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封孔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奉其祀。後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宋宏祠孔子。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明帝永平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成侯孔損爲褒亭侯。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桓帝元嘉三年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禋祀。光和元年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齊王芳正始二年二月五年五月七年十二月皆使太常以太牢

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七年命皇太子祀孔子。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於中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魯郡營造闕里修復學舍以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蠲其賦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柏六百株封孔鮮爲奉聖侯。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厚給祭秩。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太平真君十一年帝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祭孔子制用酒脯禁婦女祈福犯者以違制論。三年封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改諡孔子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十九年幸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四人爲官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命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墳建碑。齊武帝永明二年太子釋奠王公以下悉往觀禮。四年車駕幸學。七年詔改築孔子廟量給祭秩禮同諸侯。明帝永泰元年詔復孔子祭秩使牢餼備禮。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修治廟宇遣使致祭。陳後主至德三年改築孔子舊廟以時饗奠。十二



月釋奠於先師。設金石之樂。北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胄子入學。行釋奠禮。宣帝大象二年。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其後孔渠襲爵。別於京師置廟。隋煬帝大業四年。立孔子後爲紹聖侯。令有司求其苗裔。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廟於國子監。七年二月。釋奠於國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後爲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給兗州孔子廟戶二十以奉享。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曰宣父。作廟兗州。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十四年。帝親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二十一年二月。皇太子釋菜於國學。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淵、左邱明以下皆從祀。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復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年。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總章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開耀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武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

世襲褒聖侯。唐隆元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明皇開元七年。皇太子蒞胄於學。謁先師。八年。詔十哲爲坐像。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於廟壁。十三年。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給近墓五戶。二十七年。加諡至聖。孔子曰文宣王。以其嗣璣之爲文宣公。任州長史。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至是國學及州學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十哲公爵。曾參以下六十七人皆爲伯。兩京之祭。牲太牢。樂官縣舞六佾。州縣牲少牢而無樂。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祠太學。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以下就觀。德宗貞元九年。貢舉人謁先師。懿宗乾符二年。賜文宣王後一人官。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定七十二賢祠享。各陳酒脯。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曲阜。祠孔子。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立孔子廟。宋太祖建隆初。於國學塑先聖孔子、亞聖顏子及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壁。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凡三幸國學。謁孔子廟。三年。詔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戟於廟門。太宗太平興國

三年、復曲阜文宣王家。至道三年、真宗卽位、詔訪孔子
 嫡孫、以四十五代孫延世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景德
 三年、詔兗州增二千戶守孔子墳。四年、賜文宣王四十
 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
 宣王廟。又幸叔梁紇堂、製贊刻石。復幸孔林、設奠拜墓。
 追諡孔子爲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給便近十戶奉塋
 廟。追封聖父齊國公、母魯國夫人、配鄆國夫人、賜其家
 錢帛、以裔孫聖佑爲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
 賜孔子廟經史。二年、追封孔子弟子十哲爲公、七十二
 子爲侯、先儒爲伯。詔孔子廟配享魯史左邱明等十九
 人、加封爵。三年、頒釋奠先聖廟儀并祭器圖、賜曲阜廟
 桓圭、從土公之制。五年、改諡元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
 王。天禧五年、以聖佑襲封文宣公。仁宗慶厯四年、幸國
 學、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至和二年、封
 孔子後爲衍聖公。神宗熙寧元年、以孔子蒙襲封衍聖
 公。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以荀况、楊雄、韓愈
 從祀孔子廟、皆封伯。八年、哲宗卽位、詔顏淵、孟軻配享
 孔子廟。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六年、幸太學、行
 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孔鯉、泗水侯、孔
 伋、沂水侯、復改孔子後爲衍聖公。二年、頒孔顏孟配享
 廟。易七十子以周之冕服。詔辟離文宣王殿、以大成爲
 名、增文宣王冕爲十二旒。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加封公、夏首等十人爲侯。又
 改曾參等五人侯爵、左邱明等三人伯爵、以所封犯先
 聖諱也。三年、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子雋臨川伯從祀、頒
 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克
 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封克爲侯、丑等十六人爲伯。欽
 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列從祀、奪舒王諱。高宗
 紹興七年、命禮官舉文宣王之祀。十年、升文宣王廟爲
 大祀。十二年、詔諸州修學宮。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祇
 謁先聖、罷王雋從祀。寧宗嘉定十年、詔補先聖裔孔元
 用爲通直郎。錄程頤後、理宗寶慶二年、以孔子五十二
 代孫萬春襲衍聖公。紹定三年、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
 燦補官。端平二年、詔議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
 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
 孔伋、十哲、淳祐元年、幸太學、謁孔子、封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伯爵。以朱熹從祀、黜王安石。寶祐四年、以先聖
 五十代孫元龍賜迪功郎、授初品官。景定二年、皇太子
 詣學、封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廟。度宗咸淳二年、
 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



享。升纘孫師於十哲。七年，詔臨江軍宣聖四十七代孫延之子孫與放國子監試。金仁宗皇統元年，詣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定釋奠儀數，以顏孟二像置宣聖左右，冠冕一遵舊制。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聖裔元措爲衍聖公，視四品秩。詔諸郡邑修復文宣王廟。承安二年，特命元措兼曲阜令。親祀文宣王廟，製贊刻石。加先賢先儒封爵，公升國公，侯升國侯，卿伯以下皆封侯。元太祖置先聖廟於燕京。太宗三年，令衍聖公元措修闕里廟。四年，遣使往祭。世祖中統二年，詔文宣王廟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以儒人楊唐教授孔顏孟三氏。成宗大德十年，始建廟於京師。武宗至大元年，加孔子諡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延祐三年，釋奠於先聖，以顏曾思孟配享。封孟子父邾國公。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爲啟聖王，顏子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以漢儒董仲舒從祀。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定每歲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國學。置衍聖公府，官屬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廟三學，教授、司教、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

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免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七年，修曲阜孔子廟。十五年，新建太學廟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又前爲靈星門。親行釋奠。又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二十八年，罷揚雄從祀。二十九年，行釋奠禮。三十年，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恭閔帝建文元年三月，行釋奠禮。成祖永樂四年三月，行釋奠禮。十五年九月，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石。宣宗宣德四年，考正先賢名位。十年正月，英宗立。四月，以元吳澄從祀。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追封孔鯉、曾皙、公西赤、偕顏孟父俱配享。啟聖王殿。九年三月，新建太學成，行釋奠禮。景帝景泰元年，幸太學，召衍聖公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二年二月，行釋奠禮。三年，以先賢顏子嫡裔希惠、孟子嫡裔希文襲五經博士。六年，以宋儒程顥後裔克仁、朱熹後裔挺義襲五經博士。八年，以宋儒周敦頤後裔冕襲五經博士。憲宗成化二年，追封漢董仲舒、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伯翳。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十二。孝宗宏治元年三月，行釋奠禮。八年，以宋楊時從祀。罷吳澄。九年，增樂

舞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十二年六月，闕里廟災，遣使慰祭。十七年，廟成，遣使祭告，并立御製碑文。武宗正德元年，除曲阜孔氏田賦。十六年，詔建孔子廟在衢州者以博士孔承義奉祀。又以衍聖公聞韶弟聞禮襲五經博士，奉述聖之祀。世宗嘉靖元年二月，行釋奠禮。二年，以朱熹裔孫暨襲五經博士。九年，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諡曰至聖先師。孔子弟子稱先賢，從祀稱先儒。去公侯伯爵，罷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龔遂、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之祀。而祀林放、蘧瑗、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寧於其鄉。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孔子廟。皆製木爲神主，撤去塑像。蓮豆國學各十，天下學各八，樂舞用六佾。以宋儒陸九淵從祀。十年，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啟聖王祠。十八年，以先賢曾子裔孫質粹襲五經博士。穆宗隆慶元年八月，行釋奠禮。五年，以薛瑄從祀。六年，以羅從彥、李侗從祀。神宗萬曆十年，免先師孔子及先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真德秀後裔賦役。十二年，以陳憲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王祠，定每科新進士釋菜禮。熹宗天啟二年，以宋儒張載後裔文運襲五經博士。五年三月，行

釋奠禮。莊烈帝崇禎三年，以宋儒程顥之後接道襲五經博士。奉程頤之祀。又以宋儒邵雍後裔繼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八月，行釋奠禮。十五年，以左邱明并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十六年，以先賢仲子嫡裔于陞襲五經博士。

聖域述聞卷二

三長物齋叢書

本朝祀典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以至聖六十五代孫孔允植襲封衍聖公。又以孔顏曾孟及先賢仲氏嫡裔襲封五經博士。二年。定太學丁祭遣大學士一人行禮。翰林官分獻國子監祭酒祭啟聖祠。定每年致祭皆以二月。八月。上丁日。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並通行直省各學。定直省春秋釋奠禮。以地方正印官主祭。定朔望釋菜禮。設酒芹棗栗。太學朔日以祭酒望日以司業行禮。直省以教職行禮。定直省府州縣建名宦鄉賢二祠於學宮內。每歲春秋釋奠之日。地方官以少牢致祀。加謚至聖先師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定新進士入學釋褐禮。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九年。臨雍釋奠。行二跪六拜禮。前期行取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乘傳赴京。及五氏子孫現任京官者。咸與祭。以浙江西安縣孔氏南宗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二年。以江南婺源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十七年。重修太

學告成。

臨雍釋奠。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

世祖章皇帝升配禮成。

聖祖仁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八年。

臨雍釋奠。九年。以宋儒程子顥。程子頤。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

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二十年。滇南邊平。遣官祭闕里。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九拜禮。用大學舞樂。祭畢。

詣孔林祭酒三爵。行一跪三拜禮。

詣詩禮堂講書。畱

御用曲柄黃蓋於廟庭。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各學。二十四年。增擴孔林地畝。十有一頃有奇。免其稅糧。以宋儒周子敦頤嫡裔世襲五

經博士。二十五年。

御書闕里廟碑。定直省武官協領副將以上。遇文廟祭祀。文東武西。陪祭行禮。二十六年。

御書孔子贊及顏曾思孟四子贊。遣官齎送闕里。



儒藏

御書孟子廟碑文。以宋儒張子載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二十七年。

孝莊文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二十八年。頒

御書五贊刊立各學。發內帑重修闕里廟。二十九年。立

子思子專廟於曲阜。與顏曾孟三廟一體。春秋致祭。定

官民人等過學宮下馬例。並禁於學宮內放馬污踐。以

福建崇安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三十二年。重修

闕里廟落成。遣

皇子詣祭。具蟒袍補服於杏壇行禮。隨詣孔林。行三跪

九拜禮。祭酒三爵。行一跪三拜禮。三十四年。

畿輔災。山西地震。遣官祭闕里。三十五年。平定額爾特

噶爾丹。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三十六年。平定朔漠。遣官祭闕里。四十

一年。以宋儒邵子雍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四十二年。

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八年。

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四十九年。定直省同城大小

武官均照文官入文廟行禮。五十年。定直省文廟樂章

皆用平字。革舊用和字樂章。五十一年。以朱子升配大

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以先賢言子假嫡裔

世襲五經博士。五十二年。

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列東廡。尊愈之次。五十七年。

孝章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五十九年。以先賢卜

子商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聖祖仁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追封至聖先師五

代爲王爵。改啟聖祠爲崇聖祠。遣官祭闕里。頒文廟從

祀先儒位次及祭器樂器圖於直省學宮。二年。

臨雍釋奠。以先賢閔子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照五氏

子孫一體與祭。復祀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

前明嘉靖九年。以林放。蘧瑗。鄭康成。范寧。何何。鄭康成。范寧。

亭祀於其鄉。罷秦冉。顏何之祀。至是復。以孔子弟子孫

賈。收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

亮。宋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

許謙。陳澧。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隆其從祀。以宋儒張子載之父迪從祀崇聖祠。

定先賢先儒一百二十三人位次。東首蘧瑗。西首林放。

升宋周敦頤。張載。程頤。邵雍爲先賢。以先賢冉子

雍。冉子耕。顏孫子師。有子若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定四

配十哲每位一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崇聖祠四配異

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其兩廡有單位者獨設一案定闕里廟音樂佾舞均照太學演習平定青海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曲阜廟災

親詣太學祭慰遣官詣闕里祭慰定直省府州縣建忠義孝弟祠於學宮之內祠外立碑刻前後忠義孝弟之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建節孝祠於學宮之外祠外建坊刻前後節孝婦女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春秋仲月以守土官致祭三年定迴避聖諱例四年定臨雍釋奠儀注行二跪六拜禮立獻帛爵一次不讀祝文不飲福受胙是年又改定讀文致祭仲秋

親詣行禮又改定跪獻帛爵五年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至聖誕辰内外文武官及軍民人等均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頒

御書生民未有額於各學選曲阜縣樂舞生一百五十名令學政酌取四名入學充附其兗州府學充附之樂舞生三十六名樂行停止定各省會文廟以督撫學政主祭舊例督撫學政概行

欽差官之禮於先期一日省牲行九叩禮謂之祭丙生是以督撫祭正殿司道分獻學政祭崇聖祠學政考試

各府則至其地文廟之祭省會崇聖祠以布政使攝六年定直省學宮崇聖祠神位式七年發帑重修闕里廟新塑聖像寬十二旒服十二章崇聖祠及先賢寬九旒服九章用元衣纁裳頒發鎮圭廟成慶雲見於曲阜親詣太學祭告頒直省文廟樂章以王號爲唐代舊稱去惟王神明等句八年遣

皇五子及郡王一人祭闕里新廟

皇子祭大成殿郡王祭崇聖祠遣欽天監赴闕里相度方位修理孔林饗堂牆垣增設闕里廟庭執事官三品者二人四品者四人五品者六人七品者八人八品九品者各十人均案品級給與章服由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充各給俸銀二十兩有願入鄉場者准作監生應試頒登銅簠簋豆尊爵於闕里皆依照圖式范銅爲之九年

御書聖廟碑文遣官齋送闕里十年改正直省學宮崇聖祠內五代神牌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崇聖祠配位兩廡易兔臨爲臨臨二年

世宗憲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頒



無藏

御書與天地參額於學宮。定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復祀元儒吳澄，列東廡。趙復之次。澄以前明官，德八年罷。至是復。三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三獻爵禮。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列東序。卜子商之次，移朱子於西序。額孫子師之次。

臨雍釋奠。元聖周公後裔東野氏及冉、卜、端木、言、顏、孫、五氏五經博士各率其族二人乘傳赴京與祭。以唐韓愈三十代孫韓法祖世襲五經博士。四年，闕里四配舊設劍一，增爲二十二。哲舊無劍，各增設劍一。五年八月，親詣太學行禮。定舞用六佾，設樂舞生三十六人，免其府州縣試。六年，定直省學宮先賢先儒次序，照太學成式安設。八年，頒

欽定聖廟樂章於闕里。九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十一年，崇聖祠配位四案增帛二箇六躬詣闕里致祭，留

御用曲柄黃繖於廟庭。遣官祭顏、曾、思、孟專祠。十四年，聖駕南巡江浙，經過山東，遣官祭闕里。平定金川，遣官祭告太學及闕里，頒

御製碑於各學。十五年，

冊立中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遣官祭闕里。十六年，

皇太后六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十八年八月，

親詣太學行禮。釐正兩廡崇祀先儒位次，定十二哲東西各少牢一案，兩廡各少牢二案。崇聖祠四配兩廡東西各少牢一案。其豕首、豕肉之設皆罷。又定十二哲每位各帛一，東西共篋二。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二十一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遣官詣啟聖□□酒、曲阜孟廟配饗各主。去侯伯封號。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孫不害、盆成括及從祀之唐韓愈、宋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回鑾時，

躬詣孔廟拈香，行三跪九拜禮。孔林酌酒，行一跪三拜。

禮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遣官祭告太學及闕里、頒御製碑於各學。二十六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回鑾時、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二十九年、定先賢有子神牌照殿內諸賢例、稱為有子而不名。三十年、頒春夾鐘、鐃、特磬、秋南呂鐃、鐘、特磬各一、簋、簠二對於闕里。三十一年、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三十二年、重修太學聖廟、遣官祭告。三十三年、定文廟正殿向稱先師廟、改為大成殿、其二門改為大成門。

御書太學殿門榜字、發帑金二十萬、修建太學、

御書碑文、頒

內府所藏周範銅器十、曰康侯鼎、曰犧尊、曰內言卣、曰犧首鬲、曰雷文壺、曰召仲簋、曰盟盤、曰雷紋觚、曰子爵、曰素洗、藏於太學、用備禮器。增設先師位銅燭二、十二哲香案二、銅鑪二、銅爵二。三十四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十五年、闕里禮生由衍聖公於廟側

戶子弟及曲阜縣俊秀挑四十名、以足額數。三十六年、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頒

內府所藏周範銅器十事、如太學之例。

皇太后八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三十七年、頒樂器圖於

盛京熱河學宮、並令奉天僧生赴太常寺演習。又議准禮器圖內載有鐃、鐘、特磬、係

內廷製造、

特頒太學之項、各省學宮無庸做製。四十一年、定熱河文廟龕案陳設神牌位次、祭器樂器俱照太學款式製造。其文舞生三十六人、樂生五十三人、執事生二十八人、亦照太學之數選充。恭遇

聖駕駐蹕熱河、

躬詣行禮時、敬謹備用。其地方官春秋承祭樂章祭器均照直省學宮辦理。平定兩金川、遣官祭告太學、頒御製碑於各學。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遣官祭闕里。



七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六年定熱河文廟仲秋丁祭派扈從太學士一人行禮。四十八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四十九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六拜禮。五十年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遣官祭闕里。五十一年

臨雍釋奠定陪祀之武生俊秀奉祀生均准作監生又

定陪祀聖裔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聖裔山東東野氏

陝西姬氏各二人朱子裔安徽福建各一人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

入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六十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

授

受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年

臨雍釋奠。四年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頒

御書聖集大成額於各學。七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以秦伏子勝六十五代孫敬祖世襲五經博士。十三年發帑重修闕里廟及顏子專廟。十四年

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十五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二十四年

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

今上皇帝道光元年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二年

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臨雍釋奠以明劉宗周從祀列西廡蔡清之次。三年以

明黃道周

本朝湯斌從祀列東廡羅欽順之次。五年以唐陸贄從

祀列東廡王通之次。以明呂坤從祀列蔡清之次。遷劉

宗周列於坤下。入年以明孫奇逢從祀列呂坤之次。遷

劉宗周列於奇逢之下。二十三年以朱文天祥從祀列

西廡何基之次。

聖域述聞卷二終

校記

①孫：當作「生」。浩生不害，孟子弟子，見《孟子》。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二

聖域述聞卷三

三長物齋叢書

文廟位次

京師闕里及直省府廳州縣衛皆設先師孔子廟。正中爲大成殿，東西爲兩廡，以四配十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兩廡。至聖先師正位南向，四配東二位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西向。西二位宗聖曾子、亞聖孟子、東向。十二哲東序六位、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皆西向。西序六位、冉子牛、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皆東向。兩廡先賢東三十九位：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鱸、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戡、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曾、顏何、縣夏、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皆西向。西三十八位：林放、宓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幸、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枨、左邱明、秦冉、牧皮、公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皆東向。先儒東二十六位：公羊高、伏勝、董仲舒、后蒼、杜子春、諸葛亮、王通、

陸贄、范仲淹、歐陽修、楊時、羅從彥、李侗、呂祖謙、蔡沈、陳淳、魏了翁、王柏、趙復、許謙、吳澄、胡居仁、王守仁、羅欽順、黃道周、湯斌皆西向。西二十七位：穀梁赤、高堂生、孔安國、毛萇、鄭康成、范寧、韓愈、胡瑗、司馬光、尹焞、胡安國、張栻、陸九淵、黃幹、真德秀、何基、文天祥、陳澧、金履祥、許衡、薛瑄、陳獻章、蔡清、呂坤、孫奇逢、劉宗周、陸隴其皆東向。以上各位均北上。

大成殿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其先出自黃帝子元囂。元囂子曰：螭極，螭極子曰：帝嚳，是爲高辛氏。生子契，封於商，傳十三世至湯而有天下。傳二十九世，至紂亡國。周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四傳有弗父何，遜國於弟鮒祀，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厯事戴武宣三公，以恭稱，得商頤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考父生大夫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魯桓公二年，太宰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孔父。孔父生肇，聖王木金父，肇聖王生裕，聖王生畢夷父，畢夷父或作祈父。其子詒聖王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孔氏始爲魯人。詒聖王生昌，聖王伯夏，昌聖王生至，聖父啟聖王叔梁紇。王後娶顏氏，禱於尼邱之山，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而首上圩頂。因以命名。及字云。孔子年三歲。啟聖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啟聖王夫人卒。亦祔焉。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仕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知官名。孔子年二十七歲。見而學之。明年。學琴於師襄。已而孟僖子病將卒。屬其子仲孫何忌與南宮敬叔師事之。魯君與孔子一車兩馬。豎子侍御。令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苒宏。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又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戡南面。朝諸侯圖。入后稷廟。觀廟右階前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喟然興歎。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與仲孫叔孫攻昭公。公奔齊而魯亂。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坐有頃。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謂必厲王之廟。使人問之。果然。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初年。季氏強僭。陪臣陽虎作亂。專國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益眾。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因陽虎爲亂。弗克。陽虎入謹陽關以畔。不狃亦以資畔。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尊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由是法設而不用。國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三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兵甲。孟氏不旨。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饋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弗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乃還。息乎陬鄉。作爲息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子路死於衛。十六年。王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公西赤掌葬焉。塋以蔬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章甫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桐廬置罍。設披設崇。綢練設施。兼三王之禮。葬魯城北泗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墓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自漢高帝以太牢祀於闕里。天下始知尊孔子。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武德七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十一年。尊爲宣父。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仍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

年。贈太師。天授元年。改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改諡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去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

本朝順治二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謹案。孔子生年月日。始見於公羊。穀梁二傳。卒年月日。始見於左氏傳。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無歲次甲子。穀梁傳曰。庚子。孔子生。亦二十一年。未詳庚子爲何月。史記孔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所生月日。朱子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曰。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案春秋年表。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何休公羊註曰。時歲在乙卯。其說已誤。史記又誤。以公羊所載爲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改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若是二十二年。則十一月當爲正月矣。朱子又誤。以公羊史記二說聯綴成文。曰。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公羊傳所謂十一月庚子。乃二十一年己酉歲之十一月庚子。日非二十二年庚戌歲之十一月庚子日也。史記既誤。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爲二十二年庚



戊歲正月朱子又誤以己酉歲十一月庚子日爲庚戌歲十一月庚子日其中相去一年矣。論語爲童子入塾首授之書朱子序說所載又在開卷第三四行數百年來竟無一人指正其誤何也。孔子卒年左氏補經曰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註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史記世家曰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案孔子生卒公羊左氏所載甚明自史記誤以二十一年生爲二十二年杜註索隱皆從其說而不以公羊爲據故年數不合。杜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謂哀公十六年也。自哀公十六年上溯襄公二十二年實止七十二必二十一年方是七十三。其說既誤則所推四月無己丑云云亦不足信矣。又案春秋襄二十一年經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傳所載皆同則十月之爲庚辰朔不誤矣。十月既爲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不應十一月復有庚子日。公羊傳曰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所謂庚子者當是庚戌庚申庚午或壬子甲子丙子之誤也。古麻無徵至聖誕期即公羊所載已難憑信況論語序說彼此牽附尙有可據者哉。

欽定大清會典載八月二十七日爲至聖誕辰其以十一月庚子爲八月二十七日雖不得長麻推查歷經禮臣議定自無差誤。既恭紀於祀典卷內復附志於此以俟知長麻者正之云。又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都大於邑邑大於鄉不應敘陬於昌平之下。攷周禮載師有公邑家邑之別公邑乃四井之邑其地大家邑乃大夫采邑其地小。陬邑者孔子父叔梁紇之家邑非魯之公邑也。其曰昌平鄉陬邑猶曰某鄉某里云爾。陬本作邾左傳稱孔子父爲邾人紇又作邾論語稱孔子爲邾人之子是也。陬邑一名陬鄉故史記又曰息乎陬鄉作爲陬操。索隱謂陬鄉非魯之陬邑非也。孟子所生之邾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時改名曰邾邾一作騶史記曰孟軻騶人。是也。自括地志謂泗水縣東南有古邾城以陬爲邾遂與孔子之鄉混而爲一。後儒遂有孟子之鄉卽孔子之鄉非穆公所改邾國之說其實檀弓之邾曼父

以陬邑得姓者也。史記之騶忌、騶衍、騶奭，以陬國得姓者也。判然兩地，古書未有比而同之者。

四配東二位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其先出自黃帝之孫晏安，爲曹姓，國於邾。邾武公名夷甫，字伯顏。其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以顏爲氏，世爲魯卿大夫。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子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郭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廐，定公趨席而起，趣駕召顏子。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嘯，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魏正始二年五月七

年，遣使祀孔子。北魏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皆以顏淵配。隋太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唐貞觀二年，以顏淵配享永徽中，降從祀。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兗公。宋建隆元年，仍升配享。太中祥符二年，贈兗國公。元至順元年，封復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名伋，幼侍孔子，孔子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已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作中庸，嘗言：今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不肖毀道以求容，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間，而所如卒不合。其在魯也，告穆公以惠百姓，除非法，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蔡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尊禮之。嘗謂子思子書所記夫子之言，於事無□，或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

或聞於人。雖非正辭，猶不失其意，且無非，乃得臣祖之意。卽臣辭無非，亦所宜貴。事既不然，又何異焉。齊閔郎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以償子。子思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死而逃之，彼縱不能討，而又忍要利以召姦乎。公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去魯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千臣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遊齊，齊王語子思以圖帝。子思曰：不可。君不能去貪利之心，又謂王因心之忿，遷戮不辜，實傷於意。王說其言而不改。子思反於衛，衛君終

不能用。乃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宋崇寧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元，至順元年，封述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述聖子思子。孔氏世系自述聖至明末，凡六十三世。述聖生齊威王相白，一作字子上。白生求，一作字子家。求生，魏文侯相箕，一作字子京。箕生穿，一作字子高。穿生魏安釐王相文信君謙，一作字子慎。謙生鮒，一作字子魚。爲陳涉博士。鮒弟騰，一作字子襄。東都事略及宋史孔宜傳是今從史記孔字世家漢高帝封爲奉嗣君。惠帝時爲博士，遷長沙太傅。騰生博士忠，一作字子貞。一作字季忠。忠生武，武生大將軍太傅延年。延年生給事中高密相霸，一作字次孺。封太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諡曰烈。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尚書郎均，本名莽，避王莽諱改字長平。元始元年，封褒成侯。王莽時失國。均生大司馬志，建武十四年，復封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生曜，一作襲侯。曜生完，一作以弟子魏奉議郎美嗣。黃初二年，封宗聖侯。羨生晉太常卿黃門侍郎震。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震生疑，疑生豫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一作自疑以下，皆襲奉聖亭侯。懿生鮮，一云名宋元嘉十九年，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延興二年，改封崇聖大夫。



乘生秘書郎靈珍。名珍。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襲侯。文泰生渠。一作長。北齊天保元年封恭聖侯。北周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渠生長孫。隋襲鄒國公。長孫生吳郡王衡嗣哲。一作英哲。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以弟子德倫嗣。唐貞觀十一年改封褒聖侯。德倫生朝散大夫崇基。襲侯。崇基生都水使者璵之。字藏輝。開元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璵之生泗水令萱。萱生青州司兵參軍齊卿。齊卿生兗州參軍惟旺。一作惟防。惟旺生明經策。策自萱以下皆襲文宣公。策生刑部員外郎振。字國文。振生秘書郎曲阜令昭儉。昭儉生後唐泗水令光嗣。自振以下無封爵。光嗣生御史贈尚書仁玉。長興三年仍封文宣公。仁玉生殿中丞宜。字不疑。宋太平興國三年襲宜生曲阜令延世。字茂先。至道三年襲延世生仙源令聖佑。後改名佑。天禧五年襲佑卒。以叔延澤子仙源令宗愿襲。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宗愿生若蒙。字子蒙。熙寧元年襲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元祐六年改封奉聖公。若虛卒。仍以若蒙子柳州刺史端友襲。崇寧元年復封衍聖公。歷朝因之。端友卒。弟端操襲。端操生榮祿。大瑋瑋卒。弟玠紹興元年襲。玠生拯。字宏濟。拯卒。弟總襲。總生曲阜令元楷。金明昌二年襲。元楷生郡侯之厚。

字萬春。宋寶慶二年襲之。厚生通議大夫浣。浣生元欽。諭中議大夫思晦。字明道。思晦生國子祭酒通奉太夫克堅。字璟夫。克堅生資善大夫希學。字士行。明洪武元年襲希學。生資善大夫訥。字言伯。十七年襲訥。生公鑑。字昭文。建文二年襲公鑑。生彥縉。字朝紳。永樂八年襲彥縉。生承慶。先卒。景泰六年承慶子宏緒襲。宏緒字以敬。成化五年坐事廢。弟宏泰襲。宏泰字以和。宏治十六年仍以宏緒子聞韶襲。聞韶字知德。生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貞幹。生尙賢。字象之。三十五年襲尙賢。生允椿。先卒。天啟元年從弟子允植襲。四年進太子太保。崇禎元年加太子太傅。

本朝順至元年仍以允植襲。允植字對宸。至聖六十五代孫也。

四配西二位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其先爲鄒子之後。莒人滅鄒。遂去。乃爲曾氏。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曾子性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得得其宗。事親孝，孔子授之以孝經。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椳題三尺，殷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卒，名聞天下。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加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成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政和三年，以顏子配享，升曾子為十哲。咸淳三年，加封鄒國公，配享。元至順元年，封宗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作子居，鄒人。鄒一作驪。族孟孫之後也。父激，見崇聖傳。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三歲父卒，母仉氏育之。有三遷及斷機勸學事。稍長，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顯王三十三年，年三十七，應魏聘。時魏徙大梁，改國曰梁。見惠王，不果所言，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明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梁適

齊。四十三年，事齊宣王為上卿。宣王不能用，明年復去。齊之梁，頃釐王二年，襄王薨，復去梁適齊。時年五十四。三年，迎母就養。子仲子偕來。是歲宋君偃自立為王，有萬章問宋小國語。四年母卒，自齊反葬於魯。墓在鄒縣馬鞍山。六年終母喪，自鄒至齊。宣王以為客卿。是歲齊人伐燕，有答沈同語。赧王元年，齊取燕，燕人畔。宣王薨，湣王立，遂致為臣而歸。二年，魯欲用樂正子，自鄒至魯，欲見平公，不果。遂之宋，又之薛。四年，張儀說六國事秦，有景春問答語。六年，滕文公立，自鄒至滕。有文公問為國及畢戰問井地事。為許行等所撓而歸。時年六十餘矣。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二十餘年大抵里居日多。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午時卒，年八十有四。卒之日為冬至，鄒人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秦焚詩書，孟子之書號為諸子，得以不毀。漢文帝得其書，置博士以傳。後罷宋景祐四年，兗州刺史孔道輔訪求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詔兗州

鄒縣立孟子廟。元祐三年封父爲郕國公、母爲宣獻夫人。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元至順元年改鄒國公爲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大宗子孫徭役。正統三年以孟子父配享啟聖王。景泰三年以孟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嘉靖九年去公爵、稱亞聖孟子。

本朝加孟母封號爲端範宣獻夫人於曲阜鄒縣立孟子專祠從祀賢儒宋政和五年封樂正克利國侯配享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廡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戢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子叔承陽伯均從祀。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去侯伯封爵以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配享稱先賢某子陳臻等十四人唐韓愈宋孔道輔從祀稱先儒某氏樂正子等自有傳陳臻等事蹟無考韓愈見後卷孔道輔字原魯至聖四十五世孫也舉進士天聖間爲右正言累官御史中丞出知鄆州卒贈尙書愈以表章孟子道輔以訪得墓地故皆得從祀云孟氏世系孟子子仲子周顯王三十年壬午生時孟子三十四歲仲子于墨魏王八年甲寅生墨子時孟子六十六歲墨子寓魏王四十二年己丑生孟子卒後十七年矣

寓子舒秦始皇十三年丁卯舒子之後漢高祖三年丁酉之後
子昭文宣王十四年乙亥昭子但武帝元光元年丁未但子
卿天漢元年辛巳卿子喜宣帝本始二年喜子喜宣帝本始二年喜子喜宣帝本始二年
舉孝喜子鐵喜子鐵元帝建昭三年鐵子冀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冀子嘗光武帝建武十五年乙亥嘗子展明帝永平十
為江展子誠展子誠安帝永初五年辛亥誠子敏順帝陽嘉元敏子敏順帝陽嘉元敏子敏順帝陽嘉元
破額不顧為敏子光桓帝延禧二年己亥光子康獻帝康子康獻帝康子康獻帝
郭泰所賞敏子光桓帝延禧二年己亥光子康獻帝康子康獻帝康子康獻帝
二年辛未生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
魏封廣陵亭侯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
子楫吳孫亮建興元年壬申楫子觀晉武帝咸寧元年觀子觀晉武帝咸寧元年觀子觀晉武帝咸寧元年
觀子嘉愍帝永昌元年壬午生嘉子懷玉穆帝永懷玉穆帝永懷玉穆帝永
年己未生為懷玉子表安帝義熙二年丙表子斌宋文帝斌子斌宋文帝斌子斌宋文帝
下邵大守懷玉子表安帝義熙二年丙表子斌宋文帝斌子斌宋文帝斌子斌宋文帝
嘉十四年斌子威斌子威明帝泰始三年丁未威子信梁武帝信子信梁武帝信子信梁武帝
丁丑生斌子威斌子威明帝泰始三年丁未威子信梁武帝信子信梁武帝信子信梁武帝
年甲申生為信子業北齊為大中大夫業子景陳武帝景子景陳武帝景子景陳武帝
冀州刺史信子業信子業北齊為大中大夫業子景陳武帝景子景陳武帝景子景陳武帝
定二年景子善誼善誼清文帝高祖九年己善誼子誼唐高誼子誼唐高誼子誼唐高
戊寅生景子善誼善誼清文帝高祖九年己善誼子誼唐高誼子誼唐高誼子誼唐高
德七年甲申生誼子大融大融高宗永徽三大融子浩然永浩然永浩然永
累封鳳閣舍人誼子大融高宗永徽三大融子浩然永浩然永浩然永
元年庚辰生工浩然子雲卿中宗神龍元年乙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
詩隱鹿門山浩然子雲卿中宗神龍元年乙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雲卿子
華明皇開元十八年庚華子常謙天寶十二載癸巳常謙天寶十二載癸巳常謙天寶十二載癸巳
謙子尊慶代宗大曆十尊慶子琯德宗貞元十六年庚尊慶子琯德宗貞元十六年庚尊慶子琯德宗貞元十六年庚
琯子方立武宗會昌四年甲方立子承誨懿宗咸通十承誨懿宗咸通十承誨懿宗咸通十
仕梁為承誨子漢承誨子漢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漢子貫後唐莊貫子貫後唐莊貫子貫後唐莊
大府承誨子漢承誨子漢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漢子貫後唐莊貫子貫後唐莊貫子貫後唐莊



儒藏

聖域述聞卷三終

二年甲寅。賀子昶、後周太祖顯德。昶子齊、宋太祖建隆。齊
 子甯、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甯子堅、仁宗至和二年。乙
 子寬、哲宗元符三年。寬子欽、高宗紹興十年。欽子津、孝宗淳
 熙六年。津子德義、理宗紹定二年。德義子允祖、寶祐六
 年。允祖子惟恭、元世祖至元二年。惟恭子之訓、武
 宗至大三年。之訓子思諒、順宗後至元二年。思
 諒子克仁、以下生年皆缺。明英宗天順。克仁子希文、代
 宗景泰三年。授五經。希文子元、孝宗弘治二年。元
 子公榮、孝宗弘治二年。公榮子彥璞、穆宗隆慶
 元年。彥璞子承光、神宗萬曆二十年。承光子宏譽、熹宗天啟
 元年。宏譽子間玉、順治二年。間玉子貞仁、治元
 年。貞仁子尚桂、康熙二十年。尚桂子衍泰、五十九
 年。衍泰子毓漸、乾隆三十
 三年。自亞聖至此，凡六十六世。

謹案太原閻徵君若璩撰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附四書釋地以傳所考甚畧，與孟子本譜仍多抵牾。
 本譜近得山東孟氏家譜，證以史鑑，別撰孟子年譜，
 刻入叢書，今撮其大要載於是編。

校記

①御：當作「衡」，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五。

聖域述聞卷四

三長物齋叢書

十二哲東序六位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事後母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弟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琅邪公咸淳三年加封費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賢閔子以下封爲去爵年詳前此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其德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又曰雍也仁而不佞唐贈薛侯宋追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

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猶兩手奉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龍鳳與夜寐誦詩崇禮行不敢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矯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德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凶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其大其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不懲不諫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



老恤幼、不怠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再求之行也。孔子言之日、好學則知、卽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猶若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適而好禮、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溢、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敏、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著焉、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黃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裕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塾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聞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虚。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笙笛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日不出。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子曰、子爲義也、吾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問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於高隊。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欲作亂於齊。而憚高國。因移其師以伐魯。孔子曰。夫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使子貢往說田常。卒以存魯。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賣。皆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唐贈黎侯。宋追封黎陽侯。加封黎公。明去公爵。稱先賢端木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自吾有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將開。詰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雖以非罪執於衛。將死于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吾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陟遠。不擇地而馳。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棺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瞶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肖。曰。以人之子。觀在。於是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瞶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宰。孔悝之母伯姬召蒯瞶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輿出公。出公奔魯。蒯瞶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君已去。

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去，子路入造蒯瞶。蒯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瞶懼，乃下石乞孟鯈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唐贈衛侯，宋追封河內公，加封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仲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五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佞，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然。於是子夏爲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廟。開元間，贈魏侯。宋降從祀，追封河東公，加封魏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卜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吳夫差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舍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唐贈卜伯，宋追封平陰侯。明



去公爵稱先賢。

本朝乾隆三年升配大成殿十一哲東序卜子商之次爲十二哲稱先賢有子。

十二哲西序六位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弱而能志少危言正行嘗爲中都宰遭惡疾唐贈鄭侯宋追封東平公加封鄆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人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爲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告孔子子貢曰未盡夫子之

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唐贈齊侯宋追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宰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爲季氏宰齊國書高無平師帥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望聚於齊之兵車一望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營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齊軍。唐贈徐侯。宋追封彭城公。加封徐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瑛珮。婦人舍珠璣。巷哭三月。孺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與膏雨乎。唐贈吳侯。宋追封丹陽侯。加封吳公。明去公爵。稱先賢言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唐贈陳伯。宋大觀二年追封潁川侯。咸淳三年以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加封陳國公。明去公爵。稱先賢顓孫子。

聖域述聞卷四終

校記

①且：當作「甚」，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三。

②孟：當依《太平御覽》卷一七七作「孟」。《史記》

卷六七等多作「壺」。



儒藏

聖域述聞 卷四

聖城述聞卷五

三長物齋叢書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文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

彼讎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職登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入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

勵風俗、冀茂良行丞相、以喜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開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謠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讐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

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擢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讐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丁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詆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惶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

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釋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貢，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幸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命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擅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王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

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燬燬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謨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而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日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

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冒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殊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在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詔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役輒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傾於豪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謠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愚過過當、往者滿觀、說并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劣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褻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



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練。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皆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誅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進取版曹。歲入衆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能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祇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公。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

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指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借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分乎其間。則雖欲他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王管太一官。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

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潭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指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

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恩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中報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勸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饉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恍然在憂

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承
然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
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繼未遠甚可懼
也又聞太上皇后惻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
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
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
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固亦將有
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
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
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官之計
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
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鞭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
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
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
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
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
人才之進退則一諉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
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
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
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
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
蒙福於外矣疏人不報然上亦未有怒嘉意也每以所
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嘉又奏勉上進德云
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
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
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嘉
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
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
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
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
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
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聞者遽詔
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
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
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
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
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
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古曾三復首請併祔



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傳順稟宣四祖祫至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雖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祫宣祖而附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前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平。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闕。即撤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閱卿書。又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爭。雷不可。樓鑄陳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珏封章交上。孫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

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翰。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單瓢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雷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俞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嘉。方是時。士之趨咫尺步稍以僞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藉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僞胄有姻連。勸僞胄勿爲己甚。僞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僞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忠。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太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明崇禎十五年。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升配大成殿東序。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稱先賢朱子而不名。乾隆三年。又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移朱子於西序。顓孫子師之次。

聖域述聞卷五終



校記

①喜：當作「熹」。

②充：當作「克」，見《朱熹集》卷一四（四川教育出

版社一九九六年校點本）《延和奏劄五》。

③詔：當作「召」。

④祗：當作「私」，見《朱熹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⑤指：當作「旨」，見中華書局本《宋史》朱熹本傳。

⑥謂：當作「爲」，見《朱熹集》卷一四《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⑦勞：《宋史》本傳同。當作「牢」，見四庫本《勉齋集》卷二六朱熹行狀。

⑧諉：當作「委」，見《朱熹集》卷一四《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⑨「有」上當脫「唯」字，見《朱熹集》卷一四《乞討論喪服劄子》。

⑩得：當作「德」；下文「翰」，當作「榦」，並見

《宋史》本傳。

⑪嘉：當作「嘉」，見《宋史》本傳。

⑫議：當作「義」。

聖域述聞卷六

三長物齋叢書

東廬先賢三十九位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甯殖謀逐其君，見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林父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殖，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殖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隨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今責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驕驕至，關而止。

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嚴事之友也。孔子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宋咸淳三年，追封內黃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嘗齋千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毀壁而渡。唐贈江伯，宋追封金鄉侯，明稱先賢。以下諸賢皆嘉靖九年去。

原憲字子思，宋人。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爲之宰。孔子卒，隱居於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蒸簞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夫子再罹難寧國而死。既甚疾。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

而出孔子。唐贈東平伯朱追封平平侯明稱先賢。

公肩定一作公肩定一作公肩定字子中一作子仲魯人一作魯人。

唐贈新田伯宋追封梁父侯明稱先賢。

鄒單音泉晉。單鹿有鄒縣一作字子家史記有唐贈銅

鞮伯宋追封聊城侯明稱先賢。

罕父黑一作罕父黑字子索一作子素魯人唐贈乘邱伯朱

追封杞鄉侯明稱先賢。

榮旌一作榮旌字子祺一作子祺魯人唐贈魯伯宋追封厭次

侯明稱先賢。

左人鄧一作左人鄧字行一作子行魯人唐贈左人氏黃

贈臨淄伯朱追封南華侯明稱先賢。

鄭國家語作薛邦或云鄭國薛邦實兩人史記正義云

字子徒一作子徒魯人唐贈泉陽伯宋追封胸山侯明稱先

賢。

原亢字籍史記作原亢籍名亢字籍也家語作原桃字

魯人唐贈萊蕪伯宋追封樂平侯明稱先賢。

廉潔名潔字庸一作子庸衛人唐贈高父伯宋追封昨

城侯明稱先賢。

叔仲會一作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一作少孔子五十四歲。

與孔氏族名璇者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

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盡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唐贈瑕邱伯宋追封博平侯明稱先賢。

公西與一作公西與字子上魯人唐贈重邱伯宋追封臨胸

侯明稱先賢。

邾異一作邾異字子斂一作子斂魯人唐贈平陸伯朱

追封高堂侯明稱先賢。

陳亢一作陳亢字子禽一作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子貢

唐贈顓伯宋追封南頓侯明稱先賢。

琴張一作琴張字子開衛人唐贈南陵伯宋追封顓邱

侯改封陽平侯明稱先賢。

步叔乘一作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追封博昌

侯明稱先賢。

秦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沂陽伯宋追封華陽侯明稱先

賢。

顏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朱虛伯宋追封濟陰侯明稱先

賢。

顏何字冉一作顏何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唐贈開陽

伯宋追封堂邑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縣立

一作縣立

字子象魯人

史記無或云卽鄒單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樂正克孟子弟子爲魯臣宋政和五年追封利國侯配

享鄒縣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仍配享曲阜及鄒縣

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

樂正子樂

萬章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傳興伯從祀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

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萬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鄒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

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

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

手版歸將辭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

平賈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

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

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憚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厯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冒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諸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鶩於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步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子下。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

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至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月，數論時政。策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俊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兗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漚卒八百而虐用之，眾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啟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躡蹠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漚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改言。」曹村河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

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蓋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鎖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眾，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斂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黃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緯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罔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至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深殫素隱妙悟神契，洞散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啜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久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僮厮隸皆喜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率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湯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畱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搞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顯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一觀》、《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咸淳三年、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聖域述聞卷六終

校記

①土：當作「上」，見四庫本《繹史》卷七五。

②置：當作「致」，見四庫本《古史》卷三二。

③樂：疑當作「克」。

④樞：當作「極」，見周敦頤《太極圖說》。

⑤步：當作「布」，見右引書。

⑥君：當作「居」，見《宋史》卷四二七顯本傳。

⑦久：當作「人」，見《宋史》卷四二七雍本傳。

⑧印：當作「角」，見右引書。



儒藏

聖域述聞 卷六

聖域述聞卷七

三長物齋叢書

西廡先賢三十八位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泰安府東南百八十里。有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唐

開元二十七年。贈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長山

侯。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宓一作伏作處。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一作三仕

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曰。子何施而得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

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

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

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

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

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齊人攻

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

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

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

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

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何也。子賤對曰。今茲無麥。明年

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惡也。且得單父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

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唐贈單伯。宋追封單父侯。明稱先賢。

公冶長。一作名其。字子長。一作子芝。齊人。魯人。孔子以

其子妻之。唐贈宮伯。宋追封高密侯。明稱先賢。

公皙哀。一作名克。字季次。一作季沈。齊人。魯人。孔子曰。天下無行。

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唐贈鄒伯。曲阜碑作祀伯。宋

追封北海侯。明稱先賢。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舉。齊大夫高氏之族。魯人。少孔子三十

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爲成宰。成人

化之。又爲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

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欽。子羔曰。君子不

踰。又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

別者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

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人

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

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問之曰。善哉。



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于羔乎唐贈其伯宋追封其城侯明稱先賢

樊須字子遲魯人一作齊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六歲仕於季氏清之役冉求使須爲御季孫曰須也弱求曰就用命焉及戰師不踰溝須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遂敗齊師唐贈樊伯一作宋封益都侯明稱先賢

商澤字子季一作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追封鄒平侯明稱先賢

巫馬施一作云字子旗一作子明陳人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于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在人于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鄒伯宋追封東阿侯明稱先賢

顏幸一作云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一作宋追封穀陽侯明稱先賢

曹邴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豐伯一作魯伯宋追封上蔡侯明稱先賢

公孫龍一作云字子石衛人一作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于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

以學於子周有兩公孫龍一趙人論唐贈黃伯宋追封枝江侯明稱先賢

秦商字子丕一作魯人一作楚人少孔子四十歲一作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俱以力聞唐贈上洛伯宋追封馮翊侯明稱先賢

顏高一作云字子驥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善射能挽六鈞弓孔子在衛南子招爲次乘高爲之御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唐贈琅邪伯宋追封雷澤侯明稱先賢

壤駟尺一作字子徒一作秦人唐贈北徵伯一作北徵伯宋追封上邽侯明稱先賢

石作蜀一作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郿邑伯一作石宋追封成紀侯明稱先賢

公夏首一作字乘一作魯人唐贈亢父伯宋追封鉅平侯明稱先賢

后處一作字子理一作齊人唐贈營邱伯宋追封膠東侯明稱先賢

奚容蒧一作字子皙一作魯人唐贈下邳伯宋追封濟陽侯明稱先賢

顏祖一作字襄一作魯人唐贈臨沂伯宋追封富陽侯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句井疆字子孟一作衛人唐贈淇陽伯宋追封明稱先賢。

秦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追封鄆都侯明先賢。

縣成字子祺一作子期魯人唐贈鉅野伯宋追封武城侯明稱先賢。

公祖句茲一作公祖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追封卽。

墨侯明稱先賢。

燕伋名級字思一作秦人唐贈漁陽伯宋追封沂源侯明稱先賢。

樂歊名欽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建成侯明先賢。

狄黑名墨字哲一作哲之衛人一作唐贈臨濟伯宋追。

追封林慮侯明稱先賢。

孔忠名弗字子茂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追封。

郕城侯明稱先賢。

公西嚳字子上一作魯人唐贈祝阿伯宋追封徐城侯明稱先賢。

顏之僕一作顏僕字叔一作魯人唐贈東武伯宋追封宛句侯明稱先賢。

施之常字子恒一作魯人唐贈乘氏伯宋追封臨濮侯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申枨史記作申黨字周家語作申枨字子周或魯人唐。

贈申黨召陵伯申枨魯伯一作申黨一作申枨。

枨文登侯明嘉靖九年去申黨祀申枨稱先賢漢鄭康。

人本朝朱熹尊又以作兩人者是。

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論語之左。

云魯太史邢昺云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朱子云古之。

則名邱明孔子既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

其傳指爲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

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

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鄭楚吳

越入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

以授曾申遞傳至劉歆時始顯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

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

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秦冉字開一作子開史記有秦冉無蔡人唐贈彭衙伯宋追封新息

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收皮名見孟子家語史記皆無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公都子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平陽伯從祀孟廟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明稱先賢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曲阜及鄉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都子。

公孫丑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壽光伯從祀孟廟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公孫子。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皆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環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

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頃息亦未嘗須臾怠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敘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終始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于茲覩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人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熙元年。封鄴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十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程頤字正叔。顯弟。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

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知當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言陰張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願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並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

中創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卽位徙陝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閒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

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類于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湯禹，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願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聖域流聞卷七終

校記

①人：當衍，見四庫本《淵鑑類函》卷一五二、《經濟類編》卷七二等。

②追：當衍。

③知：當作「未」，見《周易·繫辭下》。

④陰張：當作「除喪」，見《宋史》卷四二七頤本傳。

⑤類：當作「顏」，見右引書。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七

聖域述聞卷八

三長物齋叢書

東廡先儒二十六位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齊人胡毋子都。爲漢景帝博士。著於竹帛。至董仲舒始顯於朝。又四傳而何休爲之解詁。其書遂大傳。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者。太率皆本於伏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

學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闇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微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而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



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毘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頽，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

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神鬼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此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寶貨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賞也，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悅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資、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治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

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如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



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

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敎，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尙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嚮嚮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苦愁，窮急苦愁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嚮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

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疎諫諍敢令國中居所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庭明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后蒼字近君東海鄆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問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今所傳禮記卽聖所刪也明嘉靖九年以蒼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漢明帝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眾其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眾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達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引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九

三長物齋叢書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略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戰百勝，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如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諸將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業，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據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台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兵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雲長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尊稱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弔弔，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若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卒。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其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

賈。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

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懿策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淑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晉史臣陳壽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



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助備。備得與武帝戰，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恃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

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由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逆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明初設歷代帝王廟於京師，洪武二十一年，以亮從祀昭烈帝。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開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膺，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

霍汲考異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讎。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歌而歸。累徵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養。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蓋千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私謚曰文中子。通所續書後人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其孫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世所傳中說則通于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購之也。福時者。勃父也。明嘉靖九年。以通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聖域述聞卷九終。

校記

①若：當作「苦」，見中華書局本《三國志·蜀志》卷

五亮本傳。

聖域通聞卷之十

三長物齋叢書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鄆州。龍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儒義。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疲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誦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買。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舉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才。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人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

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出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掘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邪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泊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儲。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繼



艾前事稍益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眾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殿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蓄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貨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疆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軍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比京師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勢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苟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譏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

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變限而加斂焉加斂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典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筭捶北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接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禮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旌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僞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費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

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謀，未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人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眾，遠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責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故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謂靡不効，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



前而遷誠於後必殆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救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諍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而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達。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是同於眾。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者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街聰明。厲威嚴。恣彊腹上之弊也。詔諛。願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是直言則詔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彊。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嚆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厲。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敕令方具。帝以稟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將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勅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遠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厭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瓊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

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詭曰。吾無所藉。晟。贊即美其強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褫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聚。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與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逸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傾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噎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乃是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

定難元從功。贊曰：官官具寮，格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氓，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官，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焉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棄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屬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墳，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爲學士。入謝，伏地顰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贊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繼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吾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吾霸也。』任賢不能固，吾霸也。固始而不終，吾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吾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眾，自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起多士之用。陛下贊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

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滯。則案牒叢積。偽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梃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道。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冒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機。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輪。賄饋以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強。陞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則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勢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傾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功。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責習。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溪壑。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埃。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圖。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利持戈矛。以鐔投

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尙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眾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開不必實。實不必開。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眾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搆。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鄙。邀所不能。彌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誹。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

荒陬。則辛輟動容。聆強脅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白奉。痿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悉所欲得。比都府圍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取眾。警輒輒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低謀於眾。饋軍緩救者。蓄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眾。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



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之。更相爲解。而朝廷舍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取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眾。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敏求日繁。頃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三失也。今四夷最疆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眾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慙其眾。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危。眾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僞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汴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

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旣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極弱。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所不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從則勞。祭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勞服。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耗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

數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鉞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間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鱗不畱息。光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成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畱之頃、寇已奔遁、牧馬屯牛、強椎剽矣。當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進。礙敗者、滅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戍者、徒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貴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龍右元帥、自陞、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隴、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遼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鎮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治、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宏班判度支。卒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戾、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懼、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奏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辛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



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
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敕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
元機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費有助焉。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
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問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皇他恤乎。既放荒遠、常關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謫、不著
書、地苦瘡疫、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唐德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以贊從祀。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終

校記

①禮：當作「體」，據《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下同。

②捷：當作「持」。

③未：當作「謂」。

④謂：當作「爲」。

⑤弊：原闕，今補。

⑥「則」下脫「天下」二字。

⑦議：當作「異」。

⑧以：當作「北」。

⑨到：當作「倒」。

⑩低：當作「抵」。

⑪之：當作「乏」。

⑫舍：當作「含」。

⑬也：當作「屯」。

⑭以：當作「之」。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一〇

⑮從：當作「役」。

⑯光：當作「況」。

⑰滅：當作「減」。

⑱宏班：當作「班宏」。

⑲牙爪：當作「爪牙」。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五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5

SS号=12315543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1- 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c=n21&pic=57EB38F76C666DDB549084B6982693DBAE66419DD2EEA35F3231EEF2A30B2163EE3AA72C8642C690FB725B52A78244BF97AEE2F625F4F9715ADA6979D84D54E8F2E742190A42904F040A27EF54B420DE50093E744D91FB86B522EB6A&jid=/>

PDG=